

清
(四)

歷代小說筆記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江畚經編輯

歷代小說筆記選

清(四)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夜譚隨錄

清霽園主人

崔秀才

奉天先達劉公未遇時。故世家子。少儻好客。揮霍不吝。車馬輻輳。門庭如市。行路者健羨。鄰里可知。而親戚朋友益可知矣。忽有崔元素者。投一刺。劉接見。詢其門族。曰：山東臨朐秀才也。遊都門二十餘年矣。聞公喜結納。來作食客耳。劉大悅。與之往來。亦時濟其薪水。崔率十餘日一至。至必有所借貸。家人悉厭賤之。劉獨不以爲然。每如其願。如是者二年餘。劉連遭大故。貲產蕩盡。又三年一貧如洗。更屢試不第。親故白眼相向。漸至不相聞問。婢僕逃散。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僅存一老者。內則一妻一女一子。鼎足而三焉。會臘盡。牛衣塵甑。無以卒歲。女能詩。戲吟曰：「悶殺連朝雨雪天。教人何處覓黃棉。歲除不比清明節。底事廚中也禁烟。」劉見之。笑曰：「此際玉樓起粟。若何煮食足夠一飽。今得汝詩。能不令人羞耶。」因和之曰：「今年猶戴昔年天。昔日輕裘今破棉。寄語東方休報信。春來無力出飢烟。」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應。啜汁者豈止一人。今年盡歲逼。喫着俱無。猶不少思籌策。乃令兒女子作推敲醜態。想亦拚得餓死。故預作此確露歌耳。」劉曰：「然則欲我作賊去耶。」妻曰：「作賊亦得。第恐君無其才耳。順治門外朱知縣。方其落拓時。與汝爲莫逆交。一日不見。亦不能耐。今聞其丁憂在家。宦囊頗厚。詎不能走一簡聊濟燃眉耶。」劉曰：「微汝言。吾幾忘之矣。」亟作書遣老僕往投之。日暮。赤手回入門。卽罵曰：「喪心人。不必復與相識矣。始而闖人辭。以他出。我則不信。既而送客在門。相見兩眼稜

稜持書而入。再四促之。始傳語言。事忙不暇修復。但借口致意。主人現在凡百需費。囊無一文。正愁無處措置。斷難如命云云。似此喪心人。若復與相識。名節掃地盡矣。」劉企望一日。滿擬必獲如意。驟聞此變。不禁索然。妻嗔曰：「莫逆交不足恃矣。然總角之交。應非泛泛也。城北楊君。非與君爲總角交乎。劉以爲然。復走東以下之。楊辭以生意淡泊。本利虧損。無囊可解。」劉拊髀嘆曰：「面朋口友。固不足怪。欲明通財之義。非道義之交不可。」乃挑燈作札。聲吐肝膈。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靳公子。靳世胄。閱田園。遍畿輔。公子與劉爲世交。又屬至戚。每當晤對。夜以繼日。所講論非忠孝大節。即出世大道。互相誘掖。不啻同胞。所謂立脚不隨流俗。留心學作古人者。閱札卽刻覆答。謂明在知己。亟當如命。奈心與力違。束手無策。君但勉爲尙志之士。毋自暴棄。又何憂貧賤哉。且天生劉君。必非碌碌者。君姑待之。保有大富貴日也。第好義如弟者。值此危急之秋。竟坐視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救。殊堪自愧。惟知己者諒之耳。」劉忿擲書於地。再曰。荷荷。平日披肝胆。談道德。何嘗同胞手足。每舉一子一女。猶以百金爲壽。今急切相需。竟不破一文。乃反以膚詞迂說相敦勉。所謂道義之交。固如是乎。」老僕慰之曰：「主之朋友。大概未曾交得一人。親戚中不乏富貴者。盍拚一失色與之通融。」劉嘆曰：「朋友列五倫之一。尙三呼不應。蹟蹟姻婭。又何望乎。」言次。聞門有剝啄聲。報崔秀才來矣。妻曰：「困人家潦倒至此。彼尙欲來剝瘦脛耶。那知並脛也無。卽欲來剝。正恐無下刀處。」劉曰：「不然。此空谷足音也。」延之入。崔曰：「劉君乃一寒至此哉。昔日之繁華。真耶幻耶。今日之寂寞。幻耶真耶。詭技易窮。青松落色。樅心朝在。夕不存矣。尙有一人肯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否。」劉曰：「夙昔自謂盟車笠。訂金蘭。得一二耐久朋。爲終身膠漆。不意翻覆若此。

不敢復言交遊矣。」崔曰：「不然。夫廉將軍免官客去，翟廷尉復職客來，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達，夫何怨尤？智者常務之爲急，爲今之計當奈何？」劉曰：「束手待斃耳。」崔笑曰：「出此言當罰錢矣。吾聞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累地家貧，不擇祿而仕，盍投筆從戎，聊博升斗，不猶愈於托鉢向人，受守錢虜之輕薄乎？」劉曰：「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筆耕，內以針黹，亦可免凍餒。」劉曰：「局趣效轅下駒，夙所羞也。」崔曰：「奇貨可居，龍斷可登，烏獸之羽毛可織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貧賈三之，良賈五之，盍爲賈？」劉曰：「覬覦分毫，錙銖必較，素所鄙夷而不屑者也。」崔曰：「然則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欲更揚眉吐氣，非官不能矣。欲爲官，須登第，欲登第，須理舊業，讀書欲讀書，須膏火之費。吾視君皆未易辦也。吾有錢八千，可罄至。」劉曰：「君方同病，詎忍波累？」崔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何辭焉？」遂言別，移時以車輦八千至。劉大感謝，欲備一餐相款，崔不坐而去。遲數日，復提一囊至，曰：「君曾肄業否？」劉曰：「新正伊邇，未免匆忙。」崔曰：「子思八千豈敷搏節之用，更蓄得一囊金爲君謀小康。」亟置之炕頭，便出門，挽之不及，試啓囊，燦然盡赤金也。一室俱驚，權之三百兩。崔從此不復至，更不識其居處，徒銘感而已。出資購第宅，贖舊產，又於新居掘得窖金二甕，遂成富室。僮僕去者次第復來，百計夤緣，以求收錄。親友亦稍稍通慶弔，一年之間，繁華如故。劉不復好客，惟閉戶下帷，日夜佔畢。是年及第，官清要，賀客日盛，值初度，預使人四出，凡親故中之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盡招致之。及期，親友畢集，競出金玉錦繡，羅列滿堂，爲劉祝嘏。劉乃張筵高會，酒再巡，罷樂出席，舉觴屬客，悉出所得，分贈諸貧賤之前，使各收貯。衆愕然不測何故。僉曰：「凡茲不腆，實所以奉祝長年者，縱不足貴，亦諸親

友之芹獻也。曷爲散之。」劉嘆曰：「今日何幸羣公臻至，錫我百朋。所恨座中惟少崔秀才一人耳。崔若在，必能知我之爲此舉也。」因袖出一牋，則五言古詩一章也。命其子朗誦以示衆曰：「主人好施與，揮霍無躊躇。客有諫之者，主人笑曰毋。君謂財可聚，我意財宜疏。不暇爲君詳，聊以言其粗。財爲人所寶，人爲財之奴。富者以其有，貧者以其無。有則氣逾揚，無則氣不舒。逾揚人愈親，不舒人不如。昔我貧賤時，頓踣無人扶。有身不能衣，有口不能糊。貴戚與高朋，相逢皆遺途。居然一厭物，儼若非丈夫。今日奮功名，貧祿復衣粗。門庭鬧如市，勢利日以殊。一壽千黃金，一箸萬青蚨。奢窮欲亦極，無勞用力圖。當時何其嗇，今日何其都。願茲親串惠，豈我所願乎。昔貧今且富，昔我即今吾。清夜維其故，反側心躊躇。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情符。周急不繼富，聖言不可誣。憶昔齊晏子，舉火贍葭苧。又聞范文正，義田置東吳。設使天下人，能聚復能輸。存在無和嶠，處處有陶朱。流過阿堵物，何來庚癸呼。堪嘆爲富者，惟利之是趨。滿盈神鬼惡，往往奇禍沾。用是常自惕，羞爲守虜徒。况今得之如泥沙，當日求之無輜銖。君不見栖栖窮巷孤寒儒，此時此際如苦茶。」衆聞之無不赧然。如芒在背，多有逃席而去者。俄報崔先生至矣。劉倒屣左辟，鞠之。崔握手而笑曰：「君可謂國狗之瘦，無所不噬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爲其繁華索寞，其術幾何，苟不齊之。魔障歛起矣。彼接輿髡首，桑扈羸行，倏來忽逝，豈屑屑於苑枯隆殺哉。會盡人情，點頭亦屬多事耳。」劉再拜曰：「至味之言，敢不佩爲弦章。」是夕客散，獨留崔宿。妻子亦出拜之。劉曰：「近日徙居何所，胡久不一至，致缺酬報。」崔曰：「昔者悉索君時，君亦望報否。」劉曰：「實無是心。」崔曰：「然則子獨有是心哉，何不恕也。」劉大笑，因問家中更有何人。崔曰：「頗不孤子，子女孫曾數十矣。劉忻然曰：「小女未字，

以歸君家何如。」崔曰：「此大不可也。」劉力詰其故。崔枝梧良久始吐實曰：「白亦無害，所不敢與君結繩者，自媿非人，以君抱奇氣，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予非貪天功者，君何感焉？吾聞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豫樟之木七年乃知，知人之鑑不易明也，甘以壞，何如淡以成，毀方而瓦合，全交之至言，君其誌之，勿爲雉犬所笑。」言訖辭去。

梨花

京師時雍坊有以十歲女來鬻者，孝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命名梨花，既長，絕豔無匹，淡粧濃抹，靡不相宜，小草閒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眷效之，百不一逮也。性且慧黠，一家憐愛之，舒有女幼字先達，德公次子，及出閣，舒以二女奴爲媵，梨花與焉，其一名春棠，亦可見之，殊色者，舒女則偏愛梨花，而公子待之尤厚，屢欲私之，奈梨花防維綦密，雖欲中以游語，亦不可得，會德公考滿，擢粵西某郡守，携眷南行，予友恩茂先與德舒二公皆親戚也，薦金華尚介夫入德公幕，閱三載，公遷粵東監司，冬十一月，介夫因事入都，委裝茂先家，朝夕晤對，所在人情風土，並德公家事，在所必談，偶詢及梨花，則曰：「司宅門久矣。」茂先曰：「言梨花耶？」介夫曰：「正所謂梨花也。」曰：「然則何云司宅門？」介夫曰：「梨花之事，新奇怪異，駭人聽聞，久矣，君爲德府至戚，豈尙未知耶？」茂光愕然，亟叩其詳，介夫曰：「此下酒物，不可浪言，乃潑火煮酒，擁爐促膝，備述其事，茂先條而驚，條而笑，條而咋舌，條而拊髀，蓋事既新奇，又介夫善爲戲謔，故不能不爲之色飛肉動也，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自張家灣買四舟，公與夫人居一，介夫居一，僕從居一，爲庖廚，其一則公子夫婦及梨花春棠也，行則魚貫，泊則雁排，一日暮宿吳城，月明如畫，介

夫苦熱五更復起納涼。彼時羣動盡息。忽聞第三船有款款啓窗聲。疑爲暴客潛起窺之。見一女子出船邊立而溺。雖隔兩船。而月光朗映。陽具彷彿甚偉。審諦女子。則梨花也。心竊異之。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此時年十八。昔在茂先處識之最熟。詎有假借。顧船是公子之船。人是梨花之人。而陽具則又居然陽具也。疑團終難打破。次日晨餐罷。冥測於船中。公有老僕張姓。獨坐桅艙。喟然興嘆。且自訟曰。行年六十。不爲小矣。何見所未見之事。總無了休也。介夫怪而詰之。張曰。稚子康兒。年小而詭大。丫頭梨花。人雌而聲雄。此吾之所不解也。介夫曰。汝老成諳練人也。予有所疑。質之子不可乎。張問是何疑事。試言之。介夫伺無人。低語夜來所見。張聞之。驚曰。余固疑之矣。何不自白諸吾主。介夫曰。意欲白之。但自念作客依人。不宜預人閨壺。默默耳。張曰。噫。是何言也。先生不早言異事矣。介夫曰。余意先白君子何如。張曰。然。吾卽往告之。公子笑曰。何作此語。張曰。妖怪不遠。只在二爺船上耳。因耳語其故。公子大駭。入艙。隱叩細君。細君結舌瞠目。良久乃嘆曰。怪底守身如處子。且十八九歲。天癸未至今。若此。復何疑哉。公子呼梨花。詰之。赧然不應。公子閉門驗之。梨花極力抵拒。公子乘隙探手。膀間則垂垂者已觸。指翹翹矣。公子大怒。縛而獻諸公。公不勝錯愕。作威以究其原。刑具排列左右。梨花大懼。始涕泣吐實曰。曩歲迫於飢寒。父母鬻子謀朝夕。是時女價十倍於男。故作此弊。以求多售。今既敗露。罪當九死。第自知未爲非法。祈全螻蟻之命。當圖銜結之報。公憐其情。且辨其果係童身。竟曲宥之。並命薙髮改粧。更名珠還。以誌其異。舉舟之人莫不嘆異。公復使送介夫。驗之。並折簡晰之曰。不意奇聞創見之事。出自本衙。所謂梨花果桑茂之流亞也。幸童身如故。庶免株連。茲送其人。至請先生相之。

所以必欲先生相之者。蓋欲先生解惑。倘異日舉以告人。賴此解嘲。勿致東南西北之人。歸德某以帷薄不修之罪也。」介夫笑而驗之。戲語梨花曰。「勿怪南人多事。吾鄉風俗。雄者可雌之。今子雌而化。雄正陽長陰消之候。子之有施於子。不可謂不厚矣。異日將何以報不殺乎。」梨花而頰頰赤。羞澀莫容。介夫贈以雙履及香扇。報公書曰。「儒生眼界不廣。賴珠還以廣充之。亦南行之幸事也。童體的確。尤足感甚。非公至德。疇其能之。是知事不足怪。可怪者見怪之不怪也。」公見書大笑。至任所以其慧穎。命司宅門。頗能了當。公寵愛殊甚。張僕無子。公使認爲假子。且以春棠妻之。公子固少年好事者。於花燭之夕。隱身牕外窺之。謂綽約燈下絕妙一幅折枝圖也。今已抱子矣。茂先神馳者一餉。又問龍陽君伎倆。介夫亦常識之。否。介夫笑曰。「其人方雄。君又欲雌之也。」相與拊掌而罷。茂先作梨花開四絕。寄示公子。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句。用成語恰妙。

贛子

謝梅莊濟世在翰林。備三僕。一點一樸一贛。會同館諸公。就謝爲茶萸會。把菊持螯。主賓盡樂。酒酣。一客曰。「吾輩與闌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黠者應聲曰。「有。」既又慮贛者作梗。乃白主人以他事遣之。出令樸者同闌。而自往召之。未至。贛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率四五妓童在門。詫曰。「胡爲乎來。」黠者曰。「奉主命。」贛者瞋目厲聲曰。「自我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愕然散。謝深銜之。一夕。燃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酩。黠者詢樸者再沽。遭贛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沾傷費。多飲傷身。有損無益也。」謝強領之。既而改御史。早朝。書僮掌

燈傾油污朝衣。黠者頓足曰：「一不吉。」謝因而怒。命樸者行杖。賴者止之。復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羹衣衣燭燃鬚而不動聲色者。主第能言而不能行乎？」謝遷怒曰：「爾欲沾直耶？市恩耶？」對曰：「皆非敢安也。恩出自主。僕何有焉？僕効愚忠。而主曰沾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棄印綬其若履。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沾直而爲之乎？人亦謂主沾直而爲之乎？謝語塞。而陰愈銜之。由是黠者乘隙日夜伺其短。誘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謝有罪下獄。不果。未幾奉命戍邊。出獄治裝。黠者逋矣。樸者亦力求他去。賴者攘臂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卽吾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穹廬。備糴糗。以從。謝乃喟然嘆曰：「吾向以爲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賴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賴者有用也。遂養以爲子。名賴子焉。至軍營。居未久而資釜告匱。鬻及裘馬。久之。漸不可支。賴子日荷火鎗。出十餘里外。獵取麋鹿。獲兔。爲謝而謀餐。一日。逐一鹿入亂草中。蹶而仆。足陷入地。中尺餘。出足視之。沙中白金粲然。數之得二十鉅錠。適千金。取之以歸。謝以咨白將軍。將軍聞而異之。詢其故。得知賴子所爲。拊臂嘆曰：「沙漠烏得有藏金。蓋天所以旌義僕也。」仍以金歸謝。召賴子。獎以衣裘羊馬。金十兩。自是塞外王侯皆加殊禮。及赦歸。謝官湖湘。賴子勸其勇退。謝致仕。願養林泉。賴子壽至九十。無疾而終。

怪風

涼州大靖營所汎。有松山者。在沙漠中古戰場也。先大父鎮五涼時。遊擊將軍塔思塔。因公過其處。以兵三十五騎從。至則日將西。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約數千仞。色蒼紫。中有火星萬點如螢。蔽日

而來。有聲若千雷萬霆。衆皆失色。馬亦驚嘶。塔驚疑。謂此山必移矣。俄而漸近。不及迴避。乃同下馬。據地閉目。互相抱持。自分齏粉。頃之大震。天地如黑。人人滾跌。不由自主。馬踏人顛。逾時始定。次第甦醒。彼此歡呼。幸不失一人。但皆脫馬露頂。滿面血流。石子嵌人面皮。深者半寸。抉之乃出。大者如豆。小者如椒。驚定知痛。超乘即馳回。望高山已在數百里之外矣。日暮抵大靖營。參戎馬成龍見之愕然。塔述所遇。馬乃大笑曰：「苟山移。公等無噍類矣。據云所遇。蓋旋風也。入秋則有之。至冬尤甚。今隆冬無足怪。所可慮者。公與彼三十餘人。從此背成麻皮。年貌册又須另造矣。」塔因嘆浮沉宦海中。歷有年所。衝鋒破鏑。幾歷危塗。今行年五十矣。從未嘗見瘳魘。不特未見。亦未之聞。今塔面多疤痕。在額角左頰者尤鉅。卽石子所嵌處也。

護軍女

某護軍女有殊色。十九未嫁。隣家一少年甫二十。亦爲護軍。素以丰姿自詡。窺女豔之。時乘間以言色相挑。女輒引避。偶值其父從軍征南。母亦歸寧。唯女在室。及一老嫗。少年偵知之。故拍板壁。借用煙具。女不應。少年以刀挖板一孔。如錢大。以目就之。向女笑曰：「借一煙袋。何使靳惜。」女見之勃然怒。尋卽色定。輒然曰：「素不相識。那使以物相假。」少年得其應答。驚喜若狂。復挑之曰：「子勿作態。今旣能鑽穴相窺。莫謂不能踰垣相撲也。」女曰：「卽此一孔已足盤桓。何必涉險。話問眊昧。其目愈臻嫵媚。少年心動。伸一指入孔。女遽握之。少年心大動。謂其可誘。乃低語以餌之曰：「我有一物。子識之乎。」女曰：「是何希罕物。」少年曰：「子姑視之。」亟出勢納入孔中。女卽捉之。潛拔鬢釵橫貫之。脫穎而出。少年僵立痛

甚號叫聲嘶。女出房。扃其戶。置若罔聞。少年有妹。聞之往瞰。駭極。奔告其母。母趨至。百計不能救。乃過女家。長跪乞免。女曰：「待娘回當釋汝。」兒母大窘。奔其母家求之。母與其弟偕歸。女見母大哭。覓死。慰藉再四方止。舅啟戶見少年勢怒且笑曰：「此亦足以小創而大懲矣。」罵而拔釵。少年昏絕仆地。扛之入室。醫治月餘方愈。遂徙去。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皂市陽桑湖畔。爲其子娶婦。妝奩豐厚。一鄉之所豔羨。有儉兒楊三。覬覦半年。以許防甚嚴。無從措手。會其子拔貢。許親送入都。將肄業成均。以圖進取。楊俟其行而夜入內室。伏暗處俟之。時新婦方娠。不耐久坐。二更卽寢。相伴唯二婢。就燈作針黹。良久始閉戶。亦各謀睡。移燈置几上。光明如晝。楊聞鼾聲。知已睡熟。方欲竊發。驀見房門自開。一人敢簾入。深目聳鼻。黑鬚繞頰。背負黃布囊。獰惡殊可怖。楊陰念吾道中未見此人。必有詭異。姑屏息。蜩縮以覘其所爲。其人鶚顧房中。探袖出香一枝。燃之於燈。插二婢枕畔。乃立新婦榻前。挂羅帳於金鈎。敢綉衾以禿指婦面。而臥。花睡正濃。其人戟指閉目。口中喃喃似有所呪。隨以手指婦背者三。婦忽蹶然而起。向其人赤身長跪。其人開布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破胎取子。復剖子腹。取其心肝。貯小磁罐內。納囊中。背負之。徑出房去。婦尸隨仆牀下。楊睹之。驚怕忿恨。盜念頓灰。出戶尾之。密覘其所經。歷門數重。皆見其人。以手拂之。悉洞開無阻。卒至村口。一旅店。尙掩半扉。其人側身入扉。乃闔。且聞落鎖聲。知爲妖人寄迹之所。因念彼僞作行客。豈能出不山戶。聊憩簷下。坐以待旦。雞初唱。店門忽啓。其人負囊而出。楊急起。捉其臂曰：「客請少停。有密事舉白。」言次。掩

入店中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來，爲汝擒得妖人矣。」其人大驚，極力擺掙，楊抱持益堅，俄而羣客驚起，主人亦至，環問其故。其人口：「我四川蠟客，欲赴江南，今日早行趁路，不知此兄何故突來糾纏。」楊曰：「勿聽其飾說，但檢其布囊，便有證據矣。」衆是之，開囊聚觀，則紫紫然磁罐數枚，復欲開看，其人抱罐而呼曰：「罐中黃白爲一生衣食之本，奈何擾攘欲劫我財耶。」僉怒曰：「青天白日之下，衆目共睹之時，誰劫汝財，無事出言傷衆。」主人挺身奮出曰：「有事無事，余一人任之，第開看勿多言。」卽奪一罐開之，見鮮血滿中，腥氣觸鼻，取器傾視，盡小兒心肝，數之得七罐，尙空三罐，衆莫不駭異，致詰那得此物。楊曰：「彼必不承，請以代白。」因述夜間之事，衆人大驚曰：「紂以天下之尊，劓剔孕婦，尙爲不可，汝何等人，破卵傷胎，不一而足，苟非上天好生，假手宵人，則吾鄉之孕婦小兒，無噍類矣。」於是大動公忿，競揮老拳，其人忽瞑目大叱，衆拳到處，如觸木石，指節損破，主人大驚，倉卒間急提一罐，自其人頭上傾之，其人連作恨聲曰：「罷了罷了。」衆人復毆之，主人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倘打壞，誰任其咎，不如執之送縣，自有國法在，聽官斷可也。」遂共之縣，許家男婦已在，楊更述之，許嫗大哭曰：「凶犯已獲，吾不忍復至公庭，致宦家閨秀，暴露屍骸也。」縣宰細訊得實，方知爲白蓮教人，時湘漢一帶，胎婦被剖者甚多，至此始得其故，並得其黨姓名面貌數十人，陸續捕獲，寸磔其人於市，楊杖二十，給銀五十兩，責其爲盜，而賞其捉妖也。

袁翁

長山袁翁，少極貧，居城外一破屋中，幾於行乞，一日窘甚，飢虛已數日矣，檢點破衣襦數事，至典肆欲質

錢若干肆主人曰此等物不值一文可持去翁太息曰「我非濫爲者稱貸無路乞食不能萬不獲已以此爲質不過聊以爲信得錢則取贖耳」肆主以爲笑談置不理翁忿然曰「恨我一時在困苦中耳苟有日發迹誓亦開一質庫彼時雖有人將死孩兒求質亦必質之矣」典肆最忌質死孩之說聞之頗不甘第以其貧窶至極不足與較故爲隱忍翁歸去一路冥想毫無生趣乃止步向天號泣曰「嗚呼袁某自問於心所爲之事無不可以告人者胡爲而竟至於此耶良久輟泣復行忽破衣爲棘刺所牽猝難擺脫屈身摘之覺棘下土甚鬆試抄以手土中有物纍纍然白光燦燦取視二枚則朱提也卽以破衣裏數錠仍以土密掩其餘者以歸次晚復往取之多不勝取數旬方盡約略二萬金不敢彰露先作些小生意遂漸張大一年之後遂爲巨賈問舍求田買僮畜婢開一典肆前肆主聞之訝曰「袁餓鬼果有今日耶昔者受其惡言惡聲每一念及心實不甘今趁其發市之始盍一往故犯其忌聊申宿忿乎」乃覓二死孩裹以襁褓挾至其肆求質銀十兩主愠者大怒翁適在側急拱手向肆主曰「老兄欲證成我爲信人耶此孩之死正值小肆開市之日不爲無緣請如數質之」因使人買一小棺殮孩於內此孩不必遠送卽我所立地磚下瘞之可也嗚呼僮僕執鍤就脚下掘一穴纔尺餘忽得一石板發之板下列巨甕十數甕中白鏗皆滿一肆大驚肆主見之感嘆始知翁長者再拜謝罪而去翁自此富甲一邑子孫有仕至尙書者皆撫者

蟲鳴漫錄

清采蘅子

廣歌始於虞。三代以來。樂作於下。升歌於上。善歌者能自變新聲。人皆稱羨。唐玄宗大酺。人聲喧騰。令永新。凭樓直奏曼聲。頃刻寂然。由來尙矣。然歌自歌。樂自樂。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是也。不知何時合於器而並奏。如今之崑腔。合笛。弋腔。合提琴。大約始於宋。而甚於元。宋詞有倚聲。倚者。兩相並也。或歌詞而以簫管和之。迨元人則專門填曲。演爲傳奇。而徒歌之法泯矣。說者謂或歌或琴。見於詩。徒歌謂之琴。見爾雅。不徒歌必與器合矣。安見其始於元耶。考古有歌舞。而無吹唱。徒歌云者。言不舞而歌也。蓋文舞八佾。武舞干戚。亦必有歌。而堂上之升歌。則謂徒歌耳。惟琴操似與歌相合。然亦就其音節。而飾以詞藻。非若今之與器同作。同止也。俟博古者當質之。

李直齋言東南民力之困。始於元。因循於明。至本朝遂成積重難返之勢。何以言之。蓋農事始於神農。稼穡教自后稷。皆西北方人也。殆戰國時。孟子所論五畝之宅云云。皆可行於齊魯燕趙之區。彼時江以南。爲南蠻馱舌之鄉。卽有吳楚等國。不過自耕自食。未必兼濟北地。三國分爭。南北朝割據。各守疆圉。爭戰頻仍。益不能以南濟北。唐劉晏轉漕淮南。以供關內。乃一時之策。及黃巢作亂。五代遞更。宋都汴梁。此事亦置不講。南宋偏安。一隅制於強金。亦不過歲納金幣。未聞運送米穀。可見河南北山左右。以至燕代。尙皆力田藝桑。無藉乎東南之供億。惟元室滅宋之後。混一區宇。官廩有漕粟。民間通貿易。疆界無分。道途順適。和習於怠情。不講溝洫之利。所謂耕者。僅高粱小麥。所謂織者。僅山中野繭。不適於口體。至養命之

原則全取給於江浙等省。故其男丁弱者爲驛卒。設飯肆。或爲人趕車。強者爲响馬。爲捻匪。以劫掠爲事。而東南半壁。支天下全局。力有未逮。設遇水旱偏災。或經寇據在南者。又增軍興之費。在北地者。衣食之途不通。益流而爲盜。爲民上者。將何所措手足耶。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皆然。可勝歎哉。

古者祭必有尸。如孫爲祖尸。臣爲君尸之類。以臣子端冕於上。而君父盥獻拜跪於下。事近於褻。故後世不行。自以立主而祀爲正。然古時祭鬼有尸。祭神無聞焉。天地掃地而祭。社稷以木爲主。歷觀六經。無言神尸者。何以朱注媚竈云。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夫設主者。門行尸竈之主也。此四者有主無尸。何以奧獨不設主而有尸。此奧尸又是何人爲之。奧既有尸。何以彼四祀無尸。殊不可解。儀禮出最晚。其說未必確也。

姓氏之辨。似今人勝於古人。然古人不言姓。而姓甚明。今人動輒述姓。而姓無別。何也。今所重者氏也。非姓也。如孔子爲殷後。姓子。以孔嘉父之後。而氏孔。出子姓者。尙有湯宋殷等姓。自以氏爲姓。而此數姓爲婚。不禁焉。他如陶姚唐共出於堯。虞陳胡共出於舜。蔣邢茅韓周邵魯滕。皆出於姬姓。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誰能辨之。余嘗謂古人姓少。而有別。今人姓多。而無別。近世八族姓氏。頗有古風。或以所居之部落。或以八族之本姓。秩然不紊。惜其所謂姓者。已在分姓而姓之後。溯厥源流。仍不復古。可勝嘆者。

世事變遷。極爲迅速。不必宋人議周禮。紛紜其說。莫可折衷。即余遊歷官途三十餘年。所見所聞。已大不相同。道光初。元督撫最爲尊嚴。司道皆謁轅門。降輿。出入盡禮。府廳合坐。白事。州縣以下。動輒長跪。然遇事商榷。上下相洽。事權亦各如其分。兼無上報下。下陵上之弊。今則上官愈謙。下官愈抗。司道入大門而

降輿府縣儀等俱從其殺而承順意旨言莫子違維一人是聽下情壅遏無由上達一味粉飾而無實際司道以下俱成虛設可勝嘆哉若無大君子一振作之正不知伊於胡底也

芝草無根醴酒無源畸人之興不擇地而下元甲子爲尤甚近今世家多破落子弟往往降爲皂隸而科甲崛起每出下賤文章詩賦由揣摩而得若行事終乏春容大雅豈自幼習見其祖父卑汚之行蚤緣之習一入仕途不覺踵而行之直如性成是以世風日下而不可救藥也

司馬溫公老僕於溫公入關後仍以幼時相稱者呼之後歐陽文忠公教以宜稱相公此僕遵之溫公謂爲永叔教壞誠然

龍江關查稅最嚴有某攜綢緞過關被查受罰銜之乃賃關旁里許小庵居之日令人收關上字紙兩月除得廢簿若干以之襯紙包石四十封作二千金鎖於篋中令僕先攜篋過關關上欲開視僕以匙在主人身請少待及暮不至僕曰篋中沈重須存關上內屋方妥我促主人明晨來當面查點允之僕借宿於外次晨某至啓視見石怒令賠償關上不服遂成訟到官驗封某以身係外客焉有龍江關簿紙關上無辭竟如數賠償焉嗣後搜查之風乃稍戢

有老儒訓蒙董六七一日遇事外出諸童憶曰前日所觀斬包冕一劇今日何不演之然無劍刀議借鄰肆切麵者鄰不許童伺其不備竊取至書齋兩童扮劊子扶刀一小童扮包冕橫臥刀口正演間忽聞人語曰先生至矣扶刀童放手歸座刀一落而小童兩截矣諸童驚號師母聞聲出視駭極入室自縊麵肆尋刀而至見之畏累投河老儒歸亦自殺後報官驗埋而已無如何也

湖口捕快曹福善緝賊。其察人形迹。有非意所料者。然實中竅要。一日閑坐署前。見一人衣綉衫。青呢半臂。絲履白襪。年三十許。持扇徐步而過。貌甚雅。福遽前呵之。其人惶懼。贈以金而去。詢其何以知非善類。福曰。其人行屢低頭。多睨視過溝檻。輒褰衣。是不慣著長衣者。故知之。又一日閑步河干。忽登一小空舟。坐須臾。榜人至。促其登岸。不可欲解纜。則願同行。異而詢之。則曰。爾船中有物。我欲搜之。榜人怒。揭艙板。空無一物。又命開底艙。榜人執不可。則持器強開之。金帛纍纍。下復有底。實爲藏賊。遂繫榜人。挈贓物以鳴官。乃積年滑賊也。問何以能知。福曰。見其舟小而風不能簸動。且繫舟纜。牽曳甚重。故知夾底有物耳。又一日緝案出。見一人衣縑袍。棉馬褂。冠履頗華。而行動之間。諸形束縛。甚不自然。疑而尾之。及暮。隨入旅店。閉門後。穴窗而窺。見其人未解上衣。先赤兩足。既熄燈。乃登床。益疑之。然猶不敢自信。次晨其人出。房衣已全著。而足仍赤。久乃著襪。俟其持匕箸欲飯時。從後呼之。不投箸而回首。招使前。則舉箸捧飯而起。乃遽前執之。果積賊也。

有擊母舅齒落者。舅怒。訟官。甥急甚。投訟師求計。願酬多金爲謝。訟師令辟呬向前。遽齧其耳。幾落。壓之出。某大悟。俟對簿時。以舅齧耳圖脫力。猛致齒落爲詞。獄乃解。又有烝姪數年。悔過不往。姪怒。詭以他事邀姪。至室。遽執之。以強姦。訟適官。以勘驗往鄉。羈姪於獄。姪投訟師。教以求恕。初犯爲辭。別無他語。官歸質訊。姪哭求。姪如訟師言。姪怒曰。爾贖我數十次。何言初犯耶。乃以和姦定爰書焉。又有訟師。六月爲人作牒。預知其事必敗。而貪賄不忍辭。乃重繭衣裘。爇爐火。而爲之握管。已而果敗。追究謀主。執訟師至。極口呼冤。令與對簿。訟師曰。爾何時請我作詞。以六月對。又問曰。其時我作何狀。則以圍爐披裘對。官驟然

曰。豈有盛暑而作是服飾者。乃坐告者以誣而釋。訟帥焉。此數者。可謂狡黠之甚矣。

北方旅店。凡貧而單身者。共擠一室。稍有資者。不屑居。必包賃一室另居。或兩人共包一室。少可避。有販磁器孤客。向晚投店。同衆羣居一室。入店時。見別室先有二布客居之。旋又有八人舁櫃入。共居一室。至夜半。販磁者聞彼室中一客哭云。諸物不敢惜。但乞少資作歸費。似有一人允其請。又有一人云。爾不殺彼。彼必殺爾。須臾寂然無聲。販者疑必劫盜。暗躡共臥之。替者醒。密語之。囑其僞爲起溺。踢翻磁器。撥故與之。扭結相鬩。同室者相勸。故固不解。聲聞滿店。主客皆起入問。販者與店主耳語其事。主密戒備之。天甫曉。另室客舁櫃出店。仍係十人。主故問何少二人。齊答曰。入店十人。出店十人。何問爲。語次色。羣起搜之。櫃內血肉狼籍。怒送之官。訊以三木。始供知布客攜資。故於櫃內先藏二人舁入。以備次早出店查數。其用心亦周密矣。不虞販者之適醒。而聞乞命語也。天網恢恢。曾何漏哉。

王通甫明府言。山東廩生某。素佻達。與表妹有私人不知也。表妹父叔同胞。其祖又納妾。生一子。家故富。平時兩兄。耽耽視弟。因而祖父亦與父叔不睦。會妹遠嫁。與廩生睽隔數年。無由相聚。庶叔年稍長。祖爲舉姻。諸親戚。麀生伺於門。表妹乘車至。彼此如渴驥奔泉。入戶稍寒。溫卽攜手至柴室。狎褻情急。忘閉門。適庶叔如廁。突然遇見。恐其洩也。以帶勒斃之。埋於積柴中。二人仍逐伴笑語。揚揚如無事。迨彩輿至。門逼。索新郎不得。合家大噪。遠近尋覓。廩生與表妹亦張皇失措。昕夕搜求。數日無耗。久之。穢氣漸出。得屍於柴內。頸有繩痕。疑兩兄謀弟。其父亦述其平時鬪牆狀。乃縛以鳴官。窮治經年。五毒備至。已誣服矣。新令尹至。閱供招而疑之。以爲兩兄謀弟。何時不可。奚必待新婚衆親畢集時。且不於暮夜。而於白晝。必

有別情。非細鞠慮致冤抑。乃大索是日。賀喜者。隔別研訊。有一隣人。業圻者。最後來賀。詢其因何遲至。以早間代人檢屋漏對。詢屋上望見是家否。曰望見。詢爾望時有所見否。曰見某廩生與新郎姪女攜手入柴屋。意甚相戀。隨見新郎執紙過柴屋門而登廟。我適整瓦畢。遂下屋易衣稱賀。他無所見也。官曰。得之矣。遂拘廩生及表妹一訊而服。乃置之法。而釋其兩兄。合邑稱神君焉。

又言有村氓女。受二十里外民家聘。條有武生某家。故豪結羣不逞。往來生事。無敢忤者。聞女美。以重金強聘之。女父母貪賄允焉。女不可。密乞鄰媪通款於夫家。促定吉期於數日內。父母雖心弗善。無辭以覆。姑許之。而急達武生。命規於中途。女不知也。屆期鼓吹來迎。女登輿去。時已入暮。行數里。遙見火炬通明。人語喧雜。女覺之。語昇者曰。我今夕于歸不成矣。速往。俟我潛匿暗處。俾劫空輿去。或暫免辱。從之。女甫避匿。劫者至。輿去。女伏叢莽間。念父母同謀。歸將不免。有寡姑住甚邇。投愬之事。或可挽。乃彳亍而往。至則雙扉虛掩。入至庭中。見堂上燈明。姑方與僧對飲。大懼退出。計無所歸。憶昇者以親事告夫家。必將涉訟。訟或不直。益可慮。不若徑至其家。庶無中變。遂往登堂。謁舅姑。舅姑大喜。卽夕成合。卷之禮。武生劫輿至家。啓視無人。悲甚。意女有寡姑。住近。規與地。必往潛匿。邀集羣小。執械往奪。排闥而入。勢甚洶洶。姑方與僧通寢。夢中驚覺。意必隣人。知其與僧通。而來捕。惶遽無措。將僧藏櫃中。加鎖鑰焉。武生入室。遍搜無獲。試舉櫃。知有人。持之而去。至家。且不啓櫃。置酒歡飲。五鼓。衆始散去。武生醉。怒持槌。向櫃大叱。曰。賤婢不願富貴。甘心從田舍郎。爾縱多謀。何能逃我術中。我何妨置賤婢。別覓佳麗。然不規爾。無以見我之威力。且叱且擊。用力過猛。櫃破而寂然無聲。秉燭視之。赫然一僧。腦裂斃矣。懼而埋之。冀或倖免。不

意女之夫家。已具牒邑宰。輾轉扳引姑之姦。與武生之謀俱敗。

某中丞撫河南。博慈祥之名。每讞獄。必導使翻供。輾轉駁詰。州縣苦之。而無可如何。忽彰德府出一邪教案。首犯某。年止十九。始而誘人持齋散財祈福。繼云有密術。須同寢方授。幼男婦女胥被淫污。有一家大小八口。信之甚篤。產已竭矣。某忽曰。爾全家道已將成。某日當尸解去。乃各製新衣。先日沐浴。屆期。各將衣服內外密縫。咸自持刀向胸前努力一戮。已死七人。其一人力弱未殞。隣里報官驗訊。某自認誘惑。願抵償。府司復訊獄。其中丞疑焉。導使翻異。某忽曰。丈夫作事。丈夫自當。我實蠢惑。致死七口。死無悔。不若爾之詐偽貪黷。沾譽取容也。中丞怒。立置之法。嗣乃稍改其所爲云。

有孀婦家頗饒。別無男子。二女年十四五。二子年十一二。延西席教讀。宿於館舍。一日外出不歸。以爲偶爾回家。不之異也。數日不到館。使人至其家偵之。初未返也。徧詢親族。皆云未至。月餘無耗。其妻疑之。親至館中檢點衣物。見枕邊褥上有血一縷。疑爲謀殺。孀於是夜自縊。兩女亦投池。僅餘兩幼子。無可蹤跡。案至今未破。又言有夫婦與幼子同居者。一日門不啓。排闥入室。夫被殺於床。刎心置案。刀剝如醢。其妻抱幼子倚廚室明柱。立而俱死。又毫髮無傷。亦報官緝兇。而不明其故。

有遠賀於外數十年始歸者。疑其妻或不貞。伏於村側。俟夜靜。以土塗面。踰牆入室。誘妻與狎。妻不從。避行強暴。妻怒。取剪鬣要害。而斃。細燭之。乃夫也。惶懼自首。執法以塗面誘姦。已出理外。妻不知是夫。拒姦致死。貞烈可嘉。不加之罪。反請旌焉。

國家設官分職。秩有大小。權亦有等差。斬絞者奏請定奪。軍流決於臬司。徒決於府。枷杖決於縣。法至良。

也。所患者不能當樁立決。必待報而後施行。於是上官存意見。胥吏得舞文。姦滑多狡弄。鞠獄者慮其輾轉駁詰。事不果行。遷延歲月。多費金錢。於是隱忍不辦。苟幸無事。而不顧日後之貽禍。如廣西武緣武宣兩邑。籍星卜以惑人取財者。殆不過馮雲山等三四人。迨金田起義。亦祇洪秀全楊秀清等六十八人。當時初肆搶掠。已爲邑令擒獲。監禁適鄭夢白中丞撫粵。西專事姑容。未卽駢戮。致令保釋。該□等遂毫無忌憚。依託天主教。煽惑愚昧。又僞稱前明後裔。意欲報復。於是痛詆本朝。攻陷永安州。嗣又由楚涉皖。直達金陵。分掠齊魯。兗豫勢成燎原。古人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湖。尺寸不札。將尋斧柯。誠哉是言也。

京都戲館俱於元旦開市。是日各部梨園。扮元壇登場。呈金書開市大吉四字爲賀。各館咸以先至爲榮。除夕子夜。卽張燈火以待。余姊婿席樂山寓京多年。一歲元旦。賀年過廣德樓。聞內金鼓喧闐。正跳元壇。門樓燈燃繩索。延燒屋梁。而內不知。乃大聲疾呼。街隣畢集。共相撲滅。館內笙歌猶未歇也。良久啓門出。驚視詢知其故。感甚。嗣後席人館觀劇。不索分文。

京都幼伶。每曲部俱十餘人。習戲不過二三折。務求其精。雜以詼諧。故名噪甚易。至眉目美好。皮色潔白。則別有術焉。蓋幼童皆買自他方。而蘇杭皖浙爲最。擇五官端正者。令其學語學視學步。各盡其妙。晨興以淡肉汁盥面。飲以蛋清湯。肴饌亦極醲粹。夜則藥敷遍體。惟留手足不塗。云洩火毒。三四月後。腕變如好女。回眸一顧。百媚橫生。雖惠魯亦不免消魂矣。惟聲之清濁。秉賦不同。各就音相近者習焉。余見三慶部生末淨丑。年皆十四五。曲罷侑觴。輕綃窄袖。楚楚可人。不必盡具脚也。

曲部優伶。凡旦脚均有同班人。結伉儷之歡。然皆隨遇而合。配耦無常。金陵有一旦童姓。與老生浦姓相

契凡入班夥俱同來同去終身不離曲部中聘之者必兼致焉缺一卽不至也在此輩亦僅事矣。有官舫泊某處見岸上臥一裸婦人狀若死衣褲及針線籃置於旁不類遇盜者疑而往觀按其腹甚堅陰有流精知爲輪姦氣閉令榜人覓舊草履焚之伏其身以陰就烟薰之返舟遙視良久婦自起著衣携籃而去復往視之地漬精斗餘後訪知婦以絳紉登糧艘人見其輕佻挑之婦故倚門者樂就焉於是合舟水手四十餘人迭淫淫畢見其欲斃委於岸揚帆去此官久歷仕途曾檢經藏故知其治法。義甯州產茶每年正二月新芽萌生必爭先摘取懼其久而葉大也山各有主雇客作登採掘而村婦女皆脂塗粉抹窄袖紅衫加以半臂紫犢褌短綠褲赤雙趺背巨籃入山以拾茶爲名薄暮方歸則巨籃滿儲鬢亂釵橫矣家中亦不問茶所由來相喻於不言之表殊可笑也迨販茶入行各路茶商雲集又須女工檢取去其粗梗則有城中婦女侵曉自至茶行檢擇不待喚也及暮而歸計其儲值有百餘文有數千文者其所從來又有不堪問者矣。

金陵居民多市開水而飲遂有專設爐灶賣水者名曰茶爐子而非市茶之肆也道光辛卯歲大飢市塵多搶掠者有僕婦年頗少挈二錫壺入市買水忽一人迎面驟接其唇婦怒詈其人復遙立筭燃陽具以戲之婦恚甚擲壺於地遂毆之別有人從後携壺去前人亦逸蓋稠人中非此不足以挑其怒非怒甚亦不能棄壺而遂故作是狡獪以盜其物耳因思金陵尙大足女僕名曰大脚仙皮色潔白面目姣好者甚多尤善梳掠髮光可鑑衣服雖布素亦頗楚楚足不甚長而窄履淺而尖作鸚嘴式俗名划船樣行態波峭如風擺柳大可動人富家房中多置此輩中產人年老失偶不便續娶納妾者亦用之晝則服役夜則

薦枕甚便而價亦不昂。年少貌美者，月不過三千，稱爲門檻裏。一歲嚴寒，有門檻裏裝束頗華，提白銅手爐過市，利其爐者，買巨膏藥一繞道趨前，蹲路旁抱腿持膏藥而泣。婦至詢其所苦，則以腿有瘡，乞得膏藥，苦無火熾，痛極不能前。婦憐之，借爐令自烘，煖甚，煖良久，藥盡融，喁喁絮語，伺婦他顧，突起貼其目，挈爐而奔。婦以藥粘眉睫，驟不易除，且揭且號，而人已杳矣。

有武舉某，力能開九石弓，一日遇賣械女，年甫及笄，貌美藝精，某與交手不能敵，然愛之甚，因重金聘焉。卻扇之夕，某語女曰：「前日之不敵，蓋我係硬功，爾軟功也。」女曰：「其然願再角。」若勝則吾爲若妾，若勝爲若妻。乃臥而駢兩足，令某開之。某竭盡生平之力，竟不能動分寸，遂跪而謝焉，以之爲妻。

楚南有兄弟二人，延拳師學藝。其妹於樓上觀之，暗揣步數。三年板爲之穿，一日兄與拳師角，妹倚樓窗觀之，兄爲拳師撲仆，妹見而一笑，拳師仰見之，詢兄曰：「令妹必善此，故能笑爾失步也。」請與一角爲戲，兄呼妹至，詢之技，果成，乃與拳師角，合手良久，妹騰一足，中拳師要害，拳師亦以掌擊之，叱令止。曰：「吾二人乃前生劫，我五日爾七日必亡。」蓋女因暗揣而成，未經口授，故不知部位，有致命處也。後果皆死。

武舉某，精技勇，無子，僅一女，未嫁。盡傳其技，一夜有盜，闖其室，女獨出，與之鬪，盜十餘人，皆披靡而遁。數日後復來，先一盜入內室，女聞又獨出，盜且鬪，且卻，歷重闈至外室，羣盜圍之，攻之，女力漸不支，呼無人應，盜撲之仆地，數人曳其手足，盜魁淫之，破其身，不盜一物而去。後鳴官，羣盜就執，盜魁終未獲。女自恃其勇，不喚其父，輕於出門，致有此失，有勇無謀，惜哉。

有赴博場賭博者，錢將盡，人憎之，則曰：「我床下尚有七百元，無慮也。」旋即轉敗爲勝，同賭者某聞其語，潛

至其家。遽登床。婦意夫歸也。問曰：爾來耶？某答以嘖嘖。擁婦歡合。復起携錢而出。婦又曰：爾復往賭耶？某復嘖嘖而去。少頃。其夫賂敗歸。取錢不獲。喚婦醒問之。婦詫曰：爾已携去。夫以未歸。疑婦誤聽。婦以且爲歡證之。方知爲人所紿。然博場人衆。無可物色。夫婦互相詬詈。人乃知其事。

梅厚齋言：有人居京師貿易。與內監某善。互相戲謔。偶言欲狎其後。內監笑曰：吾臂曾受龍精一次。不可犯也。人傳以爲笑。

有勸人戒烟者。畫一圖。一人骨瘦如柴。臥於榻上吸烟。床之上下四旁。牕壁門戶椅桌室隅。縱橫雜運。無非是鬼意在勸懲。以爲吸烟人與鬼爲鄰也。一大癮者。指其畫而問人曰：此床中臥者何物？曰：人也。其四圍攢觀者何物？曰：鬼也。則大笑曰：可見烟係人吸者爲鬼。則祇能視而不能吸矣。反唇相稽。亦足發噱。吉安府學。就魁聚門城樓。爲全星閣。下臨大石橋。形勢壯麗。橋南一坡陀小岡。半衍百畝。多倚門婦。距宮墻不半里。最爲穢褻。郡守李子禽。道學人也。盡驅逐之。卽其地爲關帝廟。規模宏大。往來行人肅然起敬。非復前此之比。然文風從此大衰。每科進士。合郡不過一二人。舉人不及十人。俗稱淫風盛。則文風盛。豈其然乎。

嘉慶己卯秋。金陵天雨。豆擊瓦有聲。時夜將半。居民疑是雷。起拾視之。大如綠豆。黑嘴紅皮。次日覓視。竟無一粒。又金陵市有人。象蠟嘴鳥六。其四自能開箱。啣面具。登小臺演劇。其一能識字。取百家姓。字製小紙牌。各書一字。散佈席上。任意呼取某字。鳥自能覓取。百不失一。其一能鬥天九牌。可與三人合局作勝負。物性之靈。真不解。未識用何術教之。

有顯官買妾吳中不惜多資必擇貌美而識字能文者屢選不中黠媒某給之曰有女可面試書法貌亦頗麗宦往視之舉止大雅甚爲合意授以紙筆乃楷書當朝一品四字以呈悅而重價娶之及歸試以書茫然不解細詰其故方知黠媒日令習此四字俟其熟而令試焉藉以給取重金六婆之奸亦甚矣哉

天增北有金魚池相傳前明慈甯太后佞佛將宮中金魚放生於此池迄今三百餘年滋生日衆大者長七八尺小者亦尺餘遊人以餅餌投之輒浮水面五色斑斕燦如錦繡真奇觀也

官貧不能抵任者覓長隨借銀製冠裳備舟車凡一切費皆取給焉隨往署中派司關任重事數年間清償子母外儲值必加豐謂之帶馱子取馬騾負重之意世人詛馱爲肚已屬廢解復以官有事故不能償者稱爲瀉肚尤訛之訛矣此輩多有恃財傲上難保其終者器小易盈無足怪也

浮梁令馮子良粵東名進士善爲詩每苦吟輒齧指甲詩成十指血涔涔矣必如此方有佳句無不痛切者可見詩人各有其癖前人所記吟詩必御女方成傑構洵不謬矣

金陵上河爲徽商業木者聚居處每歲出燈迎神儀仗鹵簿皆剪紙爲之五色粘合備極燦爛而雕鏤纖巧殆類神工容其中可燃燭人物各燈宛肖真者惟徽燈尤奇除紙製外有穿茉莉結成者有穿松子仁成瓜子仁者已出意表甚有穿炒米爲之者更非思慮所及且織織之粒何竟能容針度線耶徽商平日服飾極爲樸素惟此舉不吝偶一歲製燈所費不下四千金迎神出中道遇雨無所庇頃刻盡付烏有亦不甚惜

閱微草堂筆記載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前人雞先卵先之論蓋未喻其旨惟鴨未能自哺必雞代哺

上古之人淳淳悶悶何以知雞能代哺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等語紀公生長富貴不見麥牧未知物性夫雞生卵足數必伏地欲哺俗名賴飽遇卵即哺上古必有鴨卵遺而未收爲雞哺出者遂知其故相沿至今蓋由此耳又俗稱羽族雌雄互哺者能飛獨哺者則否是亦格物之一端也

有聖者夏且爲人檢屋漏其家婦人於簷下乘風絡絲以有事他往立絲篲於地篲柄上豳長約三尺聖者檢漏畢篲梯尖足墮地適督坐篲柄插入肛門直出真心同夥驚視已不能言昇歸氣絕此真非意料所及之飛災矣迄今言之猶覺慘然

義僕戴連升隨某都統赴粵征英兵都統守禦虎門擁兵三千餘屹然重鎮洋船入港鎗炮轟鳴爲虛張聲勢且舟中不過三百人未必登岸對壘也聽之不意船及淺灘改駕小舟一擁而上粵兵素弱見之即潰如鳥獸散都統勢孤亦走匿林中戴隨侍不離側從容請曰兵潰主將焉往退而獲咎孰若賈勇而進進必不敵可將家事囑奴不敢辱命都統慨然曰吾妻少子幼死後自有恩卹不慮置之惟無人經理耳戴願任之都統麾令逸戴曰奴匿林中待主同歸都統悟奮矛出林是時敵四望無人不意林中一騎突出殺十數人忽哨一聲羣敵麇集都統力竭遂被害洋人復入林冥搜戴預逆其必至先伏樹顛處深處迨敵登舟戴恐其望見俟次晨揚帆去乃出覓主人尸傷痕徧體面目難識且翎頂俱失懼不見信尋至海隅僅得珊瑚頂帽其花翎則爲洋人携去矣乃負尸踰蹊行三十里至城外時軍門方慮兵潰恐獲讎戴報至乃以拒敵陣亡上聞都統蒙恩卹贈加例制軍以戴忠於其主欲授以武秩戴泣然曰奴承命代主理家事豈敢有違乃醮金爲賻戴扶柩歸沿途護送過廬陵將知亭明府作詩美之戴至今尙存意

必仍在都統家也。

道光丙午丁未間。江皖豫章荆楚南北。忽有挖取小兒女心肝腸胃者。先散熟食於街巷。如餅餌寒具之類。置毒其中。嬰孩誤食之。輒斃。伺其埋處掘取焉。聞教匪以此合藥。慘酷兇惡。一至於此。服之遂能長生。其誰欺乎。天道昭昭。斷不容也。

有富室嫁女者。衣飾器具無一不備極精美。費已巨萬。將婚前數日。女從容白母曰。父爲我製厚奩。無微不至。感且不朽。奚敢他求。然我家如此。巨富嫁女無一典肆。恐爲宗族鄉黨羞。女故無利心。祇求僞飾外觀。終當完璧歸趙耳。母以語父。父允焉。俗例以質庫贈嫁者。必結綵亭。懸某典招牌。並陳簿籍於其中。令典內各執事。衣冠濟楚。擁護而前。以爲誇耀。父既如所請。遂奩日。遂循俗規而行。成婚三日。塔堂執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父聞之。甚甚然。鄰里親族周知。嫌於自悔。乃隱忍焉。甚哉。女生之外向也。然亦溺愛之偏私。有以啓其給悔而不自覺耳。

吳蘊山向辦度支。就幕安東。時病瘧。同幕有善祝由科者。作瘧作時。攜吳手立日中。向日吸氣。晝時。吳覺遍身火熱。頃刻而止。有某處飯肆中。來一女。年可十六七。飯訖計其值。祇十八文。女曰。我係下游被水災逃出者。匆匆未攜一錢。家中人行且至。肆主令坐門外待之。及暮未至。觀者如堵。女默無言。有絲店少年。詢飯肆。知其故。憫之。代償其值。以男女俱少。不便授受。轉央一老翁付之。女酬肆訖。尾少年至絲店。店主詰之。女曰。逃災行已二日。再行亦無所歸。然不能無故受少年恩。計不如嫁之。店主語少年。少年辭以貧。女揜袖露金釧。三曰。不足爰也。店主嘉之。遂邀街鄰爲之撮合。此女觀人于微。不動聲色。亦智矣哉。

蘇州葉大士名醫也。有一人患肺癰，委頓欲死。葉曰：此非外治不奏功。乃反接而縛之，令人取冷冰一盆，劈頭淋之。其人一噤，而刺刀於心坎，膿血隨出，約斗餘，藥敷瘡口而愈。後詢其故，葉曰：肺居心上，此人患癰，肺下垂包心，心不可見，鐵故以冷水驚之，使心上提，乘隙入刀刺肺，治亦神矣。又一家娶婦，甫卻扇而婦暈絕，延葉診視，葉掩鼻入房，視之曰：易治耳。令人舁婦至堂中，命取大糞數桶圍置，而攪之，穢氣蒸騰，婦遂甦。葉曰：此爲香麝閉氣所致，故以穢氣解之。新房中須撤去香物，方可復入。若再發，恐不治如其言果瘳。

余幼在湖口，有一僧持顯者書，周行各郡縣，善書工繪事，書學黃山谷，頗有可觀，談諧談笑，尤其所長。泛扁舟，圖書滿載，逸如也。然不蓄經卷，不如素，且隨行無侍者，携俊童四，明眸皓齒，髮垂委地，趨踏左右，雖善飾俊僕者不能及也。與人交，不作佛家募化語，但以書畫博贖儀而已。有詩集已刊刻，名曰：石頭禪，頗有佳句，後不知所終。

金陵承恩寺，屋宇深邃，而軒敞，爲寓舍最佳處。非富貴者，不能賃也。乾隆間，有一人僕馬甚都，從者七八人，至寺賃居，察其形似顯者，而使服無辦，室中案上架一帽，袱覆其上，不識是何頂，私詢僕從，皆以客商對。數日無動靜，亦無人與往來，惟其僕日日乘馬出，不知何爲。一日，廚人持大秤入市買肉，肆僧以秤大不允，而閔適僕策馬過見之，下馬鞭廚人，責以生事，且附耳悄斥曰：王爺且不露聲色，爾何得爾。設王爺知爾死無所由，是合城轟傳，當道皆來求謁，拒不納，以訛傳覆之。府縣以上，皆厚贖金幣約數千緡，故不受。往返數四，故固不受。時已入夜，送物僕恐持回或有失，請存於此。明旦主人自來，強從其請，次晨來覘。

則室宇寂然。門牖洞開。不知其何時去。卽僧亦不覺也。

吳甄甫中丞開府西江時。有一人自稱是其姪。至九江投謁郡縣。勾留數日。臨行。德化令送贖儀二十金。乃周歷各邑。日餘。至永豐。邑令慶書五爲中丞。上會試所取。上延入署。盤桓二十餘日。贈以四十金。雇肩輿送之。行設酒餞。別正歡飲間。適德化令以中丞翁子過境。約計到省之期。馳稟道歉。中丞以並無其事。意必轉投他邑。檄通省獲辦。文至家人。託故請慶出席。入內呈文閱之。慶先拘其僕。訊之。良是。乃就席上拘繫焉。後擬城旦春。

鍾山之巔產茶。恆在雲霧中。其境亦人跡罕至處。山有白雲寺。春日採茶。僧必於雲霧朦朧時摘取。則葉於盞內。自分三層。氤氳起雲霧之狀。若日出霧散時。採之則否。故每年所得甚少。雖有力者求之。亦不可得。有士人在寺讀書年餘。與僧交最厚。瀕行。僧贈茶一小包。士心輕之。抵家擲諸架上。復有顯者覓此茶。入貢。百計不能得。士人憶及僧所贈者。取視。色香未變。試獻之。顯者喜。酬以二千金。方知此物之足貴也。金陵南鄉許姓女。生而貌寢。駝背臃腫。無問名者。乃雜髮改男裝。耕田力作。以自給。

六合士子約伴至金陵鄉試。泊舟野岸。有賊挾板探足入。共曳入艙。賊懼求釋。士令其將賊中隱。吾備述而筆記之。彼此習以爲戲。抵金陵。日夕聚談。久而愈熟。一日同入酒肆。以隱語相歡笑。捕役十餘人。窺而圍之。散處各席。捕頭別據一座。遙偵之。羣士喧闐。語謔無非隱語。而舉止又大不類。捕頭躍身坐案上。上顧之。亦不懼。角隱語如故。捕頭下席問曰。君等何爲。所言何語。願聞其詳。士譁然曰。我輩所爲所言。與爾無涉。奚疑爲捕頭曰。不明言。邏者畢集。將不免拘繫矣。有曉事士人。備語獲賊。習隱語狀。捕役乃散去。

金陵無賴子某。負欠業繁。除夕索逋者盈室。某曰。請少待。且小酌。乃設盃箸。邀其圍坐。自云。入內取殺。喚十一歲幼女入廚。驟以刀斷其首。捧出置案。丫髻雙撐。淋漓血污。大言曰。爾輩索逋。以此爲酬。衆驚駭而奔。無敢留者。如此覆債。亦忍人也。

某思慮精巧。見奇物必學之。曲盡其妙。嘗捉蝦蟆。覆以盎。少頃取視。已遁去。知其能繪符。乃布細灰於地。復捉一蝦蟆。以盎蓋之。須臾啓盎。祇符留灰上。而物已杳。乃模其曲折起落。日日習之。竟成一日。人見其指畫甫畢。而身遽杳。久待不出。亦無從尋覓。此蓋祇習遁符。而不知解法。故一去不還。弄聰明者。可以鑑矣。

吳門金解元聖歎。善批小說。性滑稽。喜談諧。自言人生。惟新婚及入泮二者爲最樂。然妻不能屢娶。無如何。入泮。屢黜而屢售也。每遇歲試。或以佻辭入詩文。或於卷尾作小詩。譏刺試官。輒被黜。復更名入泮。如是者數矣。司訓者惡之。促令面課。命作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文。金於後比起曰。禽獸不可以教諭。卽教諭亦禽獸也。對曰。禽獸不可以訓導。卽訓導亦禽獸也。學博見之。亦無如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類此。後遇相士。稱其百日内有飛災。不可出戶。金信之。潛匿家中。已九十八日。適甚。立門首。開觀。見三學弟子員。結隊而過。詰以何事。衆曰。主司嚮孝廉。吾等將昇孔子出。而移財神入大成殿。盍同往乎。金大喜。隨之。去中承聞之。飭役數十。至明倫堂。拘拿衆。踰垣。置潤一闕而散。金獨徘徊廡間。乃繫之。往再三研鞫。自承爲首。而不累及一人。同學者皆因是得免。爰書旣成。主司論腰斬。金以擅移聖像。擬大不敬。斬決。相傳金弱冠時。游西湖。祈夢于忠肅祠。夢長木參天。無枝葉。上立一鳥。悟爲梟字。自思窮措大。手無縛雞力。

萬無殺人論抵事恐通籍後或以官事攔刑戮乃放浪江湖不圖進取詎意大數難逃禍出於所備之外耶金臨刑時其子泣送之金曰有一對爾屬之蓮子心中苦蓮憐借音巧合子方悲痛久而未答金曰痴兒是何足悲乎古代爾對梨兒腹內酸此蓋志氣早定故臨難不迷也

有黠士不禮於學師屢戒飭之伴作驚懼悅服狀且呈文請批閱學師信其誠爲月旦焉多所窺易不意所呈皆御製文士以擅改御撰首告幾罹不測乃重賂而寢其事

江南俗例新婚者皆鼓吹迎導娶再醮婦則否錢牧齋宗伯有甥女夫死再適錢往賀嘲之曰前番賀喜鼓樂喧闐此日舉觴燈消火滅今昔之不同如是女答之曰舅前番來賀紗帽圓領此日登門朝珠補挂今昔之不同亦如是錢大慙此女口角殊咄咄逼人

道光辛卯歲大饑江南尤甚放賑時挨查戶口有佐貳奉委至一家見姑婦孀居別無一人因謂其婦曰爾年幼稚何不改適婦曰吾亦欲再適苦無人耳爾不嫌貌陋則嫁爾怒入其輿坐不肯出從者呵曳之叱曰吾爾主母也何敢放肆佐貳不獲已託人緩頰贈錢十千乃罷

某省有候補縣令性喜竊食若公然欲啖則覺無味而不能多進妻妾稔知之每於燈背案角置佳珍以待令背人咀嚼若有餘甘此不知何疾後閱醫方謂是誤食鼠涎所致須用貓涎服之自愈

江甯某令素稱明敏一日乘軒過市聞茶肆中人語曰是好官也旁一人哂曰若果好當代我窮人娶妻令聞之喚令隨入署升大堂叱曰爾如此立言必平日不習正務好淫之輩吾將爾淫根削去飭役灑下衣割其勢時觀者千百如堵役一手持刀一手握其陰作欲割之狀觀者轟笑令怒曰何可笑命閉頭門

問衆曰。爾等撥亂堂規。願責願罰。咸曰。願罰。乃命啓門一隙。放人魚貫而出。凡身携銀錢。均命傾囊。無者則已。須臾人盡出。所留銀錢約百緡。卽付晒者曰。足敷爾婚費否。命取去。晒者叩謝。携貨出。此真創事。亦奇才也。

吳門玄妙觀。有業彈詞者。齒牙伶俐。善解人頤。所入雖多。性喜淫賂。負累甚重。歲暮索逋者。日漸追呼。彈詞者窘甚。乃市櫬一具。先付半值。囑以次晨。抬至家找僧。復延僧道。樂人漆工。均約次晨齊集家中。有識者問之。詭云。有親族至而暴亡。又入衣肆。賒衣數件。亦囑以次晨。至家取錢。及次晨。諸人畢集。門閉不啓。扣之無應者。共排撻入。則彈詞者已衣冠整齊。縊於梁間。胸貼紅紙書。只此一笑四字。衆無如何。爲之棺殮。嗟。事事如法。此事一傳。合郡譁笑。

有十二三幼女。服破襠褲。偶騎鋤柄。顛簸爲戲。少頃。卽去。一老翁見鋤柄。有鮮血縷縷。知爲落紅。檢而藏之。未以告人。數年後。女嫁婿。疑不貞。翁出柄視之。乃釋然。蓋血着物日久。必變。惟元紅終不改色。

京都海岱門內。永光寺前。有乞兒。年約四十許。善杖擊。工談諧。每以俗語隨意編小曲。輒傾倒一市。競以金錢擲之。乞兒醉飽之餘。以散窮乏。無錙銖餘賸。後詢知乞兒。蓋勳舊世臣。已襲侯爵。持戟乾清門。三十後棄家而逃。隱於乞。或數月一返。或終年不歸。家人哀求。回府被以貂裘。供以珍珠。三四日。乘人不及防。卽易衣而出。或逾垣而遁。內廷值班。迄未一至。當事者不得已。爲報病故。銷旗籍。以其子襲爵焉。後不知所終。殆夙孽甚深。天故困辱之乎。抑夙根未泯。有託而逃。故視富貴如敝屣耶。

江西新昌縣。文風最盛。科第聯綿。風俗亦華麗。與他邑朴素者不同。頗有蘇杭勝概。惟送喪一事。爲天下

奇觀。其俗於殯期前一月散帖邀親族。平日有一面者無不請到。稍有遺漏。爲大不合禮。羣起而責之。必兢兢焉。冥搜積想。務期周遍。而後已。送殯者無論遠近。三日。前男婦畢至。素衣悉自備。不問喪家索財。殯日男則縗。白衫。女則白衣素裳。皆步行以送。十百成羣。脂香粉澤。隨風飄颺。翠袖弓鞵。掩映裙邊。袖角間益增妍。見之者無不奪目消魂。心搖搖如懸旌也。男女錯雜。履舄相交。頗有因是而涉洧乘垣者。安得賢有司爲之禁革。使歸於儉朴耶。

金陵黃墅富戶孫姓有典庫。元夜聚飲。忽瞥際一人躍下。問曰。孫某在否。其時孫故在座。懼不敢應。掌會計者見勢不善。答以不在。並詢來意。其人歎曰。可惜。某因路過缺乏。特向孫告貸五百金。衆無計遣之。且知意在必得。如數付金。收入腰纏。簪身一躍。屋瓦無聲。已不知所往。

龍南有山出虎。邑宰懸賞購捕。未得有樵夫登山。爲虎啣至平坦處。以後足捺樵夫於地而寐。樵夫乘隙以刀搔其跨。虎暢而伸足。樵夫前移一步。仍搔不已。虎勢忽起。乃潛以網柴繩繫其陰。以一端縛於樹。匍匐潛逃。約半箭許。聞虎暴吼一躍而繩斷。聲若山頽。懼而墮澗。次早往觀。虎已力竭而斃。乃邀人昇縣請賞焉。

某相當國時。聲勢赫濯。無敢忤者。會海疆不靖。某一力主和議。舉朝翕然。無異議者。其僕徐賢。懷一冊謁主人。再拜而進之。啓視。則諫書也。備言國體宜慎。無貽青史羞。異日必有以此揚主之短長者。某不謂然。一笑置之。不十年果敗。自簡中首舉此事焉。此僕其有先見之明哉。

徽州汪吳桐城姚張左馬等大姓。買僕或令營運。或使耕鑿。久之僕積有資。以其不與室中僮僕共執事。

賤之役。其子弟讀書進取。或納資入仕。主不之禁。惟賣身者例從主姓。既得功名。免稱主僕。而呼主爲叔。蓋以同姓不婚。杜日後連姻之弊。然稱叔則與子姪雁行。而孫曾皆其族末矣。代遠年湮。主僕之誼日疎。而行輩依然不紊。此事亦須善爲區別。嚴其界限。以免下陵上替之弊。

世事不平。振古如斯。而近今爲尤甚。余歷宦途三十年。所見有功不賞。有過不罰。及軍興以來。視冒鋒鏑。備嘗艱苦者。不得甄叙。而高爵厚祿。奔走於目前者。莫不孔翠飄風。層階疊旨。可爲浩歎。推原其故。司府無權。言揚行舉。不由於下。而專決於上。憲府尊崇。焉能周察於通省。祇就其善於趨踰。應對者。以爲才。盡於此。不復廣詢慎選矣。明制有巡按一官。專察督撫疎漏。如六科之與六部。洵良法哉。安得復古制。而令吏治肅清耶。

歲在戊午。權篆吉水。□□佔踞郡城。距縣祇四十里。雖水陸圍攻。然稔知破城時。□斷不能上竄贛南。必下過縣治也。八月十一十五兩日。□果紮大木牌四。乘水漲而逸出。每牌約二千餘人。毳帳雲屯。旗幟林立。鳴鑼吶喊。經過城下。余登城守禦。飛砲擊城樓。而揭其瓦牌。亦漸欲攏岸。水溜牌重。人力不濟。順流而下。倖克保全。維持城中。祇保安團二百人。稍有砲械。汎兵三十名。皆徒手耳。城內百姓。咸上城助勢。手無寸鐵。空口叫號而已。當時毫不知懼。坦然過去。迨事定回思。設一登岸。立爲齏粉。縱使郡兵追到。總在一時半刻之後。豈能相待。痛定思痛。爲之凜然。

張熙伯言某觀察。以千金令司閹。往粵東買妾。比至。不俟修飾。遽謁主人。見其蓬首垢衣。不暇詳視。眉目身手。怒而退出。司閹者不得已。而自納之女曰。我是嫁大人者。死不從爾。志不可奪。抑鬱數月。患乾血癆。

而斃。觀察又令他僕往買得一妾。有鑒於前度。先於另室。加意修飾。爲其子所窺。悲曰。老年人娶此少艾。枯楊生稊。大非所宜。是宜事我。女亦愛其年少丰姿。兩心相印。遂納焉。觀察無如何。於侍婢中擇少好者。納其二。以自娛。此兩女見解不同。所謂人各有志。不能強也。

有欲私其僕婦者。僕固黠。令其妻獻媚。勾引而終不一任。繾綣。主急甚。聽其取索。已約期開門相納矣。甫解衣。而僕自門入。主大慙。僕毫無怒容。謂主曰。何必爾爾。我正以妻爲累。主人能賜三百金。卽獻爲妾。第欲先交歡。則不可。今夕付銀。彼此寫議約。明午裝飾。送入內室。何如。主喜極。卽如數付金。立約歸寢。中心坦然。樂悅酣眠。至午方起。僕於四鼓望妻而道。因拜書奪妻之約。已入僕手。竟不敢追回。飲恨而已。

豫章有老妓名素樓。其夫劉姓。貌不美。凹面禿髮。逆舟半尺。稍識字。亦解畫蘭。絕無書樓習氣。所交皆仕宦。絕不計較纏頭。而所入倍蓰。性復任俠。揮金濟人。無少吝。年漸長。頗有少年郎拜乾阿嬾。藉其資以納官。出仕者無所償。亦聽之。現已老而患癩。痼之疾。雖不乏食。而頗窘。無顧之者矣。

某娶婦已有五月。孕夫密痲之。且告以不棄。婦曰。我已失足。原擬一死。今蒙不究。願終身不歸甯。任君置妾。以爲報。惟不及月而生。何以息人言。某曰。此不難。吾與若本老親。時相往來。可託言數月前。我至爾家。乘隙苟合。則泯然無迹。因叩婦爲何人所破。婦以表兄對。某曰。事旣言明。我不置妾。爾亦不必終身不歸甯。俱與爾表兄勿續舊好可也。婦感泣。應允。遂安之。某可謂忠厚存心者矣。

飲食男女。大欲存焉。然秉賦亦有不同。常開平三日不御女。皮裂血出。軍中携妓自隨。明太祖不之禁。近世紀文達公。日必五度。否則病不飲酒。不食穀。濃茶一壺。火肉雞炙。樹切之。旋飲旋啖。而飯事畢矣。袁子

才太史精於看核。其自吟云。半生非病不離花。每稱有色福。而梁山舟學士則四十年獨宿。食無兼味。寂若枯僧。壽至九十。其不同如此。

鷓鴣漁話

清葉廷楨

東坡畫像贊

吾郡陸氏。舊藏宋本東坡畫像。貌秀偉而髯不甚豐。不類世所傳者。幅間題云。岷山巽峩。江水所出。鍾爲異人。生此王國。乘帝杼機。黼黻萬物。其文如粟帛之有用。其言猶河漢之無極。若夫紫微玉堂。瓊崖赤壁。閱富貴於春夢。等榮名於戲劇。忠君之志。雖困愈堅。浩然之氣。之死不屈。至其臨絕。答維琳之語。此尤數子之莫及也。啓宗講主。慕蘇文忠公之爲人。得真像以事。俾九皋妙聲。製讚于上。字作左行。方外人能於異世而愛敬名賢。如啓宗者。是可傳矣。妙聲吳人居常熟慧日寺。洪武初。被召。澄天下。僧教有東泉錄。見朱竹垞明詩綜小傳。此讚品題文忠。亦能確當。彼爲士大夫者。或反詈爲害。甚洪水猛獸。視此二僧。能無媿哉。乾隆末。我郡韓旭亭封翁。是升主講。宜興蜀山書院。嘗借摹此像。刻石龕奉院中。系以跋語云。宜興城東四十里有蜀山。卽蘇文忠公買田築室處。明沈侍郎暉購遺趾。建祠肖像。集邑士講學其中。以時致祭。乾隆庚子。邑宰袁君嫌僻遠。移置城西會真庵旁。仍榜門口蜀山書院。據此則今書院實與蜀山無涉。余考東坡於元豐八年。自汝州放歸。曾至宜興。不久卽有登州之命。迨後海外歸來。梁谿漫志載其焚券還宅事。遂還毘陵。不復買宅。終於顧塘橋孫氏之居。買田陽羨。本屬虛語。亦莫考所還之宅。是否在蜀山。特以公嘗倦倦於此地。溪山卽以公像奉之於今書院中。固無不可也。復考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泗。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前劄劄郭知訓提舉宅。卽公所館在

年邑簿朱冠卿繪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公常與單秀才步田至焉。田主曹姓者，既露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公移牒以田歸之。是買田實有此事，且其事先乎買宅，特亦如買宅之未成耳。

東坡妾碧桃

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台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欸，畧眉山蘇軾書此詩所見石刻不一，相傳原刻在縣治內。查注蘇詩續采二卷，獨失此詩，合注謂或疑逸詩，似後人集字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撰蘇集編注總案論此云：其友衡山王泉之作，令江西嘗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翁南遷時，遣妾碧桃於縣，因爲此詩。以其說考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似楊枝別樂天。叙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隨子南遷。又考公以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惶恐灘，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當塗，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濡滯。此蓋改命之後，尙有經紀之事，則開閣一說未爲無因。其詩信出於公也。按東坡如果有此事，宋人必應紀載。都昌志不知從何書采入，姑志以廣異聞。

岳忠武前妻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忠武初在京師，其妻劉氏與姑留居相州。及姑渡河而劉改適，後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時，忠武已爲湖北京西宣撫使。世忠令復取之，忠武遺劉錢三百千，以其事上聞。且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答之事在紹興八年六月。劉氏之去不詳爲何事，當是不得於姑。如陸放翁前室唐氏事，近見陸定圃教授以活甦廬偶筆云：明錢士升南宋書岳忠武王傳有故妻更嫁之

說錢塘梁氏玉繩深斥之。據岳珂行實編年及天定別錄辨正其謬。余謂宋人承唐風俗不諱改嫁。故大家如范文正公家亦有此事。而南宋定城令趙用擴志亦載其女再適人。忠武此事尚在微時。况值亂離。人所恒有。其子孫或不敢言。若後世何必爲賢者諱。且忠武之處此事不激不隨。仁至義盡。以一奏預杜中山之謗。其才識精密亦足見一斑也。繫年要錄又紀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用中書門下省請有岳飛張憲子孫家屬令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使之詔。於是飛妻李氏與其子霖等皆得生還。李氏蓋卽劉氏去後所娶耳。

元遺山墓碣

秀水朱梓廬休度壺山吟稿有題遺山墓碑搨本詩。自注云。碑陰有魏初姜彧記云。或與初嘗先辱先生教誨。又聞先生之言曰。某身死之日。不願有碑誌也。墓頭樹三尺石。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彧與初適按部河東。得拜先生墓下。因買石刻之。時至元十九年。亡友王韞齋汝玉聞妙軒詩存有讀元遺山集一律云。惆悵青城閱古今。江南開府託微吟。乾坤得氣潛原好。身世難言感最深。七字墓門亡國淚。一編野史舊臣心。此生流品休重問。漫向人間姓氏尋。第五語卽用朱詩注中事。近時湖州施北研國祚撰遺山詩集箋注後有附錄蒐采遺山逸事頗多。獨於碑陰題記軼之。殆未見梓廬吟稿耶。

黃子久別名

康熙間吳中顧來侯復纂書畫壯觀錄。此書無刻本。曾向其族裔元鉞借觀。載黃子久芝蘭室圖題云。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瀑流間。得芝草三耦。相比如卦畫。或花如蘭。玉明冰潔。洞澈照眼。乃悟芝蘭

非二物也。因銘錢氏芝蘭室。故並及之。以芝蘭爲一物。其說頗新。又載水墨山水。署欸大癡道人靜堅。此名亦不經見。惟憶陳楞山撰春江聽雨錄云。子久居錢塘時。常棄人事。易姓名爲苦行靜曠。未知又別一名。抑靜曠卽靜堅傳寫之誤也。

王叔明爲松雪外孫

王叔明爲趙子昂之甥。見明史本傳。然考松雪集中所載先侍郎阡表。載其父女子十四人。殤者二。其二無適王姓者。外甥之說。不知所本。惟厲樊榭題王叔明南村圖云。文敏之外孫樊榭。熟於宋元遺事。此語必有所受之。顧氏書畫壯觀錄亦與之同。明史蓋誤孫作甥也。又壯觀錄稱俞和子中。號紫芝。趙子昂甥。代張養浩書忠祐觀碑。然阡表亦無適俞姓之女。余疑此或是從姊妹之子耳。吳槎客嘗得嘉靖七年雪江上人羅壁山房圖詩。并記手跡記云。圖乃香光居士所繪。槎客謂香光居士者。王叔明也。叔明此號在董思翁前。遠甚而不甚著。故附識之。

倪雲林納粟補官

明史隱逸傳。倪瓚叙其隱遯後事稍詳。在家時。不過寫其性情高韻而已。今所傳清閨閣集。康熙時上海曹培廉輯刊。集後附載王賓周南老之墓誌銘。張端之墓表。與夫一統志錫山志之傳。大略卽明史所本。故所叙事跡相同。近見杜東原集。此集向無刻本。近時郡人韓崇始借黃氏士禮居舊鈔本。排印數百本。以傳。中有題雲林畫一則云。先生家素封。以納粟補官道錄。應時君之詔。以濟飢乏。非求貴也。此蓋如今之捐輸。議叙得官者。曰應詔濟飢。則必因歲時荒歉。有司奉上命。以勸捐發賑耳。雲林此事。未見前

人著述中紀之東原去元末未遠所言必非無據可補志承之遺亦見當時雖未造尙知愛惜名器富民捐賑祇受道官豈古昔爛羊侯尉之比乎偶憶嚴海珊明史雜詠顧德輝詩云武略將軍飛騎尉頭銜太苦草堂人据列朝詩小傳稱仲瑛至正之季以子元臣爲水軍副都萬戶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雲林仲瑛同時兩高上此二事正堪作對亦一奇也

文衡山舊名

相傳衡山初名璧字微明因文信國子璧仕元不欲與同名故以字行然證以其兄名奎及微明之字俱與璧宿義近似欲作璧爲是丙申冬余在葉晉卿楮眉壽堂觀所藏衡山爲吳匏庵作海月庵圖卷後署正德丁丑九月製文璧九字其字從土不從玉則灼然信其初名墜且是時年四十八尙未改名也聞郡中某姓藏文氏族譜印君印川昔曾見之衡山尙有弟名室是益可證其昆李皆從列宿命名但考文肇社爲衡山孫其撰虎邱志於人物門文溫州名下祇載子二微靜微明微靜應卽奎改名而獨不及室何歟或云室素行不謹故文氏凡著作筆墨中皆削其名僅載之族譜是或有之頗不詳其說所本因憶姜紹書無聲詩史所紀衡山訟繫其姪伯仁事衡山賢者不應出此或卽室所爲而訛傳歟又衡山之子彭嘉外尙有一名台者亦見肇社虎邱志而世不甚知之凌子與霞曰楊循吉撰溫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作子男三人奎璧室黃佐撰翰林院待詔衡山文公墓誌云公初諱璧字微明以字行更字微仲衡山孫五人元肇元登彭出元輔元弼台出元善嘉出台先卒肇社當是元肇

吳漁山入耶穌會

漁山與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畫亦相埒。惟漁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畫。雲氣繚渺。凌虛迴異。平日相傳其後。竟從西教。故有浮海不歸之說。然無確證也。故友王潤甫。汝玉。昔嘗語予云。昭文張約軒。通守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出以索題。上有上海徐紫山跋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臥碑有漁山字。田別叢莽。視之。乃知卽道人埋處。命工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邊小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登鐸德。行教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余憶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撫大癡畫幅不還。遂與絕交。今觀此事。知石谷之絕交。蓋因漁山入彼教。而非爲借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本高。舊交割席。不忍顯言。故特假細事爲藉口耳。

陸白齋傳略

陸紹曾。字貫夫。吳縣人。嘗得神仙白玉蟾像。拜而懸之齋中。因以白齋自號。吳中無賢愚。皆稱白齋先生。質而髯。博物好談論。廣蓄古書名跡。有好之者。輒舉以相贈。越數年。故物復見他處。又購之。句者踵至。復舉以相贈。終無所吝。自鐘鼎古文。下及八分行楷。靡不研究。尤工八分。居恒溷跡市廛。不欲自有其長。默默若無能者。及叩以古文奇字。古隸偏旁之正僞。沼流溯源。應之不窮。莫能測其蘊也。家計中落。往往攜所作書入市。得貲可供數日餐。則鍵戶不復出。貲罄復入市。市人欲貶其值。妄訾其書爲劣。怡然受之。無忤容。或具厚幣乞書。則傲岸略不爲意。知交憫其老病。勸以操行勿太峻。周游通顯。不難致中人貲。白

齋掀髯笑曰夫鼯鼠飲河止於滿腹吾且夕吮筆伸紙以謀吾饕飮是亦足矣受千金之賜無以報豈吾之志哉居則刻意臨書雖妻孥詭諛妄如也尤善蠅頭細書有人泐之盤盂几研以進御純皇激賞之一時聲價大重學八分者多師之八分之爲蠅頭蓋自白齋始嘗自評曰吾書去古遠甚惟規矩不欲稍溢今得精紙良筆而爲之其爲工詎可量耶凡遇古碑雖巉巖絕壑間必攜乾餼架木懸縋手自搨摩辨其漫漶集漢魏六朝隸書碑文依其行款寫爲縮本若干卷檢勘極慎可補洪婁諸家書及顧氏隸辨之漏晚年尤好飛白有飛白錄三卷宗人叙之汝蘭以全壇段右白驤所撰白齋先生傳見示爲刪存其略他日志吳中高士者或有取焉嘗甘谿浚曰白齋先生有兄名超曾號西屏工詩嗜古黃仲則兩當軒集中有漢吉羊洗歌一篇所謂今聞吳門陸超曾復得漢時吉羊洗卽其人也而攷異云應作紹曾卽陸山人賈夫也蓋誤以二人爲一人矣叙之言白齋家既貧子又不肖年八十餘顧頌以終所集隸書數十冊在日爲畢秋帆尙書購去未及刊刻而畢氏籍沒書不知流落何處矣曾見張芭堂徵君所製白齋小印旁鐫題記云賈夫陸兄得白描仙像小立幅無款識像作蓬頭跣足彷彿世所傳金相劉海蟾者有跏數莖或云是賈休作賈夫密定是宋白玉蟾自製小像構小齋晨夕供養或以重值求之不許因以白齋名室且以白號按白玉蟾工草隸兼畫花竹縱逸入化今賈夫爲人超然名利外間出其小技作飛白飄逸入神白玉蟾豈其前身歟丁亥重九前三日金粟逸人張燕昌篆并跋

吳山尊敏捷

山尊學士天資敏捷詩文有如宿構視古人之對客揮毫喝韻成句當不多讓而所作或瑰麗鏗鏘或寄

偏排慕。無不各得其宜。洵異才也。惟以出之過易。不自愛惜收拾。後人又不能承家學。身後竟無專集行世。殊可慨然。昔聞全州伍松文司馬家榕。談嘉慶甲子學士主試粵西。所得皆一時知名士。撤棘後。門生來謁者。立書聯。贈之。各肖其人語。無泛設。解元爲臨桂唐維釗。其祖某以乾隆甲子舉於鄉。兄維錫則甲寅解元也。舉士贈聯云。祖德慶餘先後甲。元燈分照弟兄明。人服其製詞之妙。可作科名佳話。撫軍百公齡宴兩主司於七星巖酒次。索題廡中楹帖。題書云。地有七星拱北斗。人如二客侍東坡。其措語雅切。類如此。此於學士爲末技不足道。然亦逸事之可傳者。伍君卽是科門生。所得聯語亦工。今不甚記憶矣。

阮文達公論二通

阮儀徵太傅。嘗言少年科第。往往目無今人。胸無古人。最是誤事。但既登館閣。勢不能重入家塾。再爲枕經。菲史之功。計惟留意二通。庶知千百年來理亂之原。政事之跡。可備他日出爲世用。二通者。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也。

李易安再嫁辨評節略

顧道堂詩外集。有題查伯葵撰李易安論後絕句。序云。李清照再適之說。向竊疑之。宋人雖不諱再嫁。然考易安作金石錄後叙。時年已五十餘。雲麓漫鈔所載。綦處厚啓。殆好事者爲之。嘗欲製一文。以雪其誣。今讀伯葵所作。可謂先得我心矣。詩云。談娘善訴語。何誣卓女琴。心事本無賴。有琵琶查八十。清商一曲慰羅衣。俱今所傳。查梅史揆。實谷集。並無李易安論。詩中亦無一字辨及易安者。不知何故。考乾隆中。盧雅雨都轉。嘗作金石錄序。已爲易安辨冤。查君殆慮以蹈襲見譏。因此自刪所作。近見皖中俞理初孝

廉正燮癸巳稱橐有易安居士事輯一篇亦力辨其再嫁之事徵引詳博似過虛序微嫌文太繁冗茲節采其大略附此云易安之被誣因奸譏評所致如行都端午易安親駐有爲內夫人者代進帝后夫人等閣帖子於是翰林止金帛之賜咸以爲由易安已招時忌又有句曰南遊尚怯吳江冷北守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游尚悲欠四字俞君所引依莊季裕雞肋編改忠憤激發非刺者衆又爲詩請應舉進士曰露花到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應舉者傳誦而惡之先是趙明誠赴行在病中有學士張飛卿攜玉壺示之仍復攜去明年旋卒時建康防秋擾攘之際有人妄傳其饋幣北朝致言者論列幾至不測事見易安金石錄後序幸綦崇禮左右之事得解而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譏誚改易安與綦學士啓以張飛卿爲張汝舟以玉壺爲玉臺謂官文書便易安嫁汝舟後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詳趙彥衛雲麓漫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方擾離不糾言妖此於其言謔受誣固已根株盡抉矣又云瑯環記四六談塵宋文粹拾遺並載易安賀學生啓用事明當而雲麓漫鈔所載謝綦崇禮啟文筆劣下中雜有佳句定易竄改本繫年要錄采鄙惡小說比其事爲文案尤可惡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繆事謂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疏舛固宜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啓事可知又云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綦崇禮塔陽夏謝偁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易安年已六十偁稱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張汝舟婚事偁其婿不容不知又下至瀆佑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爲縶行跡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籍水東日記

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乎。劉時舉續通鑑。紀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見劾朱文公。閻中穢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言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謫趙師。擲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爲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黥配日新。而尙書以帷簿不修。罷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此段旁推曲證。尤見明暢。一篇名論。足洗漱玉沈寃。雖使查君出手。應亦不過如是。卽雲翁亦不爲虛賦題詞矣。

路文貞公手書張承業傳

明末漕撫路公振飛。國變後。流寓洞庭東山。子孫即家山中。今法海塢有公墓。葑山有公祠堂。惜後裔已零落無人矣。山中吳姓藏一卷。爲公自書。所撰唐內侍張承業傳。余曾寓目。其文參取薛歐二史爲之。吳廷璋七十二峯足徵集已采入。余謂公此傳。蓋有慨於當日諸降臣。而以承業之不臣二姓。志在興復者。自况。當作於入閩以後。觀傳中載入蘇循拜晉王及獻畫日筆。承業深惡之一段。可見。茲特錄其傳後論。曰。張承業內侍也。何必傳。余嘉其忠義之特出。而悲夫五代之無人。也。五代時。夷狄盜賊相繼。長天下。文武將士。朝唐暮梁。條又晉漢。如逆旅小兒之候過客。至馮道。蘇循。薛貽矩。李振。張彥澤輩。不差反面。仍負功高。頑鈍無恥。人道幾乎熄矣。承業獨欲藉河東之甲兵。恢復唐朝之社稷。堅持大義。至死不移。生爲唐官。死爲唐鬼。死時。唐亡已十七年矣。天祐年號仍存者。承業存之。史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許其爲唐之一人也。故可以傳。借以誅馮道輩。又不可以不傳。此論辭意感慨激昂。讀之灼然知公命意所在矣。

路公別傳

路公別傳一卷。方外今釋撰。並書亦吳姓所藏。今釋號澹歸。卽明臣金堡。堡在永明王時官給事中。言事頗伉直。後廷杖編戍清浪。乃爲僧。故卷尾署名尙系清浪字。堡爲僧。初名性因。後改。今釋前一行題路文貞公別傳。文貞之謚爲永明王所予。傳中歷叙公被謗事。可補明史本傳所未及。今所傳澹歸徧行堂集刻本無此傳。因全錄其文。曰。天下旣亂。士之能自立者。必盡語中之。蓋氣運之流。小人亦應於不得已。而君子常有以獨見。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路文貞公。令涇陽時。魏璫生祠徧薄海。公以一縣官忤諸同官。上官意不肯祠。使璫不速禍。公豈復有完身哉。璫死。公劣得滿考。入爲御史。劾宜興烏程巴縣三閹老。一太宰。二撫軍。皆人所不敢言者。已按閩撫海寇。殲倭夷。入犯紀功矣。復按吳。卒以海虞獄事。觸當軸之忌。回翔謫籍。數年起督漕運。撫鳳陽。勦劇賊王道善。張方造等。徐泗底審。未幾。北天隕。公障兩淮。聲大義。焚賊書。磔其使於市。誅海州迎賊官吏。潘啓遇等。叛弁趙洪禎等。遣諸將分道進攻。擒僞僉事呂弼周。僞遊擊王富斬之。復徐州。俘僞防禦使武懋於京師。敗賊將董學禮。揚之。藩於下。相當是時。馬士英柄政。有憾於公。從中扼公。而撫澤侯朱國弼者。與公共漕事。聞國變。挾餉而竄。公動色爭之。願冒翊戴功。首保國。虞公發其覆。揚言公棄淮使。江右無賴宗子。統鎗挺身。誣公侵餉。倡逃。蓋將有黨錮之釁。公其一也。縱騎未發。而留都不守。公於苦次起兵。震澤。潘應生。鐘瑞。曰。相傳公起兵震澤時。借非會爲。

名嚴勒隊伍至今東山嶺將賽會極盛旌旂蔽野鉦鼓喧天猶有當日軍容也奉□□□□召入閩以綸扉掌銓恩禮尤渥公成就君德有言必盡裁鄭芝龍無厭之請且戒諸浮薄躁進者於是諸躁進者譁之公不顧丙戌秋八月將自劍津幸章貢公承命督師安關甫抵大橫敵兵猝至芝龍揚言公已迎降公返天輿勸芝龍無迎降反覆陳利害甚切芝龍不聽公約其弟定鹵侯鴻遠其子忠孝伯賜姓成功皆曰如約公乃泛海至五羊五羊已陷公還閩與成功保海上頌正朔戊子聞今□□正位號端州再泛海至五羊而病勅三召以己丑夏四月□占遺表授其季子勳聊太平且曰余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一點忠貞還之天地遂卒澹歸比邱曰公位至宰輔值國家多難爲忠孝完節之臣不可謂不遇矣然輒起輒仆輒爲宵人齟齬何哉公旣不肯避齟齬而不爲君子雖一仆不起猶甘之况口語乎令徑陽令以不建祠爲瑞所噬故嶠然一曲周皓月不必定爲御史爲漕督爲大學士也溫體仁之與錢謙益今死節督師瞿公式耜修門戶之鄰也兩造皆在司寇雖怨家對簿無一至者撫按會覆而公以疏語強直被謫此小得失奚足當一映耶至以守淮著戰功者爲棄淮責國弼侵餉而反得侵餉之謗勸芝龍勿迎降而先蒙迎降之誣事雖得白已大不倫天下人何可與莊語劉公念台爲人倫厚亦用道路之言人公斬案士英輩不敗公遂在一網打盡之中後有執簡而書者謂國弼統纒無足論其若劉公何然劉公旣悔之於前而公亦不辨之於後即李庭芝欲殺文天祥各成一是何損兩賢彼宵人者喪身敗名曾不旋踵而公執蹈海之義依光日月竟得考終蓋天有定命則人不得而移人有定性亦天所不得而移也是故禍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實不足爭也公居鄉立朝軼事散見於誌狀表傳余過洞庭公冢子中書君澤溥出而觀之

因別爲論次。以告於士大夫之能自立者。不獨附於路之家乘。故略而不詳。歲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廬山棲賢寺比丘清浪。今釋稽首撰。並書。後見王亮生刻公遺集附錄中。此傳未編入。但有歸元恭所撰行狀。言公在淮上時。適遣已嫁女隨贅婿李志勳出署。忌公者遂誣指爲攜家倡逃。而劉公亦訛聞而劾之。然則此事已確有據。可以雪謗。無庸澹歸爲之不平矣。路公之卒。明史言赴永明王召。卒於途。與此傳同。又七十二卷足徵集云。公卒於順德之陳村。吳定璋輯是集時。路氏尙有後人。其說似可信。惟朱竹垞明詩綜小傳云。入閩後。自縊邵武山中。不知何據。恐出傳聞之誤。

葛蒼公傳

震澤俞子駿攝攝丹陽訓導時。鈔得邑中明末孝廉葛蒼公集。余曾借讀。集共二十四卷。是其子孫所哀錄。藏於家。未經刊刻。詩文有奇氣。而不免粗獷。編次亦無體例。後附其友虞玉吳中奇等撰傳數篇。語雖詳。頗支蔓。卷首別列丁振華一傳。署名稱同邑晚學。詞意較明淨。乃錄於此。傳曰。先達葛蒼公諱麟。號望庵。性敏多才。狀奇偉。目光炯炯。有英氣。胆力過人。應童子試。援筆立就。如宿構。爲諸生。以忠義自許。郡守印司奇賢而被誣。公徒步走京師。擊登聞鼓。辨其枉。楊嗣昌督師無狀。公上書列其罪。直聲震輦下。及流寇猖獗。又數上言。疏時事。不報。居家喜著書。爲詩古文。動輒數千言。從遊皆一時才雋。而尤愛其從弟敏及章明。常云。二子讀書無升斗氣。習異日。當不以巾生老。壬午舉於鄉。同榜多知名士。嘉定黃蘊生。清燧。同邑。睦嵩。年明永。其尤著者。而榜首盧象觀。則義興尚書忠烈公胞弟也。皆與公相得。往往置酒縱談。天下事。悲涼感憤。相顧歎歎。至於流涕。甲申。闖賊陷京師。公方讀書焦山。聞報大慟。與丹徒諸生吳中奇及

弟敏章明等計議。招同社十餘人圖興復。盟於關壯繆廟。馳檄遠近。刻日舉義旗。一時忠義不期而會者數千人。福藩居留都。上書言事者再。時逆鎮于永。綬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等擁兵抄劫。至京口。公率義勇登陣。且親往見四帥。其三人皆服公義。退師。獨永綬恃桀驁。直逼城下。遂敗鎮江。舊營於北岡。又敗道出江上之浙兵於銀山。將軍李大開率勁旅出救。戰於西門。中流矢死。永綬愈橫。大肆焚掠。士女多赴水。公自兵備張調鼎太守錢良翰請出禦。嚴持不可。公忿甚。同吳中奇率紳士連發大炮擊之。永綬卒死者百餘。餘衆不敢前。公即具疏南京。又上書閣部。史公閣部飛檄至。永綬始勒兵而北。公復上書史公。及巡撫祁公。先後條陳數十事。史公手答優獎。祁公同御史王孫蕃交疏薦其才。授中書舍人。練兵江上。然虛銜不獲盡其用。且馬阮作奸。恣貨賄。擅威福。公上疏極諫。數言馬阮怒。遂令解散所練兵。欲危以法。然憚公忠義。爲時所重。未敢發。公遂歸隱於邑之禹莊。未幾南都破。留詩於壁。仗劍同敏出。由溧陽歷廣德。時起兵處不一。莫可與計事者。卒之義興。適盧進士象觀與溧陽諸生朱興公等擁衆數千。見公至。相對悲歎。聞有起兵吳淞者。欲往會之。及大清師至。八月二十有九日。公等率衆抗拒。衆潰。與盧公及弟敏同殉於溧湖。時章明亦與同邑荆碩輩起兵於金沙之遊塘。敗死。同榜睦嵩年以學博殉華亭。黃蘊生不屈於嘉定。俱先後死。論曰。古來鼎革之際。遠將相與國存亡。所在多有。固已煇煇照人耳目。若夫里巷釋褐之士。籍未通於朝右。慷慨赴義。新朝紀載多諱言之。我皇上紹統。詔史臣凡前朝死義之士。皆令載在史冊。以發其幽光。而傳於後世。風勵天下之至意。千古爲昭矣。嗟乎。懷忠仗節。赴難捐軀。自昔稱頌。抑何幸遇聖人在位。如今日也哉。

嘉定屠城紀略紀蒼公造訪黃陶庵先生一事。可想其觀人論事慷慨激昂之概。附錄於此。以補傳所未及。云初清燿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嚶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清燿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清燿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固止之。爲停留飲食。及清燿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葵於雲間。志葵吳姓。時以水師總兵駐松江。謀起事。後兵敗被擒。共論當世事。出謂清燿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公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尙可爲。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按傳有聞有起兵吳淞者。欲往會之。云云。蓋即指志葵而言。訪陶庵以見之。是覘其人之可會與否。紀略所言正與傳文相合。未幾嘉定即被兵。陶庵以七月四日授命。蒼公之殉。後此未及兩月也。

家古爲先生遺像

松陵族人朔生廣文堯葵。言其六世祖古爲先生。諱樹人。布衣。工詩文。居同里鎮。順治二年。薙髮令下。不屈而死。士林私謚毅烈。事詳同里先哲志。朔生刊其春暉堂集。並繪遺像。乞陶唐山方伯作傳徵題。余爲賦一律云。故國降旛出。殘黎脫幘收。頭顱拌一擲。毛髮共千秋。大節吾宗仰。遺文後裔蒐。布衣能抗志。謔笑名流時。以朔生之請。詩中不敢有異議也。旣而與友人縱論當時。如古爲先生者。不知凡幾。在國家定制易服之初。不能不以硬命罪之。竊揆諸君之意。自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事當權其大。小輕重。因違薙髮之令。而致罹斷脰之刑。豈不於父母遺體。更毀傷其大者重者乎。若云心不忘乎前朝。故藉此以求必死。則其自處尤有可商者。古來志節之士。不幸而遭陽九百六之運。其在策名筮仕。守土

分茅者。固必方折勸降。以身殉國矣。至如喪生退老。原可自保天年。迫於新莽徵命之嚴。自當一死以明志。而節身高蹈。同時正不乏人。此外則管幼安遠浮遼海。陶淵明終隱柴桑。下及唐宋末造諸賢。類皆懸跡潛名。超然世網。彼其人非不矚念舊邦。心傷往事。而身居草野。義固無庸與國存亡耳。劉辰孫禱延日。此論按斷明確。未所云析義至精。信足當之。循是而行。未始不心安理得也。是以國初顧亭林徐僑齋諸先生。亦祇巵栖闕隴。伏處山林。以避白衣之宣。而免黃冠之乞。度其服色。固必有道以善處。不致招夫偵察之疑者。初何嘗必以頭戴南冠。身橫東市。而後爲無慚故國之遺民哉。然則如古爲先生者。謂之抗志不屈。則可矣。謂之析義至精。則未也。

楊頌甫事陸顧二公論辨

楊頌甫名菽。吳江平望人。少時遇松仙。授以道法。松仙者。相傳爲明豫章宗室成道者也。頌甫遂能前知。言皆奇中。瞿公稼軒深器之。乙酉偕往廣西。巡撫任多所贊畫。庚寅冬。王師下桂林。瞿公不屈被難。頌甫哭於定南王孔有德軍前。請斂其屍。凡四日夜。欲繼以死。始得請。並斂回殉難諸公。一時義聲動三軍。瞿公孤孫爲軍中。劫去勒財物。頌甫時以醫術遊於孔王及巡撫王一品之間。力爭脫之。終獲其喪。歸葬虞山。顧公孫昌文。嬰行紀事。不言被劫勒財。及頌甫爭脫事。又楊之歸也。實先數月。借王一品行。隱居三十餘年卒。葬雪湖之濱。人稱雪湖先生。平望范湖。艇用源。舊藏陸清獻公手書。貽楊高士詩序。及山人錢宏所撰楊頌甫傳。因從楊氏後人。借摹遺像。裝爲長卷。數年前曾索余詩。撮其傳中大略記之。留備文獻之徵。清獻之序。惜其遇仙而未遇儒。卷中顧南雅通政跋語駁之。嘗手錄二文。存以待有識論定焉。陸序曰。

唐顏魯公千載偉人。好神仙浮圖之說。儒者曰：是其天資高。故學雖難。不能汨其忠義之性。仙者曰：是幸得我術。故能有所成就。是二說者。世莫能定也。廬山瞿公稼軒。殉難粵西。其節最烈。而雪湖楊君碩甫。諱菴。出入於鋒鏑之間。負其遺骸。收而殯之。義聲動三軍。武夫悍卒。皆爲感泣。無攔阻者。楊君自言。曾遇異人。能知未來事。所言多奇中。瞿公好其說。與之周旋。艱難中。常奉其言爲金鏡。我不知君與瞿公。果得力於其術乎。抑其稟於性者厚。賦於天者粹。故所操雖不必盡儒者之學。而忠義之發。光耀宇宙。不可遏抑乎。辛酉春。遇楊君於廬山。望其貌渾厚真樸。出詩一編示我。瀟灑自得。無纖毫俗氛。嗚呼。此其所以臨危難而不苟者歟。其得於天性無疑也。我因君而知瞿公矣。世之人稟資不如君。而徒欲學其術。雖遇亦松洪厓。面命耳提。盡得其秘旨。妙道使之當變。故其不視君父如秦越人。掉臂不顧者。幾希矣。使君早年不遇所謂異人。而遇濂洛之儒。以如是之天資。切磋而肆力焉。其所成就。豈但如今所稱者哉。然如君者。亦可謂奇男子矣。天下滔滔。使盡如君之險夷一節。何至如江河之日下哉。顧跋曰：右陸清獻公雪湖高士詩集序一首。論其佐聖忠宣禦敵。及保其遺孤事。謂可爭耀日月。而又惜其遇異人。不遇濂洛之儒。故所就止此。此公衛道之苦心。而不自覺其言之過也。孟子之惡楊。爲其無君也。惡墨。爲其無父也。故且能距之者。爲聖人之徒。假令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雖與聖人異趨。而殊塗同歸。聖人猶無惡焉。若儒衣儒冠。誦法周孔。惟使其身圖。絕不以君父爲念。如孔光馬融。類者。聖人豈肯引爲徒乎。使高士處此。雖言而尚。有幾微之未盡善。則公當直指其非。或充類至盡。以見吾儒至精微處。非二氏所及。不後學以正大之軌。不得謂之刻也。今公於此事實無遺義。既許以爭耀日月矣。而徒以遇異人爲惜。昔孔子見老聃。而歎爲

猶龍不聞論者以不遇周公爲惜也。孔子作春秋一人而褒貶互異以事定不以人定也。後儒之論人則不然以東坡之忠於爲國而謂其學甚於洪水猛獸以新建之功業道德而斥之爲異端余以爲已乖聖人善善從長之義然猶曰就其論性道言之也推公之所以惜高士者或亦在性道間耳余未見高士文集不知其所論若何假使其論實有所偏公亦當指而斥之以爲處此事雖當而某事某言則異於吾儒之教不可以爲訓何不可者今但惜之而不明言者所惜之故後之虛君臣朋友者將何所適從哉且夫性道人所不見也行事人所共見也舍其所共見而刻書以人所不見使人日趨於虛此正二氏末流之弊而不謂闢二氏者轉出此也學孔孟之學者不可以不辨雷甘裕浚曰自古學者功無駐足仲夫子繼袍不恥聖人既許以何用不藏而又曰何足以滅清獻於楊君既許以爭曜日月而又惜其遇異人未遇濂洛之儒正是此旨顧通政駁之謂孟子惡楊爲其無君也惡墨爲其無父也假令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雖與聖人異趨聖人猶無惡焉此言已支離夫聖人人倫之至也其道無害於事君事父即是聖人之徒豈可云與聖人異趨乎其道與聖人異趨豈有無害於事君事父者乎吾不知通政何所據而云然也孔光馬融之爲儒所謂小人儒不當採以爲口實孔子見老聃其事有無不足辨即有之亦所謂焉不學何常師非但見一老聃卽成爲孔子也東坡文學新建功業自無可議詆之者乃一時門戶之見非清獻惜楊君之言也至性道人所不見使人日趨於虛二氏末流之弊等語益支離不可爲訓信如斯歟聖人不應傳易子思子不應作中庸矣通政時藝清真有氣骨書畫皆入能品視學漢南漢人頌之其人君子人也而議論如此可惜其未遇清獻矣

性因上書定南王事

瞿忠宣公之得斂也。由於楊高士之哭請。非特高士傳中言之。卽瞿昌文粵行紀事。亦惟曰收屍斂葬者。楊君碩甫一人。又曰碩甫至。文拜謝收骨大恩。又曰碩甫復至。手授王父臨難與張公唱和詩一卷。其復李定國。亦曰祖父死節。賴義友楊菽收斂藁葬。蓋大書特書不一書矣。瞿公子元錫撰始安事略。亦言楊菽請於有德斂公。又稱碩甫爲禮部主事。蓋忠宣當日曾荐於永明王。授此職。可補前傳所未及。而野史乃有僧性因上書定南王請斂瞿張二公事傳。其書稿且言楊君初請不獲命。及性因書入。定南王乃許之。楊君因得經紀斂事。似其事皆出於性因一紙之力。余初疑性因事後僞撰此書。以冒義名。野史不察而傳之。蓋性因卽金傑出家初名。傑在永明王時。遇事敢言。氣凌朝士。後因被劾。廷杖遣戍清浪。遂爲僧。忠宣始曾疏荐。後復論救。而昌文紀事中。亦甚推重之。其人有才氣。善文辭。故其書稿議論頗剴切。然使果有此事。昌文豈有不感激而表揚之者。顧寂無一字言及何性。旣而見王應奎柳南續筆云。當菽請斂瞿張二公時。金傑爲僧於茅坪菴。名性因。亦上書定南王請此事。遣侍者詣王府。將投書泐菽。知已得請。遂不果上。後性因以其書遺瞿氏子孫。瞿氏剽竊以行。而不及菽。由是兩粵吳楚之間。但知收斂二公者。爲傑一書之力。而菽竟泯泯矣。凌子與霞曰。寒支二集。兵部尙書總督學士張公傳略有云。二公旣盡節。僧性因上書有德。未報。而吳江義士楊碩甫踊哭收其屍。具衣冠并殮瘞於北門之園。拾二公囚中與性因唱和詩。授瞿公孫昌文。還屬性因序而跋之。曰浩氣吟。性因有徧行堂集。百餘卷。其中紀菽事甚悉。且曰以吾書掩菽功。在吾爲竊名。在瞿爲負德。是兩失之矣。余於是始知性因果有此事。而書非事後僞

撰特未上之定南耳。今世所傳徧行堂集四十六卷，乃性因晚年刊於嘉興，皆出家以後無遺囑詩文，然於楊菽事一字未及，獨自列其上定南王書，柳南續筆述其所言，應在未刻集中。至瞿氏子孫於菽影敘之功，如元錫之始安事略，昌文之粵行紀事，何嘗不再三言之。特此二書當時未敢傳播，而性因之極先已刻行，故世俱歸功於性，因又未見瞿氏子孫之書，遂以爲負德，其實非也。相傳菽晚年與徐後人有隙，或即因此語而附會，據南續筆，菽晚年移家虞山，豈有怨其人，而反移家近之者。且余憶錢山人所撰傳內言瞿公子元錫以其女配顧甫之子一寧，合而觀之，知此語之不實矣。

附記徧行堂集事

偶閱陳年公牘，載乾隆四十年閏十月，純皇因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係韶州府知府高綱爲之製序，兼爲募貲刊行。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燬，因論及高綱身爲漢軍，且爲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有此等悖逆之事，恬不爲怪，轉爲製序募刻，使其人尚在，必當立寘重典。其書版自必尚在粵東，著李侍堯等即速查明此書版片及刊印之本，一併奏繳，始知澹歸未出家前之集，曾經刻過，而已銷燬，後與黎里徐君治伯管銘話其事，治伯錄其先德山民丈達源雜記一則，見示云：吾鄉李觀察璜，字方玉，乾隆中官南韶連兵備道，偶以公事過丹霞寺，寺中有廚，封鎖甚固，觀察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年間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即加一封條，所藏何物實未悉。觀察命啓視，僧不能阻，啓得一冊，皆謗毀本朝語，則明臣金保澹歸和尚手筆也。觀察長子大翰，慙恚其父，謂方今書禁極嚴，此事舉發，可冀升擢，是夕觀察持冊旋行室中，逾丙夜不寐，竟惑於其子之言，白諸督撫入奏，遂有焚寺磨骸之命。

寺僧死者五百餘人。丁酉，觀察入覲，卒於京師。大翰後由刑部員外郎擢知漢陽府，將抵任，忽覩一僧衣紅袈裟入船，猝病卒於麻城。自後李氏凡有英雋之才，必早世，歿時必見和尚，吁異矣。據所記觀，察入覲在丁酉，是爲乾隆四十二年。其獻冊之舉，當卽後於燬板之事年餘。是遊寺啓封，未必非先已有意所獻之冊，亦必更在前燬刻之外者，故得禍亦更酷。滄歸身後，何意忽遇李氏父子，然高綱實先引其機也。釋覺阿祖觀曰：滄歸得李永茂之弟捨山爲寺，乃開丹霞道場，後爲李璜所燬，始成終敗，皆遇李姓，亦定數難回也。

鄒廣文教忠圖

金友理太湖備考紀武山鄒儒官，遂安縣教諭。康熙甲寅，耿精忠返於閩，其黨馬鵬、汪壽等陷遂安。儒與其子弘志有拒賊復城之功。七十二峯足徵集，又紀聖祖南巡，弘志繪聖世效忠圖，備述遂安被兵情形，並繕疏籲聞，得蒙召見等語。余夙聞江右鄒南軒孝廉兆炳，廢此圖冊，南軒僑寓吳門，因得借讀。始知當日閩寇破常山，制府李公之芳守衢，賊徧師繞出其北，上寇復爲勾引，勢洶洶不可禦。教諭邀縣令劉從龍畫死守策，令遼巡不至，是夜遁去。厥明賊入城，教諭遂獨當其難，事後功爲忌者所抑，未得上達。泊弘志上書行在，並繪四圖以獻，獲邀褒諭，命入宋金元明四詩館，効力叙官。以上參用冊中舊重夏荷慈詩序語。四圖爲報國、靖兵、月夜復城、灰石解圍，講兵保境。蓋距其父子孤城捍逆時，已閱三十年矣。圖復分繪十圖裝册，乞名流題詠。一時作者九十餘人，卽今南軒所藏。前有雲林江球分書聖世效忠圖詠六字者，是也。茲錄弘志自著各圖題記，並擇諸家詩之尤雅者存之，爲吾鄉文獻之徵。一幅毀割，屬康熙

十三年。耿逆犯順。浙閩接壤。七月初八日。賊陷嚴州府。遂安縣城。突入明倫堂。逼臣父教諭鄒儒投降。索取印信。勒受割付。臣父義不屈節。口稱我係明倫堂司教之官。豈肯從汝逆賊。罵不絕口。毀裂僞劄。第二幅冒刃救父。臣父被執不屈。賊怒。臨以白刃。命在呼吸。臣一時心胆俱喪。號天痛地。願以身代。賊心感動。方得暫免。遂看守於文昌閣。第三幅墜城斷齒。賊見臣甘代死。勒令勸父投降。且言明日不降。父子並戮。臣魂驚胆破。於夜半乘賊熟睡時。掖父冒死踰城。臣於西門城下。跌斷兩牙。昔年吳江具奏。蒙皇上垂憫。孤忠面驗斷齒。第四幅報國點兵。七月初十日夜半。臣隨父冒死踰城。奔至十八都地方。號召文武生員。諭以忠君大義。隨有鄉勇章雙桂等三千餘人。聞風響應。會於六星亭下。籌畫機宜。密圖恢復。第五幅月夜復城。七月十五日。臣父鄒儒乘月夜。諭文武生員。率各路鄉勇。設伏山凹。獨令章雙桂統鄉兵六百八十三名。從龍渡橋奮勇攻城。砲聲爲號。四圍衝殺。賊衆潰敗。陣斬八十人。奔命渡水。溺死者無算。於四鼓時分。恢復城池。令門斗徐選。飛報本府。及協鎮。請兵援救。在案。第六幅奪回擄婦。逆賊陷城。擄掠官民婦女無算。帶至七都地方。屯紮。臣父躬率鄉勇。殺退逆賊。乘勝追趕。搗其巢窟。奪回縣令劉從龍家眷。及民間婦女百餘口。盤山渡嶺。而回。諭令百姓。識認領歸。一時歡聲載道。第七幅灰石解圍。七月二十八日。賊見援兵不至。復糾老營黨。與以復仇爲號。蜂擁攻城。縱火焚臨城一帶民房。烈焰彌天。人心惶懼。臣父鄒儒值此兵窮矢盡之時。恐賊一登梯。城將復陷。亟發石灰。實瓦罐中。分投擊賊。正在對壘。賴我朝洪福。齊天暴風疾雨。卒然而至。臣父子率衆乘勢。飛灰擊石。賊衆潰亂。解圍而遁。第八幅請兵保境。八月初三日寅刻。嚴協戎副將鮑虎爲先鋒。引領大兵臨境。臣父鄒儒親赴界首。迎接官兵。稟稱遂安境內。係卑職

聯絡鄉勇恢復城池報明在案伏懇行令軍中禁止殺戮因此韜戈入境鷄犬不驚壺漿迎犒者相望於道第九幅御舫表忠康熙四十二年春二月鸞輅南巡臣弘志於吳江道中具本啓奏爲聖朝首重忠貞臣父微忠未白謹滙實陳情仰祈睿鑒旌表永垂青史事內侍傳呼幫上船來荷蒙皇上垂憫孤忠閱卷驗齒特命臣舟往頭裏走痛父孤忠苦節沈埋三十餘年劉辰孫禱延曰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上距三十年甲寅計三十年此餘字或誤衍今得上聞聖主恩諭前行寵榮載道臣不禁涕零感激之至第十幅公舉名宦康熙四十一年冬十一月遂安閣縣紳衿士民公舉名宦懇詳崇祀本縣知縣萬爲恪結得原任教諭鄒儒名擅文場才兼武略秉鐸而守寒齋孤忠抗逆揮戈以催敵壘倡義興師罵賊不休已見丹心貫日復城有策更知猛氣凌霄功既及於民生祀應崇於奕世所當俯允輿情用昭國典以維風化以勵忠貞者也有名宦錄臣昔年於江南無錫道中曾呈御覽內侍梁九功傳旨知道父忠實跡荷蒙睿鑒感激涕零隨向御舟九叩恭謝天恩欽取內廷纂修原任山西平陽府岳陽縣知縣臣鄒弘志恭進此條署名因十圖內有四圖曾經進呈也惟畫者無名款漁洋山人王士禛題云遂安城大如斗賊兵來縣尹別裁集作官走廣文別裁作儒官罵賊賊縛肘乘機遁出豺狼口集衆擊賊挺在手妖氛別裁作星一掃寧雞狗賊伏莽去還來城門火棲烏哀登陣矢石驅風雷別裁此處多狂氣惡露層層開一句釋重圍士民喜歸我絳紗帷理我舊經別裁作書史孤忠淪寂別裁作未顯廣文別裁作微官死當年佐陣兒折齒兒今抱圖獻天子按此詩不見帶經堂集據國朝詩別裁集爲桐城方中翰式濟作題爲遂安鄒廣文效忠圖冊中應是代題借款遂安毛際可題雜謠云遂安破廣文執斧鑕當前終不屈父子潰圍聚義兵六星

亭上一呼集。父面破子齒折。努力復城乘夜月。殺賊獅山不知數。當年記是中元節。賊復來。火大舉。塚中
觸體行人語。義兵歡呼賊火滅。快哉一陣西風雨。亂旣平。遂安寧。巷南巷北雞犬聲。徵官抗節堪風世。而
况在今百里城。雲間王九齡云。徧野萑苻起。連天鼓角鳴。兜鍪書將帥。頻壁有干城。志銳軍聲振。烟消賊
壘平。捷書騰幕府。誰信一儒生。保障功何偉。沈埋忽幾年。馳驅臣子分。忠赤聖明憐。事往思前哲。名揚得
後賢。奚須勒鐘鼎。青簡自能傳。中山王之樞云。千秋偉節重明倫。百里孤城致奮身。大義直能吞小帥。武
功誰料出文人。飛灰陣險驅雷電。斷齒魂驚泣鬼神。史册有光褒典在。士林端不負君親。安宜王式丹云。
官冷才雄矢致身。單戈血戰氣如神。章縫節建詩書帥。帷幄謀推社稷臣。猶有風雲迎鶴鶴。故應冠劍畫
麒麟。志完有子光家國。原注用鄒德夫事。臺筆於今拜紫綸。同里金沈劫云。莫笑陳餘計未殫。孤臣漫寇
出儒冠。銜刀罵賊天應泣。冒矢乘城日爲寒。鄒巷有車歸命恥。秦庭無路乞師難。六星亭畔追遺烈。記取
郎君兩齒殘。兩度衝圍萬死中。狂呼謀主署曹空。當時鼠伏誇先見。後日鴉爭忌首功。宗且原無臨陣責。
房公誰量出師衷。百年論定從來事。褒詔於今大范同。原注謂浙撫忠貞公徐葆光云。運籌帷幄一青氈。
空壘孤城復瓦全。義動諸生揮涕日。月昏半夜斫營天。功成不抱睢陽恨。賞厚重頒縣上田。獻馘泮宮前
古事。新圖并付史臣編。顯嗣立云。一片孤忠勢若焚。誓師叱咤動風雲。遂安萬口如絲命。不仗元戎仗廣
文。六星亭下月娟娟。曾照當年戰血鮮。若把平吳定功例。黃金須鑄一青氈。

沈孝子負骨歸葬事

武康王松齋孝廉誠有沈孝子序詩云。孝子名應科。德清縣松雪里人。父炯文。乾隆中以事連染。遣戍陝

西之渭南卒於戍所。越十年，應科長矣。齋本縣牒，徒步往求父屍。至則棺已瘞，葬葬平原，無可尋覓。號痛不已。一牧牛人過而問焉，告以故。其人曰：吾知之，吾已忘之。汝可問荷插者。張可寧因遙指張居處。入門，則張已病亟，哭拜叩牀下。張氣息僅續，瞳目曰：吁！吾幾忘之矣。汝父瘞處，吾埋三巨石於上。若品字然。亟尋勿失。言訖即逝。應科哭拜出，徧尋者又兩日。至一所有石微露，搢之果得三石。再搢則棺見焉。木已朽矣。炯文少時當唇墮一齒，驗之宛然。復齧指滴血，血沁入，遂負骨徒步以歸。里中人皆稱孝子云。事見邑人徐承烈雜著。承烈字紹家，號晦堂，德清諸生。所著燕居瑣語十六卷，載嘉慶德清縣志。書尙未刻。雜著即瑣語彙本，未編輯者。其書分目排纂，此條爲嘉慶辛酉十月十一日甲寅所記。前摘浙江通志徐清獻公旭，齡負骨事，末慨應科之不遇，謂其年四十餘，尙爲牧犢子。今去晦堂著書時又五十載。孝子之姓名里貫，父老亦鮮有道之者矣。幸此書僅存，後之人掇拾於蛛絲煤尾中，尙得發幽闡隱，豈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有不可泯滅者歟。余作此詩，在道光戊申亦十月十一日。豈偶然哉。清渭南頭一抔土，苔花暈骨斑紋。古年年寒食棠梨開，誰携麥飯澆其所。嗟哉沈孝子，日夜慟不止。父死骨未歸，有生不如死。芒鞋不韞，造出門，肝腸慘結愁雲昏。秦雲渺渺望不見，但見太行成削黃河渾。朝望太華道，仙掌三峯豔天表。暮宿黃河邊，飛沙沒脛寒似煙。千氣萬力喘不得，一朝得到渭水側。平原四望蒼蕭瑟，三寸桐棺復誰識。仰天一慟來悲風，精誠條感精靈通。何物騎牛人，得非五千道德元元公。因公來拜前村叟，昔年荷鋤出渠手。是時叟病危，屬纊將不久。忍死須臾爲君剖，語甫出口氣絕口。徧搢荒塚黃飛埃，果有三石品字堆。痛哭捧觸體，一齒訝然開。滴血入骨骨欲活，屬毛離裏何奇哉。君不見庾公能平灑，灑灑灘灘蔡公能止鹿觸槐。

古來孝感有如此。而况四千餘里負骨重。駢來鵝之山。莒之水。孝子招魂葬故址。迄今六十年。幽光發。故紙惜哉。旌表未及此。我欲作詩上國史。應科其名。沈其氏。詩後原注云。己酉春。浙江省垣有采訪節孝之舉。余錄孝子事實。並繕此詩。上之總局。遂於咸豐元年辛亥。經浙江巡撫常題請旌表。亦可慰孝子之心。並慰晦堂先生著書之心矣。又孝子之兄應登。慟父哭踊。哀動旁人。應科負骨渭南。賴兄經營養母。亦以孝稱。詩注附著燕居瑣語所紀云。

雙貞圖詩

明末韓君望寄菴詩存君望名洽。長洲人。詩存四卷。近時族裔崇所刻。朱竹垞明詩綜。沈歸愚明詩別裁。皆曾選之中。有沈烈女詩一篇。力辨女未嫁而守節之非。又有周烈女一篇。則言其殉未婚之夫。為背經瀆禮。其論與歸震川先生集中貞女論。所謂女未嫁而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云云相合。固為說禮之精。然震川又有張氏女貞節記。則云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賢智之過。聖人不禁。比於夷齊。未有祿位。而盡君臣之義。孔子謂之求仁得仁。世之論人者。宜取法於孔子。則於未婚守節。未嘗不深許。蓋君子與人為善。固應如此。非若君望之孤行其意。堅執不回。且斷齟與弱女子痛談古禮。不亦迂闊而遠於事情乎。嘗欲作一文辨之。會有以雙貞圖索題者。其事為嘉定黃君潛夫。長子宗魯。聘於胡三子宗英。聘於葛潛夫。卒後數年。二子相繼歿。胡矢不他適。歸黃氏。素多疾。以歸寧卒於母家。年十九。葛聞訃。亦即病亡。年十三。潛夫尊人石香翁。屬程君序伯。畫女貞木兩株。作雙貞圖。裝成長卷。徵詩。余乃為賦古風一篇。以申其說焉。其詩云。昔者歸熙甫。著論辨女貞。女而未成婦。不得以節名。後來韓君望。有詩若

應聲。斷斷談古禮。析義非不精。豈知熙甫晚爲張女記貞節。不泥初見說已更。謂夫禮教設本以率中行。賢智偶或過。非可常度程。譬諸夷齊首陽餓。尼山乃有求仁評。後世論人毋執一。當奉聖語爲權衡。我觀宋明末氣節。才觥觥。韋布未委贄。抗志常捐生。男兒得此已殊絕。何況姊嬖之質。能以一死堅心盟。韓翁非好作苛議。拘文牽義斯難平。所慮庸流借此自解免。有關世教良匪輕。我誦其詩梗胸臆。探喉聊爲雙貞傾。雙貞女居嚶城。姓胡與葛字黃氏。守貞死節同錚錚。致身原不媿烈士。通經那得細媻姪。正與熙甫後記合。各行其志山中誠。癡鈍世間萬馮道。見陸放翁詩。視此判若渭濁與涇清。此圖表揚足風世。我詩不顧迂儒驚。雷甘谿浚曰。女而殉未婚之夫。此賢知之過。予不敢論。若未婚而守貞夫家俗所謂抱牌子做親者。此事里巷間時有之。然頗有勉於始而悔於後者。可歎也。予非敢泥古禮。實見世事萬變而古禮之卒莫能易也。故贅論之。

張炳垣傳

小異復以所撰張炳垣傳示我。讀之與金陵癸甲撫談所紀張炳元事詳略互異。蓋小異與炳垣素交。故知其家世名字踪跡甚悉。癸丑秋出城。雖在此事之前。而事後得之逸出之同志所述甚確。癸甲撫談據小異言爲蕪湖諸生謝某字介鶴者所著。初亦陷。其出城後於小異一年。然與炳垣不相識。事由傳聞。容有異辭。其書已刊行。世常有見者。今錄小異傳文以備後之紀事者參考焉。傳曰。張繼庚字炳垣。江寧府學廩膳生。性深多謀。自幼善會計。貧而能自持。湖南布政使潘公鐸與其父故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爲同年生。君往依焉。潘公甚器重之。值湖南軍興。君以省母辭歸。未幾。犯武昌東下。金陵戒嚴。布政使

祁公宿藻聞君諳兵事呼與語大悅凡祁公所舉防堵團練諸政君陳說爲多無何城潰君陷口中里人吳偉堂賈漢上久楚口多素所識佯受口職而實陰圖反正君偵知其情遂因吳君與諸口官結納爲忘形交一日謂諸口官曰公等毀家室去鄉里身經百戰攻下數十城以有今日然祿才足果腹父母妻子不相見以公等之才何事不可爲乃鬱鬱久居此也皆不答有泣下者君知其心動遂反復勸以反正且曰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我與吳君以爲說皆感諾於是君與吳君糾合鄉人數千諸口官又許各率所部以應之君密陳欽使向公請期進兵而已爲內應欽使許之四年二月壬辰君率衆登城殺守城口爲號時官兵已抵城下適口新設木柵襲城門內扇鑄甚固君啓城稍遲官兵疑慮不敢進整隊而退君知事不就容易各回口館以泯其跡爲後圖時口亦倉猝不知起事端倪無從究詰有劉鴉頭者君所募健兒也隸口官沈獸醫下慮事洩禍且不測欲逸去口法凡因事出入皆有口官符券以爲憑信謂之關憑非是則守城口拒不令出入劉恃沈素同里閭當援已密以情告輩得關憑爲脫身計沈賺得事實遂以報於口東王楊秀清拘君至詰同謀鞭撻炮烙備極慘酷君詭承楚粵語口不與其謀者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寧人耶君應曰江寧人素軟弱不足與圖大事也於是口誤其黨百數十人然卒斃君於杖下復裂其尸以徇上元諸生賈鍾麟與是謀聞難逸出投大營陳君死狀欽使聞之嗟嘆泣下許以其事聞於朝是役也炳垣糾合六省之衆謀之半年而後發親至大營陳說機宜書狀絡繹口中竟無知者幾事可謂密矣時會不至卒阻其身哀哉余至西善橋聞村人言劉鴉頭被執時謂人曰事洩由我願以一身當之寧死不波累人所以報張君也及被擄掠無完膚矢口不吐同謀一人炳垣至教之曰汝盍誣

稱沈獸醫同謀。口必並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劉從之。沈聞劉反噬已急。遁去。口信沈果與謀。購捕甚急。時城外官民聞沈媚口債事。皆切齒。亦懸金購之。沈夜伏林箐間。皇懼無措。自投村民求救。村民縛送大營支解之。口亦殺沈黨與在城內者數十人。炳垣事雖不就。然自是羣口互相猜疑。輒自戕殺。勢始渙散。旬日間反正者不可勝計。厥功亦偉矣哉。按反正之謀。實發端于吳偉堂。事敗後吳之生死。傳中未敘及。此失於檢照處。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潔。與清涼寺僧稔交。城陷後。屏居寺中。一日僧報曰。口至矣。君危坐不爲動。與僧並爲口所執。僧獻所有獲免。並欲救汪。給口曰。是吾寺中供糞除者也。口將釋之。君厲聲曰。否。吾秀才汪某也。口以戈擬其喉。僧又給口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口而禮之。且曰。吾視君非凡人也。髮斑白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爲之時也。盍變計從吾乎。君大罵曰。狗奴。吾所以困躓者。爲不肯變計諧俗也。况肯從口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爲業。素不齒於鄉里。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爲國殺口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口入。使其弟守外戶。乘口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尸於井。口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爲常。既謂其弟曰。戮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口首於門。爲他所知覺。遂與其弟皆遇害。此二事亦小異所記。小異謂汪君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君立功爲尤難。余意汪義不從口。馬志在殺口。以史例論。並可附張繼庚傳後。無容軒輊也。

楊大瓢之父遺戍事

覺阿開士以所得大瓢山人遺像見示。屬題。其像長髯三絡。睥睨。體貌甚偉。大瓢浙產。而居吳中。最久。爲督撫幕客。中年絕域省親。負骨歸葬。人稱孝子。晚年著述甚多。今僅存柳邊紀略。有鈔本。余約略綜其生平。成一詩云。廿年涕淚思親夢。萬里冰霜出塞行。楓陛陳情歸骨遂。柳邊紀事著書成。依人不礙遺民嗣。流寓長垂孝子名。世宦游忘陟岵。披圖何面見先生。然於其先人遺戍之原委。未能詳悉也。考之舊蘇州府志流寓傳。惟曰父春華。坐友人累。偕妻流寓古塔。即大瓢自序柳邊紀略。亦不過曰先子坐張魏之獄。徙於此而已。最後從友人傳鈔得大瓢雜文殘藁。此藁僅存文三十八篇。無序目。卷次文中尙間有殘闕。太倉李錫嘯題其卷首曰。楊大瓢雜文殘藁二冊。向藏其裔孫六士員外夢符處。六士子學林爲吾邑縣尹。沒後遺書散佚。金石碑板有大瓢題識者甚夥。俱爲骨董家捆載而去。此書亦出以易米。爲緘致海甯楊芸士廣文俾藏護之。而與王君心齋葵同錄副本。又有送大瓢出塞省親詩文卷。同時獲見。並錄於後。讀其所爲祁奕喜名班孫李兼汝名甲合傳。略曰。慈谿魏耕爲兵部侍郎。張煌言結客浙東西。班孫留之寓山。或經年不去。先府君亦時時過寓山。與耕語。當是時。浙東名士競以氣節相尙。蕭山李甲歸安錢纘曾與班孫皆耕之所主也。有江陰無賴孔元章者。過耕西湖。自言從煌言所來。有所需。耕許之。旣而覺其妄。批其頰。而耕所交元章多知之。於是僞爲耕書。抵纘曾。纘曾又毆之。元章遂之鎮浙。將軍告變。捕纘曾等。吳曉鈺劄錄曰。此事湖人費之折恭庵筆記。紀之甚詳。頗有異同。初纘曾疏屬錢應魁據太湖爲亂。先仲父九有公權太湖營游擊。窮治魁。將及纘曾。纘曾恐。索耕札。求救府君。府君爲言之。乃免。壬

寅春耕績曾難作績曾遺其妻書以幼子屬府君及甲書爲邏者所得獄成耕績曾皆死甲同府君班孫徒寧古塔而大瓢之友夔州唐鑄萬大陶送大瓢出塞序曰允武籍曾字自獄中其書屬安城君春華字曰幼子累君其書爲邏者所獲訊允武夫婦安城君所在刑極慘毒終不言安城君聞之曰彼能信我而屬我其子今以我故死於刑是速其死也遂自詣獄獄成流寧古塔得此文然後曉於春華所以遣戍矣再考全謝山鮎琦亭集雪竇山人墳版文曰先生既死山陰李達楊遷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所謂李達楊遷者似即指李甲與楊春華但據大瓢墓中魏雪竇傳葬雪竇者前爲仁和顧豹文後爲錢唐項浴既與謝山先所言錢唐孫治購骨葬之者不同尤與其先人及李甲無涉謝山蓋未知績曾託孤於楊李事但聞當時有此二人遣戍遂強以經營雪竇之喪屬之而並誤記其名若非得大瓢此墓亦何從知謝山之文之誤也大瓢父墓在我郡團山見墓中范儒人傳其地近白馬澗距城十餘里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爲姜西溟撰字已漫泐過半疑其墓久不保矣附記于此

復園嘉會圖

我郡婁門內拙政園者國初海昌相國之別墅也拙政之名實始於前明王御史獻臣文待詔有拙政園記并圖百二十年前爲郡人蔣誦先所得葺而新之名曰復園蓋因是園自海昌籍沒入官後曾爲吳三桂女婿王永寧邸舍繼又爲蘇糧道公署及此復爲民居故題此名嘉慶末園又歸於武林吳氏至今林亭水木之勝猶足甲於郡城其左右割爲王業二園則頽廢久矣余曾遇誦先之孫研溪年已七十餘言其家藏有乃祖復園嘉會圖長卷獲借寓目始知誦先於乾隆三年四月會親友於園中屬洞庭葉芳林

作圖。越十餘年，王大山侍御爲之記。沈歸愚、袁簡齋、二公皆一再題詩題跋。沈乃在園與會者，卽以是秋登鄉榜。袁則蔣之姻家，後曾屢寓園中者也。芳林之圖，結構清妙，寫照尤奕奕有神。然吳地久無知其人者。厲樊榭文集記：九日行庵文謨圖云：吳中葉震初寫像，方環山補景，太湖備考補遺，有葉芳林傳。震初其字也。今錄侍御記文於此，不獨可想見圖中位置，且於文待詔拙政園記後，又添一段遺聞矣。記云：蔣君誦先攜長卷，時余曰：此吾十二年前會戚友於園中，洞庭葉震初以龍眠妙筆繪爲此圖。沈少宗伯歸愚雖書大略於前，然卷中諸人之姓字，觀者未盡知也。我爲子言之，子爲我記之。手撫臥榻，頽然獨立者，爲家叔桂宮少年二人，並立水榭，長者爲蔡封，幼者爲吾兒世熙。撫松而遙睇者，爲張嘉起。水亭中四人，紫袷衣倚柱而坐者，爲唐星穀，垂釣爲從兒實林，把卷者爲陸位昭，坐於其後者爲內兄申尙虔。獨坐小軒中畫橫卷者，爲唐士安。水邊松下兩人角弈，老者爲家伯觀存，對弈者爲褚升之。倚樹旁觀者，爲蔣用和。坐石上拈鬚，神采儼然，有童子抱琴侍於側，余曰：此非君耶？君笑曰：是也。其並坐者，爲陸廣起。稍後坐而倚樹者，爲陸叔平。三人共觀圖，少者爲胡錫臣，長者爲顧麟開，黃冠道服者，爲沈廷璋。藍袍距石者，爲顧簡臣。倚桐抱膝者，爲郭道原。草亭中憑欄獨坐者，爲沈歸愚。濯足澗中者，爲妻兄王松叔。最後戴笠携杖而坐者，繪圖之葉震初也。凡二十有三人，並家僮六人，皆各肖其神貌。其間水石清幽，竹樹蒼蔚，烟雲縹渺，迥非塵境。昔蘭亭之會，四十有一人，西園之會，十有六人，萃海內之名賢勝侶，而又有右軍東坡二公爲之領袖，宜其震耀一時，流傳千載。今謂是會足以繼之，人未必信。雖然，當此親族不相顧，朋友不往來之日，親茲羣從長幼，至戚故交，雍容洒落，聚於一園，涼薄之風，亦可少挽。何必一觴一詠，徵逐詩酒。

始稱雅集哉。余未得預此會。今以作記附名於後。亦所願也。乾隆十五年歲在庚午四月三日。懷息弟王峻書。數十年來題詠頗多。不勝錄。惟記最後倚聲二闋。尤二娛維熊。調台城路云。羊求三徑賓。明盛元卿。尚留亭沼。話薜爐頭。賭棋枰。笑指隱囊紗帽。丹青筆妙。見稽呂心期。阮何風貌。六十年來烟波幾處。塚邊草池台高下。歷歷記諸公。當日冷吟間眺。鄰笛懷人。雍琴感舊。寂寞昏鴉殘照。風流漸杳。賸棠陌花時。春遊年少。遙認名園出牆高樹老。孫湘雲宗樸調。洞仙歌云。風烟一壑。是元卿三徑。薜荔牆高。隔塵境。有綠衣釘座。白髮憑欄。消受盡六十年前風景。我來春已暮。楊柳風疎。時見沙禽蘸波影。欲問舊游人。香絮悵悵。向何處亭台重認。持絹素沈吟。幾回看。早月上魚天。拂簷花暝。卷中有青庵顧興。壬子秋。題五律四首。句云。詩傳類士奴。目注。圖中賓主僕從。凡二十九人。今惟商山子在矣。憶郭類伽。靈芬館集中。有題商山子像七律。注云。蔣氏老僕能詩。曾識詞科前輩。謂此人也。亦此園逸事。故附識之。雷甘谿浚曰。聞昔蔣竹浦封翁家。亦有一姬能詩。有讀書盼望爲官。早華竟爲官。遂讀書之句。爲藝林傳誦。

嚴茂卿捕鯨行紀詠潮間事

吳郡向無潮人。自西洋通商。潮人販土者腐至。多寓閩門外。有富而豪者爲之魁。始猶安靖。自癸丑春金陵陷後。假保衛爲名。開局練勇。無識富家。助銀數十兩。局中給燈懸門外。許以寇至則報局代爲驅逐。甚有避亂遷鄉。僱潮勇護送者。於是遂起其覬覦之心。而猝然思逞其魁。則平日交結地方官。不肖之員。利其厚贈。至於約爲兄弟。因而特官爲庇。魚肉閭閻。無事不有。始而強取食物。繼且自書攫金矣。始而鄉間爲盜。繼則肆劫近城矣。愛其屋則占踞。逼遷。豔其女則誣媒強娶。嚇詐者持刀登門。釀成命案。樞門者列

砲大路阻絕。行人有司置若罔聞。訟之必加袒護。至丙辰夏。而吳地幾暗無天日矣。太守西蜀薛公煥。平時廉得其實。七月蒞任後。卽請令撫軍部勒士卒。中秋夜午。親自督率出城。搜勦潮匪。初猶拒捕。旋皆弔首就縛。起賊無算。捕至分別首從。先後誅斬。於是遠者聞風多遁。吳市遂得肅清焉。元和嚴戍。卿文學承威首唱。捕鯽行紀事。其辭曰。潮州刺史驅鯽魚千載以來稱靈異。潮州近海風氣惡。其人都是鯽魚類。冥頑不靈。藐王章。羊很狼貪。性狂恣。粵西餘孽竄江濱。羽檄爭馳。方有事。潮人雜處閩城。白日橫行無畏忌。掠人財產充橐囊。擄人婦女入旅次。城西戶口最殷繁。夜夜人驚寇盜至。昔日鯽魚在惡谿。今日鯽魚在平地。昔食民畜害猶小。今食民膏禍更熾。河東太守人中豪。一麾出守來吳市。下車卽問民疾苦。同聲切齒潮人肆。訪問得實心激昂。不露聲色運神智。區別莠良散其黨。約法三章伸大義。隨向軍門請兵符。材官蒼頭密布置。中秋夜半月朦朧。魚鱗潛開偃旗幟。雷霆疾走搗其巢。身先隊伍青驄騎。潮人恃衆猶跳梁。憑高困守舉烽燧。窰中之虎釜中魚。一網擒之伏猛鷲。當時抗拒幾十人。先服上刑市中棄。其中械繫數百人。繫繫入城屬之吏。省釋無辜不濫刑。巨魁駢首試刃利。黃歇堂前秋草殷。鯢京觀。疊肩臂。士民環厲聲歡騰。粵口聞之心亦悸。吳地已無內顧憂。江上凱旋望翠帥。是時潮匪之魁鄭姓。徼幸漏網。事後僅遞解回籍。論者猶以未經正法爲憾。同時和戍卿作者。貝子木青喬。釋覺阿祖觀。詩中皆及此意。頗有責備之詞。然余以戍卿詩如元次山中興頌。獨合頌揚正體。故特存之。而附記其實云。

熊次侯論僞官檄文

昔在漢上。見明季漢陽孝廉魏晉封所著竹中記一卷。紀癸未夏秋。張獻忠寇掠武漢事。中載熊次侯先

生諭僞官檄一篇。義正辭嚴。真有聲動墨中。氣流簡外之概。其文云。蓋聞志士修名。垂節義之事。哲人守命。達順逆之機。是以天水阻兵。班生著諷。清河拒賊。李萼乞師。功則魏乎。忠之至也。爾僞官等。曾廁儒服。豈昧舊聞。自治亂相尋。亦奸宄時有。漢則黃巾。赤眉之慘。唐極仙芝。巢甫之雄。及我大明。復有和尙。千斤劉六。劉七。此皆盜之劇者。蓋亦興也。勃然而好。殺絕天。宜淫滅類。偶出張威。螳臂。咸經萬死之餘。一當稱制。龍蟠。亦無十年之運。綠林夢醒。而人歎白頭。赭服身分。而魂慚青史。適以動明王之憂患。徒以成大將之功名。在古速亡。撫今知弊。乃爾等卑者。迷於見利。高者自謂識時。挾此兩端。遂成千錯。夫我皇上親賢遠佞。既無清君側之名。蠲賦省刑。豈有罪萬方之失。特六師暫稽於邊土。故八伐稍頓於域中。而死賊張獻忠者。狗盜迫於飢寒。鷓鴣張成于將相。昔飲襄陽之水。所不忍言。今食武昌之魚。殆亦有故。此匹夫能鬥之虎。亦女子可當之熊。茲者天岳一軍。囚徒五畝。固其效也。某等慟楚國之亡。其君無罪。察歲星之在。我武惟揚。已通謀於五路。諸侯更布心於百爾。君子蓋改過者。春秋所大。而脅從者。帝王弗誅。爾父死之。爾母死之。戴天之義。謂何。身請爲臣。妻請爲妾。沼吳之情。安在。滄上積山之骨。豈昔暴爾。今仁。漢南絕野。渡之舟。實內貪而外狡。衣冠展其戲。謹懼秦國之坑。將興筮庫。侈其金錢。恐洛口之倉。易盡。嗚呼。使慶緒以歸朝而弑父。雖子儀可以無功。若宏正能誓衆以尊王。即李絳何難請賞。唐將數朝廷之喜。負坐失狼封。蠻夷畏中國之有人。矧茲鼠竊。先生制義。弁冕我朝。久已家絃戶誦。而駢體文之工。復如此。意其他雜著。亦必大有可觀。惜未見遺集。流傳也。據竹中記。晉封先作討賊檄文。先生見而賞之。援筆亦成。此八月朔。晉封之友朱開子。偕先生携二檄。乘間入城。從人叢中投僞官案下。既啓視。口噤心悸。不視事者三

日云其豪氣亦不可及矣。按漢陽志熊任氏口人熊鳴盛妻孀居教子矣未獻賊破武昌氏適避亂季女家聞賊至死之女亦從死以子伯龍貴贈淑人後晉贈一品竹中記則言熊子時相過從似未喪母抑豈未以後湖北亂類仍熊母死節或在申西之交而志誤書歟。

侯忠節公父子爲僮賓作書

嘉定侯忠節公乙酉之殉難也。有人函首送其家。函首者錢宮詹侯公逸事。言是太學生朱之熙揚鳳也。侯文節傳則作金生。未知孰是。故但云有人。獨屍身不獲。遇侯僕號於路。言主人死時服色。因求得合瘞。見錢宮詹所記侯公逸事。夏考功幸存錄。則言侯公殉難。義僕獲怨從死。知侯氏僕隸。皆非落落者。憶昔見忠節視舉江西時。父子四人爲僮賓所書長卷。其人其事亦頗異。忠節所書者劉勰專學。遇不遇。二論出漢魏叢書。劉子新論。此書。四庫目錄題爲劉晝所著。謂向來或作劉欽。或作劉繼。或作劉孝緯。其說不一。今本店袁孝政之說。又謂孝政文筆頗類此書。擬卽孝政所著。而嫁名劉晝。文不錄。但記其題語云。豫章官舍病餘。僮賓捧册。嗚嗚乞書。劉勰二論。省趨走之暇。能稍涉文史。偶一獻詩。欲希青鳥。葡萄之句。而一時知交。謬相獎許。如右軍之稱郗奴。似覺過情。且非余所敢承也。但其性近。徑執自詡。臨事勿欺。臨財不苟。臨勞勿讓。徐察所爲。固亦近之。且夫人物喜筆墨。故當與蟻附。應攫者有間。特爲破格書此。以堅其志。俾終無媿於自詡者而已。庚辰孟秋七月廿二日。廣成居士譚豫瞻氏一印。廣成一印。伯子演書。所撰閑家箴云。漢畜廬養。晉遺綱紀。應門五尺。在家千指。昔以罪入。今唯義使。食人之食。勸人之事。勿謂身微。勿謂道鄙。吾思克終。有則有矩。唯巧寧愚。毋愚而惰。以隳爾課。唯頑寧才。毋才而狡。以叛厥擾。我思

古人在卑不少。匪域之殊。唯人之效。牧羊維侯。斫石維壬。執鞭太尉。報讐它鄉。彼實異逢。非我思同。豎於齊虜。視彼趙忠。銀鹿命僕。典琴字童。無以奔走。而對紙筆。捧劍吟詩。咸陽之卒。蒼頭善文。郗公之室。無以安寵。而飾溫腴。收綸鼓柅。隨張於漁。蓬首長鬚。亦惟事盧。無恃而勢。恥爲人下。倚資虐種。卒禍主者。守充如寡。惟園公之呼。司馬無怨。而貪而有貳心。苟僕之貧。主之賢仁。擇才而終身。惟病奴之事。蕭君無狙而趨。而競搏蒲。王誠覆斗。陶訶牧豬。醉酒而賞。我不古俱。無攫而欲。而好營。遂張隸納賂。王奚食肉。我以其清。彼以其濁。堂堂而翁。是服是其役。役而儕。是諧無以久。賈惟勤之替。無以分。曹即安。避勞無託。辛勤而因。是爲勳。無挾寵顧。而昵尊忘。素陳之地。餘雖文不法。平頭提箱。旣勤乃拙。雄翹上風。次孫忠節。人之報主。能各有甲。唯臧爾心。用敬厥業。非爾劬。亦我之須。三世令僕。族曰華腴。題語云。家人者。其職甚細。然家道昌替。悉係焉。故用作箴。而名之曰。閑家。大其義也。久欲以告僮輩。無可與解者。適僕賓持素册。乞書。遂錄於後。謂其知近紙筆也。亦有勗焉。庚辰七月廿八日。客南楚書齋。道一甲。仲子潔書所撰古柏行云。中堂有奇樹。鬱若車蓋。委陰做餘數畝。托根勢莫移。風霜挺巖節。陵臨覆桑棧。其上輯百羽。其下叢華滋。攀緣盈羅葛。萋萋來繞之。中條頗秀舉。暹蔭垂青蕤。結附倚明德。詎云懷薄私。歲久勢且長。風雨相扶持。願言直爾心。爲爾固其枝。修修愈結束。不學羣條靡。一夕雷雨作。龍蛇奮如馳。相輔永茂芳。千齡以爲期。題語云。右南州署中。賦得古柏。示僕賓作。賓頗能學吟。其志乃亦自好。余常謂人不可以徒言。亦不可以無志。夫竭誠去私。不勞怨是舍。充此志也。雖以事君無不足。而賓願卽以自許。今其侍我父。廿餘載矣。而不見其隙。厥言未謂無徵。子旣作此詩。示之。且譽且勗焉。則復進前而告之曰。維爾之言。鑿爾之志。

維爾之志。繫爾之手。繼事而徵。其曷有既。賓悚然曰。賓識之舊矣。敢不唯命是繼。遂書其語。時南州官舍。中秋之月。涼雨初過。試筆。字雲俱。二印。叔子灑書所撰。傲。曹子建樂府常事。君行。自注。六五言云。鬱鬱彼山上松。扶危瞻中林。烈風來何修。修勁節難爲心。一解。青青彼園中葵。託根何不遙。願爲君子陳心。希陽而傾條。二解。貞松可用樹木。葵能衛其足。荆棘填彼幽谷。摧枯亦良促。巧詐祇令身敗。哲人忠貞自祿。三解。秦麀猶賢。魏蕘多巧者。寡誠。日月昭既。明不掩彼青蠅。露雨紛紛。各榮不慙。彼檇莖。今君何用。自嫌。謁。以酬生。四解。爲臣良云。獨難。有胸就無情。貽訓鑒。觀六術。智哉彼劉生。古人何爲拙。誠。後世傳其名。五解。題語云。古事君行不可考。子建代之篇。短而質。余傲其意。循其句格。而廣其篇體。雜用比興。爲一首。五解。意有遠託。不知於古人離合何如。時庚辰秋。南昌官舍。雜檄古樂府所作。偶僕賓乞書冊。因寫付之。賓頗習詩工書疏。且其立志較然。似有出諸賊奚外者。余旣嘉且勗焉。又進與之言。詩樂有鄭康成家風。爲識數語以勵其卒。八月之九日。書。智舍氏一印。後有忠節之弟。雍瞻先生跋語云。賓僮侍伯兒。將卅年。其侍余亦猶侍伯兒。未嘗有斯須怠色。亦可想見其忠憤矣。伯兒視學西江時。余亦追隨官下。親見賓司筭。鑰內外傳宣。惟謹。旣而爲水之役。去里門一衣帶。藏名恒恐不深。偶假歸。有營弁操舟數里外。致其欸欸。語漸及私。賓按古義拒之。辭色俱厲。今夏五伯兒赴國難。出門夜宿葛隆。忽逢暴客。伯兒躍入水中。賓宛轉相抱。良久得脫。此皆大節之可見者。若夫性耽文史。工于駢偶。言能佐記室。所不逮。又其餘事耳。兩世贈筆。賓將隨示子孫。余復贅題數語。見賓自有以得之。非主人之私所好也。崇禎甲申秋仲。書於仍貽堂。中侯壻瞻一印。又雍瞻先生之伯子。泐。跋云。夫處世末流。爲人下以事其上。未有不出於勢利二途者。故

主人都貴顯。席豐膳。僅指恒繁庶。私心所祝。俾百廿年而昌。而熾。儔類相上。競爲炫侈。廣廈曲房。金珠綺穀。其主人寶裔。累禩弗敢踰越。彼則且暮崇飾。不遺心力。自謂子孫之謀如是。足已。往往主眷未移。僕嗣先隕。耳目睹記。可勝太息。若乃德義所勗。超然流俗之外。其性情。其行事。皆合於主人之所尚。不亦難哉。賓固儒胤。從吾世父垂卅年。未嘗一日不在側。世父正氣清風。居官以退。爲節方。在南曹。辭北銓。謝台諫。出爲藩臬。而世父有喜色。及在嘉禾。以大廉特拜京兆。膺新天子銀台之命。而世父有戚容。唯賓亦然。吾是以知其所見者大且遠。非復女子小人煦沫寵澤之情也已。至其介性自持。勤學好問。詩歌啓牘。彬彬文人之風。而雜處羣伍。樸漱無以自異。粗衣糲食。三十年如一日。近始於所居。旁擴一楹。逡巡請命。若有媿色。及觀其締構。簡略粗草。僅足安身而止。視夫雕淫僭侈。以忘其本者。相去奚翅萬萬哉。邇者奴變起於江東。訛言孔亟。三世蒼頭。盟牲矢義。罔有二心。然余觀世降風移。童稚弗逮。子典型。盟之設。三代其衰乎。余用惴惴。毋敢荒甯。賓持此冊來。余讀而歎曰。是所謂如帶如礪者耶。金簡玉書。不足爲其榮矣。賓齒方剛。其尙努力進德。爲綱爲紀。爲楷爲則。吾將觀於爾後。大書特書。所不恪焉。賓姪秀弱。體盡勞。至死不懈。余重惜之。子德清。雅有父風。詩曰。克昌厥後。并勗諸崇禎十七年九月五日。記原書。侯印元。訪一印。余維侯氏一門忠義孝友。前史所希。乃僕僮中更有如賓之性。行文學。亦青衣所僅見者。吾意從死之僕。旣爲獲恕。則號泣求屍。必賓無疑。凌子與霞曰。按忠烈記實所載。侯岐曾家人劉馴。以匿陳忠俗而死。又有岐曾家人從死者。爲僉兒朱三。鮑超。陸二。李愛。見于陳夏二公附祀錄中。可見侯氏諸僕。皆鐵中錚錚者也。蓋惟主人有以默化於平時。故賓亦能隨事以自勵。其不二心於奴變。又何足言哉。幾道所云。家

人職甚細而家道昌替係焉。誠爲至論。斯世富貴家多畜僕隸者。所宜味此言而念操之有本也。此魯庚申亂後。流至上海爲湖洲凌君子與收藏。余得再見之。

潘稼堂二家論楊嗣昌詩

潘稼堂遂初堂集有閔孤兒籲天錄一詩。此錄乃明末督師楊嗣昌之子。爲其父辨冤作也。按嗣昌小有才。思宗任之頗專。且久而勞師糜餉。辦賊迄無成功。徒以身殉。死後爲獻賊剖棺戮屍。跡其末路。亦殊可憫。較之擁兵跋扈。偷活迎降之輩。固宜末減。然其生平大罪。在薦熊文燦與扼盧象昇二事。文燦縱賊貽殃。萬死莫贖。但嗣昌薦之。誤於聽其大言。亦如帝之誤信嗣昌。咎猶可諉。至於象昇。不過爲不肯詭隨。奪情。因而議戰議和。不合乃扼之。不遺餘力。既掣肘使敗。又必欲誣以生降。則全乎小人媚嫉之念。不顧國是。不可謂非誤國之賊臣矣。孤兒籲天錄。余未經寓目。所辨大約不出此二事。無非飾巧卸罪之詞。在嗣昌之子。作此書。欲以一手障天下。後世耳目。其愚已甚。願尙不失爲人子愛親之心。閱是錄者。哀其子之志。擯其父之名。置之不論不議可耳。豈可推波助瀾。復爲題詠。至云是父有是子。忠孝聲不墜。信史垂千秋。公論未宜廢。是何言乎。此種詩一時落筆。似乎別具手眼。傳之久遠。不免爲著作之疵也。同時吳修齡撰撫膺詩一卷。皆詠明季事。有武陵相公四律。其袒護嗣昌。較稼堂更甚。詩甚不工。茲錄首章及第三章。以見一斑云。青史瑕瑜欲並存。人心迷溺失公論。是非何至石成敗。毀譽無憑出怨恩。一遁白羊還箬坎。

自注庚辰二月。獻賊敗於瑪瑙山。遁入白羊山。七簪坎諸處。諸將泄泄。杳不可跡。二端自注文士筆端。武

士兵端。黃石更梅村。自注石齋黨魁。梅村所比。于綏冠紀略。極筆誣詭。衣冠盜賊皆仇敵。空泣沅江六世

魂自注獻賊深恨武隴。既破常德。發其六世之墓。巡撫何騰蛟奏之。宏光曰。獻賊仇嗣昌。酷及六世。則當日殺賊不爲無功。自古危亡出小人。於今賢者亦續紛。薛文遇已燒清泰。自注石敬瑭將反。呂琦料其必請兵契丹。欲與和親。以絕其援。濟泰可之。爲薛文遇所阻。遂至自焚。黃道周重縊我君。疏論剛常直足重。事關生死。亦堪矜想。因天運能遷轉。文曲無妨。作破軍前詩。言嗣昌殺賊甚力。故結賊仇。而以縱賊不追。委咎諸將。尙屬支飾。有情。後詩見嗣昌意主議和。可延明祚。而以阻和亡國坐罪。石齋直荒謬全無辭理。大抵順治康熙間。明史未修。公論未定。學士文人。於明末時事。是非褒貶。往往有違其臆。見顛倒失實者。觀潘吳二詩。可以概見。然修齡無足論。其詩亦決不傳。稼堂則名列詞科。身與史局。不應更有此作。豈少年不經意之所爲耶。

吳梅村木棉吟

許伯緘丈嘗以梅村祭酒木棉吟見示。爲梅村集中所未收。惟見金鉉鎮洋縣志。蓋逸稿也。觀序所言。隆萬中云云。是作於前朝末造。詩借村農口述。可考時事之廢興。民生之憂樂。因錄存之。序云。木棉出林邑。高昌哀牢諸國。梁武帝時。徼外以爲獻。見南史。又南州異物志。及裴氏廣州記。皆云。南蠻不蠶。採木棉作布。染爲斑布。漢書所云蒼布白疊。其時已流入交廣矣。元至正間。浙江烏萊不食。偶傳此種。崖州黃渡。教以桿彈紡織之法。死而爲廟祀之。按廣州木棉大如樹。與今所見不類。明初王梧溪逢。以爲交廣木棉。一名斑枝花。吳地所種。乃草棉。非木棉。陶南村亦呼爲吉貝。與梧溪語合。然世俗稱名已久。不復可改。余以爲地氣雖殊。物性本一。工用又同。卽謂之木棉可也。自上海練川延及吾州。岡身高仰。合於上。宜隆萬中。

閩商腐至州賴以饒。今案歲弗登。價錢如土。不足以供常賦。余作詩紀之。俾盛衰得所。致焉。詩云。木棉花發春中家。東海昔聞無此種。南州異物記有之。夫容花葉梧桐枝。崖州老姥晚移植。烏泥涇上黃蓮祠。種花先傳治此法。左足先窺蹋車捷。豨音滑軸運雙穿。鐵峽黏雲唾重疊。椎弓縲急雪飄搖。白玉裝成紫萬條。兩指按來豈不動。一輪明月轉蕭蕭。紡就飛花日成匹。錯紗不獨誇雲織。軟如鵝氈色如銀。非絲非紵亦非帛。哀牢白盞貢南朝。黃潤箇中價益高。不信此邦貪卉服。江天吉貝滿平皋。四月農占旱花好。麥地栽來憂莫保。持鋤赤汗歌歸休。長怕游青低沒草。東舍西鄰助作勞。魚羹草具權呼飽。蟹患蟲災絕跡無。社鬼驅除釀錢禱。西風漸瀝幾回吹。花台漸結花鈴老。豆溝零落濕衣裳。摺拾提筐逐兒嫂。冬日常喧冷信遲。今年穩足霜黃少。有叟僂僂負載行。編蒲縛索趨天晴。黃繇扶厚裝踰寸。白酒甯高買幾升。道畔相逢吏曠怒。賣花胡不完租賦。老翁仰首前致詞。足不能行口披訴。眼見當初萬歷間。陳花富戶積如山。福州青鞵鳥言賣。腹下千金過百灘。看花人到花滿屋。船板平鋪裝載足。黃雞突喙啄花蟲。狼籍當階白如玉。市橋燈火五更風。牙僧扇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宿。好花真屬富家翁。劉河塞後遭多故。良田踏作官軍路。縱加耘籽上膏非。雨雨風風把花妬。薄熟今年市價低。收時珍重棄如泥。天邊估客無人到。門裏妻孥相向啼。昔年花早官和緩。比來催急花偏晚。花還未種勉輸糧。輸待收完花信遠。昔年河北載花去。今也栽花偏齊豫。北花高擲渡江南。南人種植知何利。嗚呼。一歌夏白紵。再歌秋木棉。木棉未開婦女績。緝麻執棗當姑前。徐王廟南緝鱗洗。賣得官機佐種田。田事忙過又夜作。十月當窗織梭布。盡室飢寒敢白衣。私通債了官錢誤。姚沙渡口片帆微。花好風波急載歸。隔岸人家凝望斷。千山閩客到來稀。詔書昨

下開內畧蘇息烏村并鶉浦招來殘戶懇荒蕪要識從今種花苦殷勤里正聽此詞催租須待花熟時

古人姓名作對

道光乙酉秋以試事客秦淮遇平望吳補愚光奎偶言其徒某生頗幼慧九齡讀左傳畢客偶以西門豹索對卽舉南宮牛以應昔東方虬自言後世必以己姓名與豹作對誰知慧心人意中早有天然佳偶正不須此耶爾時夜臥不寐憶及竹垞靜志居詩話有古人性名作對條似尙未盡枕上細思復得數十人舊事如塵久不省記矣適檢書篋故紙尙存念此誠瑣悉不足道顧金風亭長尙不憚筆存况又客中一時談曠所託未忍遽棄乃附之是錄焉公孫丑母弟辰鄭小同楊大異韓擒虎李攀龍陳萬年張千載李公麟唐伯虎此宋人名非六如謝方明徐圓朗直不疑何無忌張惡子鄭善夫殷開山俞通海金履祥沈恒吉周鐵虎苟金龍韋夏卿李春伯張九思胡三省宋金剛呂羅漢王十朋陸萬友沈旣濟張中孚嚴白虎龐蒼應顏安樂曹吉祥李桐客郭藥師郭蝦蟇王鸚鵡劉黑闥寇白門郭芍藥鄭櫻桃張紅紅薛素素其他若祭仲足飽叔牙程不識魏無知田千秋史高談前人已舉及者尙不勝枚數也

海外二奇人

粵東嘉應有謝清高者從賈人泛海遇風覆舟拯于番舶遂隨販焉每歲徧歷海中諸國謝本性敏所至輒習其言語記其島嶼阨塞風俗物產凡閱十四年而返粵後盲于目不能復治生產流寓隩門爲通譯以自給嘉慶庚辰其鄉人楊秋衡炳南遊於隩門遇之與談西南洋事甚悉因條記其所述爲一書序而行之名曰海錄錄中最奇者有二人頗可資談助一云崑甸國東北地名沙喇蠻乾隆中有粵人羅方伯

者。貿易于此。其人豪俠善技擊。頗得衆心。嘗率衆屢平土番。以安商賈。適有鱷魚爲害。國王不能制。方伯爲壇海濱。陳列犧牲。取韓昌黎文讀而焚之。鱷魚遂遁去。一云戴燕國在崑甸東南。乾隆末。國王暴亂。粵人吳元盛。因民之不悅。刺而殺之。國人奉以爲主。華夷皆取決焉。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至今尙存。觀于羅事。知文公浩然之氣。可辟異類。雖歷千載。而如生。然非羅精誠勇敢。篤信此文而決行之。則亦無以感應如一轍也。若元盛者。直又一虬髯客矣。世固不乏奇士哉。

重論文齋筆錄

清王端履

重論文齋舊名悅我軒。平屋三楹。前饒花木。後俯清池。爲先君晚閒公讀書之所。端履幼亦肄業其中。後遭家難。鵲巢久被鳩居。嘉慶丙寅始復故業。先君子爰易今名以志感。道光戊子。余兄弟析爨。室歸於予。因逼近內室。改建樓居。而遷書塾於廳事之西南隅。仍以舊額顏之。不忘本也。

康熙乙酉。悅我軒落成。時毛西河先生年九十四歲矣。爲集李羣玉張喬句。書楹聯云。披雲漱瓊液。傍池觀素書。又題一詩於練素云。佳士不恆遇。垂老歎積薪。何期跬步間。獲此雙南珍。意氣旣難量。風雅真絕倫。遠過鹿門客。豈減藍田人。王楊并樓子。從此稱有鄰。方今世趨壞。高髻徒嶙峋。誰謂宇宙寬。俯仰空四垠。今聯已鈔本。詩尙藏於余家。

重論文齋改題後。先君子製一聯云。扶杖故人來。自首記君攀桂日。過牆喬木在。青山見我讀書時。蓋庭前有老桂兩株。花時少年朋好。多喜攀折。故憶及之。徐古樸觀察國楠見而笑曰。當指我也。

內閣學士向俱山三品京堂陞轉。讀講學士雖開列。而鮮有超擢者。道光戊戌七月。特授侍讀學士徐士芬。平湖人。嘉慶己卯進士。侍講學士杜受田。涇州人。道光癸未進士。爲內閣學士。二學士俱在上書房行走。並諭令專心授讀。不必到閣批本。徐謝摺云。臣學慙譚陋。職忝清華。幸講幄之趨承。光依日月。懷禁闈之侍直。報乏涓埃。五夜自思。寸衷彌惕。茲復恭膺異命。渥邀逾格之恩。昇晉升階。寵荷超遷之秩。且免其到閣批本。俾得專心入侍。沐鴻慈於至厚。揣駭策以難勝。臣惟有慎效管窺。勉殫綆汲。鵲梁滋愧。懼貽牆

面之譏。蛾術時勤。榮勵齋心之業。願竭悃忱於萬一。冀酬高厚於九重。杜謝摺云。臣一介庸愚。備員詞館。仰蒙渥眷。拔直禁廷。以振篋爲專司。僅綴班而旅進。幸屢承於訓諭。得稍迪其顛蒙。方課授經執簡之程。曾無墜露輕塵之效。茲復恩言特沛。俾以職居內省。官帶容臺。步趨丹陛。入鶴籩而知嚴。手校紫泥。臨釐峯而滋惕。自天雨露。莫名逾格之恩。近日雲霞。倍切依光之願。乃復載荷恩綸。專其任使。輪直無煩於兼顧。曲成更彼大殊。施縱竭蟻忱。難酬鴻造。臣惟有殫誠夙夜。悉志旰宵。斯邁斯征。冀靡虧其職業。惟高惟厚。庶稍答於生成。

腔說又言。建平縣西有村堡。曰諸葛城。四周土墉。隱隱隆起。居其中者。可數十家。其中居民生兒。俱不出痘。痘證行時。外人或攜兒避入堡中。輒無恙。理有不可曉者。端履見近日痘醫吝惜養苗之費。不復傳種。及至種痘之時。多輾轉購賣。貽害無窮。又有黠者。以水痘苗充數。亦能灌漿結靨。誣人酬謝。其父母方以兒痘已出。可保無虞。不知一遇天災。仍罹劫數。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故種痘以揀苗爲第一要事。當擇紅潤而圓綻。太細則力弱。太粗則力猛。若沉黑而堅燥者。不可用。恐係天痘苗也。淡白而平薄者。不可用。恐係水痘苗也。錢唐梁晉竹孝廉。紹壬言。今西洋醫嘔哈咬善種痘。以極薄小刀。微剔兒左右臂。以他人痘漿點入。不過兩三處。越七八日。卽見點。彼云。其國雖牛馬亦出痘。恒有斃者。因思此法。由牛而施之人。無不應驗。然亦必須此痘漿方得。他痘不能。故互相傳染。使痘漿不絕。名曰牛痘。是術也。余未嘗親驗。姑妄聽之而已。

七零八落。吾俗諺語。謂散而無紀之辭。道光甲午冬。族恭甫弟。抱危疾。幾殆。病中嘗自言。我若死。則家事

七零八落矣。明春病愈，余喜作從此餘年號更生詩五章慰之。中有五角六張難作事，七零八落最關情。句以俚語入詩，恐傷雅道。後讀梁諫菴玉繩薦亡妾倪氏疏，有七顛八倒，五角六張，未免生憂。何如死樂語是前人有先我而爲之者。七顛八倒亦吳越間諺語，謂諸事不如意也。曾憶一書忘其名，遍檢不得。七零八落作七菱八落，謂菱角熟時無不自落。此又別自一解也。恭甫名曼壽，爲族南陔中丞師長嗣候選同知。

魯春雨學博名杏秀，遷居蕭山七世矣。其籍尚係會稽，嘗取陸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句，繪聽花圖小影。先君子題詩曰：江南二月春信歸，餘寒勒花花尚微。風五風後雨十雨，崇光汎彼爭芳菲。長安得意看不足，一日萬樹猶嫌稀。聽花菴主有真賞，未與日遇先耳依。齋牙靜數羯鼓點，展齒肯踏泥痕肥。雨能催花響斯應，雨消息卽花生機。明朝雨歇花更寂，拈來在手散滿衣。耳力到處造眼界，塵根誤用識者希。俗目但解愛絢爛，移棠穠艷天桃緋。豈知幻景等泡露，色相雖是聲聞非。憑君寄語雨前蕊，莫遣紅雨隨風飛。道光戊子嗣君三橋光祿，照復出此圖，乞余續咏。蓋距春雨之歿已二十二年矣。披圖感舊，不覺情見乎辭。題云：春夢杭州尋不得，放翁舊寓錢唐側。賣花聽雨景依然，條條門巷分南北。魯君名字恰相同，約略詩詞繪顏色。披圖重見畫中人，圍爐剪燭情堪憶。花耶雨耶兩無主，韻事流傳歸翰墨。清明魂斷杜樊川，一樹棠梨奠寒食。東風老去太闌珊，杏花憔悴無消息。惟有簷前夜雨聲，春來猶帶餘寒勒。

和仁趙大川測字吳山乾隆己卯姚米山神拈得死字大駭大川曰君問何事曰功名大川曰必中上一

畫是第一名。下夕已各具己卯之形。可預賀。姚果於是年領薦。有問婚姻者。亦拈死字。大川曰吉。下夕已有死央之形。上一畫乃一對死央。同到老也。又有拈一字以問疾者。大川曰必亡。一乃生字。末筆死字起筆也。其人果不久病卒。見武陵人物新志。後有李殿慶者。測字吳山。亦極靈驗。有某欲娶妾者。就李問之。拈得一節字。心頗不懌。又舉一物乃燭臺一事。李曰。卽刻就成。汝欲娶二人耶。以卽上有兩個字也。此必是偏房。以洞房花燭只得一枝耳。又有問之者。亦得一節字。復舉一物。乃鏡一事。李曰。汝欲娶再醮妾耶。以兩個俱不成郎也。此必汝薄御之婢。棄之而今復收之。所謂破鏡重圓也。又有問功名者。拈得困字。復舉一物。乃弓一張。李曰。不佳。木塞口內。如何說得出好來。有弓無矢。如何命中得來。其機巧多類是。

阮雲臺師擘經室集。紀任昭才事云。昭才鄞人。善泗海。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渠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出水則嫩。無色。魚不一類。過泗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嘗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觔。甚精壯。遭颶。沉於溫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令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沉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繼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砲畢升於水面矣。乃命昭才入水師營。食兵餉。擢爲武弁。

省城趙大川李殿颺測字多驗。余前已紀其事矣。因憶嘉慶甲子科鄉試後，因彙試優行，留寓吳山。暇日信步運司河下，見一卜肆，遂過問焉。術者亦令書一字，余即以甲字與之。術者曰：君今科不中矣。甲字分明是中字，上被一畫攔住，如何申得出頭來？然有小功名可望。甲字下加二畫，便是甲字。鄉舉既無分里，選其可得乎？然將來必得科甲。甲字申出頭上，加一撇一畫，便是重字。非重重科甲，而何？况內中自有甲字乎？然必須再遲三科方得。以下又有二畫攔住，故也。言畢，復曰：吾言果驗，君亦當重重謝我。相與大笑而出。後是科果以優行貢成均，闈三科庚午始登鄉薦。甲戌成進士，其言一一皆驗。甲子至今已三十餘年。屢過其地，見門已易肆，無從訪其踪蹟矣。乙未花朝日對雨重記。

遂寧張船山太守，問陶移疾去官，僑寓吳閫，別營金屋藏嬌。夫人不知也。一日攜游虎邱，而夫人適至，事遂敗露。太守戲作一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蜀道連秦隴，暗畫蛾眉闕尹邢。梅子含酸都有味，倉庚療妬恐無靈。大孫應被黃姑笑，已向銀河露小星。

嘉慶庚午，余忝膺鄉薦，主司爲諸城劉文恭公。公之今大學士滿洲穆公，彰阿關防嚴肅，弊絕風清，有同年徐某者，家赤貧，向在吳山測字，餬口亦預斯選。一日其房師某公置酒飲其所，得上酒半，笑曰：向來榜放外間不無物議，今科吾知免矣。徐起對曰：誠如尊論，但言闈壘平平耳。某公嘔曰：此由諸君並無佳作，故耳。吾輩不敢不盡心也。同堂一嘆而罷。

平湖錢稚農，名士聲，一名嬰，少游金陵，昵一妓，欲挾之歸。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但觀君談論間，恨讀書尚少耳。他日請相從也。稚農恥之，即日還里，假僧舍以居。夜詣昭明文選，一沙彌前曰：秀才年不

爲少矣。乃尙讀此兔園冊耶。稚農益以爲恥。發憤肆力於經史之學。遂爲通儒。見初月樓聞見錄。

嘗見一書。忘其名。載家中失物。集其僮僕婢媪。取狼巾燒之。則竊者股栗伏罪。梁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其色棗赤。其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緣督爲經。又若小口之蠶。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爲蟲所結也。許周生。鄒宗彥。謂卽狼巾。未知所據。狼巾。或作狼筋。學士有七律一首。咏之云。此蟲真合號雕蟲。蓋化猶驚織作工。蠶雀結房嫌緻密。簿蠶成繭欠玲瓏。誰級越客千絲網。疑隨仙樵一剪風。六十餘年遺蛻在。那堪重問主人翁。

又言新疆有八叉蟲。形類土蛛。色褐而圓。八爪微短。紫口。口有四歧。偏身黃綠爲章。皮裏透明如繭。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胡桃。行急如飛。怒則八足聳立。逐人。噓人最爲毒惡。須臾不救。通身潰爛而死。如噓人。輕卽取其蟲碎之。尙無大害。若噓人時。吐白絲於瘡口。或噓人後。走向水中呼吸。則人必死矣。或云茜草搗汁服之。並敷瘡口。可愈云云。端履案。新疆自入版圖以來。迄今幾及百年。此等孽蟲。想久已消歸烏有矣。

端履又案。王肯堂續醫說。引馬氏日鈔云。回紇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一吐則解。想卽此蟲。

又言鵬之黑而大者。名骨岔翎。健多力。生回地深山中。至巴達克山益西。黑鵬尤大而猛鷲。飛則兩翼垂雲。高如駝象。所過之處。人皆避屋中。往往攫去牛馬。翅翎墜地。長輒八九尺。或丈餘。端履案。此恐亦是駭俗之談。不可據爲必有也。

吾邑名醫張樹堂。應格於古今醫書。無所不藏。亦無所不讀。且精賞鑒。工篆刻。是以文士多與之往來。然性迂僻。每讀一書。卽用其中方散以治病。有請之者。曰。君可謂書之所至。病亦至焉。又有某者。亦精醫理。而讀書不多。所用方散。不過一二百種。又有請之者。曰。君可謂書之所盡。病亦盡焉。

景東程月川中丞。含章巡撫。吾浙儉德清風。士民至今愛戴。吾邑有西興改築條石盤頭之役。公輕騎查閱。先期移書司事。曰。吾到西陵。日已中矣。勢不能不一餐。今與諸君約。鮮果四碟。雞鴨魚肉。豆腐作羹。青菜作湯。六盃而止。其餘執事人役。已各給飯錢。命其在舟中煮食。不令登岸。眾嫌其太簡。時湯協揆以侍郎丁憂家居。主局事。曰。中丞人極誠樸。竟遵其命可也。翌日渡江。相見歡甚。命辦工紳士共案同食。笑語移時。掛帆回省。有一點吏語余曰。某今日亦與撫軍同食。予驚問故。曰。撤下殘肴。某等羣聚而噉之。非與撫軍同食。而何。滿座粲然。

罷官光景。較之下第尤難。爲懷吾郡王笠舫。每大令詩。春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未免強爲歡笑也。不如昆明李橋東。芬嘉慶己巳進士。宰吾邑。凡六年。大令云。老吏多情猶送酒。黥奴託故半歸家。又云。早起轉調琴入趣。夜眠乍聽鼓無聲。情形愈覺宛然。又有鷺其宅於他姓者。後過其舊居。詩云。薛時門徑已全更。尙剩塔前兩紫荊。路上旁人憐舊識。籬間小犬吠無情。相迎僮僕都呼客。細看琴書別有名。多事主人勤問訊。楹軒曾記手經營。

吾邑前明魏文靖公。驥在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舉俸贖付之同鄉子。其人請封鑰。公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時同鄉子有塔。以僞銀易之。比公歸。令工碎之。則僞也。工語蒼頭曰。某嘗爲此物出予手。將毋是乎。

蒼頭以告。公曰：慎勿曳。彼將不安。已而事稍露。同鄉子攜貲以償。公曰：誤矣。予銀故在。未有以僞易者。又公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詢知爲一小吏所發。其已費用一紙。裹餘尙在。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寘之法。非惟壞此吏名。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余在清江浦。曾喫過河豚一次。大約味似螃蟹。而鮮嫩過之。店主人亦甚慎重。菜葉緊裹以醬燒之。其毒在肝。子次之。血又次之。必洗滌淨盡。然後可烹。故至少必須一二時之久。由今思之。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何必冒險於數千里外哉。

鄮道元水經注。見浙江水篇。云：諸暨縣洩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爲洩也。嘉慶辛未秋暮。余偕周未荃同年。棹往游。山面迎人。愈轉愈曲。真令人應接不暇。夜宿山寺。未荃約窮西龍湫之勝。明日飯後。徒步而進。山石壁立。劣僅容趾。兩土人舁之而行。惴惴惟恐失墜。蓋下臨不測之淵。亂石嵯峨。水聲澎湃。險莫甚於此矣。偶因憶及錄之。

以上兩則皆生平蹈險之事。故書之以爲子孫戒。曰：河豚斷不可食。五洩斷不可游。

道光戊子。先繼妣周太宜人年七十矣。召端履兄弟謂曰：吾老矣。不能攝攝家政。汝兄弟年俱長成。自應各立門戶。此出於吾意。非汝兄弟不和之故。可不必寫立分書。轉致存形迹也。端履及弟端蒙俱敬應命。迄今已十餘年。各有增益。此可爲後世子孫析釁良法。後有挑端履兄弟補立分書者。端履兄弟各唾其面曰：此太宜人面命也。汝欲我兄弟受不睦之名乎。抑欲令我兄弟受不孝之名乎。其人慙沮而退。

邑有某公者。有子五人。已析爨矣。慮日後兄弟之爭競也。時時寫立遺言。朝令暮更。然防之愈密。罅漏愈多。歿後。兄弟各執一紙。以構訟。先君子每舉以爲戒。周太宜人。不立分書。承先君志也。

錢唐厲樊榭徵君。鸚鵡花影樓落成。陳句山太僕。兆崙。手書楹聯贈之。云。座上酒人忘甲子。門前花地課丁男。甲子丁男。屬對可謂巧不傷雅。

王漁洋池北偶談。載古今詩句。如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二分無賴是揚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烟喬木隔綿州。曠野見秦州。風聲壯岳州。風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卽不宜。端題少時戲傲其體。多有押州字者。今稿已散失。追記數首。附錄於後。生平蹤跡等浮瀛。趙北燕南幾度游。聞道赤城風景好。芒鞋尙擬到台州。春流得雨橈聲柔。觸網鱸魚拍水鷗。石細沙平江路窄。釣臺高處認嚴州。店家醇酒膩如油。醉倒西湖第一樓。扶起曹騰全不管。春茶爭試六安州。江南雄鎮數奔牛。客裏帆檣薄暮收。屈指明朝泊何處。絨花記得買常州。此詩係由京回里所作。故云。桑陰深處聽鳴鳩。雨過秧鋤綠滿疇。城郭空濛烟水闊。苕溪如帶繞湖州。了了青齊黛色浮。車聲輾轉暮方休。關心換季無多日。新樣蒹葭揀德州。當年酒換鸚鵡裘。消渴文園已倦游。故蹟當墟無覓處。臨邛傳說卽邛州。刻石摧殘品屬留。長隄十里障洪流。當年人物知誰是。江道州偕鄭莒州。乾隆癸丑。江塘之役。先君一手經理。局務事竣。不欲居其名。盡讓其功於二公。詳見汪道州病榻夢痕錄中。

吾邑濱臨浙江。江水環其三面。故西南爲西江塘。東北爲北海塘。皆所以障江水也。塘外之田。名爲產地。錢清場。徵其課。乾隆庚寅七月二十三日。風潮大作。俗名海嘯。北海隄潰。江潮直入城市。塘外窳地。淪入

於江。江身直逼塘根。居民咸惴惴不保。且暮不二十年。江流北趨海甯。不特舊時竈地盡數漲復。並添漲新沙數十里。士豪咸思估墾。爰定舊有者爲原業。新漲者爲報墾。然地淪水中已久。無從辨別新舊界址。於是舊有者指新漲爲原業。報墾者指舊有爲新漲。攘奪紛爭。閩然械鬪。撫軍覺羅吉公。慶不得已。奏請將報墾之地。作爲牧地。歲收其息。作養贍。杭城駐防。螺寡之費。而爭端始絕。於是吾邑有牧租之課。向者龔緒二山。對峙大江南北。南爲蕭山。北爲海甯。數十年來。海甯北岸之地。盡數坍合。南岸居民。畏涉風濤之險。賦稅多抗延不納。嘉慶某年。又將其地改隸蕭山。併將緒山。司巡檢亦改屬焉。吾邑於是。有南沙之課。嗚呼。江流無定。坍漲靡常。小民苟且目前。罔知遠慮。安居樂業。視爲沃壤。然終非久長之計也。偶紀其事。成四絕句。落日棲臺萬竈煙。果然滄海變桑田。鄉人舊說風潮險。此話流傳七十年。卅里龔山接緒山。精上音讀若拓去聲。羊頭車子穩於鞍。棉花今歲收成好。會戲開場十日看。土俗奢侈。每遇豐收。率羣聚演戲宴飲爲樂。名曰會戲。俾晝作夜。百弊叢生。以離城寫遠。官法亦不能盡禁也。麥浪隨波漾曉風。續膝蠶豆每叢叢。似嫌黑白分明甚。故意開花一例紅。蠶豆花黑裏白邊。惟沙地豆皆開紅花。濁酒開壇佐韭菹。盤殮留我意何如。官衙遠市無兼味。烹得池中兩鯽魚。居易錄載桐城姚文燮。年六十餘。忽病不識字。卽其姓名亦不自知。醫不知爲何證也。端履案。余友汪蘇潭吏部。繼培亦患此。證有醫者云。凡人記性皆司於腦。吏部久患頭風。腦已枯涸。矧腦處至高之位。藥力所不能及。後竟不起。或云得百活馬腦食之可愈。營制馬有定額。安能得其百馬。以療病。蓋明知疾不可爲。姑爲大言以欺世耳。近世醫者云。治噎隔用獅子油。治耳聾用啄木鳥。亦皆此類。啄木鳥尙一見之。麟

子油從何得哉。

子勝其父名曰跨窳。不知所解。或云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窳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卽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謂之跨過窳門。夫後過於前。以擬子過其父。似爲較切。

師守泉州日。訪知有某者。素藉出入公門。以誇耀鄉里。飭司閹者不得通謁。某問計於司閹。司閹者曰。汝但日來候門。吾當令汝一見。一日師送客至門。司閹者咸出站侍。某亦衣冠廁其中。師問爲何人。司閹者卽以手版進。師呼與坐。匆匆命茶。茶畢。一揖而出。師責司閹者。司閹者曰。奴輩奉嚴諭。阻不許見。主人自延之入耳。師默然。而不知司閹者已得重賂也。

嘉慶辛未。予會試入都。試畢。薄游前門。見禮部示云。諭三場完竣。舉人知悉。揭曉在卽。爾等各宜在寓靜候。毋得擅自出京。探望親友。以致臨期自誤功名。榜發被放。復以事至前門。又見禮部示云。諭下第舉人知悉。爾等務宜及早回籍。無得在京逗留觀望。時主儀制司稿者。爲山陰董望軒前輩。瑣。先君門下。上。來寓慰問。余因語之。董正色曰。此向例也。予澹然出涕。率成四絕。以志慨云。都門頃刻判仙凡。前苦相留。後放還。同學笑言循故事。照依舊例不容刪。參禪瓶鉢已全拋。行脚僧歸要打包。燕子不知人事改。尚卿花片補新巢。料峭西風拂面寒。又騎驢背出長安。回頭弱水三千里。來忒匆匆去太難。天上人間一霎分。泥塗翹首望青雲。英雄同輩知誰是。昨日相逢尙論文。謂同年上虞錢西來前輩。錢由嘉慶辛酉科拔貢。朝考授職七品小京官。庚午科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是科聯捷。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官江西九江府知府。游擢湖北荆宜施道。

陸文恭公與韓仙霞城同領乾隆戊申鄉薦。韓每會試入都，則寓居旅店，而日食於公第。公極敬禮之，曰：「此吾老同年也。」一日語韓曰：「君何不憚煩，乃爾吾空屋甚多，任君移居可耳。」韓屈指計曰：「尚有某某數處，可以傳食。至某日則徧嘗矣。」公雖不言，吾亦嘗來相就耳。又一日公治具宴客，韓亦輿焉。庖人以鴿蛋進，公舉箸讓客食。韓曰：「公無然，吾已悉數之矣。」主客共有八人，而鴿蛋止七。計客每人各食一枚，而主人無與焉。乃以箸舉其一曰：「吾之所得止於此矣。」坐客咸失色，逡巡不敢下箸。公乃一一親送之。韓老境貧困，詠諧潦倒，然極有識見。終不移寓公邸。余問其故，曰：「此平泉應酬世故之言耳。官宅可寓居耶？一則闕防嚴肅，不能任意出入；二則早晚兩餐，必須按時靜候；三則茶湯燈火，呼喚無人照應；四則來往賓客，門丁絕不與通；五則歲時犒賞，不能絲毫減省；六則隨例盤殮，不得自行添菜；七則大小生日，按人要派分金；八則主人宴客，必須及早迴避；九則衣衫垢污，無人爲之澣濯；十則主人入室，必須衣冠相見，吾性落拓，其能堪此束縛否耶？」

陳讓園梅。嘉慶癸酉科舉人，後官嘉善學訓導。與文恭公兒女姻親。甲戌會試，偕余同寓旅邸。公就見曰：「有女在京，而身居客店，人其謂我何？乃命車強載其行李而去，陳不得已從之。後數日，余往候之，陳頰頰曰：「不可一朝居也。吾靜坐此室，足不能出戶外，不見天日者已數朝矣。尤難處者，己之家人耳。蓋家人與其家人同食，每人每日支鹽菜銀一分，賬房折給，止大錢七文耳。故廚房公饌，惟菜腐一盂，餘皆其家人所自備也。平泉屢任學差，僮僕類皆奢侈驕悍，飲酒食肉，旁若無人。吾家人止許餐其常饌，彼自備珍羞，不得妄下一箸。又一言不合，即加譏誚，斥爲寄食。吾家人屢向余垂涕，然此等細故，豈可令平泉知也。」

讓園又曰：吾與平泉同食，常饌而外，例有添菜，然命之食，則可食，不命之食，則不可食，所最難者，命之食而不食，則又爲違式耳。嘉慶甲戌入都，有一僕求余附載，余曰：吾今歲與人合車，主僕已四人矣，復從何處位置汝乎？乃大哭曰：小人若能到京，則不憂凍餒矣。後隨同邑盛蘆汀前輩唐。後官給事中，時尙爲編修，進京時，余已乞假將出都矣。又求余附載回籍，余曰：汝前言到京不憂凍餒，今又欲南旋，何故復大哭？曰：小人已三月不知肉味矣。余大笑曰：汝欲跟京官，則肉味二字先當置之高閣，吾家人已半載不知矣。尊管如此煩惱，何不靜赴峨嵋修鍊，俟功夫到三年，不知肉味地步，自然此心無罣礙耳。一日向陸文恭公言之，公曰：斯人也，吾知之矣。吾前往拜蘆汀，彼已接吾名片，復回問吾尊姓，僕從無不匿笑。吾漫應之曰：汝但以此通報，想汝主人當識字也。吾與蘆汀同鄉，本可相忘形迹，但被旁觀竊笑，未免轉爲抱愧耳。

嘉慶甲戌，端履釋褐後，偕錢西來、駮上虞人、辛未翰林、係同門之誼，故偕往耳。姚梅垞、汝晉、陳玉峯、驥、胡修展鑑。以上三人，與端履皆以嘉慶庚午同舉於鄉。姚山陰籍，陳歸安、胡仁和也。吳梅梁、傑，山陰人，爲劉文恭公嘉慶辛酉選拔士。韓桐上、維鏞，平湖人，亦選拔士。謁劉文恭公於邸第，公曰：譬如乳母然，爾輩皆吾保抱哺養，以至於成立也。今幸各授室矣，乳母之恩，可不報乎？吾亦無他求，但爲我謀一醉耳。又曰：龍子嘉汝言，吾天津閱卷所得士，亦當預斯會也。又曰：何十五一坤，伊別號屢改，不知其的，故師亦以其行第呼之，亦吾門下士，何爲師督學？吾浙時，僱貢生，今現居吾書館，當招與共飲，不可令其一人獨自向隅。衆皆諾，乃尅日治具，移樽師邸。師大喜，先令讀畫，繼復投壺，師投壺之技，百發百中，其投法亦與衆不

同然後入席爵行師曰今日可謂人生難得之遭逢矣諸君皆當不醉無歸耳於是覆盞藏謎飛觴傳令又出令盃一匣磁銅玉石大小參差斑駁陸離寶光耀目師云是文正公所留貽不輕出示人也命各隨酒量之淺深取盃之大小師自取其最小者曰吾本涓滴不入口今日亦當盡興也於是端履分得玉船一事意謂不過一盃之數耳不料舵尾中空旁通一穴酒注其中涓涓不絕遂至酩酊大醉餘亦屢舞亂錢無復儀節時帥先已被酒入室遂皆不辭而出次明羣赴帥邸謝過師大笑曰吾一睡直至天明方醒實不知君等幾時散席作何了局也

文恭公又言乾隆甲辰紀文達公聘主禮部試釋褐後其館選門生又羣赴公第修後進禮例以白簡三易紅手版俗謂之換帖公飲之酒出一硯相示曰此吾師劉文正公所貽者公爲乾隆丁卯順天解元是科劉文正公爲副考官吾身後亦當不傳於子而傳於弟不知誰當得此硯者會稽茹古香葉。茹爲是科狀元起對曰何不卽付與某收藏公大笑曰吾明言要俟身後而君卽欲携歸豈以我爲已死耶

嘉興錢文端公陳羣乾隆庚午典試江西寫榜吏陳巨儒年七十矣自言手寫文武三十二榜求公書以爲榮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至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唱名則其孫騰蛟也掀髯一笑筆墮於地中丞大喜索方伯彭公家屏作詩時蔣荅生太史士登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

予嘉慶甲戌會試出桐城姚伯昂師元之門下後撥入儀徵汪小竹師全德房中師少年科第詩古文詞援筆立就後官江西吉贛南寧道卒於官其遺集未知曾蒐輯否今僅得與阮中丞書一篇錄之云歲月

不居。飄忽如流。違侍以來。倏焉三祀。白雲興懷。有深於記室。仁風載詠。何殊於舊賓。采山使還。再寓箋素。因參掌錄。得謁輿居。蓬心勞勞。惶恐無任。頃枉嘉問。曲贈故言。德音孔昭。大雅宏達。省覽未竟。神意交馳。雖竇叔向之縱橫。八行陳孔璋之紛紜。六紙洪筆。巨製蔑以加諸。某材慙苴菜。學非鑿蚌。坐挹羣籍。莫辨朱紫。行操一卷。纔記姓名。賴宋工之刻楮。三年而不成。等鄰人之削棘。一朝而思遂。比於敬禮潤色之請。未堪。譬以德柔郊居之音。莫判何圖。閣下喻及兩賢。正恐彌月不獻。有愆陳思。集中他竊。貽羞沈隱。來書所論三蔽二難。傳參流別。妙思典論。吳均文釋。李充翰林。深檢厥章。未覩斯奧。接樂令之趣。雲霧可披。聞謝公之談。河漢非遠。自揆樸昧。有闕窺尋。譬若空桑之流。蛇螭弗知。大椿之年。螻蛄何覺。今以獻歲。下九裝臺。北征擊汰。湘衡周輪。鞏洛望天。門其不見。涉馬阪以何歸。縣縣遠道。青草之詠。未成。淇淇江水。長楓之魂。易斷。頃所綴輯。錄爲一編。伏冀鴻裁。覽斯蒐說。臨發祇慄。屢漏不宜。

今世婦人喜以翠羽塗於金銀首飾上。謂之點翠。不知自古有之。左傳二十四年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杜注。聚鷓羽以爲冠。非法之服。孔疏釋鳥云。翠鷓。李巡曰。鷓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樊光云。青羽出交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漢書尉佗獻文帝翠鳥毛。然則鷓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鷓羽以爲冠也。端履案。鷓鳥蠢知。不可以絨聚以爲冠。其卽今之點翠歟。

嘉慶甲子乙丑間。同人歲爲消寒雅集。集必徵文考獻。或出新意定爲觴政。不能者罰以巨觥。迄今幾四十年。朋輩凋零殆盡。其酒令亦並遺忘。今略記二則錄之。皆所謂連理枝也。○一以四書二句以上句末字下句首字合一藥名。道不遠人參也。魯人參諸侯之寶。三七里之郭。三七白雪之白。微子去之。白微賊。

武仲以防風乎舞雩。防風不知爲不知。母命之。知母殷鑒不遠。志於道。違志仍舊貫。衆皆悅之。貫衆方寸之木。賊夫人之子。木賊顏路請子之車。前日於齊。車前事親爲大黃衣狐裘。大黃仁者如射干。戈戚陽射干。長一身有半。夏日則飲水。半夏譬諸草木。通國皆稱不孝焉。木通願車馬。勃如戰色。馬勃與其弟辛夷。子思以易天下。辛夷。○一以四書二句依前式合一縣名可合者甚多。今錄其新穎者。事孰爲大。輿於詩。大輿。苟日新。陽虎欲見孔子。新陽教者必以正定而後能慮。正定不俟駕而行。唐虞禪行。唐詩可以與。山徑之蹊間。輿山止子路宿。遷於負夏。宿遷遠之則有望。江漢以濯之。望江大夫以旌德。不孤旌德。綏之斯來。安而後能慮。來安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河不出圖。五河而未嘗有顯者來。鳳鳥不至。來鳳所惡於上。猶之於人也。上猶彼以其富。陽貨欲見孔子。富陽草上之風必偃師也。辟偃師。遂有南陽城非不高也。陽城吾師之未能信。宜民宜人。信宜誠不以富民之爲道也。富民五十以學易。門人治任將歸。易門德之不修。文信忠行。修交顛而不扶。風乎舞雩。扶風。

觴政又有所謂並頭蓮者。集經書二句。以上一句第一字。下一句第一字。合一物。如合縣名。則以信近於義。宜民宜人。合信宜文之。以禮樂水信無分於東西。合文水是也。有所謂並蒂蓮者。以上句下一字。下句下一字。合一物。如合藥名。則以馮婦攘臂下車。不敢以陳於王前。合車前。膾不厭細。與其弟辛合。細辛是也。此皆飛觴故事。銷夏閒談。偶一效顰。亦無傷於大雅也。

吾鄉祠宇楹聯有絕佳者。府城隍廟云。王公險設帶礪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牛斗星懸。蓬萊景勝。十萬家烟火。盡歸此處樓臺。相傳係徐天池。○名已見前手筆。以廟踞臥龍山麓。登高可以遠眺。故

也。又郡中一關帝廟。不塑神像。僅於壁上繪雲長上馬欲行。孟德從旁贈別之狀。其楹聯云。亦知吾故主。尙存乎。從此去。走徧天涯。甯肯戀萬鍾千駟。曾許汝立功。乃去耳。倘他年相逢歧路。最難忘樽酒綈袍。郡庠堂聯云。禹會諸侯。三百里揆文。設爲庠序。以教越多君子。六千賢定霸。是亦聖人之徒。道光某年。吾邑創建考棚。爲縣試士子之地。落成。子師其意。譔堂聯云。九萬雲程於茲發軔。六千君子咸樂升堂。又譔楹聯云。地當夢筆橋頭。聽郭外松濤風雨。共春蠶食葉。人在大羅天上。染路旁柳汁。康莊偕良驥呈材。

鱗魚出吾邑。與富陽淡水鹹水交界之間。漁人宵見水面有微光。混混。卽舉網取之。然不可多得也。道光壬寅。以一巒饋恭甫弟。恭甫復次余方竹杖詩韻。又倒疊韻。其二首爲謝云。渾身骨鯁雪鱗方。半尺盈盤匹練光。安得成都桑八百。時兄適遣人到園採桑葉。日餐嘉貺臥南陽。酒徒無量媿高陽。鱸尾醃顏盡寵光。酸秀人情詩一紙。還丹多謝養生方。予亦依韻答之云。吳越中分水一方。纖鱗潛處燦瑤光。老饕慾壑填難滿。尙擬乘潮到富陽。風流慚愧孟襄陽。老蚌珠乾乏夜光。難得季方和慰藉。新詩和到壓元方。

耶潛紀聞

清陳康祺

喇嘛一教較浮屠天方尤爲誕罔。其人狡悍陰鷙。飲酒食肉。被服鮮麗。習技擊。娶婦女。無復戒律。其中又有紅教黃教之別。黃教能書符治病。唵經咒。紅教至能攝人神魂。匪眦之讐。咒詛立死。其演法則有跳布札放烏卜藏諸技。其唵經則有吉祥天母大游戲迎新年龍王水寶匣沐浴諸名目。其飯依釋迦金剛毘盧藥師無量壽諸佛。則又似與浮屠同出。其髡首不蓄髮亦同。定例凡祈禱雨雪。救護日月食。皆令演法唵經。而長年承應內廷者。至數十百人。之衆。出則橫行街市。莫與誰何。糜帑惑民。於義無取。蓋本朝龍興之初。喇嘛效順最早。而其術盛行東土。又夙爲蒙古諸部落所崇信。故優禮彼教。政以羈縻外藩。不虞相沿至今。祀典慶典。參預日多。駸駸乎欲淆秩宗之大禮。二百年來言事諸臣。惜無建議裁抑者。咸豐八年。關節案發。首輔葉市。少宰成邊。內外廉官及京兆閣新中舉子。軍流降革。至數十人之多。可謂科場大獄矣。相傳刑部定讞時。文宗皇帝以大學士柏葰。早正揆席。勤慎無咎。且株連過衆。聖意不樂窮治。而端華肅順方用事。肅又官司寇。因得挾刑律與天子爭。蓋肅順屢有憾於柏。而朝臣中起家科目者。又其素所白眼也。九年二月十二日。文宗御勤政殿。召見王大臣等。正諸臣玩法之罪。天顏慘沮。殆亦以通榜有憑。難於曲宥。爾時監視行刑者。爲肅順及趙大司寇光。比穆宗登極。肅益跋扈難制。兩宮震怒。臚列逆跡付廷議。罪在不赦。蓋甫及三年。權勢熏灼之堂上官。亦復囚衣赴西市。其監視行刑者。仍趙大司寇也。尋有旨復柏葰原官。並加恩錄其後人。噫。共驩頑讒。並育於堯天。而誅殛於舜世。聖作明述。仁至義

盡臺省諸公尙其知感知畏哉。

咸豐三年粵口自武昌下竄俘掠五十萬人蔽江東來帆檣如薺吳頭楚尾千里無堅城陸建瀛方總制三江新膺節鉞奉命出境籌防駐武穴下之老鼠峽鋒刃未交掩旗宵遁長江天險至不能一日守金陵龍蟠虎踞之區雄師霧屯芻糧山積士女登陴咸誓死守乃未及半月遽爲儀鳳門地雷所乘據爲口都歷十餘年不能猝拔江蘇六合縣以濱江僻邑孤懸口首戰解嚴屢摧劇口時有紙糊南京城鐵鑄六合縣之謠守禦之道豈不在得人哉時知縣事者爲湖北溫壯勇公紹原陸制軍鄉里也積功擢道員充江南大營翼長仍留防六合困守六載至八年九月揚州再失口勢益張憤六合官民甚糾大隊狂口圍城紹原激厲士卒割衫嚙指草血書上勝帥乞救不應糧盡援絕城遂陷紹原率妻王氏次子輔材冢婦陳氏投水以殉城中共事者新選六合縣李守誠總兵羅玉斌知縣馮明本典史葉懋全都司王家幹夏定邦守備余承恩城守千總海從龍等皆巷戰陣亡罵口不屈吁睢陽忠節長耀江淮彼河北二十四郡望風瓦解何竟無一人鬚眉哉

圓明園爲前明懿戚徐偉別墅舊址康熙間名暢春園世宗在潛邸時聖祖命於園中闢地築室以爲世宗讀書之所並賜名圓明雍正後遂無復暢春之稱矣園距平則門二十里列聖避暑巡幸歲駐蹕數月以爲常咸豐庚申西事孔棘津門被兵靈囿曲臺付之回祝我文宗皇帝在天之靈有隱恫焉同治初政滿御史有建議修復者嚴旨切責十一年廣東奸民李光昭覬覦富貴具呈內務府請報効木植重修淀園穆宗聖孝邁恒正思兩宮聽政過勞無娛遊休息之地因俯從光照請其實光照一貧子冀以近侍爲

護符得遊歷川楚江浙諸產木之區勒索肥己也幸聖智如神卒破奸詭置光照於法民間獲免騷擾當園工議興中外錯愕臺諫中惟沈桐甫侍御淮首上書力爭上震怒立召見諭以大孝養志之義沈素呐呐青蒲獨對懾於天威但連稱興作非時恐累聖德而已沈退朝過余余曰上聖明丈宜補草一疏剴切和平必迴天聽大略謂天子以天下養凡可以博親懼者何敢願惜帑項然浣園之毀非由天災今時事艱難仇人在國卽庫藏充溢亦不當遽議興修皇上之意原爲兩宮頤養起見但臣恐園工落成兩太后入居其中反覺愀然不樂願皇上自強不息時時以繼志述事爲念則所以仰慰文宗及兩宮皇太后者於孝道尤爲光大云云如此立言上必感悟沈丈深韙余言擬次日削稿又次日封上嗣聞游侍御百川者袖疏廷諍謬謬數百言聲震殿瓦上雖未遽收回成命而鱉直犯顏不加譴責長楊五柞卒罷經營鳴鳳朝陽不誠聖朝盛事哉

國朝諫臣首數彭鵬郭琇至孫文定公嘉淦以自是箴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宣廟昌言主德風稜卓然蓋古之遺直矣以余所聞嘉道之間蘇廷魁陳慶鏞朱琦爲諫垣三直又合吾浙金應麟世稱四虎稍後王侍郎茂蔭袁端敏甲三爲言官時亦復侃侃論列不避權要端敏至劾及某郡王暨侍郎書元雖文宗亦以爲太甚非所宜言然猶抵某郡王以同治一朝張盛藻論同文館邊寶泉參李伯相進瑞葵及游沈二君諫停園工諸疏皆剴切可誦主聖臣直亦遭其時然也

昔讀武進張皋文編修茗柯文書左仲甫事有曰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按湯文端公蕭山人此譏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穎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爺來誰與辦

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爺來。吾屬不安枕矣云云。又見今大學士左公宗棠。請飭史館爲桂超萬立傳。疏曰道光十七年。臣宗棠會試北上。道出巖城。偶游城市。見知縣桂所張示諭。勸民耕種。並示以種植木棉諸芋之宜。以及備荒之策。甚爲詳備。詢之居民。皆言令之愛民。出於至誠。其潔清自矢。爲從前清官所未有。心竊異之。云云。霍邱巖城之循卓。不待復言。而湯左二公。嘗騎驢覓舉。手無寸柄之時。驛路偶經。卽留意人才如此。儒臣識量。名相襟期。肇於此矣。康祺同治甲子。應京兆試。丁卯上計車。二次。皆假道江淮。齊魯間。亦嘗詢訪謠俗。周覽山川脈絡。城郭險要。於近年諸將。平定粵。屯兵戰守遺蹟。舟車所屆。莫不目察而心識之。雖騶卒編郎。亦終日與語無倦。自問少年志尙。頗不猶人。奈仕宦蹉跎。家難疊遭。至於壯心頽挫。但求服末路之鹽車。完雕蟲之故業。言念蕭山湘陰二公。雖願執鞭。無能爲役。已攬鏡嗚咽。勞者自歌。旅邸霜宵。悵然紀此。時光緒四年立春前一日也。

乾隆二十八年。直隸按察使裴宗錫。疏言古北口外山場。蒺藜樹。土人俱伐作薪。不諳養蠶。此樹本名橡樹。入土卽生。三四年後。葉可飼蠶。臣前在濟東。飭屬遍栽。頗有成效。今以之供薪。殊覺可惜。請照東省法。勸民廣栽試養。諭交直隸總督方觀承。實力妥辦。

孫文定公嘉淦。管理國子監時。條奏太學事宜。令諸生於時藝外。各明一經治一事。倣宋胡瑗立經義治事齋例。俾爲有用之學。部議從之。比年康祺門下士。有司教六堂者。詢其齋規。則仍課時文外。無所事事也。今日之祭酒司業。本以試帖楷法得之。文定舊法。宜乎日弛矣。康祺謬謂各省府州縣書院。若朝廷更定條規。院長宜延聘不宜推薦。論品學不論科名。訓迪諸生。一本安定成法。三年學成。省書院擇其成材。

者申送二十名。貢監一例。府書院各五六名。縣書院各一二名。上之本省布政司學政。達其名於國學。名之曰高材生。每鄉試標異其試卷。直達主司。不必復經房考。闈薦學政歲科試。亦申送若干名。卽試文平常者。亦附一等末。鄉試解額及取中拔貢優貢歲科二試一等。必於是取十之五焉。有多無少。院長有不公不明者。地方官詳布政司學政。別延一人。所上冊中諸生。試之不符。主司學政奏更之。院長多聘老成宿望。亦必無是事。諸生名已達部。有改行失德者。院長告之。當道除名。已中式及老病物故。並廢疾不能應試者。別補之。或各省各府別設一書院。課舉人。其會試亦照鄉試例。名冊上禮部。如是而天下人才有不駸駸日上。務爲有用之學者。吾不信也。

中外大臣遺疏。多子孫賓客爲之。卽力疾手定。彌留口占者。亦敘述恩遇。泛論治體者居多。獨朱文端公軾疏云。萬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財尤宜鄭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於幾微。在審察其心跡而進退之。至若國家經費。本自有餘。異日儻有言利之臣。倡爲加賦之議者。伏祈聖仁乾斷。永斥浮言。實四海蒼生之福云云。忠君愛國之忱。至死惓惓。可謂大臣矣。

俄羅斯人來邊境者。國初呼爲羅利。康熙二十四年。踞雅克薩城。上命副都統公彭春往討。師薄雅克薩。遣人以書諭降。不從。軍其城南。集戰船於城東。城下三面積柴。爲焚城狀。城中大驚。其酋額里克舍。窮蹙乞降。乃宣恩諭。宥其罪。額里克舍引六百餘人。稽顙謝卽徙去。時彭春奏陸行自興安嶺以往。林木叢雜。途徑窄隘。冬雪之時。沙結冰堅。夏雨泥深。淤阻。惟輕裝可行。水程自雅克薩還。至愛輝城。於黑龍江順流。行舟僅須半月。兩岸可繚挽。若逆流行舟。須三月。較陸倍期。而於運糧礮爲便。時嘗建木城於黑龍江呼

瑪爾調兵千五百往駐。遣舟運礮。又選福建投誠善用藤牌兵四百人助勦。當此泰山壓卵。北海澆燄。蠡茲烏夷。一鼓可下。且使懾彼降人。命爲鄉導。卽犁庭掃穴。何難。而我聖祖猶宣諭諸將。謂中國兵馬精強。器械堅利。羅剎勢不能敵。歸誠時勿殺一人。俾還故土。祖宗朝義征仁育。懷柔遠裔。至此他日出使虜廷。者稱述舊典。或猶足壯我威稜。感動異類也。詳見國史。彭春傳。時務所關。特錄於此。

翁文端公年二十四時。猶一貧諸生也。其祀竈詩有云。微祿但能邀主簿。濁醪何惜請比鄰。士當困厄無聊。易作短氣語。當公爲此詩。豈自料兩朝宰相。再世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澤。爲本朝希有人物哉。

歸宮詹入闈警神文略云。某等素著清貧。謬叨榮遇。期爲朝廷遴選真材。不爲身家營謀私窟。期諸同事各矢此心。儻或爲利營私。徇情欺主。明正國法。幽服冥誅。甘受妻孥戮辱之慘。必膺子孫滅絕之報。按朱竹垞檢討典試江南。渡江告江神文曰。如其寸衷有味。徇人賄託。廢棄真才。神靈有知。允當罰殛。又入貢院。警神文曰。如或心存曖昧。遏抑真才。徇一人之情面。受一言之賄託。通一字之關節。神奪其算。鬼褫其魄。五刑備其體。三木塞其頭。刀斧分其尸。烏鳶攫其肉。云云。前輩鍾公衡才公正如此。

全壇蔣徵士衡康熙間。以善書稱。碑版照耀四裔。五十六歲時。矢志書十三經。凡八十餘萬言。閏十二年。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文定公斌。特疏上呈御覽。奉旨鐫石留太學。以墨刻頒行天下。並授衡國子監學正。當衡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又舉博學鴻詞。皆力辭不赴。山林宿學。一藝專精。終邀容賞。士生聖朝。牢落不偶者。宜自奮已衡爲虎臣。修撰超從子。字湘帆。晚年自號江南拙老人。工詩古文。其書法論一

篇尤爲講楷法者所宗尚。

康熙朝彭中丞鵬號天下清官第一。錢唐馮山公至撰恨不見彭公。敘略曰：戊寅十月，予客天水方伯幕。古愚彭公來，客皆往觀。予方浴，觀無及。歛望累日，自景願見公。垂二十年，甲寅，閩變，賊欲汚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吾以公爲罵賊，斷舌顏杲卿。後宰三河，仁而廉，日餐糜粥，有時絕糧。吾以公爲糜餓范萊，兼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餼，奪公鞭之。吾以公爲強項令董宣，入爲給事中，劾考官不公，下請逐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吾以公爲折檻朱雲，理輪張綱，及出監河工，秋濤，醫隄，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吾以公爲河溢瓠子，請以身填金隄，如王尊。按察貴州，主僕行李裁二肩，吾以爲一琴一鶴，趨閩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必爭先快觀。況忠清正直，全備乎一身者哉！思之二十年，一朝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無窮期已。云云。予讀是文，覺彭公之直節清聲，固令人有生不同時之慨，而山公之風趣，亦藉可想見矣。山公名景，初游京師，主兵部侍郎項景襄時，有司亟營建，求大木不得，有請易太學彝倫堂，梲者景投書魏敏果，公事竟獲止。又嘗以開潤河議，上漕督徐旭齡，陳淮安水患於尙書湯文正公，最後爲工部侍郎。金魚客上方命部院大臣甄別屬吏，諸臣仰承風旨，五部皆有斥者，景獨引五郡自有平原自無事，以風鼎，兼善之，遂一無所劾。景文學少，與閣百詩齊名，晚交湯右曾，查昇，相國索額圖嘗欲見之，堅不肯詣，真奇士也。

吳門石琢室殿撰韞玉，以文章伏一世，其律身清謹，實不愧道學中人。未達時，見淫詞小說，一切得罪名教之書，輒拉雜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收燬幾萬卷。一日閱四朝聞見錄，中有劾朱文公疏，評詆

極醜穢。忽拍案大怒。亟脫婦臂上金跳脫。質錢五十千。徧搜東南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盡付諸一炬。可謂嚴於衛道矣。是年南開發解。庚戌魁多士。夫因果之說。儒者不道。然以一窮諸生。毅然以關邪說扶名教。自任其胸襟氣節。豈復第二流人物所有。

元明之世。育嬰堂尙未通行。自國家忠厚開基。發粟振饑。歲不絕書。孤獨鰥寡。各得其所。世祖皇帝講筵觸發。特嚴溺女之禁。海內始知育嬰爲善舉。然在官尙無常餼也。仰維孝莊皇后首頒祿米。滿漢諸臣以次輸助。不數年。由京師以達郡縣。育嬰之堂徧天下矣。康熙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鄭康成注。與之母。與之餼。王制。幼而無父者有常餼。月令。仲冬養幼少。存諸孤。三代以上。必無無故棄嬰之舉。可知也。厥後唐元和間。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宋淳祐間。詔給官田五百畝。慈幼局。法猶近古。然後世疆域日廣。生齒日繁。饑饉流離。委棄載道。朝廷發帑活人。勢難徧給。蓋若我聖朝誠求保赤。大德曰生。躬自宮闈。傳諸陬澨。及人之幼。因民所利。休養生息。尤爲可大可久之規模也。崑山徐健奄先生宋元經解之刻。實足津逮來賢。肇起熙朝樸學。其私家藏書曰傳是樓。向不得其解。後閱汪鈍翁傳是樓記云。先生召諸子登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嘗慨爲人父祖者。每欲傳其七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物。而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臺榭歌舞與馬之具。而未必能世享娛樂也。吾方鑒此。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

國初常熟多畫師。有黃鼎者。足跡半天下。尤在秦蜀間久。故所作多離奇俶詭。爲古人履齒所不到。然亦

坐是多病敗。同里王石谷輩稍後起。陶鑄董巨。舍跨關李。名遂出鼎右。識者謂譬諸詩家。鼎其青蓮。而輩則少陵。輩嘗繪南巡圖進呈。天子嘉賞。議官之輩不樂仕進。遽歸。一時名公巨卿投詩攀援。卒不可得。立品如此。其筆墨始可寶貴也。

粵之雷州亦有西湖。坡詩所謂西湖不欲往。暮樹號寒鴉者也。其地相傳有西湖平狀元生之語。郡人因構書舍於湖上。顏曰平湖。覃谿學士按臨雷郡。有句云。可笑此郡士。不愧文不工。但祝西湖平。結此一畝宮。

康熙辛丑會試揭曉後。一榜人物。先令王公大臣看驗。時馬觀察維翰。軀幹短小。挺立不跪。提督隆科多呵之曰。不料渺小丈夫。風骨如許。對曰。區區不跪。尙未見維翰風骨也。後以給事中轉建昌道。忤總督直揭部科。可謂蓋桂之性。至老不移。

長洲徐枋。前明遺老。甲申後。卜居靈巖山側。渲染丹青。世稱絕妙。將軍蔡毓榮督武昌。遣使通書。且餽金求畫。枋笑曰。明府正是殷荊州。特吾薄顧。長康不爲耳。其峻潔如此。世傳湯文正巡撫江南。屏驕從訪之。枋堅不出。康祺案枋嘗與文正周旋。人言妄也。蔡毓榮以明臣降順。枋故絕之。若文正者。理學經濟枋所夙知。何爲避而不見。吳江計甫草東。讀書講學。風趣異人。嘗客鄴中。訪謝茂秦葬處。爲封土三尺。餘立碣表誌。至順德。忽憶歸震川常佐此郡。有應記二首。求其遺蹟。不可得。西向再拜。流淚被面。游泰山。至日觀峰。見豐碑屹立。大書人子不登高。不臨深。卽杖策而下。還吳。見黃孝子向堅。自稱弟子。逸事尙多。此特其最著者。

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桐城張文端公英聰訓齋語。多格言名論。此四句尤切至。

國初廬陵張舉士貞生。以道學名。躬行尤卓絕。蚤喜陽明良知之說。晚乃宗師紫陽。嘗制聖門戒律八條。自警警世。一穿窬之類。多方鑽刺者。是一患得患失鄙夫。夤緣獵進者。是一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輩斷賤丈夫。據爲奇貨者。是一播問乞人。望門干謁者。是一無忌憚小人。侮法作奸者。是一德之賊。游移不定者。是一不遠禽獸。淫蕩無恥者。是康熙中議遣大臣巡祭學士。上書切諫。被詔引見。以所言過惡。下考功議。免官。詔貶二秩。其自爲詩云。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慙還應術未全。可知其所養矣。後特旨復原職。

潘文恭公試童子日。端坐試席。風度凝重。吳縣令李逢春異之。因命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應聲曰。韓昌黎爲百世之師。夫文正昌黎後世殊難追逐。然公口氣如此。則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

國初容城張果中。蠡縣彭子凡。西華理鬯和。並著奇節。皆與孫徵君奇逢友善。王漁洋謂之蘇門三賢。果中少任俠。明季左光斗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子凡明諸生。亂後游河朔。依徵君以居。貞介絕俗。士人餽之粟。不受。餓死。嘯臺榜徵君題曰。餓夫墓。鬯和本姓李。恥同闖賊。遂復大理之理。按輿化。李嘉兆。卽南岳上人。退翁父。甲申後。貽其子書。命復姓理氏。時未知鬯和事也。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徵君稱爲魯連。後一人三賢。雖制行過中。而敦尚風節。砥礪清修。聖人復生。當亦置之狂狷之列。嗚呼。學校如林。儒冠滿眼。卓彼三子。弗可及已。按二理從姓。叛古人所未有。不愧豪傑。而崇禎壬午。闖圍承天。乃有迎降通譜之。巡按李振聲。恐寸磔其軀。不足喂理門犬豕也。

順治初年。宣城施愚山。萊陽宋直方。雲間周釜山。同官刑部。郎署多暇。敝車羸馬相過從。飲酒賦詩爲樂。一時都下盛傳。謂前明王李諸君。白雲樓唱和遺風。居然不墜。同光之交。余官西曹六年。同舍郎非章句腐儒。卽音梁子弟。間有一二風雅之士。率厭苦應官畫諾。終歲不踏曹司門。白雲樓下吟聲寂如。可歎也。道光間。蕪州郝氏。七世同居。食指千計。男耕女織。家法嚴整。士子讀書。應考入學。中舉人。赴禮部試。恐入仕也。出遊不得。越二十里外。京外官奉使其地。咸主其家。備供頓。不纖悉累。地方官吏。四民之往來。則具酒禮。芻秣無虛日。其餘睦姻。任郵事。不勝書。人皆稱郝善人云。康熙按此事。纖微無關掌故。而窮鄉編戶。有此馴良孝友之家。真不絕俗善不近名。古來獨行傳中。實所罕觀。亦足見我朝王化之行。首及畿甸。詳列於此。俾采風者有述焉。

紀文達自言。自四歲至老。未嘗一日離筆硯。乾隆壬子三月。偶在直廬。戲謂友人云。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沈宦海如鷗鳥。生死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挽足矣。劉文清公塘笑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挽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陸副憲訃音至。文達紀之槐西雜志。以爲事有先兆云。

乾隆朝開四庫全書館。惟紀文達公。始終其事。其後恭進全書表。相傳公振筆疾書。文不加點。同館莫不歎服。時總其事者。復令陸耳山副憲錫熊。吳稷堂學士省欽。合撰一表。終不愜意。乃以公所撰表。書二人銜名。以進。純皇帝閱未終卷。顧謂諸臣曰。此表必紀某所撰。遂特命加賞一分。文達碩學鴻才。固爲本朝有數人物。亦由遭際隆盛。容照如神。天球河圖。獲供明堂清廟之用。可歎羨也。

粵○踞金陵士夫陷○中者多以節烈著聞。副○楊秀清嘗設策開僞科逼多士賦詩題曰四海之內皆東王有諸生鄭之僑者作詩痛詆起句云四海皆清土安容鼠輩狂人皆思北闕世忽有東王○大怒支解之廩生張繼庚伴與○暱結爲內應七上書向忠武公復親謁公營圖反正會大雪失期會事洩被拘○窮治黨與榜笞刺爇身無完膚終不累一人○復餌以甘言乃請示○官册指其悍者三十餘人○皆立斬之既而悟始磔君君臨刑作絕命詞有云拔不去眼中釘嘔不盡心頭血吁嗟窮途窮空抱烈士烈勢○苦無權罵○猶有舌詞及上向公書江甯人至今猶傳誦又諸生夏宗銑者○曾就試終卷有罵○語亦被磔又張君同謀金和賈鍾麟李鈞祥何師孟皆諸生章布嘗引官兵入伏城中夜起殺○以有備不得逞後不知所終嗚呼江甯之變大府帥駐兵小孤山聞警失措全軍譁潰坐失長江天設之險迨雄城繼陷身死與中碧血模糊幸廁忠義而東南人士翩翩衣冠科目中人至有以五色布裹頭署軍師旅帥○銜偷活草間受昏制謬封而不惜者迄今中興二十年度此輩亦大半槁項死以視諸君子艱難求濟慷慨殉生薄祿未蓄大義是荷其輕重之區豈直秦山之於鴻毛哉

漁洋先生司李揚州文士幅帙弦詩角酒無虛日餘韻遺風足爲風塵吏增色聞先生妻張夫人質賢耦閩人壽秘以會試入京師道出邗江金盡告急先生無以應有憂色夫人遂脫跳脫於腕徐夜者字東癡隱居東皋鄭潢河上貧且老雖凍餓不以干人會大風雪夫人出絮帛謂先生曰君待毋念徐先生寒乎曷以遺之其賢敏若是

道光二年壬午秋九月己丑夜二鼓粵東省垣西關火火作而風始於第七鋪餅肆夜中踰打銅街庚寅

晨及十三行日晡及杉木欄。是日風甚。夜愈甚。翼日辛卯。食時風息火燿。凡燬街七十餘巷。十之房舍萬餘間。廣一里。縱七之。焚死者數十人。蹂而死於達觀橋者二十七人。鬻伎之災。百歲翁歎爲未有。按粵東是時番船漸通。洋商初盛。珠貝環貨。族於西關。酒海肉林。綸衣珍食。起家屠僮。淫侈亡等。天殆怒其妖邪。使海市蜃樓。盡付於祝回之一炬。垂戒不可謂不嚴。無如醉夢中人。頑不知惕。以致逆氛祆教。漸染東南。閱數十年。而未能滿滌。可哀也已。按國初乾隆而後。淮綱日盛。揚商奢靡。甲九州。致有三十五年十二月儀徵鹽船之燼。及粵口之亂。受禍最深。牢盆至今衰落。今日之粵東。廝養公卿。狗馬純袴。徒手百萬。家陶白面。戶程羅。盛極必衰。豈果無閉關絕市之日與。

寶應朱文定公士彥。爲家宰日。嘗語家人曰。余生平行事過人者。惟見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不勉。異日蓋棺得謚爲定足矣。比公薨。禮臣擬謚進呈。上俱未圈出。特旨予謚文定。一時朝士咸服聖主之知人。亦以見公之自信有素云。

溺女之風。西江尤甚。天津沈封翁世華。官是省巡檢。所至有惠政。尤禁溺女。剴切申諭。澆風爲之一變。其後長子嶧。中乾隆丙午舉人。座師爲彭文勤公。次子峻。乾隆甲午副榜。座師爲曹文恪公。秀先孫兆澧。嘉慶庚午鄉舉。座師爲陳侍郎希曾。丁丑成進士。座師爲戴可亭相國。凡封翁孫曾輩。掇獲科第。無不由江西人暗中識拔者。彰顯如此。尙謂非天道與。

黃河水信。清明後二十日曰桃汛。春杪曰菜花水。伏汛以入伏始。四月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遠山消凍水。帶礮腥。曰礮山水。秋汛始立秋。訖霜降。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花水。九月登高水。冬曰凌汛。十月

曰伏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曰盛凌水河上老兵能言之。

阮文達公撫浙時。擬設普濟堂。手定章程十二條。籌費付紳士經理。至今賴之。一通衢夏秋施茶水。冬施薑湯。一施貧民瘡痢傷寒瘡癰時瘟丸藥膏丹。一每年十二月立粥廠一月。一設恤嫠會。月給錢文。一設收瘞局。揀埋枯骨。一施舍棺木綿衣。一設錢江義渡。今天下井田久廢。生齒日繁。朝廷不能行限田之法。宗子又無收族之方。以致豪強者田連阡陌。而淫侈亡等。貧窶者勤動終歲。而俯仰無費。惟興立善舉。策畫恆產。猶爲抑兼。並而扶疾病之善術。凡有字人之責者。幸勿爲煦煦子子。薄而不爲此事。無關掌故。特錄之以爲外吏勸。

宗室輔國公永璫。理密親王孫也。好收藏古字畫書籍。善於甄別真僞。凡經公品題。皆董家輒居爲奇貨。汪文端公嘗延公評鑒家藏諸卷軸。公撫摩終日。默無一言。臨行文端送之。登車公笑謂米襄陽一帖。近真跡。稍宜寶貴。文端爲之爽然。

柳南隨筆云。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除止稱爺稱老爹而已。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卽國初亦然。今則並稱太爺矣。康熙按王氏生乾隆朝。其稱謂如此。已譏其僭越。今則京官四品以上。外任司道。上無不稱大人。翰林一開坊六品。亦大人。編修得差七品。亦大人。外任加道銜。卽稱大人。三品銜更無不大人。知府無加銜者。以至知縣。皆稱大老爺。佐貳六品以上。卽大老爺。舉貢生監。無不老爺。甚至屠沽市僧。捐道銜。則大人矣。捐六品銜。則大老爺矣。關內羊頭。職方如狗。稱謂之僭。更何足言。

江右李恭毅公湖。屢任封圻。廉能軼衆。鎮撫粵東。值海盜充斥。公簡練將士。冒涉波濤。未踰年。擒盜至數千人。公但誅首惡。餘悉資遣之。曰：此亦吾民。何忍使撻白刃也。盜皆感泣改行。時輿誦云：廣東真樂土。來了李巡撫。強盜肯回心。百姓不喫苦。

咸豐三年。戶部尙書孫文定公瑞珍。奏請捐納舉人。禮部侍郎陶樾。請仿康熙年間例。報捐生員。文生每名壹百兩。武生減半。四年。戶部侍郎羅文恪公惇衍。奏稱粵東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積有公產。請令一姓捐銀至萬兩者。將該族子弟。每遇歲試。永遠取進文武學額各一名。侍郎何彤雲。請開各省舉人進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旨斥駁。按其時。交託儲蓄浩繁。宵旰焦勞。大農仰屋。廷臣遂有此苟且目前之策。幸聖明獨斷。杜絕權宜。二百年取士之大經。不容市井販夫得操進退。凡屬明經孝秀之科。劭學禔躬。宜如何稍自標異與。

順治乙酉。豫王下江南。殘明諸臣咸致重幣。以虞山錢牧齋所獻爲最薄。蓋自表其廉潔也。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尾亦如之。其貢品乃流金金銀壺。法琅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宋製玉盃。天鹿犀杯。葵花犀盃。芙蓉犀盃。法琅鼎盃。各一進。法琅鶴盃。銀鑲鶴盃。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弋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見謙益鄉人柳南隨筆。以是爲薄。則厚者可知。

泉州李中丞馥。撫吾浙時。收書極富。一時善本。齊入曾倉。每冊皆有圖記。曰：曾在李鹿山處。後緣事頗繁。羣書散逸。人以爲印文之識。然亦達已。

康熙癸未海甯陳氏匏廬宗伯邦彥文勤相國世倅同入翰林時文簡公元龍最承寵眷臚唱日上臨朝舉手謂文簡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同列以爲至榮

國家定制凡一產三男者咸予賞賚紀文達公主修續文獻通攷於祥異攷中變馬氏之例削去此門遵功令也復於五種筆記中詳列其說云漢書五行志以一產三男列於人疇以爲母氣過盛故列之咎徵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聖人不以爲妖異抑又何與夫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非地之能自生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非女之能自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謂之人疇可矣既爲有父之子則父氣亦盛可知何獨以爲陰盛陽衰乎循是以推則嘉禾專車異畝同穎見於書序者亦將謂地氣太盛乎大抵洪範五行說多穿鑿而此條之難通爲尤甚不得以源出伏生以傳爲經也康熙按一產三男之受賞不始於皇朝昔讀明英宗武宗實錄雖一歲中紀載簡略而凡直省州縣以此呈報者無不備書惟自聖朝嘉惠元元一掃曲學之陋纂入續文獻通攷於是引據古義者永獲遵循矣

相傳田文鏡爲豫督平越王少司馬士俊適令祥符庭參日田問出身王攢眉囁嘴故作羞愧狀良久始對曰士俊不肖讀書出身某科散館翰林也田以爲刺己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卽詳請免河南贛地稅冀見忤放歸田果疏劾時楊中丞文乾方爲布政使司人謁田王某請免稅邀譽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盡少緩田諾之未幾楊巡撫廣東卽保薦同往以道府用海升兩司田卒代其任以田文鏡之嚴苛明察而王則面加訕誚楊則誘以巽言剛柔抑揚若弄孺子其才豈在文鏡下宜同受世宗殊眷與雖然上官非文鏡之刻屬吏非文乾士俊之才獲上保身終以忠信篤誠不亢不卑爲正理

裴文達公充磨勘大臣時某省士子用社稷鎮公子衆以爲應議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時忘其出處歸第問公子麟對以句出國語後於左傳檢得之遂長跪受責時公子已官編修矣公課子之嚴待士之寬一舉而兩善備焉

禁中冬月打滑撻先汲水澆成冰山高二四丈瑩滑無比使勇健者着帶毛豬皮履其滑更甚從頂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爲勝

于清端公撫直隸於大道築長牆以禦響馬實一時良法後以勞民罷之趙恆夫有詩曰百里長牆關賊馬綠林昨夜繞官街語含諷刺似未諒立法之意

竹垞先生嗜書若命典試江左時絳雲已燬聞牧齋族子錢遵王撰讀書敏求記載宋板元鈔次第完闕甚備撤棘求一見之秘不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譙遵王與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賂其侍史啓篋得之招藩署廊吏數十人於密室夜半寫畢並錄得絕妙好詞時人謂之雅賺又先生直史館日私以楷書于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掌院牛鉅劾其漏洩吏議鐫一級時人謂之美貶噫翰林官以是左遷視今之廢書不觀濫躋華要者榮辱何如

按縣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按李自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後又以言事謫戍尙陽堡尋赦還至是已四黜矣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相顧揮涕松江知府李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曰吾曹則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爲掀髯大笑正華獻縣人守松多惠政王漁洋稱

爲近日廉吏之冠。宜其與侍御臭味相孚與。

康熙朝翁尚書叔元受枋臣指劾離州湯文正公。長洲何義門上書請削門生籍。吾鄉姜西溟亦移文責之。一日傳徧京師。按是時叔元方隆隆炎炎。何姜皆沈闕未遇。非讀書養氣。那得如許風骨。西河納妾曼殊。矜寵特至。夫人陳頗不平之。嘗詆之於客座。曰爾輩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頌祭乃成。康祺記近人有論詩絕句云。曼殊不擅專房。誰識君詩頌祭成。可稱雅諷。

順治戊戌狀元孫承恩。常熟人也。先是承恩弟鳴舉。丁西北關。以事遣戍。臚傳前一夕。章皇帝閱承恩卷。其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玉音稱賞。拆卷見其籍貫。疑與孫鳴一家。遣學士王熙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學士故與承恩善。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賣弟。學士歎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得毋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章皇帝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喜其不欺。遂定爲一甲第一。

張文和公性寬厚。而馭吏特嚴。長吏部時。知有蠹吏張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爲張老虎。公命所司。懲之。朝貴多爲營救。公不爲動。時稱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來。曰此文元氏縣。誤書先民縣。當駁問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寫元氏。外省之誤。今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爲需索計耳。責逐黠吏。而正其謬。同官服其公敏。康祺官京師十年。每見外官有事於銓部者。爲吏所持。輕至質衣裝。貨車馬。舉責出國門。甚或躑躅終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智所易及。乃盡諾坐。嚙日擊狐鼠之橫行。而禁不一詰。豈有所卻顧與。

長洲沈宗伯入詞館後以悼亡假歸高宗賜詩有我愛德潤德句錢文敏公因贈詩云帝愛德德德我羨歸思歸爲時傳誦

藍太守鼎元臺灣論條畫井然鯤身鹿耳之區形勢瞭如聚米其所云臺灣山高水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諸語尤爲切至乾隆以來奸民屢畔本年復有東師壓境之事其言不幸中矣鹿洲集及平臺紀略諸書世有傳本任邊寄者盍瀏覽及之

甘泉隱士黃文鳴雄文俠氣交徧人寰淑配趙氏世稱淨因道人食貧偕隱以詩畫相唱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隱士性好友道人則鬻書畫斥簪珥以助之忍凍耐饑賓客恆滿吳梅村祭酒之孫貧餓於竹西路隱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阮文達公夙善隱士嘗薦往曲阜爲衍聖公師迎道人偕之魯公撫浙復邀至西湖開別館居二老每竹輿小舫秋衫白髮瀟灑於六橋三竺間望之者以爲神仙伉儷後道人物公爲作傳康祺按黃氏夫婦儷潔涵馨風流照代自是人間嘉耦儻不得禮賢好士如文達其人則黃卻缺田間終老誰傳饁餉之恭梁伯鸞廡下長依孰恤貧春之困並世奇男淑女慧業天生湮沒蓬蒿姓名翳寂豈少也哉

吳三桂之一全楚震動土匪蠶起時于清端守武昌威惠素著勦撫兼施計擒大治賊黃金龍斬之降其衆數千捷聞巡撫張公朝珍持露布示僚屬曰人謂我不常用醉漢今定何如蓋清端嘗喪事秋闈陪大吏觴兩使者抵掌論時事飲數十巨觥闈中皆笑公酒狂故張公及之也康祺按今屬吏見長官多囁嚅

遂巡拘守儀節。公獨於皇華公讌之座。侃侃直言。靡所避忌。恐此時豪氣已足。吞逆藩而有餘。況金龍一
無賴賊哉。

本朝大臣奪情任事者。指不勝屈。前載安溪李文貞公光地。爲世訾議。以公承平碩輔。理學名臣。不應有
此也。陳文恭公宏謀初丁外艱。奪情頗類此。道光四年八月。林文忠公則徐。方丁母憂。宣宗命督南河隄
工。公聞詔卽行。植立河干。不辭勞悴。六年四月。命署兩淮鹽政使。託疾力辭。賢者出處。自有本末。如此。嗣
粵口之役。胡文忠公林翼。累經視師。曾文正公國藩。且一再奪情。馳驅江皖。金革無避。忠孝兩完。此則天
下後世所當共諒者已。

燕下鄉脞錄

清陳康祺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侍御之望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者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袁甲三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見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巨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容親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闖獻亂後士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學術爲伊尹之經綸張劉兩文成烏足語此

乾隆間某太史諸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夫人爲母如古所稱乾阿嫗者嗣相國勢衰又往來錢唐梁尙書家蹤迹暱密有朝士嘲以詩云昔年于府拜乾孃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庭新吏部淥清池館舊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顏只爲郎百八牟尼親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時相傳冬月嚴寒梁尙書早朝某妻輒先取朝珠溫諸胸中親爲懸挂按自來諧臣媚妾悅人惟恐不工事有甚於此者

然閨房隱祕豈外人所與知。況尙書名臣。卽某太史妻。亦不過熱中趨附。何至爲婢妾倡伎之所不爲。殆傳聞者過於輕薄。甚其詞也。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濰縣。陳文愨公官俊門下。文愨喪耦。翰林爲文以祭之。有喪我師母。如喪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嘗爲許文恪公乃普之義女。有詆之者。集成語作聯。揭諸門外。曰昔歲入陳。寢苦枕塊。昭茲來許。抱衾與裯。二事略同一詩一聯。皆爲言官登自簡。至今有餘臭焉。余之紀此。將使十鑽千拜之流。稍自顧其名節。而才士之筆端。剌悍者。亦當稍留地步。勿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朱文正公清德。素修爲。時宗仰。薨之日。臥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仁宗親賜奠。甫至門。卽放聲哭。且賜以挽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天章論定。公亦當含笑於九原。

乾末嘉初。滇省運銅。爲最苦之差。一經派出。卽身家不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屬員中。有虧短者。有才具短絀者。有年邁者。本管道府卽具報。委令運銅於承領運腳時。卽稟明藩司。將所短各數。扣留藩庫。以至委員赤手動身。止有賣銅一法。所短過多。或報沈失。或交不足數。至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自蔣礪堂相國攸銛任滇藩。查得銅廠內。有提拉水洩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兩。八成給發。扣存二成。得四萬兩。於四正運。每船津貼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半。船至湖北。全給之。保舉運員。須本管道加考。以並無虧空。年力正強。爲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尙無更變。人不以爲畏途矣。見崇慶楊襲侯國楨自定年譜。楊亦道光初藩雲南者。今滇銅久不採運。舊章未必遵行。錄此。以爲講銅政者之一助。

張清恪生長河壩。熟諳水性。嘗面奏河務事宜。聖祖偶有所詰問。公卽袖出地圖。口講指畫。兵部侍郎牛鈕在側。斥伯行書生。但據紙上陳言妄奏。上曰。畢竟是他留心。卽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康祺敬按。書本陳言原有迂腐不適用處。洞達時勢。方爲有用之才。然傳古援今。究勝於空談逞臆。況清恪之於河道。實有心得。並非藉圖書以綠飾乎。留心書本數語。聖謨洋洋。握敷奏功庸之本矣。

李敏達。衛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撻菹。不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蹤迹矣。按敏達與田端肅文鏡。皆雄恣不馴。純任權術。而皆立功名。雍正朝。凡二公旌麾所駐。盜賊爲之潛蹤。敏達之禁網闊疏。是或一道與。

馮福基。代州人。幼隨父焯潛山縣天堂巡檢任。九歲解周易大義。衆稱神童。咸豐七年。○犯潛山。福基年十四。匿母他所。藏利刃。奮身出。○執之。思刃其脅。弗得。隨○至黃梅。宿藥肆。夜竊藥置○飯裏中。○中毒死者十七人。懼事泄。吞餘藥而暈。○委去。越二日。福基蘇。自度必不活。寓書訣父母。及天堂諸父老。得書。遴弓兵故執役巡檢署者。走訪得之。福基猝見。益悲慟。創裂腸斷。臨死。猶握弓兵手。厲齒曰。我大清人。殮以大清服。勿效○爲也。弓兵輿尸行。九日達天堂。而如生。歎。是又一童汪錡矣。此與前一事俱見吳桐雲年丈大廷小西腴山館文集。吳文詳。余刪潤存之。

江陰縣志載。乾隆三十三年。秋旱成災。鄉民相率闕縣堂。學使景福甫下車。出而撫慰。衆卽解散。越日。巡撫彰保統兵至。欲痛勦之。景與議不合。歸卽草疏。陳饑民疾苦。懸賞貸急。足約七日。至京師。比彰保摺到。以民亂聞。上不直。巡撫言。召前學政曹秀先問故。秀先具述災狀。蓋天旱時。曾率屬禱雨者也。遂特旨置。

起事閩堂一二人於法。餘皆罔治。考甯化雷副憲視浙學時。浙西被蟲災。無入告者。副憲致書巡撫弗省。遂自以聞。奉旨振恤。巡撫得罪去。是學政雖職在典學。而箠節親持。有轎軒采風之責。原不宜置民瘼吏疵於不問也。若其炫才沽譽。有意侵疆吏之權。則又不如噤若寒蟬矣。

阿芸。蘇州女伶也。失其姓。超勇公海蘭察平定臺灣。還過吳。當道餞之。虎邱畫舫。芸出侑酒。公大鍾愛。爲脫籍。挈之去。寵專房。公性巖躁。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公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公歿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祿。規勸語以功。臣子孫不易爲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祿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繯殉矣。公暗嗚叱咤。氣蓋萬夫。偏有此纏綿悱惻之貞姬。報公一死。英雄兒女。奇事奇人。惜無譜宮商。以流傳樂府者。按公孫女未婚守節。曾蒙特旨旌獎。芸事獨湮沒惜哉。

華亭周茂源。釜山官秋部時。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謁周問之。答曰。此余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爲長者。按釜山後守處州。有鶴林雲岫樵風諸藎。詩名在施愚山宋直方之間。有子名綸。字應垂。羈卯之年。嘗誑客以其詩雜釜山集中。客無以辨。由是著名。著有芝石山堂藁。綸子稚廩。少年作錢唐觀潮賦。爲時傳鈔。下筆千言。天才雄放。嘗署門聯云。論家世如閣帖官窰。可稱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願繡。按二物皆松江產。換得錢無。其不羈若此。周氏三世清才。逸韻屢見於居易錄。池北偶談。今世說。鈞廊偶筆。諸書。可謂一門風雅矣。林文忠戍西域時。南中紳民有贖錢之舉。不期而會。集白銀至鉅萬。公聞之。郵書婉謝。而公子汝舟言。无切至。遂不果行。未幾。即賜環。且重膺節鉞矣。是舉在三吳士民。自出於中心感激之私。不暇權衡審度。而

揆之大臣事君之義。身罹謫籍。力自咎辜。恩溺職。貽誤封疆。何敢冀君父垂憐。尙有生入玉關之一日。當公在伊江。即罄私家之財。足以自贖。度公亦必不爲况貨出他人乎。公父子忠孝純篤。能見其大。固非世俗所知。而宣宗皇帝之明聖。雷收電霽。厚念勞臣。卒有以慰中外喁喁之望。書之史策。千載一時。已按宗侍御稷辰。躬聆齋文鈔。信是舉者。唐夢蝶金眉生。而遠近應之。公既命子苦辭。遂以金還諸其人。

吳三桂聞邸瀆雲。擅選月官。時號西選。年羹堯在西域行營。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請。謂之年選。隆科多長吏部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爲修選。修其姓也。三臣罪狀。罄竹難書。昏制謬封。若合符莠。後三桂伏天誅。羹堯賜自盡。隆科多死於禁錮。不知當時依草附木之輩。忝列長名榜上者。作何面孔向人。闕忠節公天培。道光朝名將也。起行伍。拜專閫。官廣東水師提督。時海警方萌芽。與林文忠經營十臺。累戰克捷。奏上。公卿相賀。嗣以和戰聚訟。廷議蝸羹。孤軍莫援。公卒身受數十創以殉。天下痛之。方公以海運入都。常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生當揚威。死當廟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夷難起。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及後啓視。則墮齒數枚。賜衣一襲而已。蓋死志早定也。嗚呼。庚辛海上之變。文臣中可倚以禦侮者。僅林文忠公一人。次則裕靖節耳。奈懿親重臣。臨戎喪膽。撤防媚敵。惟恐失權。以致窮島魍魎之徒。橫行溟渤。擇利而食。而一時築室之議。反以開釁。責文忠以窮蹙。而死謗。靖節赤舌燒城。天地易位。至今猶有拾唾餘者。至於陳忠愍公之守吳淞。葛壯節王剛節鄭忠節三公之守定海。及公之守虎門。皆以同舟匪夫。援絕鼓死。結纓免冑。頽我長城。余生庚子。世貫海東。采父老之傳聞。觀近年之世變。濡筆紀此。憤氣填膺。恨不能起懦帥殘魂。縷割寸封。充死事諸忠臣祠廟。犧牢之用。嗚呼。亦何及已。按

關忠節在廣著籌海集其奏疏亦俊偉光明成出公手非假幕僚儻生承平亦彬彬儒將也

松文清公貴能食貧老不怠事出爲伊犁將軍未挈眷屬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將以迎夫人也役未行而銀已他用即亦不復寄貲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擺擋始獲就道夫人既至則置之別院中日扃其門供饌之外月與錢十千婢媪備值均取給焉其內召爲家宰也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騎連夜至圓明園家人戚友遠迎者俱不及知到園即其摺次日召見即進講大學首章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誰家戚誼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梁氏歸田瑣記載公逸事甚多余節採其二而公之忠勤廉正略見一斑矣

楊忠武殉後襲昭勇侯海梁撫軍服闋入都成皇帝召見細詢忠武染病原委天顏慘怛而諭云朕望爾父親多活幾年如國家有事他雖不能親戰陳我問問他也得上意他殉時並無大病這就算無疾而終爾父親忠勇朕深信不疑爾總要體貼爾父親實心報國他在地下也喜歡的論畢嗚咽者久之我朝篤念勳舊恩誼綱繆幾無異家人骨肉貂蟬兜鍪之徒尙不出心肝以圖報効眞犬馬不如矣

田文鏡撫河南御史謝濟世劾其貪賊壞法適臨川李侍郎入覲於上前奏文鏡舉劾失平世宗遂疑言官受指使命王大臣嚴訊侍御曰文鏡之惡中外皆知濟世讀孔孟書粗識大義不忍視姦人罔上故冒死以聞必欲究指使者乃獨有孔子孟子耳拷掠急復大呼聖祖仁皇帝王大臣皆懼然起立乃罷訊人告曰是狂生妄欲爲忠臣口刺刺稱孔孟不休終不言指使者世宗意亦解曰是欲爲忠臣且令從軍遂命往阿爾泰軍前効力乾隆朝復再起再被劾卒獲超雪放歸生際聖明直如弦者固不至死道邊也

少時卽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秦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涖州督隄工。從者騷閭里。自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按剿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甯。所至民懷以父愛去。按公爲靖海侯瓊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崇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其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審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二語蓋二百年。檣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光祿王西莊先生鳴盛。家居時。有無賴子與人賭勝。醉罵王氏之門。門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無賴子酒醒。其母挈之詣先生家。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卻不怪。但以後醉了。若罵他人。恐致獲咎。無賴子惶恐而歸。戒酒終身。卒無事。先生涵養如此。宜其暮日復明年。躋大耋也。

魏青天者。廣昌魏少宰定國。知湖廣應城縣時。楚民爭稱之者也。公善決獄。惠政入人心。鄰縣訟者。咸赴愬。上官亦知之。雲夢孝感民。爲有司所虐。閉城罷市。大吏親臨。不得入。檄公往。民望見。銜牌。謹曰。魏青天至矣。皆羅拜。旋解散。嗣守杭州。豁浮糧。屏盜賊。戢旗兵。民感戴如。在楚時。會巡撫黃叔琳獲罪。或言叔琳弟叔礪。爲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罷市。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日。觀者如堵。牆叔礪囚服。噤不語。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令。歷階上。抗聲曰。府縣司地方。地方罷市。府縣不知。請失劾。府縣且闔城老弱。

萬千在庭下。辱將軍一問。有無立剖。安用刑爲。將軍目外望。諸百姓匍伏同聲。應曰。如府君言。叔礫遂得釋。公後以陳臬畿輔。拷人致死。謫戍黑龍江。乾隆元年。與楊名時。魏廷珍。同召見。出撫安徽。入貳吏部。終其身。世稱魏青天。

天台雁宕之勝。甲於東南。傳之圖志。高宗南巡。侍臣多稱述及之者。一日。召見齊侍郎召南。詢以兩山古蹟。侍郎以未經游覽。對上問籍隸台州。因何不到。侍郎云山勢崿嶭。谿流深險。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往游。上適奉孝聖皇后南來。聞侍郎言。遂不復巡幸浙東。

常熟蔣氏。再世名相。河南學道莘田先生遺澤也。公爲文肅父。康熙十八年。滇閩方用兵。征調四出。又廣開捐納事例。公官御史。繪十二圖以進。按蔣氏世工畫學。亦自公開之。一曰難民妻女圖。二曰刑獄圖。三曰寒窗讀書圖。四曰春耕夏耘圖。五曰催科圖。六曰鬻兒圖。七曰水災圖。八曰旱災圖。九曰觀榜圖。十曰廢書圖。十一曰暴關圖。十二曰疲驛圖。復爲疏。極言其狀。聖祖動容嗟歎。置諸左右。又嘗爲五疏。論救荒之策。言切而哀。逾年。駕東巡。道多饑民。聖祖顧近臣曰。此蔣伊所繪流民圖也。公爲學道。以經術造士。屏絕干請。居鄉好施予。多所全活。詳見公家傳行狀。三槐馴馬。益信古人之不欺。

林清之變。吳曹州楷實爲首功。嘉慶十八年七月。金鄉縣邪教萌。檮巡撫同公興。以吳可任大事。屬往捕。遂山泰安權金鄉時八卦教潛煽。曹衛間數十州郡。密訂變期。倡言八九月有白陽大劫。誦八字訣。可不死。愚民狂驚恐。後金鄉教首崔士俊。遙戴劉林爲教主。劉林即林清也。逆情日恣。吳至。走詞其迹。以計獲士俊。並其徒黨數十人。亟送省獄。悉斬之。大府始得以士俊等。從林清謀逆。內連宦豎。狀飛章上變。並以

逆黨之隸直隸者。馳告直督。賊由此驚惶。自亂其約。而兇渠林清。闖入禁闕。首尾失應。遂得旦夕殲滅。吳在金鄉。運奇縛姦。完危城。保良弱。賊鋒猝興。累戰皆靡。鄉團助順。縛賊送城下者。凡斬馘五十。斷脛斷筋者八十有奇。而金鄉以靖明年。曹衛悉平。仁宗著天人交感說。亦以吳之竭忠濟艱爲足多也。論功賜花翎。升署曹郡人。都上急欲見之。詢大臣曰。吳培來未。大臣以告。特旨令即日入見。召對。詢戰守顛末。獎勵優異。越二年。復朝京師。天顏霽和。重褒乃結。深原其病喉。慰諭至再。旣而失察所屬。鄆城單縣獄部依法兩議降調。仁宗始則優詔許留。繼則召至闕下。子復秩見喉音未愈。聖情惓惓。命善自養。每山東大吏述職。必咨詢及之。吳雖未大顯。而遠臣之遇主。至於如此。則亦足慰其勞勩也已。

張文和與阿文勤最相得。文勤子文成公。初在朝。列文和視之如子弟。一日見文成疾趨。諭之曰。汝達到之器。當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則不威。文成終身誦之。劉文正與興縣孫文定。本朝成豐已上。孫文定有三人。一康熙朝大學士益都孫廷銓。一道光朝戶部尚書齊甯孫瑞珍。一卽興縣相國。其最著者。亦最相得。文定子孝愉。官秋曹。爲文正屬吏。文正待之尤嚴。曹事悉以委之。至廢寢食。文定偶以爲言。文正曰。此姑息之愛也。文定語塞。觀此見前輩公卿之交誼。不以科場通榜。館閣派差爲厚。其通家子姓也。

年羹堯征青海日。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溝。淤泥深坑也。國語云爾。令各將束草擲人上。鋪板片。師行無阻。時賊人方倚此爲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賊巢。又年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卽寂。年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非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

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羣驚起也。年雖跋扈不臣。罹大譴。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之稱。

國朝初定。江浙士大夫。猶沿明季遺習。方州大縣。立社自豪。聞一知名之士。則彼此爭鬪入社。甚至挾兵刃。以劫之。文酒翰墨之場。至效惡少椎埋。道途交閔。何其儼也。相傳海甯有二社。不相下。一社徧致三吳諸名流。推吳梅村爲祭酒。舟楫絡繹數千里。三月某日。方過嘉興。將以次日大會。其泊舟處。質明大書一聯於野廟門外云。鼎湖莫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蓋是日乃明思陵殉國之日也。見者氣沮而散。

余嘗欲輯上齋南齋故實。勒爲專書。以誌本朝右文之盛。旣思官非清貴。學復龔鄙。揚厲鋪張。嫌於非職。坐是中輟。前編曾記樂泉食筍齋諸典。略存澄懷風景。苦於未詳。頃讀縵叟亭詩。及義甯萬文恪公集。歛縣程侍郎遺集。又得數事。樂泉爲乾隆己卯歲。張文恪公泰開直上書房時。得於園廬之東。愛其甘冽。斲以文石。繪圖徵詩。公遂自號樂泉老人。比嘉慶間。泉漸蕪沒。僅餘涓滴。道光戊子。田季高嵩年。募夫極力。洶濬深八九尺。磬石無恙。果有泉自西北石罅涌出。逾日而清澈一泓。其光可鏡。環植新柳。頓復舊觀。同直咸有歌詠。又葉棣如閣學觀儀卜宅處。有一小阜。可望西山。閣學築亭其上。名之曰葉亭。戴文節熙作畫。沈文忠兆霖作記。時道光己酉。二公同直友也。又祁文端於道光辛卯。奉母入都。筮得井之上爻。已而被命重直南齋。並詔許就養園廬。因名直園。屋後之井。曰孚井。嗣徐少空士芬居之。製竹笛爲恒升車。仿區田之法。試之有驗。辛丑季秋。置酒邀孫文定瑞珍。杜文正受田。賈文端楨。張文毅芾。何制軍桂清。觀刈

稻孫杜諸公亦當時兩齋詞臣也。又祁文端有食筍齋十詠曰：竹徑齋南竹三叢，當塗手植遂以名齋。東南隅兩叢，西北牆下一叢，文端所補也。春夏雨足，筍迸地而出，交柯亂葉，款扉者披翠而乃入焉。曰老屋循竹而西，過牆而南，老屋二間，榆柳之下，圍廬昔燬於火，獨此屋與近光樓，巋然尙存。曰借春陰館，館當老屋之北，檐角海棠一枝，高三四丈，花時與客飲酒賦詩，其下取放翁詩，意名之曰東峯，上有老榆，高出羣木下，有樂泉，清冷如鏡，峯在齋東，故名。曰月湖，門對南湖，水天一碧，園木蒙密，到此豁然開朗，曰影荷橋，石橋界南北兩湖之間，荷花開時，紫紅漾碧，如畫舫然。曰見山臺，橋東北水折處，突起一小岡，出館之背，頂若平臺，登之可見西山，曰樂坡，岡自北而南，尾注於齋，奇石環之，高下雜植樂草，桔梗數叢，挺秀可愛，花開如紫玉，瑣野菊綠坡，入秋特盛。曰雨香泔，齋之後爲北湖，鎮以重岡，跨以橫橋，林陰四匝，幽邃無盡。曰洗硯池，北湖之濤，藥坡之脚，爰有盤石，可濯可沿，此十景皆文端命名也。又程侍郎直舍在東峰下，有屋一區，侍郎題曰樂泉西舫，又食筍齋後土阜有嘉樹三，居者過者皆罔識其名，程侍郎辨爲柎，因著柎賦，以上俱澄懷堂故之遺蹟者，暇日終常搜討各書，分類編紀，爲獲侍承明者慶遭際也。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吾浙，勤敏強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官屬以次管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闔閭聞，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會朝議欲棄舟山，徙民內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即今之定海廳也。浙人呼公曰王閣羅。

曩於東華門外酒家，晤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歷九行省，極論兵亂以前，各省吏治之

壞滔滔汨汨。口若翻瀾。且云當時知府知縣。幸不甚知。知則劫富民。噬弱戶。索十產。輿陋規。百姓更不堪。命巡撫巡道。幸不常巡。巡則攪驛道。折夫馬。斥供張。勒饋贖。屬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其言殊太激烈。天下之大。百官之衆。小廉大法。豈繫無人。錢塘袁枚。令沭陽。南靖莊廉訪。亭陽。以淮徐海道來巡。就館餽。穢蒸受之。止袁共飲。問沭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旁及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翌日。會諸生於學。講中庸卒章。款款盡意。聞者色動。翼日。校丁壯發矢。矢旁決。燕火器器閉。諸丁伏地請罪。袁亦起謝。廉訪乃弛外衣。手弓而前。教如法。矢發。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亦如之。畢。就坐。笑謂袁曰。而奚慊慊耶。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子教之可也。從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臨去。犒以金。堅不受。後公卒於官。民爲罷市號哭。賻以錢。一日至六千緡。嗚呼。巡道如公。民方恐其來。巡之暮也。

董文恭公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爲之裂。人疑公與和珅同居樞密。必有所甚不得已者。嘉慶初元。珅勢益張。外有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數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內禪禮成。例得進冊。珅多方遏之。既上。珅又指摘之。純皇帝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召公。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仁宗作詩寄賀。屬藎未竟。珅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上皇色動。顧董文恭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公叩頭曰。聖主無過言。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導。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庭者。無不色變震恐。文恭獨從容謝過。書旨而退。右見劉禮部集。讀此。見文恭之

忠亮格天。深心調護。真有功宗社之大臣。

吾邑入國朝來。史立庵先生大成順治乙未首魁天下。鄉人至今豔稱之。徒以其科第官階耳。按先生貳宗伯時。同人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分內事。何與朝廷。先生毅然曰。爲子不孝。爲婦不貞。亦何與朝廷。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先生性至孝。會其父思之。繪己容以寄。亦令先生繪己容寄父。先生聞命驚怖。晨夕不安。故事。京察六年。俸滿方得請假歸。先生僅四年。不合例。乃上疏自陳曰。臣父思子不見。思見子之儀容。呼子不來。頻呼子之名字。臣而忍此。不可以爲人子。亦何以爲人臣。世祖覽奏。惻然特許終養。及中途而父凶。問至。哀毀成疾。遂以養母家居。按今世說注。得先生以母病乞養爲當事所格。曰。吾豈以一官易一日之養乎。遂家居十年。例應削籍。遇赦免謫也。先生充講官。主貢舉。皆有建白。忠孝大節。彰彰如是。詎以一甲進士。二品京堂。爲輕重與。

幼時聞人言。郭制軍琇令吳江時。篋篋不飭。大吏將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以其事無稽。姑置之。偶讀新城陳侍郎用光應詔言事摺子。有云。臣聞湯斌爲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爲良吏。且致位卿貳。以名臣顯。是人言不盡子虛矣。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撫蘇嘗薦琇居心沖澹。蒞事精銳。宜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聖祖南巡。至德州。見琇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知郭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深鑒人心者。

姚姬傳先生主講鍾山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趨。而往來無間。簡齋嘗以門人某屬先生。願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死。人多勸先生勿爲作墓誌。其人率皆生則依託取名。歿而窮極詬厲。先生曰。設余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按秀水蕭山二先生。其學問有根柢。其立身處世。亦未肯隨逐。流隨園似微有不類。然而姚先生之言。公言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北關有廣東貢生黃章。年已百歲。入闈時。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爲之前導。以上六則。見貢舉考略。

朱竹垞官翰林時。尋訪永樂大典。不獲。每太息曰。被李自成褫馬蹏矣。不知三百餘年。埋藏灰塵中。卷帙實哀然無恙。紀文達公在翰林院署齋戒。始於敬一亭上得之。按鮪埼亭集謝山先生嘗與臨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水樂大典中。祕帙是物也。此書不始於文達。或祕閣清嚴。陳編繁冗。自二公後。無問津者。故文達以爲創獲耳。每直宿之暇。翻閱一過。已記誦大略。後纂輯四庫書。經文達一手裁定。宜其溯源徹委。抉奧提綱。如駕輕車而就熟道也。見劉文恪公權之所作公遺集序。

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間爲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爲言。公曰。吾自校理祕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我輩薄植。偶作一二短書雜說。輒媿媿姝姝。有亟於表襮之心。讀此能不深厚。

乾隆元年正月。奉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邵基。爲皇子師傅。著欽

天監擇日開學。旋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皇長子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旨。皇子應行拜師之禮。諸臣固辭。遂長揖。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元年同。少頃。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面諭曰。皇子年齒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也。上又諄諄諭皇子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遺。見張文和公自訂澄懷主人年譜。我朝青宮毓德家法之善。較之臬陶教冑。栢榮授經。又遠過已。

高安撫浙崇儉獎廉。諭民嫁娶之節。里黨賓蜡燕會。止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爲朱公席。道見一婦人盛妝。問其夫賣菜者。命入署。至廚下。問誰爲夫人。時夫人與女奴雜作。婦人莫之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自是浙俗一變。按童通副師槐過庭筆記。載高安撫浙見署前屠戶妻。豔飾倚門。召入署。至廳屏後。指一織婦曰。此我之一品夫人。試觀被服何如。所作何事。汝人殺生命。養家驕侈。乃爾不速改。當杖懲。於是聞者悚然。益相勉以勤儉。蓋同一事。而傳聞互異也。又按袁隨園亦記此事。隱其名。而大肆訕詆。隨園亦通品。其非笑正人。得罪名教。真不知是何肺腑。

楊蓉裳員外芳燦。與弟荔裳方伯揆。俱有美才。工儷體。人稱無錫二裳。按彭文勤公爲江蘇學政。以昔主試時。失楊氏兄弟也。因以兄女妻揆。蓉裳初令甘肅。屢膺頌劇。在伏羌時。值回民田五爲亂。蓉裳先期募勇。招降人。登陣共守。閱五日。夜解圍。知靈州時。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平日坐堂。皇判事罷。卽手一編。就几讀。人以爲書癡。而臨變敏決。若是。故阿文成諸公。極器之。嗣入貲爲戶部郎。旋丁內艱。貧不能治喪。鬻書辦裝。以歸。遂不復出世。咸笑文士如珠玉。組繡不適於實用。觀於君何如哉。

初筆所載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嚴繩孫。方被薦。初貽書京師諸公曰。聞薦舉濫及賤名。某雖愚。自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爲不知者所嘲笑。即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詎有不得。惟幸加保護。時有司奉詔敦趣。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御試之日。發題賦詩各一首。中允僅賦省耕詩一首。而出冀被放也。聖主素稔其姓。字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仍用翰林。在職五年。嘗侍宴保和殿。和聖製昇平嘉譏詩。稱旨。特命撤御前金盤。棗脯以賜。又從容語左右。嚴某好人。中外皆知。時論謂且夕當大用。而中允拂補遽歸。此固聖天子知人之明。愛才之篤。而難進易退。若中允。真不改布衣面目者矣。

蒼峴山人無錫秦諭德松齡。康熙己未詞科人物也。先於順治乙未入翰林。以逋糧案罷歸。然其文集。載上座主胡山陰書。按胡明兆。龍乙未總裁。中有某久在京師。素知功令。薄田五頃。輸賦獨先。本籍欠糧之冊。絕無賤名。祇以同族孀姑。遠在鄰邑。平日不相聞問。不知何人所使。詭將彼戶。濫注卑銜。逋賦三分。致干國憲。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江南逋糧之獄。搢紳連染極多。葉文敏公方藹。僅欠絲毫。亦遭削奪。故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余已紀之。郎潛初筆矣。合觀此事。想見國初憲典之嚴。聞之戶部友人。近年吳中風氣。變本加厲。蘇松膏腴之壤。幾什五不爲朝廷有。有官守言責者。奈何不援成例以整齊之。

光祿寺少卿楊勰。靜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故事。秋汛畢。即興工。時永定河道黃某。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公意憐之。許日出後下鑿。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答之。公力爭不得。乃直前

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公重裘尙瑟縮。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黃大恚。將繕牒。劾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聞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仍令固安。尋遷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公乃召土官爲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爲一變。民餽廩以祀。號第一太守祠。累遷至四川巡撫。乾隆初。緣言事罷。再起。以光少告歸。公奉天人。隸正黃旗籍。

漳浦蔡文恭公。致仕家居。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爲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見梁藎林中丞歸田瑣記。按昔賢有以宰相居鄉。聞縣官過門。必起立拱。下者有在籍顯官。道逢承尉。遭呵斥不校者。前吏多傳爲美德。公亦有所受之也。

金陵之失。祁文端詩。歸獄沔陽。可謂允矣。見前卷。頃觀山陽魯一同通甫類稿。安徽巡撫蔣公神道碑。復得安徽失陷之詳。碑云。當日陷敗。由於壽春鎮之去。自古以孤城當□衝。未有不爲犄角之勢。而能禦敵者。壽春鎮公之手足。而皖省之肢體也。制府旣奪公之手足。而斷皖省之肢體矣。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駐之城外。二千人皆客兵。王鵬飛又客將。其心已與撫標不一。彼見制府統大衆趨上游。耳目聲息皆視上游爲進退。制府走。則二千人之心去。二千人去。則守城數千之兵。與城中數萬之衆之心俱去。雖有孫吳之法。墨翟之守。不能善其後矣。藉令制府奏調之日。公上疏力爭。以本鎮不可調新兵。客將不足恃。□

至猶可一戰。乃公舊爲制府屬吏。而制府矜而徧人也。而朝廷新向用制府。知恩鎮之能使於自助。而不恤其他。恩鎮有治軍之長。用違其方。而卒見枉害。公有深遠之慮。抑於統帥。孤立無援。而今局去矣。又曰。○入湖南。公奏言。安省庫帑無餘。請將司庫續收地丁契雜。蕪鳳兩關徵存一併存留。以備軍需。制府以爲迹涉張皇。漸生異議。又奏調江蘇兵三千。制府以江蘇重地。靳不與。已而制府督師至皖城。公戎服出見。乞海防之舢板船。陽許之。又不與。又曰。三年正月。○陷武昌。而東出。與官軍遇於九江。○縣蔽江。建瀛大懼。壽春鎮恩長敗沒。益惶惑。不知爲計。遽登輕舟東走。順流達皖城。遣人報曰。○衆不可當。制府歸守江東。已過矣。沿江守兵遂散。○入至。公知事不可爲。草遺疏。向關叩頭吞金不死。息僅屬。爲家人縛入。肩輿。○被害。通甫所述。較文端詩尤詳。一夫輕退。而兩藩陸沈。沔陽洵死有餘辜矣。康祺竊以蔣公之抑於統帥。孤立無援。碑文誠非曲護。然公自本藩開府。經營累年。巡撫爲古。連帥節度。蘇皖中隔大江。不得以祁方伯之同城僚屬相例。當全楚騷動之時。不能博訪賢才。收羅名將。簡軍儲饌。向我疆圉。而僅倚一壽春鎮。爲長城比狂。○突來。又不聞有畫江一旅之師。嬰城一日之守。蒼黃引決。禍及東南。公在九原。當亦耿耿有遺憾。特其心可原耳。公名文慶。漢軍人。追諡忠愍。

笥河先生。先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大拜後。先生不復通刺往候。一日。文正遇先生於朝。戲之曰。其忘我邪。先生正色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文正稱爲倡者。猖者。

吳退旃尙書椿人。言其生平有四反。體極羸弱。而豪飲之氣。辟易萬夫。一也。不喜談文章。而屢司衡鑒。二也。家居極儉約。而推財濟物。豪無所吝。三也。貳司空時。以不諳工作爲歉。而督辦浙江海塘。將數十年。未

修之工。同時竣事。四也。

回部噶爾丹叛。擾我喀爾喀各盟部。聖祖親征。凱旋駐蹕歸化城。大饗軍士。俘囚有老胡者。善吹笛。口辯通漢語。上賜之酒。使歌之。曰。雪花如血灑戰袍。奪取黃河當馬槽。滅吾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乃伏地謝。衆大笑。老胡一歌。傳之後世。蓋亦天山勦勒之嗣音也。聖祖嘗諭閣臣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塞上一饑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昔成湯之立賢無方。文王之哀無告。夏禹之泣罪人。我仁皇帝殆兼之矣。

溧陽史文靖公貽直。與年羹堯爲齊年。年敗後。世宗問文靖曰。汝亦年羹堯所薦乎。公免冠對曰。薦臣者羹堯。用臣者皇上也。世宗意解。

漳浦藍氏。代產名將。獨鹿洲太守鼎元。博覽前籍。有志經世。以循吏稱。嘗參從兄南澳總兵廷珍軍事。經略臺灣。多所籌畫。閩中大吏。如張清恪輩。咸倚信之。令廣東普寧潮陽。決獄平恕。治盜及訟。帥獮嚴。民心大洽。忤惠潮道樓儼。誣以贓私。儼遷臬司。益周內成獄。總督鄂彌達。知其冤。留之幕府。並具疏自受誣狀。徵詣闕廷。擢知廣州府。賜寶襲異。初起廢籍。即躡升階。在聖朝自不屈一士。惜到官一月。即卒。未及報世宗特達之知。按鼎元。以革職帶罪。知縣驟升知府。若依近年吏議。則第一次保免罪。二次保開復。三次保免繳捐復銀兩。四次保仍留本省。以知縣用。五次保免補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用。六次保補同知直隸州。後。以知府用。七次保免補同知直隸州。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八次保歸入候補班。其間又有捐免保舉。捐免引見之條。而所謂知府者。仍一聽鼓應官之候補人員也。京外選補。大抵如此。有志之士。未免灰心。

康祺人地卑微，何敢橫生議論，竊見今日時勢，部院行省，皆苦官多，而臨事輒有乏才之歎，愚意以謂英奇有用之才，越二三階而豈爲侍授，聞其無能之輩，列八九品而亦是濫竽，文法限人，資格困士，誰求國成，亦思變計乎。

八九十年來，吾郡教授以博雅著聞者，必推前丁後馮，馮即柳東先生，見前筆。丁蓋小疋先生杰也，歸安人，少以清苦建志，家貧不能得書，日就書肆中讀，自朝至晡，以爲常，肆主閱之，爲具食，不食也。久之，博學多通，應鄉試，以策問大戴禮，所對獨精，遂中式，入都交朱竹君、盧召弓、戴東原、程易疇諸君子，學益進，聚書益多，通籍得縣令，以親老，乞爲儒官，始來吾郡。先生所藏書皆審定其句，博稽他本，同異以紙反覆，細書下籤，其中孫頤谷侍御志祖嘗戲之云：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復詮次，奈何？鄉先輩相傳先生最愛其書，每厚糲黏紙八九層，爲面葉底葉，見者輒笑曰：此丁氏藏書也。康祺幼時見吾家鄰街有小西山房書肆者，其主人丁姓，每與之諧價購書，喜其樸訥，兵後不復見矣。嗣知小西山房即小疋先生集名而書肆主人姓又適合，豈即先生一家歟？憾當時鄙陋，尤甚不及就詢先生遺著，思之歉然。

明季講學諸家，入國朝後，東林高顯兩家子弟頗能不隕其家學，攀龍從孫愈，世仍廉白，守靜不苟，晚歲清窶至極，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臨城，囑眺不改其樂，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人有警忿，至愈前輒自媿曰：是可令紫超見乎？鄉人以道學相詆諆，至於愈，僉謂此醇備長者也。同縣顧棟高事愈，談經誨誘不倦，棟高每歎曰：使使之腹真五經笥，但不爲孝先之假臥耳。儀封尚書撫吳，嘗請主東林會講，愈以疾辭。

程易疇先生瑤田少入塾。師謂童子盡言爾志。曰無志窮達由天。窮爲匹夫。不得曰非吾志而卻之也。達爲卿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坐者起曰。是聖賢之志也。先生曰。讀書不當師聖賢耶。

阿文成公云。康熙間。臺灣蠢動。閩省警報。按原作題報恐誤。到日。仁聖正率諸皇子在暢春園習射。諭令該部知道。旋報全臺失陷。仍如前諭。諸皇子請宣旨指授機宜。仁聖不答。射畢回宮。始召諸皇子諭之曰。閩省距京數千里。臺灣復隔重洋。平日用督撫提鎮。原爲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辦。若降諭旨。豈能悉合海外情形。督撫不遵是違旨。遵則誤事。未幾全臺收復矣。見海虞吳督部熊光伊江筆錄。錄凡五卷。有關於掌故甚多。中有余所未見者。刪節登紀。

阿文成公云。純聖壯年。曾患癰。甫愈。醫云。須養百日。元氣可復。孝賢皇后聞知。每夕於上寢宮外。居住奉侍。百日滿後。始回宮。

康熙間。俄羅斯貢使入京。仁聖令選善撲處有力者。在館伺候。凡俄國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撲者隨之。俄人雖高大強壯。而兩股用布束縛。舉足不靈。偶出擾民。善撲者從其後。踢之。輒仆地不能起。以此凜然守法。

金冬心續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七十所遇前輩詩老。聞人評詩贊美之語。文頗詭瑋。無繩幅。而感倦。知己真氣在胸。節錄數段。以存逸事。南山之南。吳慶伯徵君隱居。按名農祥。閉關卻軌。著書比牛腰粗。扁舄輿。過談亦諳。按亦諳。杭詩僧禪窟。見子林逋墓上作。謂亦諳曰。吾新營生。曠宜乞此子寒瘦詩。阿師爲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盤。太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丙戌。渡羅刹江。訪九十

一翁毛西河太史。至會稽禹穴。觀窆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誇示賓坐。曰。吾年逾耄耄。忽覩此郎君。紫毫一管。能顛狂耶。讀書吳中。秀水朱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懷刺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非秀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塘金二十六乎。吾齒雖衰脫。猶能記而歌也。辛丑游揚州。謝秀才前義。按名。遵王江都人。馳譽江表。不可一世。見子景申集雕木。搥壁發顛。曰。吾日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予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啾啾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按秋谷所謂鄰雞。始指漁洋尙書。仍不忘談龍傷鱗也。自成孤調。客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留詠。殆遍。即中條王屋。無處不放膽題詩。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翺翔禁庭。十年罷歸。不深讀書。今夜鏡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兔園挾策。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綆汲不窮。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弟子矣。

華亭張得天尙書。按即文敏公名照。曾屏車騎。訪予櫻桃斜街。云。昨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虎癡龍。造語險怪。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極賴建寧光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吾嘗言之。曲阜上公子。在新安。臨川李侍郎來遊黃山。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官時。曾諾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四十九家。今可償夙願矣。若君詩。凌顏轅謝。含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原序甚長。未免近於自炫。然冬心高士。所記必無虛詞。亦足見前輩之禮遇孤寒。遊揚雅道。非可望之今之據高位。席盛名者。噫。世多傳孫文定少年。嘗報仇殺人。事迹未著。幾視公爲朱家。郭解一流人矣。康祺按陳兆崙所撰公神道碑銘。稱公伯兄楨淦。無故爲人所戕。公父不勝忿。手刃其仇。吏持之。亟公未弱寇。奔走呼籲。書夜行三

百里叩大府。自承代父罪。事竟得解。讀此。知公之孝弟過人。知勇兼備。非貿然以血氣自雄者。按盧抱經作公傳。稱公伯兄爲趙氏子所殺。既論抵黃緣得脫。贈公憤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乘間刃趙氏子。跳身出一書夜行三百里。至會城。別以事與人訟於縣。令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實非公。事遂解。先正事略亦云。然而他書並有云。公仲兄鴻淦。殺人。公代承之者。三說不同。其爲不反兵之讎。則無異議也。

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荆元實。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鈞臺宗丞族兄也。鈞臺清芬樓稿。稱康熙中。葉御史噤不言。人謂爲鷹解角。自公入臺垣。而言路始振。章數十上。咸有益國計民生。巡視北城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衆不敢口。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譁必得且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卽出。敢若何。且出。公叱縛之。子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黻。棘稽額出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而謝過。已而謀齟齬。公廷發其姦。某矯辨。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詔立斥。公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云。又漁洋詩。翰林科道兩衙門。齊脫貂裘狴狴。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此雖戲言。亦足見公風骨矣。

武進宿儒鄭先生環。乾嘉之際。以經學名宇內。躬行峻潔。志在經世。自以學成不得用。常與當路言民間疾苦。於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人或勸且厭。先生囁囁不已。蓋冀其偶一聽用也。嘉慶十一年。卒甘泉訓導官署。客或往唁。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客大驚。問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

服天始曙。忽起索紙筆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客坐候至西。先生始擲筆長歎而瞑。急昇上牀。身已僵冷。而卦注畢矣。見包世臣慎伯葵舟雙楫。慎伯即往唁之客之一也。康祺按茲事奇誕。駭聞爲講學家所弗道。然慎伯非妄言者。且細思其故。儒者讀書一生。時時以濟人利物爲志。當耄期進德。欲淨理純。其耿耿不昧之精靈。收攝片時。原可去來自主。此仍聖賢臨深履薄之功。非二氏羽化涅槃之幻也。

紀河間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雋語。流播最多。相傳其奏對之敏捷。亦爲一時朝士所深佩。嘉慶初。實錄館請議敘。或言其過優。仁宗以問公。公不言可否。而對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浼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矣。上恍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請。行此猶小事也。乾隆某年。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者。臺臣密以告。將與獄矣。高宗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欲訪知爲何人手筆。則無意中不免洩漏矣。天顏大霽。遂寢其事。

高文恪在康熙朝。世亦稱其對揚之敏妙。第聞文恪直南書房時。嘗攜金豆滿荷囊。如上閱某書。近侍以告。則酬以一金豆。卽抽某書涉獵之。偶天語垂問。無不能對大意者。以是益蒙嘉賞。以廷臣中博雅可與道古。莫士奇若也。又文恪貴盛後。頗通賓客。或謂士奇襪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可得賄狀。一日上問之。則曰：督撫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餽遺。其實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恩遇中來也。上微笑。置不問。康祺按文恪以單門白士。徒步游長安街。遭辰還時。平陟通顯。仁

皇帝數十年之於全培養。斷非他人夢寐所敢幾。奈詞章而外。他事無聞。其結懽內侍。納賂疆臣。無非爲身家富貴之計。依恃寬大。巧言自文。不以墨敗。幸也。視世之五諫從諷。片語迴天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冷慮雜識

清陸以滸

驥隙駟隙

史記張良魏豹傳皆有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語。又李斯傳云。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墨子云。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今人引典。祇用駒隙。罕有及驥隙駟隙者。

石屋煙霞二洞

杭州石屋煙霞二洞皆在南高峰下。余於咸豐辛亥往游。由赤山埠折而南。行二里許。至石屋嶺。嶺不甚高。有亭可憩。踰嶺即爲石屋洞。寬廣三丈。深丈許。中鑿釋迦佛諸菩薩像。四壁鐫經漢五百餘。皆塗以金。左壁題名云。陳襄蘇頌孫奕黃顯曾孝章蘇軾同遊。熙甯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按志稱東坡題名字甚漫漶。相傳黨禁時鐫去。茲所題字畫完好。而筆法俗嫩。定是近人僞託。題壁詩大半剝落不可讀。惟道光二十年。郡人曹籀隸書銘十三字。尙可辨識。云嶽峯兮石屋中。有素書兮留我讀。洞西北有窟甚深。顏曰滄海浮螺。稍南有一洞口。魏雲。汝上劉玉坡制軍韻珂所題。有記刻石。東又一洞。爲石剎院。東北又一洞。爲小石屋。皆鑿佛像。洞額題曰。湖南第一洞天。欸字已滅。洞外屋舍傾圮。門徑亦蕪。惜無好事者爲之修闢。又行二里許。過滿覺隴。爲煙霞嶺。峻甚。石滑不留履。攀蘿捫葛而上。半里始抵洞。洞在嶺之顛。有廟十餘楹。結構小。而軒宇明潔。脩然塵外。登樓望遠。隔江諸山。皆在指顧。洞深四丈。廣丈許。外寬內隘。皆刊佛像。有姚伯昂侍郎元之題。湖南第二洞天。隸書。左壁吳越千人功德塔尙存。俗稱千官塔。上有都指揮使

吳延爽題名延爽乃吳越文穆王恭懿夫人弟也。寺僧智慧爲其午飯。小住半日。俗慮淨滌。竊謂石屋之曠爽。雖勝煙霞。而幽奇遜之。且凡洞皆在山麓。此獨在嶺脊。凌虛縹緲。常爲西湖諸洞之冠。

徐文長胡稱威

明山陰徐文長渭。與我朝山陰胡稱威天游。才相若。遇亦相似。文長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及爲胡宗憲所知。秋試前。嘗極力爲之地。卒爲罷官。某所遺。竟以諸生終。胡以明經應博學鴻詞試。鼻血汗卷。扶病出。比應京兆試。翰林某人關分校。自詡曰。吾必中。胡某爲闈榜。光卷落其房。而某不能句讀。即鉤勒皆悞。時乾隆辛酉年也。比甲子。長安朱某。以庶吉士分校順天。其父與胡素交好。倡言入闈。不中。胡君卷。則爾輩剗吾目。及得胡卷。又以奇古不能讀。反加紅勒馬。辛未。以經學薦。左都御史某。忌之。但稱胡詞章。遂不得召見。卒困抑以死。徐有青藤書屋集。胡有石笥山房集。皆傳播藝林。遇不遇。僅一時耳。其才則千古矣。

古書

古書之名。今有改滅其字者。如周易稱易經。尙書稱書經。孔子家語祇稱家語。五代史記去記字。古列女傳去古字。白虎通義。風俗通義。皆去義字。說文解字。去解字二字。世說新語。去新語二字。習俗相沿。有不知其本名者矣。

世說新語里諺

里諺見於經傳者最古。史記漢書次之。其百家之書。則惟世說新語爲後世所樂稱。以其辭之質而雋也。

試略舉之。舉卻阿堵物。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猶言這箇也。那得乃爾。失士卒情。外人那得知。那得猶言何得也。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一出猶言一次也。何乃澆。吳人以冷爲澆也。拉攏自欲壞。拉攏猶言摧裂也。殊不爾。聊復爾耳。爾猶言如此也。歎息絕倒。當復絕倒。絕倒猶言笑倒也。善於託大。託大從容博暢之意。僮父。僮道人。僮奴。僮鬼。吳人以中州人爲僮。明其爲別種也。使君如磬地。正自爾磬。阿見子敬。磬與阿皆語助辭。下官家有兩婆。千蕪。婆亦語助也。至於前此所已有者。如太邱問炊何不餽。餽字見爾雅。唐突西施。唐突見後漢書。此類尙多。不備述也。

尊師重道

雍正二年二月奉。上諭。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爲教化之本。朕覽史冊所載。多稱幸學。近日奏章儀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有所未安。今釋菜伊邇。朕將親詣行禮。以後奏章記注。稱幸非宜。應改爲詣字。三年十二月。上以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令九卿會議具奏。稱凡係姓氏。俱加卞爲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卍字。奉上諭。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卍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卞爲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卞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先師至聖之意。四年八月初八日。上親行釋奠禮。太常寺卿呈儀注。獻帛進酒。皆不跪。上特跪以將敬。命記檔案。永遠遵行。聖天子尊師重道。遠轍前古。宜乎人文化成。臻極盛也。

徐霞客遊記

明江陰徐霞客宏祖遊記。叙生平遊歷之處。由中國徧及遐荒。自萬歷丁未年二十二。即出遊。至崇禎己卯。自滇得足疾歸。幾於無歲不遊。無地不到。其游也。持數尺鐵作磴道。窮搜幽險。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飢。能逢食即飽。龍屨被單夾。耐寒暑。其尤異者。脚力健捷。日從叢箐懸崖。歷程過百里。夜即就破壁枯樹下。然松拾穗記之。蓋他人之游。偶乘輿之所至。惟霞客聚畢生全力。專注於游。勇往獨前。性命不顧。其游創千古未有之奇。其游記遂擅千古未有之勝。霞客亦能詩。題小香山梅花堂云。春隨香草千年艷。人與梅花一樣清。流利可諷。

蠅螬

蠅螬音雙。搜蟲名。玉篇曰。蝮螬。博雅曰。蝮蝮。昌黎詩。蝮垣亂蝮蝮。即此。吾鄉俗呼爲蝮蝮。二鬚多足。狀如小蜈蚣。而體較短闊。匿居隱處。溺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沸而大。身作寒熱。千金方云。畫地作蠅螬形。以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即愈。近又傳一方云。人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於壁。百滾湯澆之。即愈。此皆以影治影之法。氣類相感。抑何奇耶。

斂葬

禮越日小殮。三日大殮。蓋望其復生也。今則越日大殮者多矣。禮三月葬。蓋死者入土爲安也。今則積歲不葬者多矣。送死大事。而遲速乖違。風俗之敝。亦人情之偷也。

卑職

元袁清容。上柏柱。修遼金宋史事狀。自稱卑職。袁時官翰林侍講學士。乃爲此稱。今翰林於上官前稱

晚生。惟外官自五品以下。見上司。則自稱卑職。

搥鼓捕盜

魏李崇爲兗州刺史。令村置一樓。懸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十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竊始發。使爾擒送。宋薛季宣治武昌時。金兵且至。而縣多盜。乃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此治盜之良模也。又明李驥爲河南知府。境多盜。驥爲設火甲一戶。被盜一甲。償之。犯者大署其門口。盜賊之家。又爲勸教文。振木鐸以徇之。此則清盜之源。尤牧民者所當取法矣。

受業

門生謁座師房師帖。祇書姓名。蓋始於國初。御史楊雍建言。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得稱門生。今惟手板書姓名。而無稱謂。若用之東啓。則皆書受業。蓋以避門生之稱也。

徐楚腕

海甯徐楚腕。學博善遷。鄉薦後。困於公車。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學。游歷江湖三十餘年。嘗寓吾里北宮。每爲人論一命。無貴賤。皆取百錢。題一詩簡端云。若肯妄爲些子事。何須更泛孝廉船。兒童莫向先生笑。強似人間造孽錢。後官天台教諭卒於任。

冷泉亭

杭州冷泉亭有聯云。泉是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相傳爲董香光句。又天台范掄選題聯云。滌熱腸。泉

是冷好。衛淨十峯故飛來句有作意。西安吳辛峯學博慶泰謂故字平弱當以特字易之良然。

蒼耳子蟲

蒼耳子草。夏秋之交。陰雨後。梗中靈爛生蟲。取就薰爐上烘乾。藏小竹筒內。隨身攜帶。或藏錫瓶。勿令出氣。患疔毒者。以蟲研細末。置治疔膏藥上貼之。一宿疔即拔出而愈。點時須先以針微挑疔頭出水。余在台州。僕周錦種之盈畦。取蟲救人屢著神效。比在杭郡。學舍旁蒼耳草蟲甚多。以療疔毒無不獲效。同邑友人鄭拙言學博鳳鏘。攝至開化。亦救治數人。彼地無蒼耳草。書來索種以傳。又青蒿蟲。治小兒驚風最靈。余孫榮霖曾賴此得生。此二方皆見本草綱目。而世罕知其效。特誌之。青蒿蟲亦在梗中焙乾研末和燈心灰湯調送下。

魚骨椗

台州城中東嶽廟。有魚骨椗。闊一尺。長丈餘。中平。兩端曲。形似椗。廟祝云。是魚之尾骨。其脊骨更大。在海濱某廟中。按隋書。漕國順天神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蓋視此更巨矣。昔人謂水族惟魚最大。信然。

逸民榜

乾隆癸卯科。浙江鄉試首題。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獲售者。鮮登第。時稱逸民榜。嘉慶癸酉科題。剛毅。木訥。近仁。所取文皆恬靜之作。登第者絕少。時稱啞榜。丙子科題。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所取文皆動宕發皇。登第者獨多。時稱響榜。大抵場屋文字。察理宜精。而才不

可斂。審法宜密。而筆不可枯。必也以沈實之思。運高華之氣。風骨近於古。而聲調合於今。斯爲舉業利器。
秘法

杭州吳山有售秘法者。一人以三百錢購三條。曰持家必發。酒不醉。生齒斷根。固封慎重。而與之。云此訣至靈。慎勿浪傳人也。歸家視之。則曰勤儉。曰早散。曰勤捉而已。大悔恨。然理不可易。終無能詰難也。

麥粉

嘉慶己卯年杭城大火。一王姓家四隣俱燬。而巋然獨存。人詢其家有何善行。則曰無他。惟五世不以麥粉洗衣服耳。余按仁和沈梅村大令亦然。寒夜叢談云。麥爲百穀之始。所以養人之生者甚廣。而世人多以之漿洗衣服。甚至裙襪足纏亦用之。云如是則耐著。且易去垢也。今試以一家計之。每日約費麥三合。通十七省四五千萬家計之。每歲共需麥四五千萬石。嗟乎。登之則歷四時。食之則徧天下。徒以區區汗私澣衣之故。悉舉而棄之溝瀆中。暴殄天物。無踰於此。安得家喻戶曉。而爲世惜此無窮之福耶。此論最爲明切。無如舉世習慣。莫知警戒也。

陶淵明祠堂記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歸去來辭。皆有悠然自得之趣。視矯世絕俗之士。相去懸殊。後世但知其人品之高。卓越千古。卽史氏亦僅以隱逸目之。惟宋羅端良願祠堂記。最能得其品誼之實。其略云。淵明生百代之後。獨孳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爲高情。在駿奔而已。饑則乞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

以爲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又云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方助其子。而慈祥繼繼之意。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迹其求邑。雖指公田爲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夏。非播植之時。而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爲未深知淵明者。端良此文。及淳安縣社稷壇記。甚爲朱子所稱。蓋以持論之獨精也。

文字之鑿

乾隆時。吾鄉葉氏家業隆起。作堂顏曰養浩。自後家中人死亡相繼。有善測字者。指扁字曰。葉爲羊食。又值牛口。焉得全。急毀去之。乃安。余考劉績室雪錄。載張爽。槎能以拆字言吉凶。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任浙江。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樓。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旁二點相續者。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爲鎮海樓。此等解晰字義。真非尋常智慮所及。復按陸儼山深豫章漫鈔。載其郡中謙樓。太守題扁曰壯觀。同知王卿。陝西人也。見之。忿然曰。何名壯觀。自我西晉。乃臧官耳。又紹興郡齋廳事。扁曰牧變。戚編修潤謂太守曰。此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字也。形聲近似之際。可與宋人德邁九皇。克長克君等語。同爲文字之鑿。

桑水部

杭州桑敬甫水部調元。游五嶽歸。題聯書室云。六經讀罷方持筆。五嶽歸來不看山。其爲熟師時。先命徒讀經背誦。如蒙童經熟。始教以文法。選天崇文二十六篇。詳加評語。令熟誦之。以是登科第者甚多。紹興

某名士經術湛深而文格重鈍不利於試年逾四旬猶困場屋因受業於門桑閱其文曰病已深矣悉屏其所習文戒勿寓目授以曹垂燦進士君子之至於斯也文令專誦三月始課作文迄一年誦曹作已數萬遍竟易重鈍爲輕靈乃曰此後惟子所誦投無不利矣次歲卽舉鄉闈聯捷成進士

文家操縱之筆

文家操縱之筆太史公最爲擅長有以一句縱一句操而於一篇之中屢見之者試以魯仲連列傳證之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曰與人刃我甯自刃曰吾與富貴而絀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此皆以兩句自爲開合之法也

西青散記

金壇史梧岡教授震林西青散記多托爲神仙幽渺之辭最愛其諷世之語雋而不厲勝讀勸誡陳言一生有可惜事幼無名師長無良友壯無善事老無令名貧賤人可惜者二面承唾爲求利膝生肌爲求榮富貴人可惜者二臨大義沮於各荷重任敗於貪聰明人可惜者三妄譏諷謂之薄自炫獎謂之驕懷憤激謂之躁豪俠人可惜者三助兇人得暴名揮泛財得敗名納庸客得濫名又云才子罪孽勝於佞臣佞臣誤國害民數十年耳才子製淫書傳後世熾情欲壞風化不可勝計

蠟燭

禮記。燭不見跋。註云。古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爲燭。火炬照夜易盡。盡則藏所然殘本。按西京雜記。寒食禁火。日賜侯家蠟燭。韓翃詩所謂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是也。觀此可知當時民間。尙未有蠟燭。則燭之用蠟。或始於漢。物原謂成湯作蠟燭。恐未足據。

七巧圖

宋黃伯思燕几圖。以方几七。長短相參。衍爲二十五體。變爲六十八名。明嚴激蝶几譜。則又變通其製。以勾股之形。作三角相錯形。如蝶翅。其式三。其制六。其數十有三。其變化之式。凡一百有餘。近又有七巧圖。其式五。其數七。其變化之式。多至千餘。體物肖形。隨手變幻。蓋遊戲之具。足以排悶破寂。故世俗皆喜爲之。

匾用成語

乾隆間。京師武廟製匾。某親王邸西席江蘇貢生某。擬天子重英豪。合聖意。賞六品銜。又如倉頡廟題始製文字。盤古廟題人之初。引用成語。皆切當。

義塾聯

杭城義塾。立法甚善。仁和費星橋方伯丙章題聯云。莫謂孤寒多是讀書真種子。欲求富貴須從伏案下工夫。激勵寒畯。詞意肫切。又許齋生教授題嚴州義塾聯云。雖非千萬閒。居然廣廈爲語。二三子。慎厥初基。語亦簡貴。

典獄

道光甲辰夏。陝西神木縣民李述秀。與族婦李蘇氏有私。爲族女李春孩所見。欲殺之以滅口。李蘇氏以鏢柄毆傷其左右脚腕。李述秀以鏢柄入陰戶。卽時殞命。移屍懸於李春孩之父果園。鄰人錢述法。望見趨問。詐稱李春孩罵伊等爲賊。起衅致斃。事聞於官。縣令王致雲據供定讞。李蘇氏援鬪毆律擬絞。李述秀杖徒。贖上。巡撫李星沅。臬使傅繩勛。以李春孩年甫十三。有何忿恨。致迭毆而傷陰戶。屬西安郡守李希曾覆訊。始得實情。改讞。援謀殺律。李述秀擬斬。李蘇氏擬絞。奏聞得旨。王致雲褫職。李傅李以審訊精詳。俱加二級。同時有順天通州民婦康王氏之姑康陳氏。與姨甥石文平口角。爲石文平毆傷。憤懣自縊。石文平賄囑康王氏。僞稱病故。而康王氏之戚王二。素與有怨。揚言康陳氏之死。係康王氏石文平因姦謀斃。指揮蕭培長王瑩訪獲審訊。康王氏等畏刑誣服。迨啟棺檢驗。適雪後。陰晦嚴寒。未用糖醋。如法罌洗。誤認縊痕爲被勒。遂以謀殺定讞。刑部額外主事楊文定。以案多疑。竄自之堂官。請旨覆訊。始得實情。改讞。康王氏以受賄私和。石文平以威逼人致死。皆問杖流。奏聞得旨。蕭培長王瑩承審失入。從重發往新疆。遇赦不赦。楊文定留心折獄。平反得宜。卽擢補員外郎。二獄皆見邸抄。一失出一失入。俱訊驗率略。而然可以爲鑒。

方正學

明成祖令方正學草詔。正學投筆於地。且哭且罵。致干成祖之怒。世或議其激烈已甚。方氏望溪。亦論其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不知其哭罵之時。乃正氣所達。不能自己。顏常山舌段太尉笏。古人類此者多矣。何獨於正學而議之。善乎明史傳贊曰。齊黃方練之儔。抱

謀國之忠。而乏制勝之策。然其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論斷平允。可以息衆喙矣。

楊忠武公

近世名將。以崇慶楊忠武公。遇春爲第一。才勇旣偉。知遇亦隆。由固原提督。遷陝甘總督。武臣授文職。曠典也。公髯長三尺許。經大小二百八十餘戰。無不身當先。未嘗受創。平張格爾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毆知縣。報聞。反見責。公意不謂然。比至。相責帶兵官各四十。受責者五十餘人。斬毆官者以徇。兵後不敢譁。在固原任二十餘年。每營簡練精壯三百名。以擡礮列前。繼以鳥鎗。十人一長。習進步連環鎗。以次弓箭。刀矛。噴筒。火彈。層層護之。用馬隊翼於左右。署其名曰速戰陣。天下稱勁旅焉。

窮通翁

太倉王相國。揆之督學浙江也。取士公平。人有窮通翁之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後湖北李某來督浙學。不喜典重文字。好取短篇。士之美秀者。拔置前列。貌不揚者。雖已入彀。必摘其文中疵累黜之。時有謠云。文宜淺淡。乾枯短。人忌鬚麻。胖黑長。

徐瘦生

吾里徐瘦生。茂才。照工書。喜爲詩。家貧。授徒自給。中年後。絕意進取。課讀之暇。兀坐高吟。怡然自得。嘗題聯齋壁云。志不求榮。滿架圖書成小隱。身難近俗。一庭風月伴孤吟。詩稿甚富。歿後皆散佚無存。

蜈蚣入腹

明張沖虛吳縣人善醫。有道人以竹筒就竈吹火。誤吸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張碎雞子數枚。令啜其白。良久痛少定。索生油一盞。遂大吐。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爲一也。事見吳縣志。按明江氏瓊名醫類案亦有一方云。取小豬兒一箇。切斷喉。取血。令其人頓飲之。須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滾在血中吐出。繼以雄黃細研水調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竹筒吹火。嘗有是患。錄之。

食忌

醫書所載食忌。有無藥可解者。錄以示戒。痧症腹痛。誤服生薑湯。疔瘡誤服火麻花。骨蒸似怯症。誤服生地黃。青筋脹。卽烏痧脹。誤認爲陰症。投藥渴極。思水。誤飲花瓶內水。驢肉。荊芥。同食。芽檜水。滷肉。上食之。食三足。甃餽。過荆林食之。老鷄食百足蟲。有毒。誤食之。蛇虺涎毒。暗入飲餽食之。

林文忠公

林文忠公在河工時。題所居室聯云。春從天上至。水山地中行。題客座聯云。蘆中人出。河上公來。又贈河丞張姓者聯云。乘槎直到牽牛洛。載筆同遊放鶴亭。切地切姓。人咸歎其工妙。

復父讐

唐以前。復父讐不抵死者多。至唐始有抵死者。憲宗時。梁悅復父讐。職方員外郎韓愈議。復讐之名同。而其事各異。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有詔以悅申寃。請罪。詣公門。流循州。自後多得減死。然猶不免於戍。如明之何競。張震皆然。至本朝。蓬萊王孝子之復父讐。竟得開釋。復功名。則以典獄者賢。能體聖天子孝治天下之意也。其讞詞推原律意。尤足以維國憲而定人心。全謝山太史

祖望作王孝子傳載其事甚詳。茲略述之。王孝子名恩榮。父永泰。因貧產與縣小吏尹奇強角。口被毆中要害。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死。母劉氏瘞其姑。築厝永泰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流血三年。病甚將死。授恩榮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恨不可忘也。恩榮洵羅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勵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諭之曰：豎子之志固常。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年二十八。舉子。辭於舅曰：可矣。遂行。兩次遇奇強。斫以斧。不死。脫去。遠遁棲霞。相隔八年。奇強偶返蓬萊。入城過小巷。恩榮突出扼之。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恩榮乃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有子矣。寧抵死不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問於介衆。皆曰：恩榮言是。遂逕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殺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入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尙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即猶即矣。況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貯埋葬銀還給尹氏。以彰其孝。時康熙己丑年也。荳思榮事者。撫軍則中吳蔣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也。余按唐李肇國史補云：衢州余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復讐。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埴當國。李鄘司刑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是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以王孝子事相較。非今之遠勝於古耶。康熙己未。烏程有嚴孝子廷瓚。復父讐。詣縣自首。縣令欲生之。爲請於上司。方俟督撫具題。而孝子

已死於獄。蓋爲讐家賄獄吏殺之也。牧民者鑒此。益當加意致慎矣。

趙太史

乾隆乙未科會試。奉新趙太史敬襄卷。爲房考白麟閱薦。三藝已刊。擬第四名。總裁以前十名試卷。例應進呈。重加校勘。見趙卷第五策。用大歷字。白以爲已改寫作歷。不爲犯諱。總裁稽文恭公。獨以爲不可。白爭之甚力。文恭疑愈深。卒擯棄之。於是取中在後之卷。策中用慶歷萬歷等字者。皆斥之。自後科場禁例。除閱歷字。照常書寫外。其本字係指天文者。雖經改寫。而古字本通。試卷內必宜敬避。蓋文恭弱冠登朝。畏慎無過。獨嘗於進呈文字內。有引御製詩。用字未經改寫者。坐是出南書房。故生平遇廟諱御名。倍深敬畏。然宋制尙遺嫌名。則古字本通之字。自宜謹避也。趙於庚寅科。以十五歲登賢書。自是躋證公車者二十餘年。至嘉慶己未科。始以第三名登第。入詞林。改吏部主事。未及半年。卽乞歸。授徒二十餘年。而卒。著有竹岡齋集。

錢王祠聯

杭州錢武肅王祠。在湧金門外。規製宏敞。有王文成公題匾云。順天者存。楹聯則有諸城劉文清公題。云。敢匣尙存歸國詔。解敬時拂射潮弓。又孫文靖公題云。衣錦還鄉。保萬民於安樂。上疏歸國。敢百世之蒸嘗。又裔孫嘉定伯瑜中丞寶琛題云。功在生民。惜傳聞異辭。信史尙留曲筆。德垂奕禩。悵播遷中葉。文流莫溯淵源。

餽

臨海洪僉事若臯南沙文集謂方書金銀玉石銅鐵俱可入湯藥惟錫不入間用鉛粉亦與錫異錫白而鉛黑且須鍛作丹粉用之明名醫戴元禮嘗至京聞一醫家術甚高治病輒效親往觀之見其迎求溢戶酬應不暇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加錫一塊元禮心異之叩其故曰此古方爾殊不知古方乃錫字錫即今糯米所煎糖也嗟乎今之庸醫妄謂熟語古方大抵皆不辨錫錫類耳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也即尋常藥品亦不能辨其名有書新會皮作會皮蓋不知新會是地名也有書撫芎作撫川芎蓋不知州與撫爲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見者

祖孫父子同名

魏安同之父子皆名屈是祖孫同名也漢彊侯留章復其子又名復廣平節侯德其嗣侯亦名德宋林邑王父子名楊邁羅處士父子名靖元楊文振子名文修明劉忠武父子名江是父子同名也漢劉繇父名輿長子基字敬輿是以祖之名爲字也吳越錢文穆王名元瓘子忠獻王佐字元祐是以父之名爲字也

釀錢啓

同邑沈芝若茂才逢源天才亮特爲督學山陽汪文端公廷珍所賞拔少訂姻於張氏家貧力學銳志進取誓不登科不娶年逾三十猶未售親戚勸其畢姻爲嗣締計而子然一身家無擔石乃爲釀錢以成婚焉既慶不得志於有司益縱於酒每當夜深人靜持杯獨酌狂呼慟哭輒驚其四鄰遂以是得病卒年三十有六無子遺稿散失錄其釀錢啓云伏以納幣無過五兩判於周官有財振人八廚茂於漢紀謝公遺帳助隱之爲周旋僕射營婚致子琮無暇日蓋合獨以時者禮也假人不德者義也自來逸軌多載前文

源束髮受經。早諳昏義。弱冠弄翰。間肄閨辭。慕鮑宣之風流。企何曾之酬酢。素門合牒。訂兩小於朱絲。張姓連天。繫一紗於玉臂。固已姻連白建。喜得勝流。緣合老人。卽期報板矣。然以爲情縈兒女。懼累英雄。肘繫香囊。恐妨書吏。求鳳有曲。不驚在御之聲。特雉無媒。未設早婚之令。以故涼宵弋雁。星剩匏瓜。春社飛鴛。風虛少女。乃者仲卿龍具。京師棄其無才。昭諫白衣。雲英笑其未脫。十年不字。負此韶華。三星在天。歌殘邂逅。歷蛇紫媽紅之候。春事已闌。開口脂面藥之頰。癡情漸悔。滿身風露。識季迪之欲婚。一閱朝飛。笑牧子爲未達。夢已徵於桑下。曲待奏夫房中。所慮練繭繭紉。舞捐嘉飾。方椽牢燭。不少門財。在戴良有布被之將。亦希高隱。而裴航無杵臼之聘。終隔仙源。庫乏男錢。罌乾女酒。蓋幾幾乎泥中有絮。春風徒吹。洞口無桃。胡麻空熟矣。於是草元弟子。戴笠故人。將使鬼不單行。心成一袂。集千狐之腋。暖到鴛幃。分一葉之陰。春回鸞樹。烏瑤十事。不令貽笑純材。玉鏡一枚。卽可相攸溫嶠。是則長源迎婦。供帳徧於北軍。甯戚欲妻。平章待夫。管子阮修。婚費。斂自名流。黃姑聘錢。貫從天帝。以今擬古。足可軒渠。故乃灑墨管城。命詞側理。杼子結約。告爾苔岑。類杲卿索花粉之需。異吳市競金錢之擲。行見兩行花燭。悉有耀之自他。一色綠紗。等解衣之惠。我有情誰能遣此。且慰目前介特之心。此事使卿有功。預防他日挪揄之語。

顧侍讀

仁和繆蓮仙長。編刻文章遊戲。類皆娛情肆志之辭。惟長洲顧耕石詩讀。熙二賦。命意高遠。非尋常筆墨。汗卮賦序云。晉傅咸汗卮賦。謂卮爲小兒竊弄。誤墮不潔。比于君子之墮行。嗚呼。卮也。而弄諸小兒。何待其旣汗。而後咨嗟太息哉。賦曰。天下之責任之匪人。而悲其過實未毀而喪其真。故球圖不

可玩之以婦寺。而大阿不可假之於童昏。唐花賦序云。南方窈花。牡丹爲盛。北方地寒。梅亦不花。花者皆唐花也。早開而無香。且易悴。賦曰。泉之竅於山也。人鑿其胚。玉之墊於璞也。人斲其胎。花之孕於根也。人發其莖。吁。此人之所以戕物。而物之所以寧處於不材。二賦寥寥數語。而卽小見大。含孕無窮。名作也。

新樂府

山陰胡茨村觀察介祉。取明崇禎宏光時事。作新樂府六十篇。篇各有記。載述甚詳。願往往有與正史異者。如諸公子篇。謂魏大中子學濂。官庶常。汙甲申僞命。而略其死事一節。東江歎篇。謂毛文龍盛時。侵貂書幣。走津要。如織陳繼儒負盛名。方游壘下。獨不及。心銜之甚。適於錢龍錫座。談東江事。言毛跋扈僭越。常斬狀。錢因以語袁禍釀於微細。而中於封疆。橫議之罪。真不容誅。不知此乃妄傳。未可據以爲實。盧家軍篇。謂象昇率親兵赴戰。行至賈莊。遇刺死。而明史則紀其戰死蒿水橋。事甚悉。三罪輔篇。謂誤國之罪。以濫體仁。薛國觀周延儒爲稱首。楊嗣昌實心任事。才又足以濟之。帝知之甚深。故眷倚獨重。使廷臣不以門戶掣肘。俾得專心辦賊。未必無成。顧攻者紛紛。遂使憂危憤鬱。方寸擾亂。以抵敗亡。此說尤爲失實。余觀明史本傳。崇禎時。先後增賦。糜餉。嗣昌主之。實爲禍本。復庇熊文燦。以撫賊。誤國厥罪甚大。又陷盧象昇。戰死。惡方孔炤。劾下詔獄。抑孫傳庭。使不得遂其志。而賊勢益張。嫉之私。視體仁等亦無甚異。謂之實心任事。不可也。悲潼關篇。謂孫傳庭死於亂軍。而明史則謂其躍馬大呼。而歿於陣。假皇后篇。謂或言初福王世子歿。德昌郡王序當嗣位。馬士英爲鳳督。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觀。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負博進者。持以質錢。士英物色之。則以爲真嗣福王矣。國變後。遂推戴。以邀撥立功。天下皆以爲嗣福。

王。卽皇帝位矣。彼董氏以爲今嗣福王。卽昔之德昌王。而抑知昔之德昌王。非今之卽皇帝位者耶。故有斷斷不可見者。按此說亦正史所擯。不足信也。其所爲樂府。惟悲潼關一篇。音節近古。云潼關天下險。大督將家才。一戰王師沒。三秦賊騎來。河流終古恨。風雨至今哀。白日行常墮。揮戈力豈回。

關帝謚

關帝謚壯繆。人皆謂繆非美稱。獨綿竹黃州牧成章持論辨之。云昔關帝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爽曰繆。傳謂帝剛而自用。戾以致敗也。又或謂武功不成曰繆。千載下卒無一人爲帝表暴者。而不知皆非也。按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若秦穆公。史皆稱繆。是穆與繆。古文多通用。考謚法布德執義曰繆。中情見貌曰穆。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有過於帝者。謚曰壯繆。蓋傷帝之死。國與宋岳飛謚武穆同意。而壯穆作繆。亦猶秦穆魯穆之或作繆也。今世俗以繆爲橫戾之繆。以爲惡謚。而諱之。非情事也。黃之論如此。余以爲秦繆之謚。昔人嘗以爲非美名矣。黃說雖辨。終不能舉歷久相沿者而易之也。伏讀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爲公。從前世祖章皇帝。曾降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聖烈。朕復於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着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聖謨煌煌。洵足彰聖神之德。而垂示萬古矣。

起復

宋劉琪爲江西安撫。繼母憂。起復。琪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丞相史嵩之、丁父憂起復。徐元杰言家庭之變，衰戚終事，禮制有常，何至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臣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其論起復之失，最爲懇至。讀此，覺明吳中行諸人論張江陵奪情，意激而辭煩，猶未能得其要也。

讞獄

蕭山汪龍莊大令輝祖，山名幕而爲循吏，所著學治臆說，佐治藥言，已風行海內。所有讞獄之辭，略誌於此。無錫縣民浦四童養媳王氏，與四叔經私事發，依服制常擬軍。汪以凡上常州府引服制駁。汪議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養未婚，夫婦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爲翁，翁之弟是爲叔翁，又駁。汪曰：翁者對婦之稱，王氏尙未爲婦，則浦四之父亦未爲翁，其呼以翁者，沿鄉例分尊年長之通稱，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撫軍因王氏爲四妻，而童養於浦，如以凡論，則於四無所聯屬。議曰：童養之妻，虛名也。王習呼四爲兄，四呼爲妹，稱以兄妹，則不得科以夫婦，四不得爲夫，則四叔不得爲叔翁。撫軍以名分有關，又駁。議曰：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王未廟見，婦尙未成，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辜，以輕爲比。書云：臬疑惟輕，婦而童養，疑於近婦，如以王已入浦門，與凡有間，比凡稍重，則可科以服制，與從輕之義未符。况設有重於姦者，亦與成婚等論，則出入大矣。請從重枷。

號三箇月。王歸母族。而令經爲四別娶。似非輕縱。遂得批允。江淮漕船多滿十年。糧道發價改造。其間有停運三次。二次者。戶部以未滿十運駁。取擅動庫項職名。司錢穀者。援例頂詳。總漕不准。商之汪。汪曰。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運爲計。創也。非破其十運不可。乃爲之議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恩。前所希有。是以向來止計十年。而不扣足運。但船隻一項。利於行駛。不利停泊。蓋一經停運。久泊河干。上之日曬雨淋。道有苦蓋銀兩。時爲檢點。至船底板片。泥膠苦結。日漸朽損。若因船身無恙。勉強起運。再載米石。遠涉江黃。設有凶虞。所關非細。故不敢因慎重錢糧。致誤天庾。正供既滿十年。不得不遺議上。總漕大爲許可。達部允行。長洲縣婦周張氏。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授室。而殤。族以繼郎未娶。欲爲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爲繼立嗣。輾轉計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歷十八年未結。因查全卷。知乾隆十九年前。張指一人可以立孫。而房族謂其襁褓甫離。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汪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如不爲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烏有。欲爲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吾未見經典。爲殤後者。以其衣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爲之後。律所未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志。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繁案牘。因立繼書。遵依完案。烏程縣馮氏。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比卒。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汪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

有澹臺滅明者

武進士億經讀考異論語曰。有澹臺滅明者。謂近讀多以有字連下爲句。考此宜以有字爲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黜之養勇也。亦以有字句絕。北宮黜屬下語勢正同。余按孟子有字句絕有四。交鄰國有道乎。賢者亦有此樂乎。不動心有道乎。然則有同與問答皆以有字相應。此處上下文法不同。似以有字連下讀爲是。

改姓

姓有去字之偏傍而改者。鄧之爲曾。由來久矣。王莽末。疎廣孫孟達。避難去疎之足而爲東。王審知據閩時。人避其諱。去沈之水而爲尤。文彥博先世木敬氏。以避諱改金履祥。先世姓劉。避吳越諱而改黃子澄。死靖難。子易其姓爲田。名經。魏忠賢時。魏氏有去鬼而爲委者。又如熊爲能。憤爲眞。敬爲苟。謝爲射之類。不可悉舉。

巢居閣

祠宇楹聯。往往工拙互雜。獨西湖巢居閣聯語。皆可傳誦。祠傍水仙王。北宋尙留高士躅。樹成香雪海。西湖重見古時春。陳若霖。梅鶴寄高閒。遺稿千秋笑。司馬湖山寫清冷。寒泉一掬拜坡仙。朱上林。華表千年遺蛻可。聞元鶴語。孤山一角。暗香先返玉梅魂。吳廷琛。山冷好教梅似續。巢新應有鶴歸來。方應綸。

方侍郎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文。譽之者以爲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李安溪毀之者。謂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錢竹汀鄧全謝山太史祖望嘗謂侍郎生平於人之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爲史遷退之。

適傳皆如此。乃大疏忽處也。余謂作文不留意。心里居世系。乃文人通病。非獨望溪爲然。至其文格清真簡潔。要當推爲一代宗工。錢全二公。皆不逮也。

忘己之難

陳白沙弟子張詡。爲白沙作行狀云。成化己丑。禮闈卷爲人投之水。後下第。後二十年。御史鄺某。聞之。禮部尙書某。從吏云。某所爲也。先是先生寓居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虛日。旣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惡之。深揭曉。編修某。時爲同考官。主書經。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棻。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及輿夫販卒。莫不嘖嘖稱屈。余考明史。成化己丑。會試時。禮部尙書爲姚夔。本傳稱彗星見。言官連劾夔。求去不允。又稱其在吏部時。留意人才。不避親故。王錫爲吏部。專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率能稱職。史之所言如此。則夔固能拔擢英豪者。乃獨逞私憾於白沙而擯之。甚矣忘己之難也。

李忠定公

咸豐元年。福建巡撫徐繼畲。奏請以宋臣李綱。從祀文廟。禮部議准。從祀文廟西廡。在先儒胡安國之次。其大略云。查歷代從祀諸儒。皆以德行純懿。有功經學者爲要。至我朝康熙年間。以宋臣范仲淹。從祀。始於道德學問之外。兼取經濟非常之才。蓋聖門政事之科。原與德行文學並重。厥後雍正年間。以漢臣諸葛亮。從祀。道光年間。以唐臣陸贄。宋臣文天祥。從祀。此四人者。皆經綸彌天壤。忠義貫日月。列於從祀。鉅典。誠聖朝教忠之至意也。茲查李綱仕宋。歷官觀文殿大學士。忠言讜論。定傾扶危。倉卒尙守圍城。刺血

以草奏疏力排和議躬佐中興宋史稱其負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而不知身之禍難屢瀕於死而愛君憂國之心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史筆昭垂洵爲千古定論至其生平著述爲該撫原奏所稱者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二種原奏所未稱者有中興至言建炎類編及乘間志預備志各種今皆不傳僅存其序於集中其爲文淵閣所著錄者惟梁谿集八十卷及建炎時政記二種而已臣等細觀其文集奏議於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純忠亮節皎然不磨核其品學經濟實與諸葛亮陸贄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當一體崇祀以獎忠諍云云

永樂大典

明永樂大典割裂羣籍分隸各韻原書遂多散佚明代士人纂書梓行亦皆芟削篇句使後人不能見古人全書迨我朝開四庫館彙萃遺編俾各書均成完帙又復搜求浩博參考精確流傳廣遠宜乎人才輩出著述如林而校刊羣書者俱能詳慎不苟一變前代簡陋之習也

畫工

欽程易疇學博瑤田辨畫工帶月荷鋤歸之誤謂月一轉而在左闕亦在左者有二時一當初五六日人向南日已過中加未申時之間月未及中一當廿六七日人向北日升加辰巳時之間月已過中二者竝日在天月雖如是而不可見矧農人歸恆薄暮初三後數日間則有新月可帶其畫在人左則必闕其右若畫在人右者又必闕其左廿六七之殘月在天當丁夜時其形亦然然夜半以後發晦以前非農人歸息之候云云觀此知畫雖小道貴有格致之功且必運以靈思如楊行密之畫工繪李克用眇目狀作睜

弓撚箭之形。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深愜克用意。得免死。厚賂遣歸。宋人畫踏花歸去馬蹄香。以數
虻隨騎。擅長國朝畫院。祇候金廷標畫琵琶行。不似唐寅直寫一女抱琵琶。而畫白樂天等屬耳之情。爲
高廟所稱賞。至畫之率略者。若昭君則有帷帽。二疏則有芒屨。陶母剪髮則手戴金釧。漢祖過沛。田有僧
鬪牛。則尾舉飛雁。則頭足俱展。擲骰呼六。則張口。皆不免爲世口實。明仇英一時作手。而蘇李泣別。圖所
繪。秦馳皆作馬蹄。謂非疏於研考之故乎。

文字沿襲

文字有通用而承其訛者。如以北堂護草爲母。以桑梓爲同鄉。以鴛鴦爲求友。以折桂爲登科。以饋堂菖
菴廣文爲校官。以誕爲生日。以乾沒爲監守。自盜漢書註得利日乾失利日沒。以觀爲有尸之棺。小爾雅
空棺謂之觀。有尸謂之椁。以八分爲隸。此類至多。皆沿襲不能改也。

說用兵之害

自來說用兵之害者。莫如漢賈捐之棄珠厓議。有云。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
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肅宗從太僕袁安
議。許還南部所得生口於北虜。乃下詔曰。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墟塙之人。屢嬰塗炭。父戰
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鄣。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
哉。蓋襲用其語。唐張柬之論兵戍姚州之弊云。今滅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
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辭較略而意更

沈學至李華古戰場文。則推行焉而益暢其旨矣。

卻老要訣

唐柳公度年八十餘有強力。嘗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孟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嘗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明海甯賈銘年百歲。太祖召見。問其平時隨養之法。對曰。要在慎飲食。張本斯五湖漫聞云。余嘗於都太僕坐上。見張翁一百三歲。普福寺見王瀛洲一百三十歲。毛閒翁一百三歲。楊南峰八十九歲。沈石田八十四歲。吳自樓八十五歲。毛礪菴八十二歲。諸公至老。精敏不衰。升降如儀。問之。皆不飲酒。若文衡翁。施東岡。葉如巖。老耄動靜與壯年不異。亦不飲酒。松江府志。李玉如。大耋猶健步。行四十餘里。或問以養生之術。曰。七情之中。惟怒難制。我能不怒而已。吾邑皇甫凱。承茂才。煇。老年矍鑠。能於燈下作細字。卒年九十六。余嘗叩以何術攝生。曰。無他。五十歲後。不御內。生。平不使腹受餓。嘗攜佩囊。置食物。飢即啖之而已。此皆可爲卻老要訣。

朱笠亭說詩

海鹽朱笠亭大令炎。博雅工詩。其評沈歸愚尙書唐詩別裁集。直抉作者心源。弁言一則。尤足爲後學指迷。云是集嚴於持擇。辨格最正。一切榜門外道。芟除殆盡。以之導後學。是爲雅宗。入手須辨雅俗。近今有兩種格體。一爲考試起見。讀試帖。如翦彩刻繪。全無生氣。一爲應酬起見。翻類書。用故事。如記里點鬼。絕少性情。此固畢劫不知詩也。又或取法於古。各立門仞。亦有兩體。其從瀛全律髓入手者。多學山谷江西一派。或失之俚。從二馮所批才調集入手者。多學晚唐纖麗一派。或失之浮。是皆不能無偏。且律髓止載

律詩才調集第及中晚亦頗未備。又若阮亭三昧集立論太高。十種唐詩散人各集未易尋其塗徑。故惟歸愚先生此書最便拾誦。此書外更取阮亭古詩選玩習。則五七言詩已得其大凡。再以十種唐詩參看。近體亦略該備。然後於文選樂府采擷菁華於宋元名人詩集博其機趣。揮霍萬象。惟我所欲矣。

王廉訪

睢州王廉訪縉山知縣起家。卓著循聲。屬邑民安某客於外。繼妻高氏通於劉某。忌前妻之女言其情。謀亂之女不從。其戕女以死。公曰高母道已絕。仍照故殺子女律擬。其何以戒爲繼母而淫且毒者。遂比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具題報可。遂著爲例。其爲江南按察使也。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來視。數日。妻子均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置毒也。生控於州。刑訊女不勝楚。遂誣服。公疑之。問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祇十二歲學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我急。因置礮麪中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毆已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證爲傷重。致然。令如僧所評。論擬公察門毆日月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平反多類此。蘇州省門外有坊曰民不能忘。爲湯文正公建也。公與同鄉民卽鷓鴣公姓氏於其次。

墨譜

明方子魯墨譜程君房墨苑繪刻精工。藝林清賞。較其優劣。當以墨譜爲勝。墨苑中自著序記。語涉矜誇。其搜羅名人題贈雖多。而如顧秉謙沈灌等筆札亦皆載入。未免薰蕕相雜。且此書爲文房清玩。乃臚列

時人備誌科第官爵殊乖雅道。不若墨譜之能得體要也。譜中載汪仲淹墨書。述于魯之言曰。試墨如試金。常略其色澤。求其神氣。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一縷如線。而鑑其光。紫爲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爲下。黯沕無光。或有雲霞氣。又下之下也。此數語可爲相墨金針。

吳烈女

湖州太湖濱綠葭灣吳烈女。以貧故。養於夫家。夫曰李時新。佐父九臯。治肆事於湖北。女獨與姑居。姑與疏族李大礮通。時來飲酒。使女給事左右。女不肯。姑怒。挾女無完膚。大礮與姑謀。並汚之以塞其口。姑於是爲好言誘女曰。大礮有恩於汝夫。汝善事之。汝夫歸。以汝爲能報德也。因出金跳脫與之。曰。此大礮所贈。女取而擲之地。時六月六日。俗必食餠飩。姑與大礮共爲餠飩。使女炊。女不肯。炊。姑乃自炊之。炊熟。大礮與姑食。邀女共食。女不肯食。大礮強灌之。則啼而走。傍晚。女浴於室。大礮從暗中突出。欲走。門已閉。遂自後窻投於水。鄰嫗救之。微有氣。至夜半蘇。復自投於水。竟死。族人以大礮逼姦致死。報縣。烏程令莊有儀。素不解事。縣人謂之莊糊塗者也。檢驗時。姑堅執大礮無逼姦事。竟以失足落水完案。時乾隆三十六年也。越二年。震澤縣盜案發。大礮論實坐斬。衆憤稍洩。而逼姦之案已結。無可翻。烈女不得邀旌典。至道光三十年。里人乃具呈當事。請旌於朝。歸安方濬作徵詩。敢以表彰之。有千尋雪浪淨滌淤泥。一片冰心朗照河漢之句。

朱大令斷獄

朱竹君學士文正公。負天下重望。有二兄。亦皆服官著聞於時。長名堂。官大荔縣丞。次名垣。以進士歷官。

濟陽長清縣令長於斷獄遺事詳見學士文集節錄之爲司民牧者龜鑑焉濟陽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婦歸甯而歸明日巧死翁媪及鄰人以巧食婦所煮粥而遽腹痛嘔泄死也謂婦毒夫死訟於官朱命以粥及所嘔者餉狗狗不死又召吏審巧之死無毒狀獨齒噤堅不可啓視其私則入腹中乃趣召婦曰死者口不啓汝罪而寃不能明也汝能啓其口當爲汝辨之婦泣而前跪啓焉觀者皆駭吏持銀匕入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朱固問婦以巧死時狀始知其一夕三御蚤起卽飲水三器已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謂翁媪及鄰衆曰是乃死於陰淫寒疾也願欲坐婦毒死夫乎皆再拜謝扶婦去後婦竟爲巧守節縣故獄具有以烏鎗取鳧雉而火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朱卽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訶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耶朱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禽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卽斂訖已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朱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敗柳棺中作人曰久疑不可檢也朱令坎地架木昇棺其上弛前和及四牆柳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首足纒纒以席寮坎注醴須臾骨如蒸狀作人卽檢訖告曰屍獨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喜謂得情朱熟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滌可去衆笑曰傷二十年入骨豈可滌耶朱呼水刷之骨白無泥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朱曰傷者紫色中重而外輕若暈漸滅然此反是是腐血汚耳衆歎服

倒句倒字

漢書每有倒句如更議不宜時霍山自若領尙書必我也爲漢患者之類是也又多倒字如妃后子父論

議失得。貴富舊故。嫌疑。病利。病疾。并兼。悅喜。苦勤。懼震。柔寬。思心。候伺。激詭。諱忌。藁草之類是也。

麒麟

明史外國貢麒麟者甚多。阿丹國麒麟。前足高九尺。後六尺。頸長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按爾雅釋獸。麋身牛尾。一角。注云。角頭有肉。京房傳云。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明史所言頸長如此。未見古書。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別種。非真麒麟。

李易安朱淑真

德州盧雅雨。使見曾作金石錄序。力辨李易安再適之誣。謂德父歿時。易安年四十六歲。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父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譟譟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海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父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與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謗如碧雲賦之類。其又可信乎。陳雲伯大令亦云。宋人小說。往往污讖賢者。如四朝聞見錄之於朱子。東軒筆錄之於歐陽公。比比皆是。又謂去年元夜一詞。本歐陽公作。後人誤編入斷腸集。漁洋山人亦嘗辨之。遂疑朱淑真爲汴女。皆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詞。非朱淑真作。信矣。李易安再適趙汝舟事。詳趙彥衛雲麓漫鈔。諸家皆沿其說。盧氏獨力爲辨雪。其意良厚。特錄之。以俟論世者取裁焉。

藥忌

吳江徐靈胎徵君大椿。謂醫藥爲人命所關。較他事尤宜謹慎。今乃眩奇立異。欲駭愚人耳目。將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略舉數端。以示儆戒。人中黃。腸胃熱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人煎藥。則是以薑汁灌人。而倒其胃矣。人中白。飛淨人末藥。若煎服。是以濁汁灌人矣。鹿茸麋茸。俱入丸藥。外症痘症。偶入煎藥。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熱毒時痢。腐腸而死。河車臍帶。補腎丸藥。偶用。今入煎劑。腥穢不堪。又臍帶必用數條。肆中以羊腸龜腸代之。蚌水。大寒傷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陽明熱毒。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兒死者。八九。蚯蚓。痘症用一二條。酒冲已屬不典。今用三四十條。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蟻。蝟。即桑蟲。蝎子。胡蜂。皆極毒之物。用者多死。間有不死者。倖耳。石決明。眼科磨翳。鹽水煮入末藥。今亦以此法。入一切煎劑。何義。白螺殼。此收濕糝藥。亦入煎劑。其味何在。雞子黃。此少陰不寐。引經之藥。今無病不用。燕窩。海參。淡菜。鹿筋。丑筋。魚肚。鹿尾。此皆食品。不入藥劑。必須洗浸極淨。加以薑椒葱酒。方可入口。今與熟地。麥冬。附桂同煎。則腥臭欲嘔。醋炒半夏。醋煨楮石。麻油炒半夏。皆能傷肺。令人聲啞而死。橘白。橘內筋。荷葉邊。枇杷露。查核。扁豆殼。此皆方書所棄。今偏取之。以示異。余按徐氏所指。誠切中要害。惟海參淡食。最能益人。嘗有食之終身。而康強登上壽者。惟不宜與熟地等藥同煮耳。又枇杷露治肺熱咳嗽。獲效頗速。似不當在屏棄之列。

父

父。爾雅稱考。戰國策稱公。列子稱家公。史記稱翁。韓詩外傳稱先生。廣雅稱爹。爸爸。方言稱倭。晉書稱大人。魏首六朝時稱尊。隋回紇傳稱多。北史稱郎。北齊書稱兄。舊唐書稱哥。古詩稱耶。閩俗稱郎罷。關

東稱罷罷。吳俗稱老相。又稱爺爺。稱阿伯。北方稱老子。江州民稱大老。韓昌黎祭女學文。自稱阿爹。周易稱父母爲嚴君。今則專以稱父矣。

母

母爾雅稱妣。詩經稱母氏。廣雅稱媪。媪婢媪媪姐。金史稱阿婆。古詩稱娘。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稱阿嫗。漢書稱嫡母爲民母。北齊書稱家家。漢書列侯子稱母爲太夫人。陸放翁家世舊聞。稱庶母爲支婆。

煮人獄

霍邱范二之爲某媪贅壻。逾年忽不見。范父訟於官。縣令王某。雇乳婦爲媪同村人。問以媪壻事。曰。聞之鄰家。知以姦被害。王信之。嚴刑拷訊。范某氏供與義兄韓三有姦。恐敗露。共殺范二之。剉碎其骨。煮化其肉。以泔迹。韓三與媪供皆同。旋於其房後檢得碎骨。定案達府。犯供翻異。府以碎骨爲證。犯謂是牛骨。非人骨也。府不聽。遂達臬司。時秉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少保鞫之。供如前。惟犯無戚容。供詞太熟。疑有冤反。覆閱牘。得聞口死者肉。煮骨剉。固已。肺胃肝腸等物。何在耶。復以是訊之。犯皆愕然。供各異詞。公曰。是真有冤矣。遂停鞫。以待越半載。突有人至臬司大堂。擊賊問之。卽范二之也。因負博進。他遁。探知家難。特來前。冤獄因是得解。使囚犯無翻供。定案申詳。立殺三命。則陞司得重。各府縣且擬實抵。一時無不服公之識。並謂有盛德者必有厚報。是時公年五十餘。尙未有嗣。次年舉一子。名曰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公中乾隆庚子進士。銘皖中道光庚子進士。公年八十餘。重遇恩榮。宴父子相隔六十年。同年爲熙朝之盛事。殆天佑之以彰平反鉅案之德也乎。公從弟檢齋。大令道融。強恕堂文稿。記此事甚詳。因節其

略爲世之司獄者告。

葛壯節公

山陰葛壯節公雲飛。爲定海總兵。以父憂去官。逾年。暎夷陷定海。大府以書屬公。墨經從軍事。公方督耕田間。卽趨歸。白母。母張太夫人曰。金革無避。汝受國恩厚。行矣。勿復疑。遂詣鎮海。請盡出勁兵。扼金雞招寶兩山間。又以計俘夷軍師安突得。夷大驚擾。公設計。請乘機收復。巡撫烏不能用。已而有通市之議。大府命公率所部往收定海。而以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帥師協守。時道光辛丑二月也。公以南道頭空曠。增築土門。又請自竹山門至摘箬山。徧列礮。縣治後曉峯嶺。築礮臺。以杜侵越。小竹山門下塞其江路。對土城諸島。均置防守。使夷舟不得近。謂必如是。則定海可固。督師裕謙以費辭。則請借三年俸廉興築。督師怒曰。是挾我也。堅不許。八月。夷再犯定海。衆二萬餘。我兵合三鎮僅四千。飛書大營。請濟師。督師疑其張大。戒死守。毋望援。公苦戰六晝夜。日僅啖數餅。耆老有煎侵以進者。公投諸水。與衆共飲之。士卒皆感奮。戊戌。天大霧。夷全隊逼土城。公聞風。帆海水聲。知夷艦將至。礮擊焚之。夷條遁。分道攻曉峯竹山。曉峯無礮。夷衆奪間道上。並攻破竹山門。遂下薄土城。時土城兵分守他所。麾下僅二百人。公率以拒敵。持短兵奮呼而進。殺戮無算。至竹山門。方仰登。一酋長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徑登。酋駭。乃以礮背擊公。洞胸穴如盤。前後四十餘創。遂卒。定海義勇徐保。夜跡公尸於竹山門。雨霽。月微明。見公半面。宛然立崖石上。兩手握刀不釋。左一目睜睜如生。欲負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盡歸見太夫人乎。負之起。乘夜內渡。大吏護公喪還山陰。張太夫人一慟而止。曰。吾有子矣。時王鄭二總兵皆死難。而公死尤

烈事聞上悼甚賞加提督銜世廕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賜長子以簡文舉人次子以敦武舉人子諡壯節。祔昭忠祠且立專祠以祀御製祭文云朕惟良臣蹇蹇昭大義於匪躬鉅典煌煌沛鴻恩於賜卹唯忠貞之克篤斯褒予之重申爾原任浙江定海鎮總兵提督銜葛雲飛識邃韜鈴律嫻步伐初膺甲第旋攝水師薦膺屢登不愧干城之選崇階洊陟疊邀綸綍之榮邇以螻怒當車蛙鳴自井念兵戎之未靖資驃騎之先驅叱咤風雲施壯士天山之箭超騰矢石帥丈人地水之師同仇者一德一心賈其餘勇連戰於六晝六夜誓不空還軍鵝鶴而皆驚賊鯨鯢而待掃方謂金精氣壯離披麾下之塵何期石鼓聲沈倉卒矛頭之慟忠魂不返毅魄猶馨覽奏心傷爲之涕霑昇殊恩更及其子式煥新綸命大吏常恤其家重頒內帑秩均一品義設專祠於戲鼓鞞思將帥之臣易名兩字俎豆視功宗之禮炳節千秋靈如有知尙其歆格天語褒忠至優極渥同時避敵倖生之臣讀之當益滋愧矣。

乱

韓昌黎爲李于墓誌銘言其服柳泌水銀藥以死類及以藥敗者六人爲世誡德清許周生駕部宗彥效之爲吳臺卿哀辭言臺卿篤信乱言長齋禮拜忘其體之羸又受道士戒百日不語方夏暑大鬱肺遂病血而死因謂乱之術始猶一二好事者信之繼則樸實之士信焉繼則聰明之士亦信焉禍福以乱爲筮學問以乱爲師疾病以乱爲醫背陽而入陰舍昭昭而卽冥冥其幽陰沈墨足以銷散人之精爽而君乃由之以至於死云云余觀近日乱方盛行往往服藥而速之死蓋其爲害尤烈無如習是術者終溺惑而不知返也。

凡將篇

司馬相如凡將篇云。鐘磬筦筑坎箎。同時柏梁臺詩云。枇杷橘栗桃李梅。句法相類。其源蓋出於詩經。椅桐梓漆鱗鱗鰓鯉等句。而七字成句。則如禮記。喜怒哀懼愛惡欲。爾雅。永悠迥達遐邊闔緝熙列顯昭。皓穎等語。已肇其端。迨史游作急就篇。稻黍稷稷粟麻稂等句。亦皆以七字隸七物。後世詩人多效之。如韓昌黎陸渾山火詩。鴉鵲雁鷹鶴鷓。蘇東坡韓幹牧馬圖詩。雕駉駟駘驪驪。劉青田二鬼詩。蚊蠱蚤蝨蠅蚋等句。其尤著者也。

鄭峯陽

明崇禎時。武進鄭峯陽翰林。鄭以杖母之誣。受極刑。漳浦黃忠端公道周。謂正直而遭顯戮。文士而蒙惡聲。古今無甚於此者。餘姚黃徵君宗義。作峯陽墓表。謂公爲奸相溫體仁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以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卿之賢者。儀部峯陽之父。張先。春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二尼甚暱。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篋參語之法。詆爲扑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甯隱忍就死。甯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妬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峯陽事載於明史者未詳。得徵君之文而始白。吁。以莊烈帝之偏愷。溫體仁之狠賊。鍛成此獄。可謂奇冤。

从吉

三年之喪。乃凶禮之大者。世俗居喪而通名以慶賀。必書从吉。失禮甚矣。至父歿母存。則曰孤子。襲古昔有國者之稱。通人亦嘗辨其非。然猶可援孟子窮民之說以爲解。未若从吉之尤謬也。

複句

論語有複句而不相連者。如焉用佞。弗如也。賢哉回也。禹吾無間然矣。天何言哉。是也。孟子亦有之。戰國策史記效之。而文法益變矣。

孔大令

吾邑孔蔚廬大令廣平。生而早慧。九歲詠御爐香云。夜深常繞君王讌。不逐寒風去渺茫。有先達某公歎曰。此韓冬郎再世也。宰陸川縣。折獄至愼。嘗攝北流縣事。歲旱。勸民平糶。而豪家皆居奇。以待厚值。細民弗堪。相率掠其儲粟。適提鎮在州。縣去州近。豪家夜奔訴。各張大其詞。開列劫盜數百人。提鎮不察。按牒廣捕。概予重杖。貫其耳。縛示衆。捕勢如風。將激變。急詣提鎮。請盡付之細鞫。其情實首事者。坐以長流。次責懲有差。觀望者盡釋之。豪家及無賴皆帖服。其事親至孝。母有痺疾。發時轉側。需人躬自扶掖。不假手於人。病劇。倉皇遺人涕出。嘗母糞爲其妻。陸孺人所窺見。禁勿語。陸臨歿。始泣以語子。婦云。

左忠毅公

左忠毅公光斗。嘗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爲錯。又言李伯紀知爭事不知爭人。事之失一事。人則無窮。皆名言也。被逮時。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戒。而謂善不可爲。覺范滂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

汝爲善。則我不爲惡。二語猶傷於激。

義田

吾祖石門蔡學博載樾。承其父大令德淳遺命。仿范文正公義莊之法。爲田以贍其族人。乃與從弟載坤。合出七百萬錢。以七之一爲祠祀先人。又思田不可遽得。以六百萬錢入質庫。歲得息錢四十二萬。族中之貧。獨五十以上者。婦女寡而不嫁者。幼孤無食者。廢疾者。計日給米五合。錢十文。青年守節者。倍之。冬夏各給以衣帳。斂死者。買公地葬之。大小試各有贈。獲傷者加厚焉。六十以上。遇生辰各有贈。視其年以定輕重。貧墨酷吏及民爲匪類。墮其家聲者。雖妻子。屏不與。告於邑令。爲規條以垂永久。其時在道光六年九月。寶應朱文定公師士彥。爲作記以傳。竊思尊祖收族之道。莫善於義田。自文正公創始後。效法者代不乏人。此舉規模雖不及前人。然量力而行。俾族人不至失所。其意甚厚。誠使世之擁高資者。皆能遵而行之。其有裨於風俗人心。豈淺鮮歟。

張太史聯

某記室。隨玉尙書麟。塞外數年。甚見推重。玉卒後。某乞人代爲輓聯。鮮當意者。時平湖張海門太史金鑰。以計偕入都。爲撰句云。短後記裁衣。歷雪窖冰天。萬里追隨班定遠。長安仍索米。贍鳶肩火色。九衢慟哭。馬賓王。蒲城相國王。文恪公。師見之。極口褒賞。旋入詞垣。才望著一時焉。

神缸

天台縣署三堂有神缸。人犯之。每有殃咎。胥吏等歲時禱祀。恆宰雞瀝血以祈福。余於壬寅夏至署見之。

缸覆地上。四圍離地寸許。高不及二尺。圓徑三尺有餘。血痕凝清其上。仁和沈蘭亭煊。有記刊於壁。其文曰。五福神相傳卽缸神也。守斯土者。朔望必祭神之靈爽。始於本朝康熙間。以是縣志無可考。袁簡齋太史續齊諧會記之。未之詳也。煌於道光癸巳秋。就館茲邑。詢之父老及署吏。始知其說有三。一曰。縣署向屬窰基。是爲窰神。然縣志載署治歷年久遠。並無增擴之舉。其說似不足信。一曰。神缸本朝初。山海門逆流而上。至青溪乃止。內有五蝠。隨波不散。邑令神之。因迎入署。卽五福神缸之說歟。而一則謂其下有井。前明有投井殉難者。後人以缸覆之。而懸不著地。其由忠烈之氣上升而使然耶。阮芸臺協揆督學浙東時。曾一發之。果有井。噫。此三說也。其殉難之說。爲可信焉。夫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石言莘降。史册昭然。况乘乾坤之正氣。焉有不歷久彌新者乎。天台爲仙境。爲佛地。無怪鍾靈毓秀。甲於他邑。又豈獨堂東之神桂云爾哉。余聞之縣吏云。巡撫阮公元發缸後。卽丁內艱去。其時學使劉公鳳詒。亦發視之。未幾。以科場事獲譴。自是邑人奉祀益虔。

一案

案有以爲床者。周禮天官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是也。有以爲食器者。考工記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註云。玉案是也。有以爲几者。許氏說文所云几屬是也。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註以爲古罍字。當是考工記玉案遺製。史記萬石君傳對案不食。田叔傳趙主張敖自持案進食。後漢書梁鴻傳舉案齊眉。蓋皆指食器言也。揚子方言案。陳楚宋魏謂之檯。自關東西謂之案。當亦指食器類。書有屬之几案者。似誤。蓋方言皆以類相從。案在孟罍栝鬯栝落箸筥之間。故知其爲食器也。

九言詩

九言詩最難自然協律。用以頌聖尤難。嘉慶己卯年六旬萬壽。鄭笏君孝廉代某尙書作九佳全韻詩。莊流麗。傳誦一時。篇長不及備錄。摘書起結以見一斑。起云：皇帝御宇二十有四載。乾行不息百福頌。孔皆海隅日出幸。生太平世。衢歌巷舞直到長安街。三皇各稱一萬八千歲。我皇之德更與天地偕。結云：軒轅以來四千五百歲。閭桐推算無如今茲佳。八百廣歌卿雲糾縵縵。九成樂作鳳凰鳴。嗒嗒微臣願效葵藿向陽意。導涓測海深愧盤泥蛙。蕪詞謹綴九百九十字。竊符九九之數陳堯階。

顧亭林獄事

顧亭林獄事志乘未詳。見於與顏吏部光敏書。特錄其略。先是蘇州沈天甫施明夏麟奇呂中僞造忠節錄。託名已故祭酒陳仁錫。譏毀本朝。羅列江南北之名士巨室。以爲挾害之具。又僞造原任閣輔吳甡一序。詐其子中書吳元萊銀二千兩。事發。刑部定讞。卽將沈天甫等斬決。此康熙五年中事也。次年萊州卽墨黃指揮培之僕姜元衡。刪易此書。增入黃氏唱和詩。控其主與兄弟子姪。作詩誹謗本朝。又與顧亭林搜輯諸人詩。皆有詆語。處士於七年二月在京師聞之。卽出都。抵濟南。幽繫半年。因援沈天甫故牘。謂姜元衡所控之書。卽沈天甫等陷人之書。事旋解。株連二十餘人。均得開釋。處士賦詩六章。紀其事。有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由解之句。又末章云。天門誅蕩蕩。日月相經過。下閱黃雀微。一旦決網羅。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彥和。尙念田盡言。此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同山阿。詩集中皆不載。詳見顏氏家藏尺牘。

眞賞難逢

世俗以夫婦之事爲敦倫。以使令奴僕爲劬紀。嘉慶己卯科。吾浙秋試。某房官閱文。見有劬紀敦倫句。大駭曰。敦倫豈可劬紀。怪誕極矣。亟以筆直抹之。同邑盧茂才康錫。應秋試被放。聞文用舍。而徒在爲房官所抹。沈茂才逢源。試前列。文用曾南豐。其人出而天下平。句旁評云。杜撰。余親見之。可知場屋文字。眞賞難逢。即尋常語句。亦有被抑者。更何得炫異求新乎。

俚語本佛書

俚語有出於佛書者。偶閱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漫識於此。眉毛。成具光明定意經。脅肋。四分律。膿血。增一阿舍經。床鋪。佛本行集經。鑰匙。雜寶藏經。店肆。中阿舍經。喫酒。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搔蟬。賢愚經。欺侮。勝天王般若經。布施。須賴經。調度。解脫通論。擡掣。舍利弗阿毗曇論。痕迹。解脫通論。狗齧。大威德陀羅尼經。

徐冲晦

徐冲晦處士。宋仁宗時召對。除大理評事。固辭。後居杭之萬松嶺。精象數。謂子孫世世勿離錢塘。永無兵燹。按徽宗宣和三年。方臘作亂。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杭州。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二月。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馘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翌日宵遁。大兵入城。臘旋就擒。計臘所陷。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是冲晦之言亦未必驗。特宋元革除之際。兵不血刃。安堵如恆。異於他處之屢遭殺戮耳。

蒙求

蒙求一書。所以資童幼之誦習。作初學之階梯。晉李瀚創爲之。徐子光爲之注。名曰蒙求集注。宋王逢原又作十七史蒙求。明姚光祚。又以王逢原所作未備。從而廣之。分三十七類。名曰廣蒙求。然有對偶而無韻。注又簡略。劉班取兩漢事。括以韻語。名曰兩漢蒙求。王芮歷叙帝王世代略述。古今事蹟。名曰歷代蒙求。徐伯益集婦女事實爲韻語。名曰訓女蒙求。元吳化龍集左傳事爲韻語。名曰左氏蒙求。胡炳文集嘉言懿行。可爲則倣者。屬對成文。以啟導初學。名曰純正蒙求。此數書。今世尙有其本。而得採入四庫中者。則惟蒙求集注。純正蒙求。又有爲諸家所著錄。而其書罕傳者。則如名物蒙求。三字蒙求。蒙求增注。廣韻小說蒙求。宋范鎮本朝蒙求。胡宏叙古蒙求。孫應符家塾蒙求。宗室蒙求。宋舒津蒙求。續蒙求。和李翰林蒙求之類是也。

成仁取義

文信國公。生於宋理宗端平三年丙申五月二日。死於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壬午十二月九日。得年四十有七。及第在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年二十有一。宋史謂年二十。蓋舉成數言也。公與弟壁同舉進士。後壁降元。公季弟璋亦仕於元。公獄中詩有云。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烟。又云。二郎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麥滿舟。不知何日歸兒骨。狐死猶應正首邱。又與嗣子陸書有云。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嗚呼。成仁取義。何人不當勉爲。乃同體之親。異趨若此。公之所云。殆以事已至斯。且誼關骨肉。不得不爾。豈國而忘家之本志哉。

荆軻

綱目荆軻書盜袁隨園非之其論甚辨余謂軻既欲生劫秦王當先量力之能否力所不能爲而冒昧行之徒殺身湛族以速燕之亡能毋貽笑於天下後世哉竊謂史記所書刺客當以荆軻爲最下當其待客未來因太子光之請遂發怒不能姑待且知秦舞陽之往而不反而仍與偕行謀之不慎事安得成

五聖母

癩狗毒蛇斂人者多死方書雖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蕭山韓氏所傳五聖丹獲效如神救人不可勝數韓氏惟製藥施送秘不傳人鄭拙言司鐸開化從其同寅汪睦齋學博世鈐處得此方見示汪喜錄單方製良藥施人此方得之於其至戚乃自韓氏竊得者汪按方製藥以拯人無不應手取效因錄之以廣其傳

方公祠

名宦建專祠子孫亦得祔祀永世勿替者天台方公祠其最著矣公諱印號樸庵安徽桐城人明宏治間以孝廉知天台縣薄賦省刑勸農桑治學校抑豪奸一切以真誠出之爲縣九月卒囊中僅餘俸銀八錢僚佐吏民爲助棺殮小民罷市相弔尋入祀名宦祠萬歷間元孫大鎮巡按浙江建祠置田百餘畝屬學宮收租後漸爲官役侵漁祠宇蕪圯道光十二年十一世孫傳穩觀察浙東偵知其故乃盡以其田屬邑令使擇紳士之賢者司其事歲登出入之數於官纖悉必書申之大府著爲定律方氏子孫閱數歲必至祠省視以桐城縣印文爲憑祠中給資斧錢六十千由是堂宇崇煥歷久常新祠中從祀者爲公之元孫大鎮浙江巡按九世孫觀承浙江巡撫觀本秀水知縣十世孫受疇閩浙總督維甸浙江巡撫十一世孫

傳穰。曾紹台道。蓋皆官於浙者。

用民興利

宋种世衡築青澗城。初無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屑石一畚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甚賴之。上明爲鄆陵令。故事有所獻饋。明曰。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若芻水際。令欲得之。得數十萬。明取以築堤。由是民無水患。明李中巡撫山東。歲歉。令民捕蝗者。倍予穀。蝗絕而饑者濟。陳幼學爲確山知縣。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剗。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此皆得用民興利之道者。唐代宗將幸華清宮。先命完葺。柳子華爲修宮使。設棘園。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材用。投園中。論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此則脅之以威。乃權宜之術矣。

鉤慝

折獄龜鑑。鉤慝門載。王恭戍邊。留牒牛六頭於舅李璉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牒牛二頭已死。當還四頭老牒。餘非汝牛所生。恭訴於縣。縣令裴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璉。璉皇怖而至。吐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璉不服。喚賊對辭。乃以布衫蒙頭立南墻下。璉急吐歎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牒牛所生。非盜得也。子雲令除恭頭布衫。璉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卽還牛。更欲何語。復謂璉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並還恭。聞者歎服。又載江陰令趙和。唐闕史作趙宏。咸通初。審問淮陰民隱。諱東鄰贖契錢事。東陽令侯臨追還他邑民寄姻家財產事。皆相類。又金史移刺幹里朶傳云。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鄰人不與。訴於縣。縣官以無契却之。乃訴於州。幹里朶陽

怒械繫之。捕其鄰人詰之曰：汝鄰人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錢而釋之。其事亦相類。近世良吏仿此而著循聲者，不可勝數，亦有與此相反而蒙詬者。余戚江蘇田某，以二千金予張某購絲，張不與絲而匿其金，田訴之郡邑，吏不得直，乃控之大府。大府以無券不允，且加青焉，田發恨死。此咸豐四年事也。

塵史

王彥輔塵史謂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爻辭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頰，以余觀之，若花之桂、棟、鞠、果之菠、菱、草之薺、芷、葱、蒜、苔，木之楓、柑等，詩皆未之見，至易所不載者，如鬚、脣、肩、乳、臍等，亦未可悉數。又爾雅釋鳥不及鶴，釋蟲不及蝶，物類至繁，偶有遺焉，無足異也。

葬會

浙西淹葬之風，由來已久。國初德清唐瀨儒先生舉親葬社，約吾邑張楊園先生履祥推廣之，分八宗。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社中有葬親者，宗首副傳之，各宗首副彙八宗弔儀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會聚，即登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為期，過期不葬者不弔。所以示罰也。後又增一條：八年葬者，亦酬其半，以存厚也。自後續行者少。淹葬之風仍然。道光辛丑年，吾里邱雨樵茂才青選復舉葬會，糾同志四十人，於四月望日，各費錢五百，赴會所，拈鬮以定應得之人，即予錢二千為葬貲。如願讓他人先得，亦聽其便。錢存公所，豫備磚灰等物，不得攜歸。磚灰等購自窰所，價視肆家。

特廉。歲推二人司其事。每歲人各出錢二千。給四人葬事。費不耗而事可久。其法最良。倡始於西柵。而東南北皆效行之。吾里善事孔多。此舉爲稱首。誠能推而廣之。使天下無不葬之親。豈不美歟。其在窮鄉窶人。或以用磚費大。則朱子白雲葬法。價廉而工堅。最宜效法。世俗又有以糯米搗和沙灰。謂尤堅固。可久。抑知暴殄天物。不可爲訓。湖州某方伯歿後。棺用沙方木。葬用糯米沙灰。迨其曾孫貧而無賴。竊發棺售之。遺骸暴棄。雖其孽不在用糯米一端。未始不因此增罪戾也。

浙闈號舍

吾浙闈中號舍。按千字文字排次。祥代天翼代羽。協代竭。元黃洪荒盈昃。火帝人皇。弔民伐罪。毀傷難量。墨悲作聖。空谷禍因。惡積君二十九字。皆不用。東文場。祥至器八十七字。祥字日辰列寒暑秋冬閏成律。調雲致露爲金麗玉。嵐劍巨珠夜果李菜芥海河鱗翼龍鳥始文乃衣推讓有陶周商坐間垂平愛黎臣戎退壹率歸鳴在白食化草賴萬益身四五恭鞠豈女貞男才知必得莫罔彼靡已信可器西文場。地至覆八十六字。地宙月宿張來往收藏餘歲呂陽騰雨結霜生水出闈號闈稱光珍奈重蘆鹹淡潛翔師官制字服裳位國處唐發湯朝道拱章育首伏羌邀體資王鳳竹駒場被木及方此髮大常推養最慕烈效。其過改能忘談短恃長使覆儀門傍東夾道。絲至習十三字。絲詩羔景維克德名形表傳虛苦西夾道。欲至資二十七字。欲染讚羊行賢念建立端正聲堂聽福絲善慶尺璧非寶寸陰是競資。皆自北而南。至公堂傍西夾道。父至溫二十一字。父事日嚴與敬孝常協力忠則盡命臨深履薄夙興溫獨自南而北。計其二百三十四字。共號舍一萬二千三十間。每科應試人數。多則一萬二千餘。少則不及一萬。以故錄遺鮮。

有擴棄者。明初棘闈。與杭郡庠相連。天順間。守臣奏。士子屢有作弊。改於城東廢倉地。舊用木舍。萬歷四十年。御史李邦華。易以甌。永絕火患。號術向爲泥道。嘉慶九年。阮文達公爲巡撫。整之以石。往時號舍一萬餘間。人數多時。添設廠號。不免風雨漂搖之苦。道光初。鄭夢白中丞。與當道創議捐資。擴增千餘間。自是士子始咸得所焉。

陳忠愍公

同安陳忠愍公化。成山行伍積軍功。官至提督。威望著一時。故例。提鎮不得官本鄉。上以非公莫能膺海疆重任。破格授廈門提督。道光庚子。倭夷擾浙東。命沿海嚴防。特移公江蘇。抵署甫六日。聞舟山失守。即帥師馳赴吳淞口。審度險要。列帳西礮臺側以居。三易寒暑。未嘗解衣安寢。優待士卒。犒之厚。而自奉甚儉。或饋酒肉。必峻卻之。時有官兵都吸民膏髓。陳公但飲吳淞水之謠。每潮來。必登瞭望。戒軍士曰。平時宜休養。毋輒來轅。如有警呼之不應。刑毋赦。嘗與制府牛某大閱。見近地兵多弱。而上江各營較強。牛曰。是可當前鋒乎。公曰。近者皆有家室慮。且服吾久。無離心。客兵恐難恃。及戰。果先遁。壬寅四月。乍浦失守。公益鼓勵士以大義諭之。時他邑皆騷動。惟吳淞左右恃有公。安堵如故。五月。夷船大集。公登臺守禦。日夜不忘。初八日。自卯至巳。發礮千餘門。傷大夷船五。火輪船二。夷人勢欲卻。適牛制府攜兵出城。夷從橋頭望見。置礮於橋。擊之。牛急召守小沙背之徐州總兵王志元來。而王已遁去。牛懼亦遁。衆兵隨去。皆竄。夷人復奮力攻擊。公孤立無助。猶手發礮數十次。身受重傷。礮折足。鎗穿胸。伏地噴血而死。年七十六。民間公死。皆大驚曰。長城壞矣。老幼男女。無不號泣奔走。夷酋入城。登鎮海樓酣飲。或作華語曰。此戰最

危險。但有兩陳公安能破耶。酋大笑。有武進士太湖劉國標爲公所賞識。隨行戎間。忍創負公屍。藏蘆叢中。閱十日。以告嘉定縣令。輦屍入城。殮於武帝廟。面如生。事聞。詔賜專祠。予騎都尉世職。淞江人哭公哀。作詩成帙。顏曰表忠崇義集。寶山王樹滋爲作殉節始末記。余特撮其大略。並錄詩之佳者於左云。一木難支大廈傾。將軍殉節萬民驚。丹心料有天垂鑒。白日愁看鬼橫行。公已成仁甘就死。士惟見義竟忘生。怒濤夜激蘆花岸。陰雨靈旗戰鼓聲。上海王城皓首不能生。擊賊丹心惟此死。酬君上海陳培庭。肘常旁掣生餘憤。寧僅孤鳴死竭忠。崇明施子良。右師邴洩驅車後。壯士勾卑在列時。上海林曠。事到艱難惟一死。身經保障已三年。上海曹樹杳。

天一閣

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書凡五萬三千餘卷。閣在月湖之西。宅之東。牆圍周迴。林木蒼翳。與園閣相遠。明嘉靖中。堯卿少司馬欽歸田後。構以藏書。其異本得之豐氏熙坊者爲多。書藏閣之上。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廚間之。其下仍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司馬歿後。子孫各房。相約爲例。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以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四庫。賜以圖書。集成嘉慶間。阮文達公巡撫浙江。命范氏後人編成目錄。並金石目錄。刻之。自明嘉靖迄今三百餘年。遺籍常存。固由於遭遇之盛。抑亦其立法嚴密。克保世澤於弗替。宜名垂不朽。爲海內藏書第一家也。

檳榔

醫書檳榔治瘴。川廣人皆喜食之。近則他處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沉降。破洩真氣。耗損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識受害之由。嗜之者終無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有云。川廣人皆食檳榔。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爲氣府。居膈上。爲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噉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也。此論檳榔之害。最爲切要。知非特無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檳榔者其鑒之。

樵李

嘉興本樵李地。所產李。卽以是爲名。色紅肉脆。而味絕鮮。吾郡果品。以此爲最。惜不可多得。皮有爪痕。相傳爲西施所搯。此殆飾說耳。而文人賦樵李者。必及之。如朱竹垞賦云。傳諸故老。一事矜奇。遇入吳之西子。胭脂之滙舟。移經仙指之一搯。量心賞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億於來茲。雖彼美之云亡。兮。髣髴若或覩之。金學博介復詩云。此邦書越絕。彼美憶西施。指點痕如捻。流傳事不疑。沈明經翼詩云。爪痕千古在。入市合輸錢。皆指此也。

鐵畫

蕪湖鐵工湯鵬。能揉鐵作畫。花竹蟲鳥。曲盡生致。又能作山水屏障。好事者以木範之。懸於壁。或合四面成一燈。錘鑄之巧。前此未有。湯歿後。其法不傳。或有仿爲之者。工拙懸殊矣。仁和朱茂才文藻。賦此有句云。乍看似墨潑絹素。山水人物皆空嵌。風飄秀色動蘭竹。雪摧老幹撐松杉。華軒逼人有寒氣。盛夏亦欲

添衣衫。最宜樺燭曉春夜。千枝萬蕊發翠巖。元明舊蹟共諦視。轉覺暗淡精神絨。摹寫絕妙。

石灰

仁和縣志載。明成化時。湖墅凌知州煜家。有一黃班虎。自南河游至。投凌之後巷。諸門不閉。虎入據廳上。大吼一聲。凌衆破壁逃避。虎遂登樓。時凌之孫婦抱嬰兒未起。虎偶捱壁。壁倒。適殺婦身。不遭傷害。地方奔告有司。卽召獵戶二十餘人擒剿。彼此相顧失色。無策可施。一老令以石灰入稀布口袋。兼帶竹縛火把。擇輕健七八人。升樓屋揭瓦進日光。虎必仰首。卽搖灰袋。眯其目。繼將火把下燎。虎必開口。隨以堅利長鎗入口內。不容轉吮。乃呼衆獵戶登樓交刺之。如其策。果擒獲。不傷一人。寔送官司。各受重賞。按吾郡某典亦嘗以此法擒寇。乃道光年間事也。時方歲歉。劫掠時間。典主豫選衆健兒守夜。並儲石灰刀械。一夜寇至。壞大門將入。衆健兒出其不意。以石灰噴之。寇目皆眯。刀械齊發。遂被擒。

二母知人

王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何如人。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潘孟陽母劉晏之女。初孟陽爲戶部侍郎。劉晏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試會爾列吾觀之。因徧招深熟者客至。劉視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劉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二母知人。一信之於未達之前。一察之於旣顯之後。其識鑒皆不可及。

四字異體

四字異體而音義皆同者。惟麤粗物籠。麤古籠俗。粗物通用。

道情

徐靈胎徵君。穎悟絕人。游庠後。厭薄時藝。歲試題詩卷後。徐郎不是池中物。肯共凡鱗逐隊遊。因是見黜。以布衣終其身。於學無所不通。尤精醫術。名重一時。好作道情。一切詩文。皆以是代之。自謂構此頗不易。必情境音詞。處處動人。方有道氣。著有洞溪道情行世錄二首於左。勸孝歌云。五倫中孝最先。兩箇爹娘。又是殘年。使百順千依也。容易周旋。爲甚不好好的。隨他願。譬如你詐人的財物。到來生也要做豬變犬。你想身從何來。即使捐生報答也。只當欠債還錢。那裏有動不動將他變。而。你道他作事糊塗。說話歇偏。要曉得老年人。的性情。倒像了箇嬰年。定然是顛顛倒倒。倒倒顛顛。想當初你也將哭作笑。將笑作哭。做爹娘的。爲甚不把你輕拋輕賤也。只爲愛極生憐。到今朝。換你箇千埋百怨。想到其間。便鐵石肝腸。怕你不心回意轉。邱園樂云。做閒人身最安。無辱無榮。無惱無煩。朝來不怕晨雞喚。直睡到紅日三竿。起來時。籬邊草要芟。花邊土要翻。香蔬鮮果。尋常饌。只聽得流水潺潺。鳥語關關。頑兒癡女。跟隨慣。綠蓑青笠。隨時扮。也有幾箇好相知。常來看。看掛一幅輕帆。直到我堂灣。帶幾句沒要緊的閒談。細細扳。買碎魚一碗。挑野菜幾般。煖出三壺白酒。喫到夜靜更闌。

婦人悼亡詩

悼亡詩多名作。而婦人悼亡詩絕少。吾邑孔瑤圃女史沈青齋觀察之母。詩云。甘回蔗境亦何曾。卅八年光感廢興。七品頭銜添白髮。一編手澤共青燈。醫從隔歲來無益。命入殘冬讀未能。風雨南窗思往事。偷

生此際獨沾膺。語獨沈摯。又嘉興戴蘭英女史詩云。一曲離鸞唱夕暉。輕塵短夢萬絲非。可憐稚子情癡甚。猶著麻衣待父歸。亦悽惋動人。

宋相國

高安朱相國軾。九歲時。父攜至巨室某氏。某見其文秀。問讀書否。對曰。五經甫讀畢。學作破題。時方築室。因以鋸木爲題。公應聲曰。送往迎來。其所厚者薄矣。某大奇之。攜之登樓。以小子登樓。令對公。應聲曰。大人入閣。某知爲偉器。令在家塾肄業。以女妻之。

岳忠武于忠肅

文人立論。往往好逞偏見。如魏叔子謂岳忠武不當班師。侯朝宗謂于忠肅不諫易儲。非社稷臣。皆拂乎理之正。仁和應潛齋徵君撝謙云。恢復者一時之功也。受命班師。萬世君臣之正也。武穆之全者大矣。終宋之世。將無一人跋扈者。誰之力也。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武穆之无成。乃所以有終也。此論出而忠武之心白矣。袁隨園云。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彼正統者。得罪於社稷。人民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遺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陰其子孫。此何理也。夫忠肅固社稷臣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謙讓之小節。就使博一諫名。未必遽干主怒。而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此論出而忠肅之心白矣。

給燭

殿試不給燭。歲試科試亦然。制科雜錄云。康熙己未。試博學鴻詞。晚出者十餘人。皆給燭竣事。洵爲破格。

掄才道光間濱州杜石樵侍郎墀督學浙江士子亦得給燭吾郡某生能文章而構思甚遲作字又拙歷試以不完卷被黜年四十餘猶困童子試比公按試某日晚僅錄首藝公命給燭完卷俾遊於庠逾年遂登賢書公之待士寬仁類如此宜其躬膺多福後起熾昌也

張浚

楊誠齋謂張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剷劉麟以定江左五也然其功固大其過亦甚多前人訾之者衆矣青浦王蘭泉司寇裨論尤明暢大旨謂宋南渡之時天下形勢尙可爲高宗以軍國重事付浚而乃剛愎自用致四十萬人坐喪於婁宿之手四方震動兵氣沮喪宋之不亡不獨諸將力戰之功亦天幸耳且浚而以恢復中原爲己任則曷爲劾李綱擠趙鼎宋室中衰小人盤互僅僅一二賢臣而復出死力以傾軋之專權固位桀驁自雄其心尤有不可問者他如王庶小將也信之而殺曲端鄴瓊劇盜也任之而拒雷鼎邵宏淵驕卒也護之而敗李顯忠好惡拂人故三督師而敗衄良臣絕迹於內良將離心於外士卒糜爛於疆場宋之天下有可爲而卒至於不可爲皆浚有以致之愚以爲其才甚庸其識甚闇其量甚狹其自用也甚專宋儒以南軒故交相推重不敢作一指摘語再可異者至以諸葛武侯比之或嘉其不主和議彼韓侂胄曷嘗不伐金也司寇之言如此余又考諸宋史如張守與浚力爭不當罷劉光世兵柄呂祉不可令撫淮西浚不從仇愈說浚以精兵自壽陽漢上徑取舊京浚不能用汪伯彥旣貶浚與秦檜援郊祀恩起伯彥知宣州浚嘗薦秦檜可任大事富平之役楊晟吳玠力言勿輕進郭浩言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釁而動浚皆不

聽又以督府乏用。議加征於民。又不救陳東歐陽澈死。且奏胡程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將理追勒編置。蓋其生平瑕類。未可縷數矣。

邱大理

淮安山陽邱侍講象升。官大理寺左寺副。時吳三桂倡亂。軍民爲所惑。逃人五十。率衆悔悟來歸。刑部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邱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爭之曰。百姓脅從者不少。若絕其歸命之誠。祇益堅其爲賊耳。衆寤其言。遂駁正。上報可。旗人有與父異居。而後母與鄰人私者。父憤不能制。語子曰。兒爲我殺之。子夜殺後母及鄰人於室。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部院數擬如所論。邱持不可。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彼承父治命。手刃父讐。而以大逆論。無乃非春秋之義乎。乃以二議上。詔特從末減。其平反大獄類如此。

顧媚柳是

龔鼎孳娶顧媚。錢謙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授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卽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顧荅河東君傳。謂乙酉五月之變。君勸錢死。錢謝不能。戊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然則顧不及柳遠矣。

蕭昫公撰聯

蕭山繆磐谷。上舍安邦。幕游臨海。有姊卒於家。而甥已遠出。七年不通音問。其友代作輓聯。不當意。質之先君子。乃爲題云。七載思兒。望斷雙魚空墮淚。三秋夢豎。影拋隻鴈最傷心。繆爲歎絕。又仙居王某治痘。

有名其戚撰聯贈之。屢改未就。先君子授筆書云。身居仙境成丹易。手補天工保赤多。一時咸歎爲工切。

犬門

官府案牘有更易一字而輕重懸殊者。吏胥每藉是以舞弊。惟通州胡大宗伯長齡之封翁。嘗改一字。救人之生。可以爲法。封翁嘗爲州吏。承行盜案。犯供糾衆自大門入。已定讞矣。翁知衆犯因貧苦偶作竊。非真巨盜。言於官曰。此到案而卽承認盜情。必非久慣爲盜者。今首從皆斬。似失入矣。官以上司催迫。不及更繕招册爲辭。翁請於大字添一點爲自犬門人。且言某仰體公好生之心。竝無私弊。官悟而從之。一舉筆間而拯十餘人之命。宜其食報於後。按五代史。張居翰改詔書一行爲一家。免蜀降人千餘。其事亦有足稱。

江忠烈公

江忠烈公忠源。字岷樵。湖南寶慶人。由拔貢舉於鄉。爲學官。道光二十八年。新甯逆匪寇寶慶。公與弟忠澂。忠濟。忠淑。集族人團練鄉勇。所挫寇鋒。事聞。擢知縣。賞戴藍翎。發浙江試用。權知秀水縣事。時浙西大水。公請帑十萬撫卹。上官從其請。明年補麗水。以父憂歸。相國賽尙阿經略廣西。招之。隸烏都統幕。旋以勞陞同知。募鄉人千餘。日訓練之。寶慶民善鬪。公又善撫之。故所至破。楚勇之名聞天下。竄長沙。屢追殲之。由知府擢道員。賞花翎。湖南效用。退而土賊四起。瀏陽遵義堂。爲百餘年盜藪。聚黨萬餘人。公整楚勇。剿殺賊五千餘。獲大礮百餘。火藥無數。復剿湖北諸土賊。戮首至二萬餘人。升按察使。奉諭赴江南大營。會江西圍急。率楚勇赴之。與日夜鏖戰。用地雷破城。公自缺處出奮擊。先後斬馘二千餘。城

旋修固。穿地道六。公率勇自城內迎掘破之。自五月十八日被圍。至八月二十三日。始乘風遁去。城幾陷而獲安。公之力爲多。詔賜二品頂帶。復臬司任。未幾。皖城告急。詔命巡撫安徽。時舊治已爲。據改省治廬州。公至。居民大半逃散。方訓練撫輯。而。率萬衆來攻。外援不至。十二月十六夜。乘大霧。縋城且發地雷。四更城破。公力戰。受重傷。弁某強挽公下城。以轡進。公嚼其指。乃釋手。公遂投水西門塘死。年四十有四。秀水莊芝偕舍人仲芳。紀公事甚詳。今節錄之。如此。譚滌生茂才輓詩有云。悲涼許國身。奔走亦以疲。枝拄閱數旬。欲泣人登陣。雖緩雀鼠掘。誰爲膏油遺。逍遙七千人。犄角空相持。軍門大星隕。山崩走熊羆。皆紀實之辭也。

周遇吉

明史周遇吉傳。載其守甯武。城陷巷戰。爲賊執。大罵不屈。縣之高竿。叢射殺之。自成集衆計曰。甯武雖破。吾將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甯武。吾部下甯有子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圖後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宣府總兵王承蔭表亦至。遂決策長驅。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賊每語人口。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是遇吉之守甯武。必不輕於一死。故爲賊所憚如此。乃瑜次人王璠所作節錄。袖聞謂李自成急攻城。語守陣以周遇吉獻否。且屠遇吉聞之。使人絕己城下。見自成。大罵。竟爲賊磔殺。胡天游石筍山房文。轉信以爲實。且斥正史陋妄。而詆遇吉之死。爲不合於義。果爾。則遇吉特棄城以昇賊。賊亦何必刻期謀過哉。

往余客居滬上。偶有見聞。隨筆記綴。歲月既積。蓄帙遂多。閱跡炎阪。此事乃廢。然享帶如珍。懷璞自賞。皮藏敝篋。不忍捐棄。庚午春間。還自泰西。日長多暇。搜諸故篋。其藝猶存。稍加編輯。尙得盈四五卷。因擬分次錄出。並益以近事。以公同好。噫。余自同治紀元至此。忽忽將十年矣。歲月不居。頭顱如許。邇來上海故人。有招余作歸計者。覺胸次頓有中原氣象。回憶舊游。迴如隔世。則展覽斯編。淚不禁潄潄下也。辛未四月二十日。天南遜叟識。

上海居南吳盡境。古爲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屬吳。後屬越。名不甚著。旋入於楚。戰國時相傳爲楚春申君封邑。秦置膠縣。領於會稽郡。漢改婁縣。後漢以來屬吳郡。梁省爲信宜縣。繼又析置崑山縣。今縣富屬其南境。唐隸華亭縣。其東北華亭海卽今縣治也。宋末於其地設市舶提舉及榷貨場。百貨輻輳。稱爲雄鎮。元時遂成壯縣。鄭宣水利書謂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縣得名以此。城北十里滬濱。有管虞潭御寇壘。故又名滬城。大海環其東南。閩粵藩達。估舶畢達。西人越七萬里而來。亦以通商爲利。誠澤國之要津。吳疆之險壘也。

上海城垣建於明嘉靖三十二年。從邑人顧從禮之請也。時以數躡於倭寇。乃建此議。知府方廉任其事。自是屢有增葺。咸豐癸丑。閩粵亂黨戕官據城。官軍穴地道轟攻。崩毀數處。事平。邑人郁松年捐貲重修。約費二十萬緡。十年粵□以數十萬衆犯境。乃借西兵爲駐守。法人以北門距其所居處遠。出入良紆。請

於振武臺右闢小北門。吳觀察曉帆許之。同治五年。應公敏齋方攝道篆。添築月城。其上敵樓翼然。請命名於李節相。乃名其名曰障川。蓋取韓昌黎挽狂瀾障百川之語也。

上海雖瀕海。而國朝以來。海防未設。專員道光庚寅。與西人定約通商。沈司馬炳垣以蘇州督糧同知。改官爲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駐上海。專管通商。於中西交涉事。得受治焉。其署本爲李氏舊屋。鳩工改構。二十八年落成。咸豐癸丑。燬於□。乃以小東門舊察院爲海防廳。舊察院者。前明都憲行臺。國朝康熙年間。改權使署。後爲巡濟權關署。尋廢。以官價購爲行轅。然邑人猶呼察院也。

城南廿里爲龍華浦。多曲折。諺曰龍華十八灣。灣灣見龍華。相傳松郡諸山。蜿蜒南來。至此而結脈。港口有百步橋。南北十丈。凌空亘臥。穹然如虹。兩岸甃石。衛以欄檻。爲滬邑鉅觀。梅花源老梅百株。花時游者頗盛。吳梅村詩序極言不減鄧尉。今日殊非昔比矣。浮圖七級。高聳雲漢。頗爲壯麗。每當風清日朗。天氣晴明。登其絕頂。遙望九峯山色。近在凡案間。點黛凝烟。歷歷如繪。辛酉春初。自雲間還。維舟橋畔。登塔一覽。極數十里外。殊豁眼界。壁上多西書。蛇蚓盤曲。殆不可辨。

去北郭三十里。有漁姬墩。相傳以漁婦得名。俗訛爲野鷄墩。而沈夢塘孝廉則曰。不如直呼爲虞姬墩。尤雅。其題虞姬墩詩云。漢殿秋風雌雉啼。江東坏土拜虞兮。項劉不是爭墩客。誰把墩名誤野雞。固知文人之筆無所不可。或以文暈洲當之。距浦較遠。未之敢信。令按野雞墩畔。本有虞姬廟。塑女神像。廟前有大銀杏二株。後江圯而廟毀。道光二十七年。里人張化麟捐貲重建。咸豐十一年。□。犯滬。屢由是道。廟竟燬於火。是則夢塘之說。固非無因已。

滙自北竚福泉分隸青浦。於是無山一分南滙。再分川沙。於是無海。城外惟一黃浦。其餘港汊。潮退卽涸。城中河渠甚狹。舟楫不通。秋潮盛至。水溢城闌。然濁不堪飲。隨處狹溝積水。腥黑如墨。一至酷暑。穢惡上蒸。殊不可耐。邑人多鑿井而汲。每值潮漲。則取水於城外浦中。如飲城河中水。易生疾病。潮退水涸。猝遇鬱攸。無可取。採。余常謂撤岸廣河。旣嫌工繁而費鉅。何不日令小艇入城。掣載淤泥。疏通積滯。使潮可流行。是亦一法。講求水利。此賢有司之責也。近聞葉園之大金。製造鐵機小船。專用以淘河運泥。往來疏濬。淤積民皆頌其德。政陸彥章云。城中土民龐雜。直礫雜投。岸日拓。河日狹。久且建屋其上。旱則涓滴無所容。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癘。火則延燼。郡邑往來。必由黃浦。潮退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其言深切利病。亟當開濬淤塞。重復故道。使城內河渠可通舟楫。城外可以取道小港。則其利非淺。嗚呼。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難。何則。凡民皆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濬河之說。貧富必以爲不便。沿岸之屋。必稍撤。則貧者有徙遷之慮。而富者有毀除之費。不知疏濬則水深而流惡。通舟則貨使運徙。人便出入。但計目前小損。而不顧百世之利。真愚者之見也。

距吳淞西南十里。地號陰岡。烟戶數十家。頗不冷落。其俗以夜中爲市。日中各處多閉戶高眠。茶寮酒肆。闕其無人。掉臂游行園闌間。迄無一物。一至上燈時候。百事具舉。販瓜賣菜者。麇集擔頭。各懸一燈。爲稱物數錢地。百工技藝亦俱開市交易。鄉人之抱布貿絲者。絡繹而來。貨畢則市酒肉而返。時已夜闌矣。每至秋初。設盂蘭盆會。時市肆中多雜紙錢灰。人以爲鬼市。地方官雖出示屢禁。終不能變也。斯其所以名陰岡歟。

東關外羊毛街左右。閩粵遊民羣聚於此。賭館烟舍。鱗次櫛比。一有匪眈小憾。輒興械鬪。鄰家盡閉戶深匿。雖有官長彈壓。莫之能禁。如有死傷。則購一人以償。其輕死罔法如此。庚戌夏間。余從虹橋僦屋其地。日擊凶鋒。謂隣石金。姓曰。此盜巢也。可久居乎。養癰之患。將不可治。癸丑秋八月。小刀會事起。戕官劫庫。據邑作亂。皆此輩也。迨五年城復。誅殛竄逃。幾無噍類。

滬城多遊民。夏則提鷓鴣。茗亭。糊網涼。雕籠數十。懸於西園望月軒側。睨睨綿蠻。不絕於耳。田間多產鸚鵡。百十成羣。亦其慧性。解人言。滬人捕之以弋。厚利。冬日蓄鸚鵡者。處以繡帶。鬪以百計。雖破產傾家。弗惜也。嗟乎。一禽之微。傷財若此。風俗可知矣。陳全浩衢歌有二首。極道滬城遊民惡習。輕平蟋蟀。重平銀結伴。登場秋興新。拋去花枝纔歇手。提囊又約鬪鸚鵡。不歸葱肆不租田。十市三鄉閒少年。朝弄畫眉呼鴿子。夜吹笛管撥箏絃。

近來風俗日趨華靡。衣服僭侈。上下無別。而滬爲尤甚。洋涇濱負販之子。猝有厚獲。卽御狐貉。炫耀過市。眞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也。厮養走卒。稍足自贖。卽作橫鄉曲。衙署隸役。不著黑衣。近直與縉紳交際。酒食遊戲。微遂恬不爲怪。此風不知何時可革。

滬城青樓之盛。不數揚州。二分明月。十里珠簾。舞榭歌臺。連甍接棟。每重城向夕。虹橋左側。曲巷中。燈火輝耀。笙歌騰沸。無不爭妍取憐。弄姿逞媚。門外鈿車駢溢。飛塵散香。裙屐少年。洋舶大賈。輒墜鞭留。譙黃金擲盡。裘敝思歸。苟悟及此。熱念自消。蛟川姚梅伯孝廉。著苦海航樂府。首有八閩喚醒一切。可作清夜鐘聲。嗚呼。迷香洞豈眞能迷人哉。人自迷耳。

老婦傅粉謂之強媚。邨女簪花謂之俗艷。滬妓具此二者爲多。而登徒子趨之。如水赴壑。豈愛醜果有癖耶。其間尤衆狂鷺者。厥名爲堂。一堂中可三四十雌。務爲眩惑。以竭其歡。惟恐毫髮態不盡也。自癸丑緒口之亂。城中野鴨鴛鴦一齊飛去。雖事定復集。而舊巢尙在。故客漸稀。久之乃移於城外環馬場側。洒地花天。別一世界。女閩成市。脂夜爲妖。風俗淫靡。可謂極矣。有心世道者。其能力挽狂瀾乎。

城隍廟內園以及萃秀點春諸勝處。每於朔望拔關。縱人游覽。正月初旬以來。重門洞啟。嬉春士女。鞭絲帽影。劍韻衣香。報往跋來。幾於踵趾相錯。肩背交摩。上元之夕。羅綺成羣。管絃如沸。火樹銀花。異常璀璨。園中茗寮重敞。游人畢集。斯時月明如晝。踈躑街前。惟見往還者如織。鹿隨馬去。影逐人來。未足喻也。遠近亭臺燈火多於繁星。爆竹之聲。縹縹如貫珠不絕。藉以爭奇角勝。若其稍作斷續聲者。輒以爲負。宵闌輿劇。正不知漏箭之頻催也。春原富貴。國幾長春。夜亦風流。天真不夜。北門管鑰亦爲竟夕不鍵。殆所謂金吾不禁歟。斯亦風月之餘情。承平之樂事。

滬人放燈。每在上元節前後。剪紙鏤花爲七寶蓋。中空可點燭。此惟滬邑有之。一燈之製。經歲始成。雖費數十金。不惜。張秋渚春華滬城歲事衢歌注云。燈之盛於二月者。爲花神燈。又名涼傘燈。燈作傘形。六角。間有圓者。鏤人物花卉珍禽異獸。細於繭絲。綴鬚帶。無不精妙。皆以五色錦箋綴成。其工可謂精巧矣。出燈多者。至二三百盞。間以五彩吳綾折枝花燈。偶綴禽魚蟬蝶。飛舞若生。又或紫彩爲亭。高可三四丈。間飾龍鳳。以雲母石爲鱗甲。上下通明。光照數丈。或有以蠻童裝束作女子狀。名曰臺閣。與吳中採茶燈不同。至夜。簫鼓喧闐。繇亘數里。光耀若晝。真如饑摩天上。油頭半臂。遊游其間。迄無停止。月明星稀。酒闌

燈炮。棗花簾內兒女聯觀。雖風俗喜奢。亦足見昇平氣象也。自癸丑之秋。經□□之亂。久不見此樂矣。滬人於每年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例以鼓樂奉城隍神出諸北郊。壇祭無祀鬼魂。儀仗與從。駢闐街巷。馬至數百匹。妓女椎髻蓬髮。身著赭衣。銀鑰桂栳。乘輿後從。謂之償願。間有徒步於市者。輕薄少年。指視追逐。以爲笑樂。是非敬神。直釀淫風矣。噫。三月二十三日爲天后誕辰。燈綵輝煌。笙歌喧沸。大小東門一帶。爲尤盛。閩粵富商。無不殫其財力。以奉神。沿街店鋪。賭勝爭奇。陳設彝鼎。字畫精雅。絕倫。寶蠟光騰。金爐篆繞。所焚沈檀伽楠。氤氳郁香。徹數里。於時航海帆船。遠近畢集。浦濱金鏡。聒耳徹夜不絕。二十八日爲城隍夫人誕辰。城中熱鬧無異於城外。幾於傾邑。若狂士女往觀者。駢肩累踵。雖宵漏已深。而燈光如晝。滬人稱爲燈市。自後海疆多故。遂不及昔時之盛。

每歲四月下旬。西園有蘭花會。萃園產之佳者數百本。羅列案頭。圖奇爭勝。清晨薄暮。滿屋芳馨。醇醪襲人。卓午來游者。絡繹不絕。海暑蒸鬱。看花之興味索然矣。何如於紙窗竹屋中。位置數盆。風來月上。花氣熏簾。泫然相對之爲愈耶。

六月六日城隍廟東園有曬袍會。合邑之衣工爲之。二十四日爲雷祖誕。進香者多於丹鳳樓之小穹窿。蠟炬山堆。香烟霧噴。殿前宇下。袂雲而汗雨者。不可勝計。自朔日至誕日。茹素者謂之雷齋。邑人幾十之八九。屠門爲之罷市。按道經六月初六日爲清暑日。宜修清暑齋。今人六月中多不茹葷。或亦清暑之意歟。

七月二十日俗傳棉花生日。忌雨喜晴。歲時瑣事亦載此說。吳下諺語有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木

棉結花時。怕經風雨。而滬城瀕海。七八月間。大風陡起。一二晝夜不息。名曰風潮。萬竅怒號。揚沙走石。有時平地水深數尺。元人詩云。排空疑有鬼神戰。對面不聞人語音。摹繪酷肖。吾吳蔡鐵耕吳歛云。裂殘火繖。作羅紋。蕭颯聲來。退暑氣。又恐風潮壞棉稻。東南莫起海沙雲。

七月晦日。街衢間。並炷香燃燈。以祝空王生日。狀如不夜之城。香篆繚繞。游者塞途。有剪燈作蓮花布地。且有以茜草心編爲花籃及瓶盃之屬。名爲地燈。其前爲中元節。祭賽如清明時。新涼初屆。餘暑猶酷。士女率以夜游。從郭外繞西而北者。爲周涇神入城路。必由此。謂之看青苗護神。與者亦更深始歸。每屆節期。寺僧設盂蘭會。經數晝夜。登壇說法。廣開法筵。四明人多以紙箔爲亭及船狀。玻璃作窗。燃燭如臂。擁行市中。輝耀一街。是夕笙歌喧沸。不減上元時候。

中秋賞月。禮斗。燒斗香。向以南園爲盛。比戶瓶花香蠟。望空頂禮。小兒女膜拜月下。嬉戲燈前。謂之齋月宮。夜間婦女盛粧出游。互相往還。或隨喜園亭。人靜更闌。猶婆娑月下。謂之踏月。有門戶者。往往以爲婦女戒。前邑侯曾禁夜遊。邇來此風少息矣。蔡鐵耕吳歛云。木犀球壓髮絲香。兩兩三三姊妹行。行冷不嫌羅袖薄。路遙翻恨繡裙長。

八月十八日。俗傳爲潮生日。潮有江海之異。海潮來時。每爲江水所截。蓋長江出焦山口。經福山南而趨南滙之陽山。勢甚湍急。至此適與潮遇。於是江水隨潮爲長。退每年或有一二日。鹹潮是爲海潮。盜入邑民戒弗汲。八月間。江潮最盛。多往浦口觀潮。

臘月八日。僧尼例以雜果煮雙弓米。遍餉檀越。謂之臘八粥。亦曰佛粥。此風由來舊矣。滬人往往有以湯

餅菜羹和入者。殊失古意。按臘八粥。一名七寶粥。見於吳自牧夢梁錄。孟元老夢華錄。本僧家清供。今則居室者亦爲之矣。吳曼雲江鄉節物詞云。雙弓學得僧廚法。瓦鉢分盛和蔗胎。莫笑今年棗栗少。記曾畫粥斷齋來。

蟹之肥大者出橫河鎮。產吳淞江者爲清水蟹。虱蟹較蟊蟹更小。每二三月間隨海潮而至。近清明卽無。俗謂怕紙錢灰氣也。沃以鹽醃。密貯甕中。越宿卽可食。味殊鮮。下酒最宜。堪供大嚼。陳金浩松江衢歌云。西北諸鄉水繚廬。食單風物近何如。寒深甕醉金錢蟹。春淺盤供玉筋魚。金錢蟹卽虱蟹也。玉筋魚春時始多。亦爲水鄉佳品。冬時有一種蛤蜊。下酒甚佳。云產自浙東。浙慈人呼爲蚶子。種蚶有田利倍禾稼。其地半皆斥鹵。不可耕植。五穀以生物血肉之品能破土而出。固知回俗種羊亦未足爲奇也。是物食之能補心血。以泥拌之。盛竹簍中。可以致遠。余率以之爲佐壺觴上品。每當壁食之際。幾忘齋應。輒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蔬菜與他地略同。惟稱名稱異耳。芥菜一種細莖扁心者。名銀絲芥。亦名佛手芥。顧氏製爲菹。稱於世。味經年不變。製菹之法。寸切之。勻醃醬入煮。勿令熟。貯於甕內。越一二日。取食之。味芳烈。於酸鹹之外。得別趣。眞江鄉佳品也。顧其種移植他處不榮。芥子可研爲膏。蟹舌芳辛。古稱芥醬。陸佃云。望梅生津。食芥墮淚。卽此也。

華亭向以鶴稱。其地有鶴窠村。相傳爲華亭侯陸遜家鶴處。旁有鶴坡。沈括曰。惟鶴窠村所出爲得地。瘞鶴銘亦云。得之華亭鶴窠。按其地卽今之下沙也。已分隸南匯。鶴不至亦久矣。顧傳記所載。鶴產華亭亦

非無故。晉時曾有白鶴一雙自東海飛來。憩於鶴沙古柏。久乃生雛。相與冲霄而去。後百餘年復來二鶴。徘徊村落間。或棲樹杪。或宿墳園。村民聚觀。則延頸長鳴。遊行自若。其聲嘹唳。遠聞二十餘里。羽毛似雪。朱頂黑尾。足高二尺餘。數日後。逸翮凌霄。泐然湮滅。疑即前之雛鶴也。自後常有鶴至。故傳爲雲間之產。不然鶴巢一鄉村耳。無深林幽谷。安所棲集哉。

蘇松田賦之重。一壞於賈似道之公田。再壞於明洪武之皇莊。三壞於吳門太守之以民田攤入官田。而民力竭矣。國朝雍正乾隆時。恩綸疊沛。邑中賦額較之崑新減十之三。惟近年折價愈增。而歲又不登。民間逋負紛積。以法繩之。則聚衆羣鬧。挾制官吏。撫之則益玩。急之則生變。人心不靖。江河日下。此賈生所爲痛哭流涕者也。

我國家闡澤旁敷。覃恩廣被。自□□蹂躪後。皇上軫念民艱。迭加蠲緩。減賦輕徭。以甦民困。於是蘇郡之糧較前大相懸絕。同治四年。劉松巖中丞奏准永遠減定漕額。著爲恒例。此從來未有之鴻施也。凡在食毛踐土之倫。皆當何如感激耶。今計上海縣屬每畝原料白米一斗二升七合六勺零。田今爲每畝九升九合七勺零。原料每畝一斗二升五合三勺零。田今改爲九升九合二勺零。原料每畝九升八合二勺零。田今改爲八升四合九勺零。原料每畝八升五合六勺零。田今改爲七升四合四勺零。凡遞減漕米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石五斗六升七勺。此一邑減賦之大略也。特臚列之。

明代地廣於今三倍。而版籍殷繁。戶口之數不下五十餘萬。分縣以來。不逮其半。至我朝之初。分南漚也。分縣在雍正四年。僅四萬八千人耳。幅員既狹。生齒又寡。迄乎嘉慶十五年。生聚教訓。驟增至五十二萬。

八千已如舊數。自後孳生雖廣，亦不外是。統核男女凡五十四萬而已。邑雖三經兵燹，而比戶流亡無幾。是以元氣未傷，市廛益盛。至今遂爲天下重鎮，係於東南全局。此又地勢民風之一變也。

海運興於元代，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明初因元之舊，終以風濤險惡，海陸兼運。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遂罷我朝曾於道光五年試行之風帆穩利，上下稱便。自咸豐五年江浙漕米悉於上海交兌，起運蘇以海防同知主其事。浙則設局於小南門外，山浙撫派員來滬，遵守成規。商情踴躍，其運米之船有四曰沙船，曰蟹船，曰衛船，曰閩船，皆商爲承攬，均於仲冬集黃浦裝米赴津。近年設立招商輪船局，所有糧米半由輪船裝運北上。

閩粵海舶多駛往南洋，較航日本者利數倍之。舶中敬奉天妃，甚至一有忤觸，風濤立至，祈求輒應。捷若影響，閩人乃於東關外建立天妃宮，古稱順濟廟，頗巍煥，創自宋末，成於元初。海舶抵滬，例必斬牲演劇，香火之盛，甲於一方。三月二十三日爲天妃誕，市人敬禮倍至，燈彩輝煌，笙歌喧聒，雖遠鄉僻處，咸結隊往觀，謂其地爲宮前，崇美飾華，極稱宏敞。咸豐三年，亂廟燬，紳士郁泰峯、郭長祚捐貲重建。庚申秋七月，□□京滬土木之功，猶未畢也。法人假助守爲名，附郭之屋，盡付一炬，火光燭天，七晝夜不熄。於是東門外地盡爲法人所據，與英劃界以居。而天妃之宮亦遷矣。相傳神爲莆田縣湄州林氏女，幼時照井有神，出授銅符，遂著神異，性甚孝，嘗拯父脫於海，頗著靈爽。今各處海隅無不爲之立廟，或曰妃之爲言配也。天一生水，水爲天之妃，故曰天妃，而必欲求其人以質之，不亦慎乎。

龍華教寺在黃浦西村，離城十餘里，近水迴環，遠山遙拱，寺建自赤烏十年，吳地梵刹，此爲最古。寺前淨

圖七級高插雲表。頗稱壯麗。昔人都有題詠。雲間志略云。塔爲文筆峰。修之則邑中有科第。相傳吳越忠懿王夜泊浦上。見草莽中祥光燭天。乃爲大興土木。宋治平間。賜額曰空相。嗣後屢圯屢修。山門外有二井。曰龍井。一清一濁。大旱不涸。宋空相寺碑僅存。殘石字跡不可辨識。惟篆額尙存。咸豐三年。僧觀竺募資重建。十年爲□燬。旋有檀樾拾金葺修。後殿及鐘樓煥然改觀。每逢三日十五日。焚香賽願者自遠畢集。明時大內曾頒經賜敕。倍極隆重。今遺枕荒郊。香火之盛。遠不逮昔。春時而外。游跡甚稀。惟曉雲殘月。與波光塔影相參差耳。甲戌夏間。寺中住持觀竺。由部領到藏經備儀仗迎之入。護從僧約百餘人。其數之後。象教日昌。此其微也。

邑中游覽之地。以城隍廟東西兩園有冠。東園在廟中東偏。頗宏敞幽寂。西南隅一臺高數仞。畫棟雕題。鈎心鬪角。俗所稱小宮臺是也。堂左闢一沼。清泉圍繞。中蓄玳瑁魚數十頭。吹萍噴雪。生趣盎然。地僻境靜。游踪罕至。每值令節。則啟之。餘則雙扉常鍵。幽草孤花。有心人益深遐想。

西園卽潘方伯允端園故址。在廟西北。廣袤半頃許。風亭月榭。位置宜人。鑿池廣數畝。潮汐暗通。中有一亭翼然。名湖心。卽允端紀中所謂疊佚之亭也。左右盤折。平臥水面者爲九曲橋。池植紅蓮。夏日盛開。曉起立橋上。面面皆花。絳霞暈日。水風送涼。真佳景也。自經千寅西人之變。靡有遺莖。由九曲橋左旋而出。香雪堂在焉。奇石鼎峙。鐫曰玉華。宣和花石綱漏網之玉玲瓏是已。咸豐三年。□□之亂。園中室廬爲□巢穴。凡閱十有八月。乙卯官軍入。遂燬於火。香雪堂爲廢礫。而奇石巍然獨存。後雖重葺。而規模布置。迥不如前矣。惜哉。

也是園亦名南園有古榆一株臨水勢極天矯名榆龍黃霽青太守有題壁詩中云四壁竹三昧六窗燈九華樓高憑鶴渡樹老作龍拏寶山蔣敦復劍人茂才於壬子年獨游是園有南園題壁詩云長風吹海上而我釣鯨來此地一彈指高懷殊未開危亭當澗立仄徑忍峯回石壁留題字蒼然生古苔頗有磊落自負感慨今昔之意梅伯詩萬片玉鱗已蛻千年鐵性成頑亦奇嘗

陳忠愍授命後寶山上海相繼陷上海典史楊君慶恩獨以殉節聞君字蓴庵山陰上舍生入資補是職性正直不以小官自薄壬寅五月朔敵艦集於吳淞口距城八十里監司縣令各買一舟君聞之求見監司不得見縣令諷以大義令曰諾泊吳淞失守監司縣令各乘舟去君頓足浩歎作牘達上官竟曰吾亦從此逝矣有長隨高升者潛從君所之見君貪黃出小東門扁舟渡春申浦探懷百錢予舟子至中流君躍入水舟子失聲長隨遙指曰此上海捕廳楊爺也時己未日辰加戌敵入方率衆入城癸亥乃去高升偕君家人竟漁船溯流求之於周家渡蘆叢口候十餘審視其一則君衣履繫繫斂之返樞其家事聞郵贈如制附祀於忠愍祠中敵陷浙寧鎮定縣丞李向陽典史全福皆能殉難上海城破亦惟楊君一人吾吳貝子木有詩云唱徹臨江節士歌歌聲流憤滿關河如何爲國捐軀者祇是聾丞醉尉多

滬城女子識字作詩者諒有其人余則未之見也地產木棉紡織亦非所習世俗所重顧繡相傳爲露香園遺製相傳顧會海之姬人刺繡極工所繡人物山水花卉大有生韻字亦有法得其手製者無不珍異之擘絨抽縷宵物如生鍼刺若毫工緻罕有其匹今肆中售者男子所繡居多索價殊奢貧家仰給於十指者不少然春秋佳日不務遊觀不似吳中陋俗以聯袂曳裾踏月尋芳爲樂事也地故無河無簫鼓畫

船諸冶習是則風猶近古歟。

笏溪有農家婦送饁田間諸惡少見而豔之挑以游詞不答隨至僻處將迫淫之婦痛詈不從力拒以死顏色不少變死後猶握少年辮髮不釋待翁夫至始得瘞之開是婦可謂烈矣然少年後卒逸於法外噫窮簷蔀屋中志操如此惜絕無表揚之者亦可慨已此咸豐癸丑春間事也。

吳淞口海灘相傳有神鐘一不知自何處飛來鐘身甚巨在天后廟門外半陷沙際潮長則沒潮落則見聞諸故老言道光二十四年吳淞口海潮大漲洶湧奔騰異於往日鐘爲潮疾捲而至約重二千餘筋銅質斑然惜不識其款識時聞風雨作吼同治甲戌六月朔日忽失所在疑爲沙所埋乃徧尋無迹好事者輒謂鐘有神仍挾風潮而去矣其或然歟。

國初三吳增培最盛滬上亦風流相尚美人名士文酒流連殆無日無雅會也時滬有名校書玉烟者雪膚花貌慧脆非常張君宏軒最所眷愛也宏軒名錫樸字悅九康熙乙未進士官至刺史玉烟飲酒凡飲席必來典觴且能便意之所屬密爲授意令不苦飲宏軒常舉以告人曰如玉烟者可稱傾城悅名士者矣玉烟亦號玉媽毛西河遜跡滬上時曾於席間贈以小詞譽之不容口於是玉之聲價震於一時同時滬妓倩扶玉骨冰肌媚妙無匹亦爲宏軒所暱一日雲間諸乾一董蒼水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時嬰東吳梅村在坐連覓女郎倩扶不能得佻分宏軒從滬上來投刺後吳命以己車迎入使者傳覆需兩車人頗訝之及至則扶一衣冠少年光艷暗射若薄雲籠月人各卻步立不敢詢姓氏友移燭燭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此亦風流之韻事承平之佳話。

癸丑會黨之亂。徐紫珊上舍陷於圍城中。余寄書力勸之出。紫珊當書往復。深自剖晰。且言在閩人會館定計復城。已有成謀。不料事忽中變。喋血倒地。當難初作。蔣君劍人往諭之。紫珊屬作袁公傳。且令詩叙殉難本末。袁公蓄有四犬。皆不食死。更屬作義犬記。而爲袁公成殮如禮。劍人將別。敢請贈金數笏。指其新居歎曰。此將爲墟矣。言極沈痛。惟裏足不出城。是大失著處。即使名重逼留。要可用計脫也。懸懸危地。何爲哉。卒至蜚語相誣。無以自白。平素知交。將其昔日詩文贈畚。悉行刪蕪。則殊可喟也。紫珊生平爲邑中等辦公事。以能敏稱。惟功罪不相掩。故德怨亦時參半耳。紫珊來書爲錄二通。特語多過激。斯其所以取禍歟。第一通云。就衰之年。時有小疾。閉門日多。與通人。才士。應接日少。卽劍人兒。雖心儀有年。去歲始纔締交。非盡關疏懶也。昨蒙惠書。見愛之真。相諒之切。雖未識。而可謂知己矣。渭仁以虛名老壽。爲地方祭酒。致遭羈縻。總之輕量而不智。夫復何言。當此人情向背。物議騰興。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任人好惡也。切以區區朝不坐宴。不與之人。獨能守義不回。頻遭逼勒。雖殞身碎首。喋血當前。而不顧。亦可謂不沒初心矣。不意飛語流之自上。究其故。不過以此大題。壓兒輩。傾家助餉。而不知無家可傾者矣。破巢之卵。奔走無告。渭仁曾有詩云。潮頭空費三千弩。版背虛傳第一人。豈有逆以賄免國。是如此。尙可爲耶。一丸之地。使生民塗炭。至於如此之極。天耶。人耶。皆緣功名之念。重忠愛之心。輕我家司寇云。作官之日少。作人之日多。作人之日少。作鬼之日多。惜乎此輩。未聞斯語也。屬書聯句。附去惡劣不足供一笑。臨書莫罄所言。第二通書云。忍死苟活。槁枯一室。宋君來。奉到手書。慷慨讀之。想見酒酣耳熱。拔劍斫地時也。垂念之深。感入骨髓。時事何可言。我輩牛羊。豕雞。畢命於庖廚而已。且聞羣小罔人利己。設爲方略。以凌善類。

東南元氣傷矣。當局者居此爲奇，非爲之不能。質能之而不爲，必有粲然入告之文。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而况趙高比比耶。他日烟沈潮息，有心人必有著述。恐見者以爲僞書謗籍。蓋二千年史籍所未有也。國體官方，兵威士氣，掃地盡矣。富此家無餘糧，路有餓殍。雖欲保首領以沒，未知天定何如耳。不能盡言。手此奉報。紫珊於圍城中寄其所作數詩，欲余傳之，以明其心。今爲其錄。左方寫恨云：不信椎埋輩，能成彪虎癩。安危原有數，抱恨豈姜維。自注：姜維通後主，曰陛下忍數日辱，臣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癸丑八月五日，余見觀察亦云。至七日，事垂成，猝變。余在廣安會館，嘔血滿地。癸丑十二月二十五日，紅巾數十人擁余至。○者，皆余出貲，取筆書二十八字示之云：比戶排門括蓋藏，天教浩劫歷紅羊。寒家所有惟書卷，難餉軍中半日糧。二十七日，○以貲貲不遂，將斬余已脫衣矣。忽釋之。因於花神樓，因題壁上云：死爲厲鬼助天兵，手縛狂犀戮駭鯨。可惜殺身非報國，自注：緣資貲不與。他年圖史要分明。甲寅立春日，花神樓獨酌云：人日逢春不當春，拘樓空憶草堂人。昨宵入夢門多鬼，侵曉題詩筆有神。一路誰司深淺劫，三生誰識去來因。自注：時余絕粒。忽傳好語催歸去，剩得尊前未殺身。甲寅八月五日，致祭袁門府理處。披髮騎龍望旛旌，經年鼙鼓未休兵。人間我豈常存者，世上君留不死名。怒控寒潮猶撼郭，魂歸朱鳥已無城。可憐碧血餘雙淚，家祭何年慰太平。

平話始於柳敬亭，然皆鬚眉男子爲之。近時如曹春江、馬如飛，皆其矯矯傑出者。道咸以來，始尚女子。珠喉玉貌，脆管么絃，能令聽者魂銷。向時多在城中土地堂羅神殿，日午宵初，聊爲消遣。徐月娥、汪雪卿，皆以豔名噪一時。兵燹以後，都在城外，推爲此中翹楚者，則如袁雲仙、吳素卿、朱幼香、俞翠娥、吳麗琴，並皆

佳妙。今時繼起者。則又有朱麗卿。陸琴仙。陳芝香。金玉珍。張翠霞。吐屬雅雋。韻頗前姿。每一登場。滿座傾倒。其聲如百轉春鶯。醉心蕩魄。曲終人遠。猶留餘音繞梁。此又於裙釵中別開生面者矣。或爲集句贈之。云。玉臺間咏新詩句。金屋攤藏沒字碑。豈猶不失爲閨閣風雅歟。其有盲女彈詞。則所不取。雙瞳既失。而猶以聲藝售。此則地獄之變相也。

黃浦中向有船妓。略如蚺戶。日將暮。駛附海船分宿各幫。其海船全身白粟。俗謂之白肚皮船。俱泊浦心。船中所攜紅毛酒。貯以玻璃瓶。色紅味甘。辣如丁香。功勝媚藥。楊徵男。淞南樂府云。淞南好。海船寒。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琉璃瓶。下夜醉紅毛。身世總醜醜。今此風稍息。近虹口處。間有西洋妓艘。歲一二至。華人或易西國裝束以往。其有江干儼屋。獨處無郎。號稱西域葡萄者。邇來亦殊盛。

向時浦中。曾船停棹處。土人輒載衙院客。溯洄其間。春風上下。其聲曰唯。泊舟者聲相應。卽攏舟送至。衾褥笙笛咸備。晨鐘初動。便來引去。於萍水中作魚水歡。恬不爲怪。有某甲者。樂酒好肉。不啻宜州山獺。一日泊舟浦濱。日入三商。呼聲盈耳。撥蓬瞻眺。意灑魂搖。因喻舫人和聲招之。須臾見彼姝。山後梢揭。衡合笑而來。乃學房宮對食。夜半風催解纜。招妓船弗得。竟作夷光之舸。幸布颿無恙。迅駛如飛。土人未審游壻家鄉。無從追索。自後有舟防察。不虞珠走。此亦可供笑談。

滬上遺跡。以袁山松爲最古。有崧澤村者。又曰崧宅。以袁山松故宅尙存。遂以名村。吳淞亘其北。襟以橫泖。帶以大盈地窪。而土泖明時市廛日闢。商販交通。文人韻士。多蒼萃於斯。今久無人爲問。酒旗花嶼矣。有訪古而過者。祇見村烟數縷。布作里落。間光景耳。足覘盛衰之無常已。或云山松有墓在周浦。按崧宅

關於青浦崑崙屬於南匯。自分邑後。皆非滬所有矣。

泰西諸國行商傳教於滬者。以英法美爲巨擘。彼疆此界。區別截然。北門外洋涇濱以北。爲英國界。東門外自東至北。爲法國界。凡三茅閣橋以南。皆屬之。惟美國傳教士。則多居虹口。行鋪則與英人錯處。統謂之租界。浦中估舶商賈。羽萃鱗集。英法美三國。歲中皆有兵艦駐泊。以資鎮守。藉爲行商傳教之捍蔽。行商則英爲急。傳教則法爲重。諸國均於租界中。建立會堂。以行瞻禮。七日禮拜爲安息期。凡月中逢房虛昂星者是也。是日西國行鋪停止貿易。

滬自□□開竄。乃於北門外設立會防局。單于效順。回紇助師。得收指臂之用。屢奏東南之捷。是局之設。實爲全局一轉機。剝之者。吾鄉潘玉泉觀察也。□□既平。則有會審衙門之建。蓋以租界中事變繁。曠中外交參。非設專員。不足以治之也。西人於是亦立巡丁。徵屋稅。華民有選事者。率先拘繫之於室中。然後解官。名曰工部局。英法各一。各理其界中事。無越畔焉。緝奸宄。平道路。皆其專責。西人別簡紳士爲之董理云。

洋涇之濱。溝溝之側。西人構屋於此。居如櫛比。旭日初射。玻璃散彩。風景清絕。室外綠以短垣。華木珍果。列植庭下。墊地悉以花磚。雖泥雨不滑。入其內。則曲屏障風。圓門如月。氈氍薦地。不著纖塵。瑤戶重闔。悄然無聲。碧箔銀鈎。備極幽靜。繫鈴於門內。每呼僮僕。則曳之。客至則叩戶。上銅環。如有人在。室亦必輕擊其扉而入。第室止數椽。無曲折深邃之致。爲可惜耳。

西人喜樓居。臺樓崇宏。可資遠眺。庭前小圃。一畦結豆棚。作花架。似籬落間風景。有圃丁專治花卉。灌溉

甚勤。惜上無數仞之石，足以登涉。下無半畝之池，足以溯洄。殊爲缺陷也。至於益盡所列，皆泰西各種異色奇香，莫能彷彿。秋深探子，亦可植於他處。

西人之教，明季已入中國。大旨以悔罪爲宗，而歸其本於事天敬主。斥釋教爲寂滅，鄙羽流爲虛誕。崇信耶穌，終身不變，謂人世之福，如石火電光，不能恒久。宜修身立命，以躋明宮。則吾身之靈，庶幾常存不斂。願同一奉耶穌也。而其教有新有舊，舊者曰加特力，即天主教也。新者曰波羅特，即耶穌教也。舊教盛事，科儀而教旨反昧。新教惟尙清修，而無一切拘掣陋習。尙近於儒。有新舊約兩書，爲彼教中圭臬。舊約記載開闢以來遺聞往事，及古人訓世格言，然亦不過猶太一隅耳。新約純錄耶穌生平言行，及門弟子授受之詞。近日教士之來中土者，著書立說，出入儒經。大半華人爲之粉飾，或有言耶穌並無其人，大抵由於西土之鑿空無稽，是亦謬矣。夫西域遠處海隅，敦龐初變，悍厲成風，而耶穌一人，獨能使之遷善改過，以範圍而約束之道，垂於千百年。教訖於數萬里，嗚呼！謂非彼土之傑出者哉。

西人設有印書局數處，墨海其最著者，以鐵製印書車牀，長一丈數尺，廣三尺許，旁置有齒重輪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轉推送，出入懸大空軸二，以皮條爲之，經用以遞紙，每轉一過，則兩面皆印，甚簡而速。一日可印四萬餘紙，字用活板，以鉛澆製，墨用明膠煤油合攪，煎成印牀兩頭有墨槽，以鐵軸轉之，連墨於平板，旁則聯以數墨軸，相間排列，又指平板之墨，連於字板，自無濃淡之異，墨勻則字跡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書車牀重約一牛之力，其所以用牛者，乃以代水火二氣之用耳。印書車牀製作甚奇，華士之往來墨海者，無不喜觀人之吟咏。秀水孫次公洋涇濱雜詩云：車翻墨海轉輪回，百種奇編字內

傳忙殺老牛渾未解。不耕禾隴種書田。海鹽黃韻珊海上廬樓詞云。榜題墨海起高樓。供奉神仙李鄴侯。多恐祕書人未見。文章光燄借牽牛。黃詩中所云李鄴侯者。蓋指千叔。其時正排印天算諸書也。墨海後廢。而美士江君別設美華書館於南門外。造字製板。悉以化學。實爲近今之新法。按西國印書之器。有大小二種。大以牛運。小以人挽。人挽者亦殊便捷。不過百金可得一具云。

西人治疾。大半乞靈於器。精妙奇闢。不可思議。不僅如華醫之用針灸已也。卽如治肺疾者。有聽肺木。亦曰審氣筒。以一端枕病者胸前聽之。隨聽隨移。審其呼吸。辨其部位。卽知病之所在。而亦能察治妊婦。各證。願其治華人傷寒內證。往往不效。且轉增劇。其故因不講切脈。專用補瀉二法。蓋實者瀉之。虛者補之。祇就其人秉體強弱言之耳。至於病之所在。則有宜攻者。有宜散者。用藥又有寒涼溫熱之異。原非一定。苟執此以治。鮮不蹶矣。若其治西人。驗而華人或不驗者。究因臟腑厚薄之不同耳。往見邱浩川傳海牛痘種法。治小兒痘症如神。其術以割管微破。見血敷藥。兩三日卽出痘。一二顆。結痂甚易。終身不再發。余甚惜其言之不詳。種痘並不用藥。所取不過牛痘之漿耳。牛痘之法。隨時可種。然究於春令爲宜。法用最薄犀利小刀。割開管上外皮。將痘漿點入。須令自乾。且不可擦去。三四日後。卽於所割處起泡發漿。並不延及他處。經數日。卽結靨脫落。小兒並無所苦。嬉笑如常。並不必避風忌口。眞良法也。予嘗問醫士。雖謂曰牛痘之法固佳。而聞近日西人至中國。多有傳染時痘毒氣。而再出者。則此法不足恃也。雖云漿必取新鮮。粒務取明純。則後日可無此患。故漿不過十日。過十日則力薄不效。又小兒每過二三年必再種一二次。

西人於近事。日必刊刻。傳播遐邇。謂之新聞紙。有似京師按日頒行之邸報。特此官辦。彼則民自爲之耳。滬上設有專局。非止一家。亦聚鉛字成板。皆係英文。排印尤速。同治初年。字林印字館始設華文日報。嗣後繼起者。一日申報。借於同治十一年。英人美查主之。一日彙報。借於同治十三年。英人葛理主之。皆筆墨雅飭。識議宏通。而字林達磨。每月有火輪郵船。自中土往來。刻期而至。雖甚風雨不爽。時日必攜其國之日報信札。披名給派。故雖隔數萬里之遙。而國中有事。必知。軍國急要事。則由電線傳遞。蓋視六合如一家。四海同往席矣。滬之北關外。銀肆物鋪。皆視西舶出入爲低昂。貴者率以得價爲居奇。然不過數日間。其價即平。

西人照像之法。蓋即光學之一端。而亦參以化學。其法先爲穴櫃。藉日之光。攝影入鏡中。所用之藥。大抵不外乎硝磺強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於玻璃。久不脫落。精於術者。不獨眉目分晰。即纖悉之處。無不畢現。更能仿照書畫。字跡逼真。宛成縮本。近時能於玻璃。移於紙上。印千百幅。悉從此取。給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板。用墨搨出。無殊印書。其便捷之法。殆無以復加。法人如李閣郎。華人如羅元祐。皆在滬最先著名者。或云近來格致之學。漸悟攝影入鏡。可以不用日光。但聚空中電氣之光。照之。更勝於日。故雖夜間亦可爲之。技至此疑其爲神矣。孫次公洋涇雜事詩云。添毫栩栩妙。傳神藥物能。靈影亦新鏡。裏蛾眉如解語。勝從壁上喚真真。

西人以操舟爲能事。雖富商文士。亦喜習之。每於夏秋之交。擇黃浦空闊處。鬥舟爲樂。其舟皆取一葉小艇。或以帆。或以槳。亦以先至者爲勝。出注甚豐。或有驟至千金者。鬥時數十舟齊駕。並驅爭先競進。乘風

破浪捷若飛鳥。中國篙工楫師皆仰視愕眙。驚爲絕技。自嘆弗如其有八人共駕一舟者。旌角騫霞。槳牙激雨。尤爲奇變。百出。視古之水嬉。過之無弗及也。歲一舉行。以爲常例。願入會者。必先期告衆。以是足見其視江水如平地。歷風濤而弗驚。故能縱橫於汪洋巨浸中。而鮮失事也。黃天河金壺逸墨云。西人賽舟會。舟式以八人打槳者爲最大。五采備具。出沒於洪濤白浪間。第見旌旆飛揚。戈矛閃爍。最足以駭悅心神。亦有小舟用三人者。馳鬥如飛。捷於鳥鷺。得勝者踴躍奔騰。波譎雲詭。以快其奪標之興。蓋賽舟有二種。蘇格蘭人以衆勝。英法美人以獨勝。

西人工爲戲劇。如縱躍飛舞。皆以女子爲之。短裙窄袖。袒胸及肩。衣裾四周。悉綴寶珠。雪膚花貌。掩映於明燈之下。與燭光相激射。臺下奏樂者十餘人。抑揚嘹唳。皆西國樂器也。女子步武疾徐。悉中音節。別有女子尤善馳馬。較北方之解馬。更捷。演劇時。山河宮闕。悉以畫圖遙望之。幾於逼真。凡此戲術。皆從海外來。偶至一演。非時有也。特價甚昂。非如吳市之石。西施僅捨一金錢已也。其他尋常遊戲。亦有可觀。如電氣之器。能令暗中發光。以數十人。連環攜手。執之無不震縮。又影戲。皆以玻璃片畫成。而亦能變化無端。西人於宴客時。酒闌茶罷。率一爲之。以供笑樂。

西人好犬。大者高三尺許。項繫金環。出必以隨。呼貓曰巴西。毛色純白者。出波斯國。善捕鼠。過於張搏之千金也。其富者。羅致珍禽奇獸。畜於園囿外。以鐵絲爲籠。狀甚瑰偉。皆非中國所產。旅獒翟雉。未足相方。好奇者見之。可一擴眼界。即如前時荷蘭國所貢火雞。能食火。投然炭於地。如啄粟。今此種雞。西人多畜之。不足爲異。

西人於衢市中設立燈火。遠近疎密相間。其燈悉以六角玻璃爲之。遙望之燦若明星。後則易之以煤氣。更爲皎徹。蓋薪煤磺之氣。聚而發焰。故光遠而有耀耳。煤氣有局。各家欲燃是燈。則告局爲之製造。其法掘地至深爲一窟。以鐵圍之。廣約畝許。高與樓齊。外以鐵柱爲架。內設機器煙櫃。高十丈。有奇。旁屋數椽。中儲硫磺煤。其內火門直透火窟。洪爐既燎。風輪迅鼓。煙皆貫入鐵管。管長丈餘。圍五六寸。斷處鎔鉛彌隙。埋於土中。聯接縣耳。數里不絕。其火皆由鐵管以達各家。雖隔河小巷。曲折上下。皆可達。街衢間遍立鐵柱。柱空其中。上置燈火。至晚燃之。照耀如晝。富貴家或多至數十。蓋以小鐵管暗砌堂壁。令火迴環從上而下。宛如懸燈。每家於鐵管總處設立燈表。可測所用煤氣多寡。局人按月驗表。以徵費。其人工之巧。幾於不可思議矣。

西人製電以通音信。名曰電報。其法以玻璃作室。聚電氣於中。而以銅線達之各處。雖數千里之程。頃刻可至。其電氣通標水陸均可施用。於陸則排列木柱。相距三丈餘。而繫鐵練其上。以爲聯絡。於水則以鐵練攪成巨索。外裹樹膠。沈之洪濤巨浸中。至於遞報之法。各有不同。或以鐵筆鑿字於紙。以藥水顯明字跡。此意大利人莫氏所創。或以針盤指字。盤列二十八字母。隨其針之所指。最便捷者。內設祕機。而以活字板印於紙上。此爲美國郝氏所造。滬上電報創自連那士。自吳淞口浦東以達洋涇。轉瞬可至。固勝於驛騎遠矣。

西人設有博物院。其中珍異書籍。鳥獸蟲魚。無不備。格致之士。皆得入而覽觀。凡象爐龍鼎。犀鏡鮫綃。火齊木難。赤紋綠字。一切兼收並蓄。錦襲香熏。鏤錯紛陳。光華四射。間有不可指狀而名識者。詭怪陸離。莫

能逼視所藏典籍。尤多祕笈琅函。任人於架上抽閱。惟不得攜出耳。近擬倡設宏文書院。專欲華士切磋於西學。先從格致入門。院中司其事者。衆推英儒偉烈亞力。偉烈君通天算之學。生平著述等身。而精勤惕厲。未嘗一日廢書不觀也。

西人多設義學。貧家子弟。願入學讀書者。衣食膏火。悉供自西人。後日學業有成。則函薦至通商口岸。量材任事。如虹口文氏墨海慕氏所收及門最盛。惜後皆半途而廢。旋以肄習西國之語言文字者多。倡設英華書院。然限額僅二十五人。窶人子不得入焉。說者謂滬上居海濱之中。扼長江之口。貿遷之盛。甲於中土。尤須明諸西學之人。當仿香港中環大書院之例。廣爲登收。宏加教育。俾有志之士。得以專心肄業。其中凡於時政之得失。民俗之貞淫。物產之精粗。輿圖之沿革。兵額民數之多寡。風尚政教之異同。格致星算之淵微。機器製造之成法。在在皆資其講求。復使誦讀各國之史乘。借鏡於存亡興廢。其所以益人神智。豈淺哉。將見他日之儲材致用。折衝樽俎。輝耀致繁者。無不由義塾中始。

滬北近多東洋戲劇。大抵以縲繩踏竿爲長技。小兒能躡足高梯。在百尺竿頭飛舞。奇險莫名。殊令觀者心眩目悸。有二少婦。圍領繡衣。風致翩翩。一善琵琶。雄壯悲涼。頃刻萬變。一碎紙作千百蝴蝶。上下飛翔。渾如身入花叢。他若於紙堆中。出明燈數十盞。雨傘十餘具。變幻倏忽。要亦不過搬演之術耳。其有一人仰臥於臺。以兩足承巨鼓盤。旋如飛。或停置數十箱。狀若累碁。雖高而不墜。日本人呼之爲股技。此則具有真實本領者也。

壺天錄

清滙陰百一居士

山川靈秀奇異百出。此探奇覽勝者。一望而知也。乃有山洞繚曲。別開異境者。則又匪夷所思矣。羅姓壽村者。亞墨利加洲村人也。所居一室。依山築成。後通山洞。一區廣約數間。類密室然。深藏什物於中。有年矣。嗣欲廓其所居。鑿開洞石視之。則幽深繚闊。不可以道里計。循途入。初極狹。數十步始漸廣。轉折數里。後得一弄唐行。兩時許。始竟約三十里。旁有一池清水。澌澌游魚無數。取視之。皆無目。池頗闊。幾六七丈。視洞屋石。倒掛垂垂。如春筍瑩潔。清潤可愛。旁多石屋。高大宏敞。又得古塔。一下。豐上銳。祭台一旁。且有古墓。棺槨皆以石爲之。甚堅實。識者謂此洞本居人。其塔其墓。其祭台。造作極工。必猶太人所爲。因置墓。故封其洞。古人所謂疑塚。原恐啓伐耳。今雖石洞堅固。人猶鑿而開之。信乎奇異之境。不能久秘。疑塚亦何爲乎哉。

人臣効忠之地。必曰能致其身。所謂致者。非曰殉節也。然至於戎馬倥傯。大勢已烈。隻手難撐。不得不以一死報國家。諸葛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卽此意也。而其情則慘矣。雲間逸史有陳張忠愍公死事記。甚詳。且盡可以見當日之死。實有爲人擠迫者。爰錄其詞曰。宋史載韓岳扼金人於險地。於危無可遁之時。有秀士叩馬而諫曰。國有奸宄。擅權於內。未有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也。旨哉斯言。前清朝道光咸豐間。一則西人犯吳淞口。一則□□陷金陵城。陳張兩公之所以失守致垂成之偉績。墮於一朝。兵潰敵竄。乃以一死報國。不禁歎秀士之言。確有明徵。古今人同此恨也。按陳忠愍公諱化成。籍隸閩垣。由行伍起家。緝

捕洋盜。屢建奇勳。洊擢提督。道光二十年。調任江南。不逾月。滬上有西兵之亂。親帥部兵防堵吳淞。與士卒同甘苦。攘臂一呼。應如雲集。以其得將士心深也。先是吳淞口南北兩岸。南係公自將。北爲牛制軍檄令太湖水師鍾守公。以其師多怯弱。力阻之不從。五月八日。諜人來告云。西人船勢將直逼公。乃登炮台。持遠鏡窺探。知敵船將至。飭弁將巨炮裝彈藥以待之。無何遙見黑霧漫天。奔騰漸近。開炮轟擊。不絕。恐彈藥不繼。赴演武廳。牛制軍處接領。詎意制軍不發。且傳諭速退。公恐亂軍心。仍令盡力攻敵。敵人亦有退意。或教其將長鈇裝入銅砲。向演武廳施擊。牛制軍正屬目探視。忽當空如火龍翔至。驚慌無措。卽乘肩輿而逸。公見制軍已遁。回顧北岸。太湖兵亦散去。西船傍北岸駛入。公知勢不可爲。遂具衣向北叩拜。臣力竭矣。遂服毒自盡。裨將劉國標負其屍置塘下。蘆葦中是役也。使北岸有勇敢之兵。主帥無畏避之舉。彈藥不匱。應接無虧。西船未必能逞志。乃矯矯虎臣。竟至束手無策。是誰之咎歟。厥後十餘年。□□猖獗。蹙踞金陵。總帥向督兵規復。累年不下。張忠愍公國梁於行陣間。屢立奇功。總帥薨。卽以張忠愍公繼之。功日隆。符日符。而忌之者日多。時和帥督辦軍務。公擁重兵數萬分道進勦。餉糈告匱。迭催接濟。和帥忌之。按而不發。兵心離散。公以大勢將潰。屢請於和。仍不發。不得已。商於何制軍。何亦置之度外。適浙省有警。羽書迭至。請濟師。制軍又遣公之前鋒張玉良分兵前往。其時餉缺兵變。危在旦夕。復恐叛兵勾通。□□潰圍而出。求制軍調回玉良。相爲控制。何又不許。事遂掣肘。不數日。兵潰。大隊衝出。勢不能遏。公遂死之。惜哉。二者相提並論。則陳張兩公之捐軀殉難。均有所迫。而然也。陳誤於牛制軍之怯敵。張誤於和帥之匿餉。又誤於何制軍之疏防。罪案昭彰。國典已分別懲治。惟兩公嗣續。雖邀旌卹之典。未蒙破格。

之恩善人有後。况忠烈乎。余先後目擊其事。因備詳之。功罪昭然。自有公論。亦毋庸贅言也。

蓮峯陳忠愍公。以身殉難。大節昭然。人皆仰之。至一身瑣屑事。則靡有記憶者。滬上無名氏。有公軼事記。見公之英勇。固異尋常。萬萬矣。按公爲江南提督時。受民禮士。撫循營卒。道光壬寅歲。築礮壘。禦敵吳淞。口旋以失利。戰亡。部下武進士某。匿其屍。事不成。殮。面目如生。此其忠烈之氣。固足以炳寰區。塞宇宙矣。當其守吳淞也。檄鎮將某。分駐西礮臺。以示固守。其部卒有盜民鷄者。民訴諸公。公飭鎮將率所部卒。至將以狗哀求乞免。乃減等。以軍棍插箭遊營。以示戒。會謠言敵至。吳淞羽書告警。公與制軍某。約海口軍事。一以付余君。但無出寶山縣城一步。併力相擊。蔑不濟矣。未幾敵入口。公儘力轟擊。戰將捷矣。制軍乃棄寶山而遁。西礮台守將。讐前隙。反砲擊公。中項而卒。吁。可惜也。此記與前說稍異。蓋當其死事之日。戎馬倉皇。傳聞異詞。故記之者。疑以傳疑耳。要之皆殉節也。而千古不朽矣。

世之以義成名者多矣。其卓然於僕傭中。而能以義傳者。則固人之所難能者也。爰於耳所聞目所見者。備識之。有皖省鳳陽人。老盧者。家貧。食力。咸豐初。服役於司。肝摧關某。備值有餘。以周貧乏。愛聞忠孝節烈事。俗所傳。天門走雪。莫成替死等戲。暇輒誦之。主憐其慇。爲講解。己未粵。犯淮北。或告之曰。天下騷擾。郡邑發人爲兵。以子才幹。効力疆場。取功名。如拾芥耳。何戀此青衣爲。盧曰。雖然。平日食其祿。危而棄之。非仁者。吾不取也。亡何。肝城陷。主與盧皆遇。欲虜主去。盧長跽哀求。願以身代。不許。尾行三四里。知。兇悍無可挽回。不得已。伴主人眷屬。避亂安宜途中。扞衛不懈。既抵安宜。日食不敷。知主戚有寓汜水者。爰往告貸。時盧之腹有瘡。大如碗。流血不止。而健走如飛。不知痛苦。蓋其心急主事也。因是遂卒。主家

感其義。歲時薦杯勺焉。某二尹皖人。以佐貳候缺。江西有一僕周姓。川省人也。某既卸署缺。僑寓省中。隨班聽鼓。久不得缺。拮据日甚。周以別尋門徑。得主而事。囊頗充盈。一日。以事入省。訪舊主。憫其窘乏。遂慨然取白金三十兩。以贈不忘。故主當時人僉以義奴名之。云。己卯九月。候補府某太守。偕一僕。由滬附輪。船至鎮洋。上岸時。太守失足。僕見主人命在須臾。急投江以救。不諳水性。亦隨巨浪。飄泊紅船。往下游救之。僕幸無恙。太守屍身已浮。氣奄絕矣。僕誓不獨生。復欲投水。旁觀人力爲勸阻。始已。十月中。海寧候補同知陳光藻者。備僕殷保。於鎮江登葦船。待附赴漢輪船。陣忽發。瘋疾自投於江。僕奮不顧身。亦投江殉主。葦船人急撈救之。先得僕。幸未殞。越半時許。始得其主之屍。次日收斂。人謂斯二僕者。於洪濤巨浪中。能獲主屍。皆忠義之心所感格云。泰州張筱室。明經家有僕名莊。乾金者。甘泉縣人。服役多年。竭盡心力。明經深倚任之。明經病篤。莊禱神貸壽。復割股調藥。以進。迄無效。屬纊時。莊慟暈幾絕。聞者義之。里人朱坡翁著。僕行一篇。以表揚之。藥口鎮金某者。傭工於蘇城某姓。庚申之難。某倉皇避。全家資重寄焉。某夫婦相繼亡。某之子被擄。除一妾衣食於金。雜既平。妾返蘇。索寄物。金少與之。妾索全璧。金曰。僕非乾沒也。聞小主在隴西。僕必訪得之。他日當完趙耳。金奔馳隴西。閱年許。始得小主。偕歸妾所。悉以資重繳焉。主欲折其半。以酬金。曰。是所以報主人。非博賞也。不受而去。無錫張五者。蘇城某家舊僕也。年五旬。忠厚樸實。數十年無一誤。庚申三月。回家省視時。□□陷蘇城。主家避難於鄉。張蹈百餘里。刀兵之險。聞關尋至。既歎主母年高。東君年幼。而又資財罄盡。思携幼主以歸。分主母力。又以地遠匪擾。不果。嗚咽而去。嗣遂杳無音耗。不知存亡矣。婁江虎侯氏。聞其義。作詩誌之。曰。義哉此僕。矢精忠。白髮猶存壯。上風不惜。

一身尋舊主。風波百里視如空。相遇猶憐相見遲。低徊不盡意如絲。秋霜兩鬢何堪認。淚洒西風日落時。心愁弱主困兵氛。欲望家鄉悵白雲。徒有是心無是力。惟將兩淚報東君。無何作計欲南行。爲有山妻難負盟。臨別殷勤重寄語。時清卽欲到婁城。嗚呼一去杳無音。動我愁思直到今。未卜爾身生與死。秋風斷寄書禽。一時咸傳誦之。然此皆鬚眉男子。則猶易爲者耳。若身爲婦女。而錚錚亦以義名者。蓋尤難矣。山左程氏。遊幕蘇省。畜一婢。遣嫁農人葉姓。庚申之難。程挈家避於葉。葉蒙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繼歿。餘襁褓子名銜。婢乳養之。以所生子爲伯仲。程亦以婢爲母。及長。婢夫既死。乃爲程子聘女於鄰村富家。旣合。婢出拜程夫婦。程大驚。婢乃向衆言曰。予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流離湖喪。郎官尙在襁褓。十數年。越分之由。蓋誠恐良人之有畛域。而郎官之鮮瓜葛也。今悉以資財付郎。以此易田。自食其力。子孫之某也。程泣然流涕。欲剖其半爲壽。堅卻之。程仍以母稱。使其妻事如姑焉。宜安劉封君家。女僕單氏者。儀徵人。適王姓。鮮子。夫遠出不返。甘貧力節。百變不移。備封君家。咸豐丁巳歲。女主馬儒人沒。遺子四。長者僅十二歲。餘皆孩提。襁褓單氏竭力鞠養。會封君家道中落。奔走於門下者。皆皇皇求去。氏獨傾囊濟急。勞怨不辭。無悔意。亦無德色。撫視多年。諸子皆成立。舉室感其情。留養終身。年八旬。健壯猶昔。辛巳首夏。少主邵生昆季稱觴爲祝。生辰。蓋所以酬其辛勞也。丹徒鄒君慰農嘉其義。作傳以紀之。於是氏之義始大著云。寧涉某姓婦。備於郡中。王姓有年矣。性慷慨。竭誠報主。一日以事歸於途。間涼亭小憩。忽見牆角遺一衣包。內裹洋氈二枚。青氈十枚。拾之將行。忽自念身爲僕役。取不義財。天更不容。因坐待之。少頃。一少婦倉皇號泣。至謂夫病垂危。以衣典錢供藥餌費。今失去。我夫婦同赴冥途矣。某婦以

數符付還。少婦感激，分資以酬。婦不受而去。嗟夫！僕之與臣，同一義也。慨自烽煙告警，見危授命，而盡力王事者，有幾人哉？乃以青衣僕媼，上與士大夫爭烈，倉卒患難之際，或則捨身救主，或則竭蹶維持，榮悴如一生，死不移。古今來至性過情，慷慨激發，類如是耳。若夫安命不貪，臨財不苟，則亦皆見義之明也。嗚呼！豈易言哉！

孝婦王葉氏者，鄂北崇陽人。石林望族，母教常嫻。年二十餘，始于歸。躬操井臼，琴瑟甚調。家業農，歲入不豐，薪水多不繼。翁病歿，老姑在堂，拮据益甚。伯氏夫婦視之漠然。葉氏乃極力周章，姑常顧而樂曰：「佳兒佳婦，吾將舍館弄孫，不復理家政矣。」未幾，姑患癰疽，碗口許大，膿潰淋漓，呻吟牀褥者年餘。伯婦嫌汚穢，足不履老姑之閭。葉氏則朝夕事奉，不離左右。藥餌之費，挪貸俱窮。一日，姑痛楚劇甚，幾至暈絕。氏泣慰，藉曰：「老年欲喫鮮味，乞分付媳當謀以奉。」姑曰：「一鱖豬肝，思之久矣，奈囊空何？」氏曰：「勉圖之。」乃質舊布裙，得錢數十枚，將入市。途遇一道者，鬚眉已古，顧謂氏曰：「卿行色忽忽，得毋家有劇疾乎？」氏且泣且告。道人曰：「豬肝非可療病，必得人肝方瘳。」氏惻然半响，語曰：「誠如翁言，必苟釐中貯扁鵲藥耶？」倘憐而治之，妾願棄此身以供刀匕。何如？」乃邀道人至家，視姑症，而自以剃刀最鋒利者，乘道人喝咒時，解衣刺胸，血縷縷流溢，華蓋下倒垂，荷花色赤紫。氏於皮膈自割半瓣，擲於伯婦手，戰若有懼色。道人曰：「區區半瓣，尚不敷藥屑耳。」氏請復咒如前狀，並其餘而盡割焉。神色自若，適庭梧墮葉一片，道人隨手拾起，塗藥少許，敷於氏胸，血遂止，而亦減痛焉。氏乃囑伯婦烹熟進姑。伯婦大奇異，先竊嘗之，則味苦於鹵，不能入咽。舉以奉姑，姑食之，則鮮似炙熊，因罄一飽。由是疽遂漸痊可，而氏之傷亦漸愈矣。遍索道人，忽已潛去，不知所終。

族人嘉其孝行。較之割股尤難能而可貴。迎養祠中。爭以孝婦呼之。嗟乎。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此聖賢之學也。至於愚夫愚婦。一時急切。迫而爲割股之事。至孝所感。亦人情所難能者。况葉氏身爲貧家婦。欲救姑疾。不惜自割其肝。實爲罕聞。事雖近誕。理實甚平。蓋孝行之尤者矣。爰錄之以爲事姑者勸。

余嘗披昭忠錄。見婦女殉難者。皆懷懷有生氣。有以計得脫完節而死者。有深沈不露。刺刃凶仇而死者。此固智勇兼備。不徒以一死畢乃事者。若夫從容就義。視生死大節。如日用飲食之恒。則心之靜鎮。有素也。如虞山周烈婦。可紀焉。烈婦湯氏。名碩人。歸周君小梅。咸豐庚申八月。粵□陷常熟時。小梅赴鄉。□奔至。婦乃率其子女投宅中井。死之。同殉者五人。臨節時。屬長子於鄰翁。令歸其父。從容作書。並脫戒指一枚。付老僕。報其夫。其書曰。妾敬啟。昨君出門。飯後卽失常。熟一夜未眠。今水窮山盡。願君一路平安。切勿以妾母子爲念。今爲盡義。恨不能一言永別。使二工報知。寄上戒指一枚。見此如見妾。願來生再叙未了之緣。八月初三日。五福街寄。妾同兒女在下房井中。大姐同佩官。在彼房井內。此字送到樓下。交周小梅。四相公收云云。詞意婉摯。詳盡慨然。有烈丈夫風。小梅旣得書。乃書其後幅。餘紙云。君爲我盡節。我爲君守義。其後山樓下。徙寓白宕橋。兩年遂沒。恐其長子不知。父母節義。以遺友趙君少琴。數年。趙病歿。又以屬邵君曼如。邵得之。付潢池。乃遣其長子德慎。永寶。馮邑人。王給諫憲成。聞其事。上於朝。旌表如例子。漣馨女淑貞。同荷恩恤。邑之人士。集裘於故址。創建井亭。楊詠秦太守作碑記。序其事。泐之貞珉。汀湘賴君其勳。有古風一首。亦表揚之意也。其詩云。庚申春閏大營破。江南遍地皆鋒火。督師先遁大帥走。將軍遺骸馬革裏。謂張忠武公。是時□饑復鷓鴣。張秀民潰卒皆豪強。蘭陵爲婦吳爲沼。虞山咫尺誰保障。須臾城

陷哭聲起。□□。居人無人理。周家有婦湯傾人。從容闔戶尋思死。臨危誓死原不難。但願妾死生者安。宗祧有嗣黃口小。鴛鴦無夢白首寒。一片刀光殺聲震。颯颯陰風正催命。青山難立望夫臺。碧血豈容汚。□。刃祖宗血食。藪孤在。穉兒雛女多君累。不如隨妾到黃泉。母子相依亦無碍。臨岐書短意纏綿。爲君守義君可憐。指環亦有連環義。再訂來生未了緣。書完含笑顧清影。一刻千秋此俄頃。携兒挈女完所天。長別金閨藏金井。嗚呼。井水不波是妾心。井水不枯是妾情。風清月白井邊遊。猶聞露濕環佩聲。其他學士文人題記。難具錄焉。要之烈婦就義。千古不朽矣。夫當其烽火連郊。危亡呼吸。慷慨捐生。與夫哀號乞命。而仍不免者。均之死也。相逕庭矣。昔紀文達論死事士卒云。進一步死。退一步死。哀榮雖一例也。從容與逼迫須分焉。烈婦之死。非所謂進一步哉。至遺書轉輾不失。想亦吉光片羽。劫火難灰。鬼神呵護。使烈婦大義深情。終不沒於人間云。

揚儀交界之地。名樸樹灣。隔河櫛比。僅數十家。有某家。業絨席。夫婦二人。僅一女。婦故大家婢。知書。同治元年。□。時過境。肆擄掠。婦恐不免。卽暗書夫婦生年月日。並女生日。製二兜肚絨之。婦與女各束一焉。□。旣滅。女父母均死。女爲一湘勇挾歸湖南。身本男裝。時已十歲。勇死。女又爲一川勇携去。子之深自韜晦。人皆不識爲女子身。迨川勇入隴。寄女於戚。教以讀書識字。姓名以傳緒。儼然一書生也。由是結識同鄉。遂隨吳制軍官眷船東歸。至漢陽。遇有赴左帥營者。作書別父。細訴衷曲。由皖返揚。已改女子裝。蓋女爲吳夫人侍婢數月矣。女所歷艱難險阻。慧男子尙未必若是慎密。乃出於十數齡閨閣之身。轉徙數省。合浦珠還。而抱璞守眞。瑩然無玷。方以古之木蘭。殆後先相映矣。奇哉女也。林愛官白門良家女也。幼

失怙恃。入青樓。年及笄。溫重寡言。不喜妝飾。綽有大家風範。居恒以流落爲戚。旣與長安雍生遇。兩相浹洽。遂訂白頭約。願雍一翻翻書記耳。囊橐蕭條。荏苒數年。不能出其籍。林亦自矢不他。會雍友陳生悅。林色求通燕好。林不可強。以鴛母命辭不獲。比人帷。林扃戶。出自劍。膝踞前。請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輕。所以苟延有待者。以身隸烟花。尙復貞一。君家擁花園柳。何處不逢佳麗。若必挾制言歡。欲污吾身。請先污吾劍。言訖。以刃割立妝臺。陳驚曰。余固知爾鍾情雍生久矣。如力不滿。何曰不滿。則以死繼之。不然。懷此刃何爲者。陳性固伉爽。不吝施與。乃慨然曰。爾識雍。余豈不識雍哉。予爲若成之。敢戶遽出。竟雍挾至。出金條二枚。付鴛母曰。林不爾向矣。舍女取金。爾之見機也。不從吾言。盡觀此刃。鴛母皇懼無言。竟歸雍。同人撰聯句頌其義曰。果然匪我思存。一段姻緣。完白刃。眞箇爲人作嫁。千金聲價。贖青樓。始則以白刃相仇。繼則以白刃受恩。此林之所夢想不及者也。世有此人。當鑄金事之。

嘉應州侯姓。失其名。世業農。有女一人。年方二八。資質過人。頗不類田家女。勤於紡績。終日在室。固未嘗拋頭露面於外也。適農事興。盡室赴田。刈麥。母亦餉於西疇。僅留女守門戶。女焚焚在室。偶至門前。覘母嫂返否。適遇比鄰孫某。蕩子也。以言挑之。女不顧而入。孫某旣艷其色。又稔知舉家在田。突入其室。女避匿房中。孫曰。有言與若母相商。女曰。母不在家。可速去。孫乃以淫穢詞調之。且欲闖入臥房。女閉門不納。罵不絕口。遂以剪刀由門上擲之。孫度不可強。倉皇走出。遺一扇一帶於地。女忿恨未已。不敢啓門。孫出門。知扇帶遺失。急欲回取。適女嫂自田間回。不敢復入。嫂見孫神色有異。步至庭中。得一扇一帶。異之。疑女與私。納諸懷中。白諸翁媪。翁怒曰。彼無賴子。聲名狼籍。伺吾等出外而來。遺物於室。是女之不肖也。吾

先置女死。而後陰圖孫某焉。媪曰：女非無恥者流。紡績十年。並無出入不禮之端。待察情形可乎？翁不聽。女遂自經。時鄰村有孔某者。巨族也。富而無子。一女年十七。因病而故。父母方痛恨欲絕。女忽甦而起。曰：此何處耶？此何人耶？我胡爲至此也？家人詰之。自言侯姓。某村某人之女。冥司嘉我真節。陽數亦未盡。判令借屍還魂。言畢。卽欲回家。以白前生冤抑。家人阻之。招侯至。女逡前抱父痛哭。備述冤狀。且欲隨歸。孔不可。侯勸慰乃止。噫！聽言不察。鹵莽債事。夫固貽咎無窮。况乃以死迫乎？若魂竟不返。冤沈九幽矣。借屍一舉。雖涉荒唐。誕妄要可爲鹵莽者戒也。人可不慎於聽言哉。

中國戲法。由來已久。衣冠優孟。音曲繞梁。此固可豁目娛耳也。至如手戲雜劇。以及走索吞劍者。蓋不可勝紀。而以與西戲較。則遜焉。西士之以戲得名者。前則有晏打臣。後則有夏思美夫婦。戲亦相仿。手法靈敏。各擅其勝。爰錄之以見一斑。妄戲甚夥。首演賴婚控官。有充原告被告者。有充問官陪審者。原告先出。次陪審。次問官。末乃四婦人與被告婦同出。或唱或說。形狀不一。問官怒碎其卷。下公座。與陪審及兩造混鬧。婦人乃於公座前。上牽四黃繩。下縛問官。問官儼似小丑。移時乃罷。自是而下。乃演雜技。布袋四束。旣方且正。觀者屬目。空空如也。不移時。於裝內取出雞卵十數枚。不知其何時置之也。取一玻璃盃。置灰其中。外設一空木匣。不移刻。盃中之灰。忽至匣內。匣中躍出芙蓉鳥。兩兩飛鳴。以空箱一。鎖其上。包之縲之。置以帳。引西女坐其內。恍忽間。似失西女。迨啟箱。而女在焉。引一美女置之几上。左右支兩木。忽而去其几。屹立不動。忽而去其右手之木。仍屹立如故。忽而橫其身。作美人春睡狀。忽而並去其左手之木。則全身橫於空中。忽而女自空中下。向客作告辭狀。而入一西女。登臺奏細樂。桌底懸明燈。空洞無物。人悉

見之。忽而臺上下火光齊斂。臺之後雙帘條開。火明帘上急覘之。則西畫一幅繪大洋風景。始而一輪船徐徐而過。蓬帆人物歷歷如生。繼則畫幅收藏。但見長天連水。一色渾涵。數輪船或遠或近。海濱房屋樹木紛運而來。層次井然。遠而望之。且忘其爲畫矣。終又繪一輪船。遭風狀。電光閃爍。大有黑風吹海立之勢焉。旣罷。諸燈乃復明。又一美女偕術士出。術士衣服類黃冠。以手向女面畫諸符訣。女昏然若睡。以兩棍撐其臂立。而足懸於虛。任術士之曲伸。無不如志。繼去一棍。雜取衣飾互換。倏如天仙。倏如劍俠。倏如武將。倏如癡嫗。燈光亦青黃紅綠變幻不一。術士乃念念有詞。抱女橫臥。又去一棍。女遂如列子御風。移時術士畫一符。女乃欠伸而醒焉。他如咽以棉絮探之喉中。則已綿綿如帶焉。吞以針線。出之口中。則針皆穿於線焉。以一袋裝其婦。漆絨其口。俄而女自袋中出。而袋口封如故焉。以一筐納一人。刀刺其腹。俄而人已立臺旁。而筐中竟無有焉。皆技之可觀也。其尤奇者。有拋球之戲。球大如栲栳。高二尺有奇。中實以圓木。外包以棉花。又加以布。一西人立球。止定其上。躡其足。球隨足滾。初尙繞場而滾。嗣乃於桌上置木板。厚寸許。長約三尺。平置桌上。兩頭皆空。球上人躡球近板。旁人斜置其板。一頭著地。球即緣板上。旣而滾至板中。板如天平。人又躡球倒退。板又斜起。如是者不一。其自下而上也。人皆背立。往來用足。毫不用手。足力洵純熟至也。又有鑽圈之戲。一西方美人。腰如弱柳。立足於馬背。而疾馳焉。又有一西國男人。與之並驅。繼而男女各翹一足。立馬背相向而斜戲。布幔梁上。周圍繫以竹圈。糊以薄紙。徑約三尺。當飛馳迅疾之際。忽躍起。飛身鑽圈。旣穿。復飛身下。追及騎。仍一足立馬背。而馳。西男亦如之。再接再厲。一時間數十圈。靡不躍穿。而紙已悉破矣。夏戲亦不一致。匣中懸球。盆中取花等戲。猶人人能之也。若所謂

最奇者。懸一空籠於臺前。洋鎗一擊。忽有數芙蓉鳥出於籠中。使之放炮過橋。作種種跳戲。嗣以一鳥納鎗中。手持長劍。旬然一聲。鳥已立劍尖飛舞矣。客有金戒指二枚。夏索之置臺上。有侍者出磁盆。盆中蛋三枚。夏取一疊侍者頂上。一拍蛋。忽由侍者口中吐出。取客帽一。以戒指納之。搗以蛋汁。少頃取出。則戒指各有物貫之矣。又向座客取一表一巾。以巾包表。置於右首之木箱上。繼取紅色紙兩張。包於紙外。付座客拆視。則空空焉。客大駭。夏故作驚疑狀。而拆開之。紅紙固落於臺前板上。不轉瞬而紅紙之下。又儼然木箱焉。乃取箱開看。則箱中有箱。連取八九隻。最後一小箱。僅二寸餘。夏君付座客啓之。則表固在內也。兩玻璃盞。分貯紅白水。又一大盞。將水併注於中。分置三處。有水者在中。兩盞分於左右。各罩以幕。出紙條丈餘。盤於幕上。似帶之聯屬者。旋剪斷之。迨揭幕觀之。則中盞已空。水仍在二盞內。左紅右白。若涇渭之不相淆也。臺上設綠紗長罩一具。空洞無物。夏於臺右拖其婦出。罩之。其婦佯懼三逃。而三拽之。罩甫畢。夏提鎗至臺前。砰然一響。臺上揭罩。而婦則不見。已在對面樓。與夏言笑自若矣。戲既畢。夏乃令其婦鼓琴。已則擊雲板。以和板。如中國九雲鑼。但多至數十面。形如方桌。其聲淵淵。若裂金石。山徐而疾。音響鏗然。而其婦之琴聲。與之相和。聲大而宏。不啻雲和夫人之絕調也。故當其出臺也。雪貌花膚。與燈光相耀映。足以娛目也。及其奏樂也。應絃合節。如絳樹之雙聲。又足以娛耳也。游滬者得未曾有。無不歎觀止矣。要之奇技淫巧。足以蕩心。古聖之垂是戒也。豈偶然哉。今則以技巧爲工。窮極變幻。雖曰戲耳。而渾樸無爲之風。不相效。而漸於澌滅乎。以得見爲幸。吾正以不見爲幸也。嗚呼。觀於此。可以知世變矣。懷刑之道。君子是憂。賤貨之學。賢者是勉。若貨至於黷。而遂膺大辟之刑。試問貨何在。乎。徒賤其命耳。如

同治庚午總兵周東興被誅一事。可懼已。按東興以軍功擢記名總兵。發甘肅差遣。其時大軍搗金積逆巢未下。呼庚孔棘左爵相檄赴中衛。設局採之中衛密邇寧靈。以孤城墨守。歷年未陷。四境蹂躪。子遺生氣奄奄矣。東興至。按戶派買。給以半價。民不欲。則令返價而獻橐金。如所給。命之曰。賠頭錢。是可忍也。他可知矣。既得錢。窮極奢慾。靡惡不爲。民困甚。相率走平涼控督轅。檄至對簿。婪贓盈萬。得實不諱。事聞。得旨依軍法。東興時繫平涼獄。尙不自知。當死間。出與親故談讌。如常。爵相盛陳儀仗。高坐虎帳中。召東興跪墀下。諭以罪當死。東興始號哭。乞戍新疆効力贖罪。爵相曰。正法之旨下矣。何効力贖罪之有。叱左右引出。東興攀柱號哭。堅不肯行。左右強牽之。出壁門外。北向設香案。爐篆裊裊。監斬官肅立。案西三丈許。鋪紅氍毹。壯士趕趕。明刀耀目。一時觀者紛登壁上。東興踽踽獨出。足不得前。數左右顧冀有親故至者。託身後事也。既出壁門。乃握監斬者手。且泣且語。監斬者促望闕謝恩。東興不得已。遽巡九頓首訖。既起立。仍向監斬者泣語不休。監斬促之。始不得已。徐徐就氍毹跪。甫跪。壯士持刀一揮。頭耒然去。身丈許矣。賠頭二字。乃驗於此。顧不奇哉。夫東興罪貫盈矣。無可以哀矜者。惟創此名目。以斂財。卽援此名目。以授首。究之財何在。首何在乎。可發人警省矣。且中衛民之控東興也。聞亦有懲惡發之者。則東興僚友縣丞劉藹如也。藹如之惡。亞於東興。其懲惡攻發者。非秉公持正也。以分贓不均。而又妬姦爭妓也。東興既誅。藹如遂患心疾。時作嚙語。呼東興不休。不一月。嘔血死矣。

紹興何君世業。貴設染肆於滬上。少有蓄資。以好善聞。賑濟人急。尤汲汲焉。有某甲失業。索逋迫甚。擬鬻子女以抵其鄰陸姓。言於何。何聞而惻然。往詢某甲。生有幾子。以一夔對年十一矣。何曰。宗祧所繫。安可

出此。甲曰：是亦得已而不能已者。不然，何以對人？何慰藉良厚？且云：汝需錢若干，可卽持去，男携之去，立約毋再賣。女暫留養爲寄女，果欲其歸，卽來領，不汝靳也。甲涕零崩角，遂如約。何君旣完其嗣，又清其逋，慷慨之施，兼具仁厚。世宙茫茫，如某甲者，不知凡幾，安得盡遇何君其人哉？杜陵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此奢願也，亦極量也。誰其副之？苟如何君，吾願瓣香奉之。

人生一飲一啄，自有前定。經營畢世，曾不能稍有積蓄者，命貧耳。况爲橫財者乎？得之而成富室者，百無一二。隨得而隨失者，則比比然也。客有自辰州來者，云：大酉小酉兩山，多產金銀，居民以淘金糊口者，實不乏人。有某昆弟二人，業成衣，一日弟暇甚，亦往挖之，得金二十七觔，分爲三，一埋於家，以其二入甕，埋於山。兄知之，勸弟以金成家，半置田產，半作娶婦營屋計。且云：此天所賜，斷不分潤，抱璞以終，亦何爲者？弟深謂然，發家所藏，則非金非銀非銅，色青黑，不知何物，大異之。及再掘山中金甕，則已失所在矣。覓之無跡，懊惱喪心，狂疾以死。同時有五人，亦挖得藏金一甕，按股均分，未幾皆變色，已非金矣。又有窖金化水者，則南昌某丐事也。丐日行市中，婦尾隨之，強橫特甚。一日入某茶肆，立於當櫃，茶博士以碍進出，促令稍側，婦則竹杖亂擊，給蚨數十，始曳杖去。人咸譏肆主之懦，不知其固與同族也。初丐有兄弟三人，父母存時，業皆授室，合力耕作，衣食頗裕。丐因治圃，遇窖金，告諸婦，婦曰：吾家未析產，取金歸，則公分矣。曷若促分居而後取之乎？於是夫婦詬誶交至，始猶稍緩，繼乃加甚。父母驚異，婦乃直言分爨，且願伯叔闢分家產，自願不取豪末。翁姑以其慷慨如其言析之事，旣成，丐與婦欣然往發，以爲富家翁可獨具矣。不意撥土開甕，視向之金爨爨者，則一水汪汪耳。懊恨而返，赤手空空，漸將凍餒。家族隣里，久而始知，皆鄙

其見利忘義。故流落至此云。又有銀變泥沙者。則寧波鍾某也。室有一妻。子已授室。甫平時。於塗得絹衫一襲。內有舊銀一塊。其大如升。不辨爲何物。棄諸床下。一日媳取而視之。以石片磨。露銀色。白諸翁。鍾於是鑿一角。持質典肆。果得價歸。而權之重約二百兩。以示諸人。皆云宋時舊銀。須有減折。不意與銀樓易洋。銀樓主入冶爐。鎔化。忽變泥沙。衆目駭異。鍾懊喪無已。是三人者。皆命之不足享此財也。隨得隨失。戲幻庸愚。固亦無足怪者。諺云。一兩黃金四兩福。豈虛語哉。

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處家固然也。卽涉世亦何莫非然。狃於爭氣。往往以微末之事。或致亡身敗家者。蓋有之矣。寧波城內席店張鴻盛者。設肆於市。歷有年所。忽有蟹浦人鄭某。購一席。旣納價。尙短四蚪。肆主堅欲補足。當補其三。所缺者一文耳。肆主卽置之。亦不值一嘆耳。乃一則不與。一則堅索。口角喧然。繼以拳毆。鄭某以寡不敵衆。竟爲所傷。當時固未知也。旁觀者勸而歸。抵家卽臥牀不起。未數日。一號而絕。其妻挈子姪。素服詣該店索命。一切物件。率行毀折。店夥逃匿。四散。妻子遂邀地甲。剖斷焉。噫。店主以一錢故。致人於死。律以伯仁由我之義。罪無可辭。其傾產也固宜。鄭某竟以一錢殞命。尤可哂也。負氣者聞之。當何如。負氣之咎。在閨閣下。民原不足論。而養氣之學。則士人讀書。尤以此爲第一義。能讀書。才必博。能養氣。量必宏。二者不可偏廢。昔賈長沙以經濟之才。備宣室之問。漢文知其才。而欲磨鍊其才。故未大用。長沙乃痛哭流涕。遽戕其生。讀史者惜其才。彌歎其量之隘矣。由漢而降。其有才無命。有志無量。如賈生者。何可勝道。不意於童子試中。亦見之。婁縣沈童者。年甫冠。習帖括。自命不凡。有太阿出匣。遽化長虹之概。乃以縣試不錄。卽雉經死。一領青衫。未邀被體。三更白練。斷送生機。其志可哀也。其事甚愚矣。是誰之

過歟。噫。小則沈童也。大則賈生也。其才不同。而其量同也。然則養氣之學。其可忽乎。

技藝餬口。自食其力。此亦常事耳。至於以口技而得名者。蒲留仙言之詳矣。乃有習鳥獸之音。無不畢肖。則又奇矣。章門有似磬非磬者。年二十餘。子然一身。家亦貧。且好飲。日醉於市。杖頭錢未嘗告匱。客有怪而問者。曰。無他能。但善爲喉音。自變不窮。時有犬臥於側。令試效之。隨聲相應。竟不辨其誰僞。誰真矣。噫。此其爲醉飽之適也。技亦精矣。

鄉曲塾師。儘有胸無點墨。識字甚寡。茫然於訓詁句讀。而踞座臯比者。又或有師教不立。業荒於嬉者。則皆足誤後生也。客有途出大關中。道遇雨。數十步外。聞讀書聲。入門借坐。其師教書云。秦山之於某姪。學生忽讀秦字。師怒曰。此乃秦字。紅硃塗改。汝獨不見耶。客驚而詢之。師則曰。下面係某姪字樣。上面秦字無疑。江南有山名秦山。蓋言秦山之地。給某姪是也。若云秦山下面應言子婿矣。客忍笑而坐。又聞一生讀大匠不爲拙工。教師云。大匠不爲出江。穀率則曰。穀卒。客於是笑不可仰。師問曰。客笑吾耶。客造言曰。我得家信。知產一兒。故思之而喜也。師云。大佳。大佳。我年已望六。尙未有子。聞子言。我亦有生子兆矣。乃無他言。滬上某。以事赴浦東。遇雨。避一村塾中。師他出。村童十餘輩。嬉戲殊甚。見案頭習字簿。有名量金千者。以其姓罕。因曰。金千安在一。生跳而前曰。在此。問何姓。答云。我父童老耕。我卽童姓也。某乃悟師所書以量爲童也。時一童方執卷誦曰。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驚起視之。見上惡字。旣未圈破。又絕黨字爲句。割去如此二字。其他類此者。不可勝言。因詰師何往。以作媒對。詰年幾何。以五十許對。詰課餘何營。則以造紙鏤誦經對。且曰。師少時賣書筆爲業。遊外恆經歲。今老矣。故課讀耳。某乃駭吃而已。蘇州某老。

學究也。設教於鄉，聚徒二十人，皆村野頑童。某素性情貌，又柔懦，徒不之畏。終日無呶唔聲，諸童或效優人演劇，樂人歌曲，或且捧書焚紙，合掌誦經，甚則彼此肆口揮拳搏擊。某則目若不見耳若不聞，既無呵斥之聲，亦乏夏楚之拍。有見而謂之曰：鬆懈如此，無乃誤人子弟乎？某乃瞠目大言曰：此何說也？子之師想嚴厲矣，子卽不能爲聖爲賢，亦可致富貴利達，何至今求爲學究而不得也？吾聞之，植物宜培其性，誨人者宜適其天，童子之嬉戲，童子之天也。約束拘禁，不暢其天，明者轉昧，智者轉愚，且勿謂頑梗無益也。演劇以啟其忠孝，歌曲以導其和平，誦經以致其莊敬，較諸三行大學，半本神童，誨者諄諄，聽者藐藐，教如不教者，何如以不教爲教之爲愈也？世有不明義理，徒狃於章句，以五言八股爲梯榮之具，究之名不成利不就，而卒以學究老，此乃所謂誤也。子謬矣，聞者以其詞之強也，亦不辯而去。嗟乎，蒙以養正，聖功也。擇師不慎，貽誤無窮。

騙術百般，未聞有施於家庭者，意亦慳吝自守，故卽以所好騙之耳。有某公子者，乃翁以甲榜起家，出宰黔中，歷任繁劇，奉諱里居，宦囊頗裕。公子性灑落，好交游，顧酒食徵逐，從未破慳囊。友某窺其狀，意若窘甚，微詢之，公子曰：吾家筭餽，姨娘主之，吾翁猶未能取攜，自便况吾輩無名浪費，何可取齒乎？某曰：是不難，吾有一策，君能依而行之，事成當酬吾以度歲資。公子領之，時適翁甲子生日，令公子密備華筵，徧召親族，屆時盡集，翁愕然，猶以爲祝嘏來也。公子奉公履跪前，致詞曰：母親不幸，中年見背，中饋乏人，賴姨娘操勞，主持內政，中外井井，下至臧獲，交口稱頌，允宜正位帷房，榮膺恩誥，以彰賢淑，翁乃噤然失笑曰：虧汝想到，乃拂衣彈冠，徐徐戴焉。某乃隱躡公子足曰：事諧矣。公子復奉鳳冠象服，致於姨娘，詞亦如之。交

拜禮成。公子偕婦長跪拜賀。並高聲稱母親。姨姑焉。姨娘喜出望外。當卽出寶紋兩枚。爲贄。見禮嗣。每月例以青蚨十貫。爲子婦房中費。他有所請。亦無不唯唯。後親友微知其故。謂某曰。子真惡作劇矣。而老翁夫婦亦爲之解頤云。噫。爲人妾者。無不以正位爲榮。而爲嫡子所抑者。不知凡幾。茲乃投其所好。榮以正位。亦安有不入吾彀中哉。故雖其慳吝之性。亦樂而任其取攜矣。固曰。騙之奇也。要亦本於人情歟。貧而無告。遂爲乞丐。此常情也。乞丐而變爲詭詐。幻相百端者。莫如揚州之寒生。是揚城中。向有名財神班者。昔乞丐類也。始則在茶肆。覓相識人。詐索錢文。繼則在街市中。相遇纏繞不休。凡有所得。大率供其鴉片之資。逮索詐無所。又無恆產。於是遇有婚喪喜慶事者。相率到門。稱曰寒生。強辭索詐。飽欲乃去。公館閱閱。尚不過門口哀告。若在寒素人家。則爲害不淺。舊城內有王姓者。寒微子也。屋僅數椽。娶婦日有寒生數人者來。登堂賀喜。主人與青蚨數十文。未果其欲。意必數百文。始已。時值喜事臨門。新人交拜。此輩居中。逼索不稍讓。無奈如數給之。又有業廚徐姓者。遇有喪事。設奠日。此輩十數人齊來拜奠。並送冥鏹。盡以字紙裝盛包內。時值午膳。若輩居然高坐。擾酒席。食既畢。主人以冥鏹退。若輩云。薄情。既不收拜。奠禮一齊還我。孝子乃對衆叩謝。若輩云。禮豈僅在叩首。彼此喧嚷。內有張攀龍者。本若輩中之雄伯也。冒稱世襲。咸以少爺稱之。兇橫非凡。見事不濟。遂將靈前燭臺等件。搶劫而出。主人忿而毆之。張素有跛疾。又誣爲腿傷。俯伏柩前。若輩相爲朋比。勒令徐給養傷資數千文。方各散噫。光天化日之中。魑魅魍魎。竟敢橫行無忌。何不畏法令至此耶。是亦風俗之變也。閩閩受害。庸有盡乎。世人崇祀神道。所以求保佑也。乃有神像亦未能自保者。如杭州一事。可異焉。杭郡向有水德院。設供真

武帝君頗著靈異。庚辰六月間，神左右輒見有白蛇一條，身短而巨，蜿蜒不去。焚香燭禱之，始入坐下，而後環叩於神，擲得下下之筮，語危竦，不踰月，夜半忽聞大聲一震，神像俯仆於地，如係人推倒者。然五木形骸亦無破損，里衆羣集觀之，白蛇盤旋座右，俄頃逝矣。爰將神像扶立，重裝脩焉。吁！以神之靈，獨不能制一蛇耶？而卒爲其所仆，豈真運數使然耶？不然，蛇亦何咎乎神？而必仆之耶？則神之無所爲靈異者，大率皆附會之語矣。

凡物以罕見而珍，以知希爲貴，此的語也。如蘇郡拙政園，蓄雷雞一隻，天如鶴雀，羽毛五彩斑斕，尤類吐綬觀者，故觸其怒，則撲翅掉尾，有聲隆隆震地。若雷鳴然。考此物產於廣東雷州，彼處頗不爲奇。蘇人目所未經，咸欲先覩爲快。於是園門爲破矣。噫！六合之中，珍禽異獸，不知凡幾，安得盡爲羅致，以供人之玩視哉？卽或得一玩視，苟仍以尋常視之，則不寶遠物之風，庶幾未墜耳。然如蘇人之爭覩，不亦好奇之甚哉。

困獸猶鬥，此言鬥之常也。乃有牛馬兇鬥，至於兩死，亦事之可怪者。揚州缺口門外，有回人王姓者，素宰牛以悔罪棄業，力穡爲生。家有水牛一，博碩肥腩，愛之特甚。一日，牧童繫牛於樹而假寐，忽來一無閩馬，對牛遙臥，見之者亦不介意。須臾，馬起對牛鼻互啖，牛首卽搖，掙斷鼻繩，奮角觸馬。馬亦起蹄對踢，牧童大號，隣衆相助解之，竟不得。王回曾充馬販，取長竿套索，悉力從事，而牛馬性命相持，卒莫敢攔。始也由莊口門至曠野，繼也。又由野門至城河，勢將入城，門兵大懼，急闔門。牛馬又鬥至二里外，焦家汪。莊衆袖手遙望，無可施救。約二時許，馬先倒，牛亦繼之。馬則洞胸穿腹，一日落地。牛則兩筋俱斷，肚破腸流，皆臥

血泊中噫奇矣。

犬類之異乎尋常者曰獒。書言西旅貢獒。左稱晉靈嘽獒。其物性喜噬人。故昔時棄人用犬之譏。誠不若花村吠影。足以點綴生趣也。寧波天童寺東南地。有名三山寺。岙者多荒山。極幽僻。流水孤村。數椽茅屋。入其境者。如覽倪迂畫稿。馬驚鳥猛。獸穴處其中。某歲春初。一巨獸至。類犬而黑。喙長尺許。猙獰之狀。實逾常物。村人道經其地。輒受所傷。而未殞。一時訛傳爲虎。捕之不得形跡。逾月。獸復出噬二人。係徐姓王姓者。竟爲所斃。但吸人血而不食其肉。徐有兄。故獵戶也。痛弟死。誓必得獸。寢皮食肉。爲復仇計。糾衆持械而往。餌獸出。捕得之。盡力械擊。始斃。昇歸衡之。重約三百鈞。見之者不識爲何物。蓋獒類也。苟伏處深山。終不傷人。何自死爲。然噬人其性也。死亦宜然。特安得盡殲其類哉。

犬豕同牢。家門之瑞。乃至不分其類。而相爲哺乳者。又不僅犬與豕也。爰連類識之。以見造物之奇。蘇州朱家莊陳姓者。好畜貓犬。某夏。一貓一犬同時生育。貓死其子。犬死其母。乃以雛犬就貓乳之。貓則舐犢依依。不啻已出。越數月。犬體長大。而食必共。寢必共。忘其爲異類也。法國人有居巴黎斯者。家有蔬圃。一日。見有竊紅蘿蔔者。疑而伺之。見有一犬。啣蘿蔔而去。潛尾其後。則見此犬。逕入馬棚。以所啣置一馬前。搖尾躑躅。若勸加餐者。食畢。復啣拔來報往。不厭頻頻。然同棚有二馬。一爲侏儒之飽。一爲曼倩之飢。一似以交情爲厚薄者。然旁觀者欲擊之。某曰。犬馬同類。今犬能愛其類。而分其等差。是亦犬中之矯矯者。宜加護情聽之可也。至於不加保護。戕所生而使養。則又非保物之道矣。南昌某甲。設酒肆於章江門外。畜母銚母犬各一。犬銚同時生育。銚僅十二乳。而生豕十六頭。甲乃棄犬子於廁。而令分哺四豕。以能獲

利也。初用人力捉哺，繼亦習慣。終因乳汁不敷，匿避。甲乃以鐵練縮之。於是乳盡血繼。犬亦斃矣。而四豕終不育。噫！異類相哺，原爲權宜之計。始迫以人，繼合以天。此保物之恒情也。若夫以哺乳而使之殞命，忍則忍矣。亦何利之可得耶！不情之大，莫甚於此。願豢畜者其細審之。

狸奴所以伏鼠而不意，竟爲鼠傷。且有黃耳而代狸奴之能事者。事雖新奇，的實有據。吳門某姓家畜一貓，雖偶患癩，威大殺一夕，主人臥牀，轉側未成寐，忽聞窸窣有聲，屏息以窺。見有巨鼠一，長幾盈尺，目左右視，窺視病貓，伏屋隅，猝乘之，嚙其頸，嗥聲大作。主人促逐之，始竄去。翌晨視貓，則奄然一息矣。山林塘北三里許，有人家三四十戶，既農且圃，所畜雞鶩，小時短缺，村無雜人。羅羅可數，其疑怪之。適南漚人有牽獵犬而過者，遂小憩。犬到處聞嗅，嗚咽不已。忽奔至蘆蕩叢中，爬叫甚厲。獵者隨其後，覘之，突出一鼠，毛色黃，巨如貓。狗捕之，鼠亦反噬。獵者從而擊之，遂斃。而犬之臉頰耳亦被傷出血。鄉人權之，重四斤十三兩，鬚如銀針，撥之，刷刷有聲。或云：此鼠狼也。噫！輩颯張其若是哉！黃鐘毀棄，瓦缶雷鳴，蠢茲么麼，毒害乃爾。至於狗能捕之，亦其惡孽之極所致歟！物情雖微，可於是觀世變焉。

天地之大，飛潛動植，何奇不具。兵燹後，地廣人稀，草木荒蕪，封豕長蛇，蝨蟻爭鬪，靡不寓跡其間。亦以見造物亭毒之理也。蘇郡香山，近出野熊，身巨若牛，喙尖若豕，每出攫羊豕食之一。鄉患之，協力捕捉，竟就獲。有高某者，於剖腹時，得心肝一具，曝乾。據云：添神補髓，遠勝於馬勃牛溲也。頗居奇焉。又三江營一帶，近出人頭狗三五成羣，四出搏人人，或見之，仰其頭而鳴者，無事若俯首哀鳴，不急。迨即遭其噬，其地老年者曰：咸豐六年，口鋒甚熾，赤旱千里，曾有此狗過境，今復出焉。吉凶所在，誠不可定。故類識之以俟驗。

耳

物莫靈於龍。時而夭矯雲中。時而盤旋海曲。大小變幻。其用靡窮。固所宜爾。乃有所謂大王將軍。皆河工官員。歿以成神。幻化若小龍。長不盈尺。細裁如指。身類蛇而頭則方。隱隱露雙角。有滿身金色。各有其朱砂斑者。位尊者王。其身小。位卑者將軍。其身略大。名號不一。最著者爲金龍四大王。會稽諸生姓謝。諱緒。謝太后內姪。於兇行爲四殉。宋室難投。芻溪死。有明屢衛河工。翼護漕運。封爲大王。少讀金龍山中。在建祠故名之曰金龍四大王。此外又有粟大王。朱大王等號。將軍亦甚多。老於河務者。能一一辨之。大江以北。素奉金龍四大王。清浦爲河工總漕所。大王來者愈夥。有一歲而至十數位者。有一歲而至數十位者。或當春夏之交。潮汎泛。或於漕船北上。河水縮小。大王皆先期而至。其來也。先後次第。不相謀。其去也。一朝而空之。漫無形跡。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者歟。大王觀劇。當出見時。河憲赴河干。以朱盤引之入。覆以黃紙。昇送大王廟。日使伶人演劇。去而後止。每點一劇。以頭點爲准。大率琵琶諸曲。崑腔則未有演者。演時。昂首觀看。盤旋自得。毫無所怖。一日中。顏色不一。名曰換袍。其他靈異。概難枚指。有某甲者。江石人。泊舟石鐘山下。客貨滿載。風色正愁。夜夢一老人。謂曰。吾欲赴袁公浦。與子有香火緣。與我一席地。使棲止。甲醒而異之。風旣利。維不得解。船吃水頗重。敢艙探之。則屈曲蜿蜒者。無隙不滿。且昂首而瞻視焉。甲久歷江湖。知大王靈異。伏而叩首呼大王者三。盛以瓦盆。曠乎有容。潔中艙。供養揚帆。赴浦三日。卽達。旣送神入廟。獲厚賞。甲每臨流。頌大王之德云。高郵西門外。河岸舊有大王廟。炮船某哨官。送一大王至。謂廟僧曰。此卽爾廟之神也。昨夜見夢於余。謂本廟設此已久。數年未一歸。乘君返棹南旋。慎毋恐。晨起。

檢視炮坐下。龍王果在。焚香頂禮。自清江解維下。數刻卽達。此神之助我風力也。僧仿浦中供養州主河廳。敬謹拈香。城廂內外。無不闐然觀看焉。又有某押漕連在臨清開候水。忽有大王至。通誠默禱。示以籤語。有江河九五能通貫之句。果於九月九日五更水至。何其神歟。光緒己卯冬季。河帥爲長白文公。大王將軍至者。絡繹不絕。計有五十餘位。有老於河工。而未一辨識者。日日演劇。次年春季。無一去者。五月杪。一夕盡去。無稍先後。人頗爲異。不數日。而文公騎鯨矣。說者謂文公亦爲河神大王。殆以類召之與不然。何來之甚夥。而去之同時也。要之大王封號。載在祀典。赫濯聲靈。已非一日。其來見也。不獨使河流順軌。普慶安瀾。且將使天庾之供。無稍阻滯。殆亦仿河伯輸誠之意耳。是神而物者也。若徒以龍之靈奇。變幻目之。則褻矣。蓋於禮典一稽之。鱗虫三百六十。龍爲之長。龍也者。生大澤。躡層雲。變化不測。人不敢狎而玩之也。然有時靈異非常。或主豐稔。固非尋常所計料者。至於見首見尾。示以全身。而又能治諸疾。則又不可捉摸矣。劇談縱酒。有客言數事。頗奇。爰囑管城子識之。戊寅歲。鹽邑西鄉。地名流均溝。小鎮也。居民數百家。沿河而居。河東西有二橋。屹然對峙。隔僅半里許。六月十日。濃雲四布。雷電以風。橋西之民。於暴雨中。遙見白龍二尾。旋繞於東橋上。俄霹靂一聲。神龍掉尾。河南居址。一掃而傾。傷人約有十數。一銅器船攝入空際。落下如刀劈兩截。牧草二童。亦同時被攝。一則毫無所損。一則將刈草之刀刺心而下。橋北居民。固安堵無恙云。勒樓人言軍機寨一帶。有禿龍過境。傷人百餘口。毀屋百餘間。其時風雨晦冥。天地異色。非常震動。故有此災。尤奇者。三人被攝去。不知下落。龍以禿名何者。據土人云。爲人所剝故耳。此皆成災者也。己卯歲。蘇郡於仲冬月之十四五兩日。東南風大作。天氣驟燠。坐不勝衣。行不勝棉。當朝瞰甫。

出宿霧未消之際。西南天際。有龍天矯雲端。如盛夏取水狀。良久始沒。農人謂隆冬龍凍。冬凍龍惺忪。三春足一冬。言主春花豐稔也。上虞縣西門外有灣海。海邊有夏蓋山。山顛有夏蓋廟。內祀奉禹王妃。卽塗山女也。海中向有白龍。歲於中秋前後朝山。居民於此數日內見雲脚鱗生。卽指爲龍。然其形跡不得而見也。戊寅歲中秋前一日下午。後西北方忽有雲疊魚鱗。俄而白光一道。上冲霄漢。於半空天矯騰擊。變幻不測。四爪畢形。全身盡露。鱗甲萬點。一一分明。正不徒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也。但其首攬糊。莫辨雲時。黑風捲地。海水直立。狂雨猛至。幾若有傾銀河而倒北海之勢。迨雨過天晴。則已月上東山矣。居民欣相慶。以爲豐稔吉兆。數十年未得見此。蓋道光二年曾見之。晚禾多穫倍蓰。棉花尤爲出色云。若夫不主吉凶。而亦有現形者。則事之偶然者也。

捕蛇者說。柳柳州之作。是文也。寓政之苛也。未及夫捕之若何。近乃有捕之奇捷者。姑蘇滄墅園西鄉。向有巨蛇出沒。左右數里。每夏多染瘡疽疾。皆以爲蛇毒所致。於是徧覓捕蛇者。得甲乙丙三丐。甲師也。乙丙其徒也。索資甚巨。鄉人醜與之。不數日。丐攜一籬籠。中貯蜈蚣。無算。旣得蛇窟。甲啓籬蓋。蜈蚣食之。身體漸腫。連氣片時。腫者全消。惟右手食指中指。大幾如股。令乙丙分立左右。甲卽以兩指探入窟中。有間。甲儘力舉手外拔。乙丙各以鐵鉤助。甲倒戟而出。蛇已挺然僵斃。惟緊噤。甲指死。猶不釋。乙丙復以藥水洗甲指。頃刻遂愈。按蛇長八尺有餘。粗逾杯盃。斫而焚之。臭聞數里。此所謂以毒攻毒也。丐之術亦神矣哉。

鱗介族之大者。於洪濤巨浸中。而能揚鬣鼓鬣者。莫如爲鯨爲鯨。古詩有云。滄海釣六鯨。又鯨魚跋浪滄

溟開是也。然鯨不得見。鯨聚於北洋。泰西人有駕航取之者。下此則沙魚每鯨。皆有極大者。英國人近年得一巨魚。固沙屬也。身長二丈九尺。腹剖一之五尺。可謂大莫與京矣。博物院出重貲購其皮。置院中。以備博覽云。南漚縣北界之匪鎮。有二漁。每于蘆深菱淺。相與拏舟而行。一日見浪花極大。對語曰。如此浪花。必有大魚。下網舉之。如一髮引千鈞。極力牽之。方起視之。則一魚大如人身。周身黃。知爲黃魚之魁也。破其腹。得魚膠。另有一胞。劈之。得小兒骸骨。皮肉俱無。首足可辨。以瓦餅藏而瘞之。始信大魚吞舟。其理非誣也。至如鋸魚害人。則又不在乎大矣。英國有兵弁堅尼者。一日獨往布理河海口洗浴。忽來一鋸魚。迎面相擊。堅尼渺其小。以手格之。魚一張吻。左手已噬去一指。吞訖。魚復揚鬣而前。又噬去右手食指。一堅尼負痛而遊。又一魚至。狀如前。而體較大。徑噬其膝。二手一足均受傷殘。命在呼吸。適小艇蕩而過。疾呼救。艇既至。堅尼方欲登舟。忽又來一鋸魚。視前三魚更偉。性復狠惡。直噬堅尼之背。膚肉盡脫。五臟幾見。迨舟人救起。昇往醫院治之。已無救矣。按此魚牙排如鋸。見人卽噬。卽在舟上。亦有躍登肆害者。現在水中。且手無寸鐵乎。自是海口軍民相戒。不敢至彼處矣。福州于某歲得一大鼈。除青量身計長四尺七寸。闊二尺九寸許。高一尺九寸許。須六人方可舉之。其重約可知矣。聞復縱之江中。鼈亦幸矣。浦東之中西河。九十月間。漁人羅列蟹簍。有周姓者得一巨蟹。形如鉢盂。兩螯赤色。一大一小。壳中青苔蒙茸。重約二斤。老子漁者。目所未見。想亦介族中之老物也。鄉間人疑其毒。無過而問值者。攜至周浦。途次爲一金陵人購去放生矣。其鉗似鐵。其爪如針。初獲時。置諸羣蟹簍中。凡蟹足經其鉗者。無不立斷。亦可謂罕見也。往年航海者。皆謂海蛇甚大。疑而置之。近有外國人親見之。謂于阿非利加地。見有海蛇一條。傍岸游。

泳吹噓吐沫久而始隱約計蛇身長有七八丈色蒼黑其頭如獐犬巨如臺子約長三尺真巨觀也杭垣下城珠冠巷內向有瓦礫堆積士人以狗兒山名之某日傍晚山脊下忽見巨蛇一條蜿蜒蟠旋直繞山址里中小兒十數輩不識爲蛇角以石投互相爲戲適一行人過見而大呼於是居民集視蛇亦不避蜿蜒自如有年老者以爲財神變相啖以香燭淨茶祝而送之一倡百和比戶皆然喧鬧半時蛇始逡巡而去按蛇首有五升大兩睛閃灼作碧色時露金光周身色如栗炭間以深綠粗與桂木相等長幾及二丈然尙未見其尾也又有所謂墨魚者亦水族中奇物寧波多有之形類鼠大小相等身無鱗介白質而略黑且多鬚及足猝視之不辨首尾來時則千百成羣吐黑沫於海蓋欲藉此障蔽網罟也老漁伺其吐沫時舉網得之客有自東洋橫濱至者言其地漁人得墨魚一尾大逾尋常見者數十倍首尾約一十二尺當頭兩鬚矗立其大如椽長四尺餘雙目炯炯有怒狀見之者皆奇之於是收值賣觀魚則猶是也而利市數倍矣己卯歲三月中日本大阪地人忽見海中浮一大鼈約長二十四尺衆漁人欲捕糾廿餘人備械而往鼈忽睥其目張其喙勢將噬人漁者懼而退鼈曳尾沈入海底不再見矣同日隣境人遙望見海中一物極大頭出於水約長五尺許或謂卽此鼈也江海之大鍾毓繁滋何奇不可具何物不可大少所見多斥者拘墟之論也願博覽之一擴眼界也

飲食所以養人者也刀才極口腹之欲而致於傷生者其事非一因類識之如魚之中有名河豚者以其肉鮮美故以是名然有大毒不善烹者食之必死以其血麻其子脹其睛酸能致人命無藥可解也揚有某姓少僕於四月間乞假歸不一日僕慟哭而來云其父死矣問病則以食河豚對其父約四人共食次

早四人皆死。一仰於床。一伏於案。二人伏於地。手皆掩心。衣皆碎裂。口角紅白沫橫溢。大小便流續。面皆赤黑色。蓋命一鎮江人烹調不善也。又廣儲門內邵姓車夫與周購得河豚。倩鄰某烹之。男女十一人食之同死。有一乞婦過此乞食。因以餘與之。丐婦未及晚。腹痛甚。死於城濠。世多美味。何必是。而人之嗜此者。相率成風。以命嘗試。殊不知何故也。然魚中能毒人者。又不僅河豚一魚已也。某洋行船夥。行抵小姑山下。停泊。有漁舟捕青魚一尾。身可四五尺。重約數十斤。購之。命割烹。見魚膽大似卵。因思己素患目昏。此必清涼明目。遂生吞之。未數刻。腹即絞痛。自此逢食。即嘔。稀粥亦不能進。醫藥盡無效。不數日斃命。青魚膽未有傷人者。想此魚過大。性有異耳。又鱧魚之雄者。爲鯁。其力至鉅。其性至毒。食之亦死。蘇郡醋坊。橋魚筐中有巨鱧一條。重有三斤。山東鑣客見而悅。論價既竟。無法取攜。有武生者。自誇其力。攘臂向前。以手握鱧項。未及引刃。掉尾繞臂三匝。霎時間。肘幾欲折。有弄蛇者。過而見之。曰。殆矣。非余莫能脫也。令生飽飲雄黃火酒。取利刃刈之。刃落鱧斷。而臂不見血。惟繞處如蛇足叢叢。刺畫肌膚。乃更敷藥。以口呷而出之。武生乃得不死。噫。亦幸矣。又有食魚致疾者。廣州府治新安縣。有地名鹽田者。濱海。民多業漁。某冬。有漁者獲一巨魚。鱗粗而黑。嘴尖而綠。重約二百鈞。老於漁者。莫識其名也。售於市。莫之購。遂剖而賤售之。貧者以值廉。多往購。味亦甘淡。肉堅而澀。不數日。其地人多有皮色變紅之患。症類斑疹。而無顆。不痛不熱。惟癢如蟲行。醫者視之。莫識。治以驅風涼血藥。亦無效。越日。而皮變焦色。又越旬。而皮變乾枯黑色。漸而皮盡脫去。如金蟬脫殼。然人如凝脂。但未有死者耳。病亦奇矣。又食蟹者。不可與柿子同食。滬上有龔姓者。一日食蟹後。又食柿。頓覺發冷。肚痛臥床。祇一晝夜。醫治不效。而亡。以蟹與柿。皆寒性也。噫。嘻。

徒快一時之欲。遂至視性命如鴻毛。饕餮之害。可勝言哉。願恣口味者一省之。

果實不一。未聞有致人於死者。然亦有之。如菌種不一。鄉人采菌者。分門別類。詳其名目。其有毒無毒者。皆辨識之。城中人食菌者。必以銀物爲識。認鄉人則隨采隨食。不加小心。恃其熟識。故耳。嘗門外梅灣某姓。母子採菌半籃。佐午餐。食訖。卽吐瀉不止。翌日同斃。按中菌毒者。以苦茗白礬調服立解。此殆未以之解也。臘梅花結實如豆。卽藥部中巴豆也。食之者瀉而死。其在樹隔年者更烈。揚州湖南會館舊有臘梅一株。結實纍纍。有湖南鹽舟夥遊此。見此物愛之。採取升許。以歸與衆分食。片刻時腹絞痛。呼號欲絕。鄰船聞之。詢顛末。具以告。有老舵工取視之。驚曰。殆矣。此巴豆也。速與醬治。如其言。壯者幸無恙。其一老婦三小孩。皆不及一時。大瀉大汗而斃。愚人之愚。亦可歎也。揚城有同塾讀書者。爲姚張二姓。子年皆逾冠。午餐後。至塾師之弟。若子食西瓜。邀同食。旣已未一時。姚張同呼腹痛。刻甚一刻。面皆青紫。如中毒然。師適回。見此情。呼車送回。告以故。延醫治之。皆云中瓜毒。師之弟云。數人同食。何獨二人中之。有進止痛丹。與烏甘母雞者。醫云非也。進以敗毒煖劑。無效。中夜遂斃。兩家於師門無所怨。惟切齒於醫生。然究未知所中者。果何毒也。師於是貼示通衢。西瓜有毒不可食。而此時賣西瓜者。亦不得售。轟傳瓜腹生毛。初皆不信。劈開果然。見有黑白毛四五莖。長二寸許。盤瓜腹云。噫。物之罕見者。其爲毒尙可揣測。先事預防。至於習見之物。無端有毒。卽博學之士。亦難遠害衛生。然則人於飲食一道。其必隨時隨物慎之。而不可妄爲饕餮也可。

木裏字畫。昔人已有言之。而未能測厥所由也。新寧縣村人張某。事種植。一日折取樹上小幹。欲以爲鋤。

柄也。該樹名狗毛蟲。幹不適用。乃折之爲薪。見木裏有字。其文曰。鄉村雲字。鄉村兩字橫書。雲字兩字直書。某以爲怪。鳴於衆。均不解。視所折之樹。則亦有四字焉。其文曰。日月常臨。一串寫。無橫書者。爲祟。爲祥。紛猜莫定。又有郭姓瞽者。香港人也。行經油麻地。人有贈竹一根。携至太平山。與衆傳觀。或爲剖之。中有一詩。一聯。詩云。山川淨過聽聲悲。水陸羣埋枉鬼饑。浪畜西方招疫氣。東來一指降神旗。聯云。福隆爲福妙。廟成就助成功宮。閱者皆莫解。羣呼咄咄。或謂此特奸民之所爲耳。瞽者與剖竹者皆其類也。不然。竹竿非珍奇異物。何必與衆傳觀。而必剖之哉。此則人巧爲之。而非若木之天成也。天生之物。何奇不具。必以此爲怪。抑何繫耶。

金壺七墨

清黃鈞宰

南巡盛典

同郡程翁年九十親見乾隆中六度南巡省方問俗之外大要以東南水患爲先務先是康熙間南巡亦六次凡清黃兩工擇要興修指示機宜委曲詳盡至是遵守成法分別堵濬以小民身家之事上煩九重籌畫生斯土者宜何如感激涕零也幸未丁丑兩次翁年尙少其後四次爲壬午丙申庚子甲辰歷歷言之聞者色舞先期督撫河漕諸大吏迎駕於山東藩運兩司有財賦之職者飾宮觀備器玩蓮花石采繪雕鏤爭奇鬪巧經費不足取給於鹽商道府以下治河渠平道塗修橋梁繕城郭武弁飭行伍新旗幟承簿之屬緝盜賊贖窮困以示太平鑾輅旣及河上留從騎之半於東省乃御舟渡河而南於是萍翳滌道勾芒扇芳神人協歡魚鳥偕暢則有屬車空擊列校雲馳羽蓋捎星霓旌晃日扈從文武絡驛河干幡髮黎氓紅女黃童之衆匍匐瞻望麇集而無譁然後蒼龍負舟赤蚪夾岸樓船先引文星偕征但見一片黃旗安流順發而已翁又曰予以年強力健幸逢鉅典不欲遽歸同人步往揚州以觀臨江之盛至則闌閣高敞旌旆遠張達途錦帷圍闌繡幕文鶴雲霧之綺金盞藍碧之綺步障非金谷可方亭幔豈武夷所擬簫籟旣發權歌遠揚金石鏗鏘宮商縹緲大江南北扳耄提孺者莫不袂帷汗雨山觀而海歸此第觀乎道路之光景而離宮別館之中固不可得而擬議也願聞諸左右侍從之臣曰天下殷富莫踰於江浙江省繁麗莫盛於蘇揚觀於行宮所在附以寺院之廣陳設雖侈供帳雖繁六膳三漿雖極豐腆然竭乎諸

守臣媚茲之力而不足以當聖天子之遊觀也。至若黃幄觀兵，綠營校武，侍衛兜鍪而肅立，將軍佩劍以前趨，五緯分芒，八風唳響，激火珠而沸海，掣金汁以排山，十盞十決之師，七縱七擒之陣，靡不逞雄鬪捷，獻材武於一人。又如日麗風和，宸情暇豫，揮翰則雲牋舞鳳，臨池則繡網投魚，罕車爲校獵之資，小輦作登山之具，凡意念之所及，皆備豫以相需。及乎陵鳥下潛，華燈大起，虬膏助蠟，鯨背支銅，蛟蚪展甲以鬪，珠玢猊張毛而吐，燄驃駁則鞍韉煥采，輪鯁則波浪騰輝，別有綃帳艷姝，鞞鞞舞伎，僊童鮑老，百戲焱流，乃積日以爲常，恆中宵而未已。上念扈蹕小大，暨江浙文武，從公勞瘁，賜燕會，加恩兆民，資子粟，帛學士文人，布衣方外之屬，進書獻畫，望澤希榮，於是召見賜金，獎文藝也。灑翰給匾，勸紳寮也。祭神禹，禮明陵，遣祀賢良諸臣，及所過名山大川，所由幽明交洽，而華夏協和也。廻鑾至浦上，河工告成，安瀾普慶，不惜帑金鉅萬，卒以拯下河七邑生靈，蓋覲岳巡方，行慶施惠，國恩浩瀚，爲普天率土所同然。而聖人無事勞民，帝心尤以大河爲念，則惟淮揚兩郡受澤尤深云。明日次其語，就翁損益而存之。時道光乙未天中節也。

投火救父

劉孝子希向，從父居邑之車橋鎮。車橋大火，烈燄橫飛，里人救火未歸，家已半燬。望風而哭，莫之敢前。及夜，火及孝子屋，孝子父突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遺像，不得出。孝子方自他所歸，急冒火入，周回三匝，不見父。號而詢諸人，復跳而入，鬱攸從之。久之亦不出。時風急火猛，烟燄蔽空，救火者皆曰：是其死矣。已而牆圯，顧見劉氏庭樹下，人影往來，驚曰：彼固無恙耶。亟覆水爲路，負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主，不釋手。孝子

牽衣父額半焦。父問之曰：庭樹下若有數人，以袖拂火，火輒不近，故往依之。然庭實無人，公等再緩頃刻，休矣。後數年，父病，孝子進股肉而愈。及孝子年六十，病瘖，其子亦割股，刃鈍，血濡縷，又從而剪之。而孝子竟不謬。至今鄉里責子者，每曰：汝曷不學劉孝子！他日汝子孫當亦孝汝也。

果勇夫人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果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則有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爲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果勇任甯陝總兵，夫人歸焉。初婚三日，終南教匪漸熾，侯卽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寧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嘖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蚤夜驚竄。反依夫人爲逃死藪。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卽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吝刻，衆欲殺之。夫人藏之，復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夫人，奴輩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取涕泣而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啓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

出不得傷殘。卽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次第啟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盃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盃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燮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燮遣屬將選兵進勦。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千二百里。三晝夜而至。整厓得燮堂書。知夫人已住興安。卽馳往石泉。撫賊解鄠縣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甯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托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聞。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果勇。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神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間。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等探候。果勇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旣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果勇出語。都守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果勇曰。誠村小心。夫人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其智略英果。類如此。方叛兵之就撫也。廷議以果勇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

行夫人曰。卒伍爲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環。果勇籍貴。州。祇職自慙。爲南歸。舟子愆。惠糴鹽。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况數奇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蘭。喜彈琴。讀書。尤識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焉。天河生曰。情流爲欲。一語勝於理學家數百千言。乃得之閭閻中乎。跡其制事之明。即以心淨故。見義之勇。即由遏欲故。偉乎。非果勇孰能匹此而無愧者乎。

辛學使

近時學使。振作文風。衡鑑精當。以周公系英爲最。整飭士習。扶植單寒。以辛公從益爲最。凡懷挾冒替。文場中作弊弄法者。懲之必嚴。因人牽涉及事。無左證。橫被詆誣者。庇之必力。故士林畏而感之。江南抗漕案起。制軍陶公謂生監不食漕。則州縣不浮收。公謂州縣果不浮收。則生監必不食漕。文移往還。互相詰難。保全甚多。制軍奏疏有云。徇衆沽名。其事順而易。力挽頽波。其事逆而難。卽指此事言之。二公同官。甚相得。因公而異。兩不失其爲賢。

堪輿

堪輿家言。儒者所不道。間有應驗。吉少凶多。予家前門。歷年已久。先人慮其傾圮。議將改作。戚友皆曰。時近百年。不宜輕動。盍待其自斲。而新之。獨曹鎮某君。恃才而傲。堅謂無妨。擇吉興工。前簷初啟。則有蛇一蟻。一盤伏於門板之上。蟻右而蛇左。各哺其卵。卵大如龍眼。二十餘枚。鄰人患瘡者。捕蟻食之。蛇則負傷。

而竄。又於祖屋之前，闢門於白虎陰宅之左，引水於黃泉山。是三數年間，喪老幼十有二人。道光十八年春，先君棄養，年祇四十，有八賈志未伸，里人莫不歎惜。言土木者，皆以爲戒，痛哉。或謂地理醫道，卜筮祈禳，諸術用之當，而得福者絕少，用之不善，因而得禍，亟烈者甚多。要在習業之人，虛其心，慎其用，勿云祈福先求免禍，庶乎不致誤人。然此輩執術疏謀，生急信口欺詐，言人人殊，甚至徒毀其師，子譏其父，各持己見，彼此相非，而墜僻謬妄之徒，遂與操刃殺人者等，悲乎痛哉。先是子年十齡，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宅之西有小圃，四時花木略備，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觴爲壽，命余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況味，如在目前。嗣是甫及三年，疊遭大故，家亦中落，而後此船唇馬背，關河風雪，於是乎始矣。書以誌慟，爲天下執業者告焉。

強項令

初夷務告警，上命宗室奕山公爲靖逆將軍，討粵東之賊。奕經公爲揚威將軍，剿賊於江浙。參贊以下皆行禁旅隨之。士飽馬騰，桓桓南下。先後入淮境，水陸並進，旌旆飛揚，沿途司供億者，動遭鞭撻。某邑侯親詣館驛，求見星使，軍士擲榆唾詈，或張弩舉槊向之。邑侯曰：欲殺殺我，官貧民瘠，供給無可增也。左右曰：是強項令，麾之去，竟免誅求。

白旗

英夷進犯廣東省垣，知衆官駐節貢院，遂登船桅，以遠鏡窺之。大縱火器，附近居民延燒不絕。又由泥城登岸夾攻，百姓驚擾，翼長侍衛等交悔接戰之誤，同求將軍救援。夷人素以白旗爲止戰之號，倉猝不可

得旗。乃取單衾揭竿城上。夷衆見之大譁。礮聲始漸息。時各帥意見不同。卒無定計。甚至出令旋止。靡所適從。知廣州府余保純。面請將軍主謀。二參贊督撫都統提軍會印。簽下廣府行事。除某公所得煙費銀百萬。後畀夷人仍餽以洋蚨六百萬。和約乃成。以夷人恭順。俯求通市。入奏廟廷。方事柔遠。不欲遣兵。從之。由是歸炮台。納關稅。夷船起貨如故。義律與我靖逆將軍議。退兵於金山。離省垣六十里。然後義律以其兵出。其據香港者。我靖逆將軍。帥參贊翼長侍衛。及諸提鎮。退兵於金山。離省垣六十里。然後義律以其兵出。其據香港者。卒不退。五六月間。尙見輪船游逸。防我兵躡其後也。

王孫

故同知王君之孫。貧而無賴。時人號曰王孫。嘗乞貸於南河某廳。不應。又請讓之。王笑而去。曰。細事耳。公失算矣。他日河帥臨工。前驕將至。王匿柴堞內。鑽穴以窺。故爲呻吟窻窻之聲。帥至。問何物。左右曰。無之。王則大號。帥怒。命敢塚積薪如屋。而中空若懸磬。王踞曰。小人貧苦無家室。復病哮喘。託此以蔽風雨。有年矣。不知今日之敗於神明也。左右曰。胡爲竊薪。王指石堞曰。請以石試。復發之。無不空者。王頓首曰。石不可餐。是非小人所竊矣。帥怒。欲劾某廳。某懼。求漕使關督。同爲緩頰。乃已。實費三萬金。

平陽中丞

某伶者。色藝俱工。絕游於陝。陝尙秦聲。無解南音者。困甚。無所得衣食。時某部爲秦聲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共挪揄之。亦不甚令登場。會撫署譙方伯。某部當值。屬僚咸集。方伯者。平陽中丞也。數折後。厭秦聲。問有能崑曲者否。部中無以應。某伶獨趨進。自承曰。能。曹長愕然欲止之。則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請

命甫一發聲。平陽色喜。滿座傾耳聽。歌一闕。平陽曰止。笛板工尺相左。他樂器亦無一合者。是烏足盡所長。趣呼藩署家樂和之。使演掃花一齣。伶既著技。久思欲一逞。又多歷坎坷。憤鬱無所洩。至是乃盡吐之。瀏離頓挫。曲盡其妙。平陽不自覺其神尊。而身離於席也。平陽號知音。舉座見傾倒如是。莫不嘖嘖稱羨。曲終。自撫軍以下。纏頭以千計。明日某伶之名。噪於長安。部中人承順惟謹。已持平陽書入都。部下貴人爭愛賞之。宴集非某郎不歡。由是名益著。閱數歲。平陽擢陝撫。官賑事發。被逮下刑部獄。家產籍沒。眷屬羈滯京邸。衣食不給。終日相對慘怛。忽一蒼頭問訊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爲夫人覓得一安宅。趣呼與馬送至。則屋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箕帚之類。一一完好。顧不知主人爲誰。時平陽已論大辟。繫獄久。生平故舊。無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突有人直至。繫所。哭拜不能起。視之。則某伶已去其業。居京師。作富人。夫人宅卽所置也。於是卽獄中置酒。復爲平陽歌掃花齣。甫半闕。平陽大哭。卽止不歌。而相對淚下如綆。磨自是朝夕至。視寒煖。調飲食。有甚於孝子之事。親者。棄市日。其棺槨厚殮之。送其柩與妻子歸里。又卹其度日費。度足用乃止。後不知所終。常熟王言可曰。受恩必報。乃出自若輩哉。天下惟知己之感。沒世難忘。若平陽者。僅足知某伶耳。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嗚呼。彼何人哉。

寒外尋親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戍西域。立本稍長。知之。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尋父。家故貧。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爲驗也。歷半年。行抵庫車。查軍籍。無父名。流寓數月。未知所往。邊徼人稀地廣。又無可乞食者。因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

操中士音問之。具以告。魁元驚曰。汝父我友也。曩昔戍烏魯木齊之綏來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餽貲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餘黨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崖越嶺。誤入深山。前臨陡澗。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獸自南來。大如象。疾行若電。黃光閃鑠。舉步作金聲。瞥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途徑。黑夜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愴悅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弁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卽赴綏來。當攜汝行。道路險巇。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逾年。趙不至。亦無他伴。乃復潛去。行人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掬路傍馬溺飲之。飲而嘔。嘔而復飲。如是數日。體極而仆。適番衆騎馬過。撫之未絕。負至泉飲之。逾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見天山雪水。洶洶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褰裳涉之。寒若厝冰。中挾砂石。如碗如拳。擊脛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達土魯番大道。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急奔綏來縣訪問。則父已病歿數年矣。立本長號過市。慟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是相德抵戍。西人延請教讀。隸門者頗多。卒之日。共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墓所。爭延致之。立本既至。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啟墓。門人悉會。中國人流寓西域者。咸來設祭。祭畢。開棺。體膚悉化。惟左手獨存。缺指。橫紋宛然。遠近駭異。以爲天留隻手。以待孝子辨認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衆上其事於都統。沿途具夫役。給驛馬。護孝子負骨以歸。時英夷入寇廣東之前四歲也。蓋往返二萬數千里。時歷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觀。咸呼爲鄭孝子。云鉢池山農曰。我朝孝子。尋親若益都冷秀才昇之。遠走龍州崑山。曹君起鳳之跋涉西陽。難哉不多觀已。然或資力有餘。猶有賴焉。鄭

孝子乞食絕域。備歷荼苦。卒能辨認指節以歸。至誠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疏略者。豈不痛哉。

涇河夜行

是年冬十一月。讀書涇河周氏池館。日暮。由平橋舍舟而陸。暝霧霏微。策騎宵征。涼雨復至。辨色於水。覽空若冥。問途則怒犬當人。避潭則長松絳馬。瞥一燈之明滅。心擬是而更非。旣而危橋度雲。怪石蹲虎。旣倚僕以爲命。乃徒行而屢傾。身異蓮花。淤泥半染。手無筇竹。濁酒難沾。聽遠柝兮如沈。盼前村兮又過。旋折旣久。甫達高齋。時周張諸君。清飲方終。洗盞更酌。回顧所來之徑。如判人天矣。

某太守

某太守者。好立名。而文字不甚了了。會府試文章。有賄囑幕友。冀得首名者。幕友知某守不學。又多疑。往往微行竊聽。一夕閱卷。偵守將至。拍案歎息曰。佳文佳文。可惜。呼一友曰。君試觀之。童子中乃有此才。其一人曰。頃吾已閱百卷。間有佳構。似此作色。色精到。竟罕其匹。雖擬以第一無愧也。某曰。是決不可。微聞此生富於資。東人善疑。甯少抑之。吾輩毋受惡名。其三五之間乎。一人曰。說亦良是。然此生屈矣。某曰。衡文當否。責在東人。我輩誰知者。守悉聞所言而去。他日薦卷。守攜一卷出。而笑曰。公等目不識文耶。此卷突過首作。乃列之第四何也。某笑不答。一友跼蹐以情告。守搖首曰。否否。避嫌非賢者事。科第中寧無富家郎乎。卒首拔之。而幕中瓜分八百金矣。

蛇魚避災

上海城東臨黃浦。北枕吳淞。西北接壤寶山。爲海疆要地。朝廷慎重邊防。以縣令微員。不足資控馭。故蘇

松太道駐紮上海鎮之。英夷由寶山進至上海。巡道託言督省請兵。扁舟預遁。優遊於峯瀨之間。縣令曰。道且不守。我何能爲。亦棄城去。典史楊慶恩留之。不可。頓足嘆曰。大事去矣。呼渡河。棹至中流。探百錢于舟子。躍入黃浦。死。松江武生頗永剛。少隸兵籍。分汛上海。能詩。以氣節自負。妻瞿氏。明敏有才識。上海城破。夫婦以帶自縛。投於泮池。見者拯之。瀕死。妻甦。乘間歸松江。卒以不食死。海疆城池失守。未有如濕土之易者也。曹部一空。而兵士無責已。相傳吳淞被陷之前。有游魚千萬。浮于黃浦。西人柳灘。又戰前數日。有巨鱷長蛇。出於炮台外。東西分隊而行。時以爲遭災徙去。蓋事後一二月。海水猶熱。當時焚灼可知。保身之明。魚鼈有焉。斯楊公頗生瞿氏之所以異也。

八大寺

郡中戒律僧有八大寺。清規最善。曰湖心。曰圓明。曰三界。又八寺之尤著者。僧衆多者百數。少亦五六十人。一寺之事。方丈總其成。若司賓客。若主薪米。若供洒掃。量才而使。秩然不紊。居恆作息。有時出入有節。一日兩食。會集於一堂。方丈居中。衆僧左右侍。甘苦與同。勞逸更替。雖以百數十人之衆。而無一問言無他。一切平等故也。平等卽恕也。儒者嘗議二氏。不遺餘力。試問其居家梗概。則兄弟子姪。一絲半粟之故。爭美棄惡。瘠公肥私。是己非人。詬誶喧嘩。不可以爲家。彼合陌路之人。聚胡越之衆。而清潔肅穆。如此。攻人者曾不一返己思乎。

老農

關忠節公之喪。歸自粵東。時公長子早歿。夫人請以長子之廢廢次子。長子婦不可。姑婦成訟。卒歸長孫。

而次子廕典降一等。或曰難廕國恩也。在家庭爲不幸。祖父殺身而卹及子孫。其又何爭焉。葬之日。有老農扶杖而觀曰。是亦人耳。向者某尙書侍郎之生。榮之而弗思。及其喪也。哀之而弗敬。今不知敬慕之何自生也。君子曰。農乃微言。

木工

里有王氏。富而刻。凡造屋宇。寸釘尺木。匠人不能隱。稽察勤惰尤嚴。每日汝輩傭一日工。取值二百。一日以六時計。若任意遊憩。一時能少取三十三文乎。羣匠以是怨之。木工某年六十矣。見王至。偃臥不動。王責其惰。曰。病矣。問何病。曰。少時傭工於富家程氏。程營花園。督責急。負重登高。實傷臂焉。今程氏園三易主人矣。破棟頽垣。不可以居。而老夫臂痛不止。是以病而惰耳。王聞之。嗒然而返。

吳門秀士書

入春。再至揚州。會於琴園。有南士矜言吳中科第。蘭友曰。子誠吳人。知有科名耳。古人以科名致身。藉手事業。斯天下之所期望也。若僅口帖括之利。職位之高。抑吳人自愧之矣。因出蘇州老秀士上某相國書。笑謂南士曰。此老無科第。而書已傳誦一時。子乃未之見耶。其書云。惟公歷仕三朝。參贊機密。任久寵深。復遇聖明。都俞堂陛。是宜竭忠致力。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矣。乃自枚卜以來。歷有年所。求所謂敢沃君心。宣布美政者。未之前聞。抑安於希旨固位。全軀保妻子而已耶。非所以慰天下士民之望也。今上御極之初。公未登臺輔。其不敢越俎而謀者。人臣之分然也。今則儼然相矣。直省凶荒。議蠲議賑。恩不下逮。徒飽胥吏。撫字下考。催科上考。州縣浮征。又倍於昔。剝民媚上。營求美缺。倉庫空虛。官囊旣充矣。訟牘積壓。累

經年月。酷吏違律。待民如盜矣。軍額既缺。器械不良。操閱如戲。騎射無準矣。調停委署。官無久任。科派差役。勒捐強輸。民無上富。十室九空矣。是豈無可言哉。何寂寂也。諺曰。此將帥之過。督撫藩臬之咎。不足爲公病也。宰相之職。亦惟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鎮四夷。撫百姓。舉賢退不肖而已。他非所知。然則公之所愧者多矣。近歲迭遭水厄。冬雷發聲。春霖壞麥。米價日增。民無宿飽。怨咨愁苦。漸生亂心。尙得謂之陰陽調四時。順乎失職一外。夷據我城池。辱我民人。殲戮猶恨未盡。乃某相納其厚賂。力主和議。公不於此時極言夷人非誠。不當俯就。亦復隨聲附和。示之以弱。誤國家大計。撫百姓鎮四夷者。其若是乎。失職二。封疆大吏。能固結民心。通曉兵法者。莫如林。能搏擊豪強。振懾奸盜者。莫如鄧。與周皆所謂賢臣也。當鐫級遣戍之時。公若委曲保全。天心未必不可回。而公竟漠然也。林鄧鐫級。逆夷醜酒相賀矣。至河南吳以嚴刑劾周。某亦不敢爲周辨。投荒之罪。似乎有由。然竊惜周才之可大用。使終老戍所。非國之利也。英夷之初據定海也。經略抑兵觀望。坐失事機。又憫其乏食。迭致饋餉。姚江生擒漢奸頭目二十餘口。悉縱之回。此真鷲喙才。令人憤懣。某相貪婪傲慢。閣下當深悉其爲人。豈堪視師東粵。作三軍之司命耶。今果喪師辱國。爲逆夷笑。且使安南琉球諸國。將有輕我中國之心。使命下之日。閣下諫止其行。當不致有今日。所謂進賢退不肖者。又何如耶。失職三。然是三者。公固無以辭其咎。某亦不忍咎公。何則。盡忠矣。而責宜怨。今事無鉅細。出自上意。相國之權。滿洲獨重。語云。兩姑之間。難爲婦公之謂已。雖然。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危而不持。勦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君子之立朝也。道不行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閣下廷試第一。不可謂無名。樞密入相。不可謂無位。年逾七秩。不可謂無壽。不於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今爲國家計。

卽爲閣下計。欲貧民之不思亂也。莫如沿州縣減錢糧。平米價。罷貪酷之吏。舉賢良廉潔者。與百姓休養生息。是之謂安內。欲夷人之不入寇也。莫如復林鄧周之職。東南之事。悉以委之。毋尅期。毋掣肘。毋信讒。而以購活漢奸爲良策。簡選各省駐防兵丁於要隘。是之謂攘外。閣下試爲上剴切敷陳。幸而聽從。社稷蒼生之福也。卽不然。乞骸歸里。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不亦光昭簡冊哉。不然。百世而下。恐不能爲閣下恕也。某不幸。辱與長公子有尊酒之雅。故敢布其區區。惟閣下察之。書辭層層駁詰。可云不惡而嚴。初林公遣戍御史陳慶鏞抗疏力爭。請上收回成命。直聲震天下。周公天爵巡撫河南。嘗讞獄。刑斃。屬僚命致干吏議。削職發軍臺。公性嚴直。每擒猾盜。輒自鞫得實。立置重典。或用鐵椎擊脛骨至碎。因時爲治。與煦嫗姑息者不同。陳公亦爲閩粵間奸宄所畏。未幾三公各蒙賜環。先後起用。聖明在上。立賢無方。固非草野小臣所能窺測。又豈待左右輔弼之陳辭哉。

附南行自記七則

露筋祠

解纜後三日。泊舟高郵之露筋祠。祠奉女象。據米元章碑文。當是唐宋間人。蓋清潔自守。被蚊齧露筋而死者。陶公雲汀以御史巡漕。禱冰於此。翌日冰泮。北風大作。空運船全數出江。始得奏請錫封。賜名貞應。自是靈異益著。祠中聯額極多。記其一聯云。冷月照寒塘。十里殘荷香未歇。夕陽沈古渡。一湖秋水影長清。陳曼生句云。清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有集漁洋詩者云。湖邊孤寺半煙篠。門外野風開白蓮。不卽不離。而貞潔自見。鏡青丈爲誦先君雨過高郵句云。重來壁社水雲低。細雨桑鳩隔樹啼。盡日

推蓬晴不得。浪花都到藕塘西。岸花籠霧柳籠烟。繞郭禪林塔影圓。三十六陂秋在否。碧湖涼。雨水如天。壁社湖名。嘗見珠光湖市。

棲霞

行抵瓜洲。劍秋指點金焦。兵燹之餘。名山無恙。幸矣。先君渡江詩云。一氣走乾坤。江濤挾怒奔。四圍山作岸。萬里海爲門。地拆東南險。雲翻日月昏。古來天塹處。幾輩壯心存。又江行曉月句云。斜月忽西落。孤帆開向東。五更滄海日。一葉大江風。宿霧含元氣。羣山隱太空。馮夷莫吹浪。身在混茫中。明日泝江而上。萬山如馬。遠接金陵。別有凌空一峯。矗立雲表。望山頂如有叢茅。鏡青曰。夥哉。此棲霞寺前銀杏二株也。大可十數圍。相傳爲六朝時物。蓋竟日西南行。茸茸者常在目也。

燕子磯

燕子磯如鳥張翼。向東北迎人飛來。磯石如喙。凸出江外。其下陡壁轉縮入。若孤懸天半者然。同人登御詩亭。行吟眺望。子獨走磯上。足遂巡二分垂在外。誦坡翁大江東去詞。及曹孟德烏鵲南飛之句。忽有一人躡足大呼曰。墮矣。時江上漁舟百數。皆仰望驚叫。同人爲之失色。予回視其人。則通州張仲綬也。相與大笑而行。鏡青丈曰。戲不可若是其甚也。幸而不墮。不可謂能不幸而墮。不足爲勇。劍秋云。太史公有泰山鴻毛之喻。設竟墮而不起。亦可謂萬古雲霄一羽毛耳。同人復大笑。先君有燕子磯晚泊詩云。入夜鮫宮靜。當頭鬼魄升。水明千片玉。星點萬檣燈。地闢心神朗。時平景象澄。誰人攜鐵篋。絕頂約同登。當時鄰船擲篋。故云。

報恩寺塔

萬點飛花竟渺茫。石頭秋老古台荒。雲分山色千峯白。江落天涯一線黃。衰草孤城餘王氣。夕陽僧殿峙靈光。更誰指點談經處。夢裏南朝恨轉長。此先君雨花台句也。台與報恩寺相近。寺中浮屠十三級。四壁金身佛像。低眉努目。觸境皆是。其外則金碧宏麗。雕鏤空靈。相傳爲東南第一塔。梯登六七級。望金陵城中形勢。歷落萬山合杏。虎踞龍蟠。曠哉觀乎。再上二三層。白日如丸。天風浩蕩。浮雲飛鳥。轉出其下。視下界人物。如鴻濛未闢時也。由寺而南。爲方正學祠堂。上一聯云。管仲不爲着。這件麻衣。十族章身。都有具成。王安在看。那枝鐵筆。萬人指點。到於今。佛寺令人靜。此令人敬。敬與靜之分。儒釋之等次。智賢不肖。固有之良知也。

秦淮

遊金陵者。必誇秦淮。風亭月榭。簫管凌雲。輒謂此間樂不思歸也。不知天下樂境。大率局外者味之彌深。一入其中。索然意倦。久而不返。且將有不樂者至矣。蕩小舟。設醇酒。一二知己。容與於丁簾水閣之間。人影迷離。皆國色也。歌聲縹緲。無往而非法曲仙音也。不此之樂。而必欲身入彀中。陋矣。予家讀書近十世。足不履邪曲地。至予兄弟。已多過行。然決不如世俗之放軼踰閑也。先君秦淮句云。月明吹簫十三樓。照得紅顏水不秋。狎客心情宜共醉。大家歌舞本無愁。夢迴南國銷金粉。簾捲西風冷玉鉤。莫唱後庭花。一闋不堪回首帝王州。

靈谷寺

感澤招遊鍾山策騎同往。由孝陵至靈谷寺。虬松怪柏。分列成行。題詩壁上云。平原蒼翠入秋宜。萬古悲涼會此期。環拱山河神肅穆。凋零花草骨清奇。遙天鐘磬聞仙梵。立馬風雲失羽儀。玉氣禪心各流水。爛柯棋局竟誰欺。寺有石屏高二丈許。寬如其十之八。光滑如鏡。卽爲佛座屏風。又鐵剪一具。兩股橫徑七八尺。長則倍之。委之苔蘚之間。同人力舉不少動。老僧曰。是從南海飛來。不計其年矣。感澤不信。僧曰。疾風震雷之時。飛砂走石。地可動。山可移。於一剪乎。何有。山半有泉。距寺里許。寺僧截竹爲筒。高下曲折。首尾相銜。達於廚下。飲之。清冽而甘。憩息旣久。薄暮馳歸。人海叢中。燈火漸上。馬上口占云。半街斜日綺樓開。香作輕塵錦作堆。擾擾萬人分道立。寶鞍驄馬看山回。

宏濟寺

觀音門外諸佛寺。沿江負山。深秀奇峭。幾於日不暇給。宏濟爲諸寺之一。中有老僧。趺坐石洞中。不食不言。不知其年歲。鼻息若有若無。據言終歲如是。非僞爲惑人者。歸舟過此。遊覽旣徧。復登磯上。紀之以詩云。銅魚初放城村。酷未開市。放權秋江。涘浩然。歷諸守老僧。淡無言。古佛笑相視。出門復入門。異境勃然至。一石龜伸趺。一壁鳥張翅。朽蔓蛟龍蟠。怪木虎狼峙。陽崖形遠撐。陰罅勢深閉。當頭一傾頽。性命不可冀。造物何精靈。萬象恣遊戲。設想境已窮。一轉一天地。履平慕高駕。雄礧鬱奇氣。幽深靈奧區。豁然曠無際。天空雲去遲。山遠鳥飛細。隔江伊何人。叢茸樹如薺。此邦本大都。閱歷幾王帝。人事如風帆。順逆互興替。相將就漁人。置酒一沈醉。快哉薄暮歸。雲物鬪奇麗。

禽言

江寧俞汝諧有小課禽言數首。寫軍興苦况。悲壯蒼涼。錄其四云。鶉鳩鳴。雨多水漲。生蘼蕪。魚飛稻田畦。產竈。可憐有地無人租。免葵剝得連根煮。霧箏烟簫愁不語。聞說明朝要打糧。相將又向他方去。交交桑扈。日色昏黃。桑柘苦。官軍盡數斫作薪。前往相求拔刀怒。柳絮拂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蠶作繭。大如甕。秋風那得成衣裳。得過且過。銜泥無力草難做。翠翰剝落寒侵膚。况是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隻立微軀敢羨蛟龍蟄。深山日暮行人稀。夜雨荒郊鬼燈泣。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途官兵後逢口。飄零十日將如何。拂面西風塵撲漉。荒厓白骨狐狸啄。誰家雙鬢行得遲。橫拖馬上聞啼哭。

杖馬

有鄉民入市繫馬於茶店之門。而自往城東者。既還。馬猶是也。而齒則加長矣。遂以換馬誣主人。兩相爭鬪。適福又新太守至。問得其故。各執一詞。乃命從者解其緼。以大杖扑馬。聽其所之。馬奔至某寺門外。止而不行。從者叩門。而鄉民之馬繫焉。福問鄉民曰。馬齒相去。值錢幾何。曰。十千。曰。汝自大意。妄誣主人。罰其半。以爲修路之費。和尚之友盜馬者答。

賣草

鄉民擔草者。遠行患熱。解衣塞草中。既賣草於李氏。而忘取其衣。返而索之。李曰。曩見草不見衣也。且草在廚竈間。汝往搜尋。不得衣。不汝費也。方辯論間。縣令姚君至。聞而逮之。先問鄉民。次與李氏閒話。謂鄉民多刁頑。意將圖詐。言未已。李袖煙管墮於地。姚笑曰。煙管頭牙乎。玉乎。幸而未破。因索觀之。隨手置座後。仍與李說陰晴道。豐歉。墳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姚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件呈堂矣。李見衣

錯愕不寒而慄。姚幡然曰：吾以汝爲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陷之者耶？筭之十數，曰：烟管已付汝家。

義伶

巧玲者，忘其姓，字曰蕙仙。居京師，日與某公故相善。久之，某得監司，貧不能治裝，蕙貸與資，且不責券。某強予之，華秦既具，未及成行，而某公卒。會弔日，甫辨色，蕙遽至，衆皆愕眙，謂其索逋來也。蕙入幃，哭拜已，探懷出券，就燭焚之，大慟去。

燈油

上海繁盛，不獨腹地，郡縣所無，即通商各口，亦鮮及者。頃有釐局友人，以煙館燈油計之，一日需用十五簍，每簍二百六十觔，每歲需用蠟燭至五六千石，而洋燭自來，火不計焉。然此猶焚膏繼晷，勢所不可少也。計滬城內外，豈復意料可及耶？然則一日中茶酒嫖妓，戲園馬車，並薑販之鴉片，洋行所售之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萬計，實則一無所用者也。

富貴

富室女嫁至夫家，初見竈突，問老嫗曰：屋上高起，丈許，縷縷出烟者何也？嫗曰：此肴饌所自熟也。女曰：置之烟火中，不慮熏灼氣耶？聞者皆笑。又某太守滿洲世族，生而貴盛，會府試發榜遲緩，吏白童生中寒士居多，資斧艱難，請幕中閱文從速。太守曰：何不傳語諸童，遣與夫庖人先歸。

新台

河督某公閱工，至王營，諸廳咸侍。有婦人訴稱夫爲千總，性好爬灰，虐待妻子等語。傍舟大呼：巡捕官呵。

斥而去。某公不解所謂，詢諸廳官，皆以其事甚褻，難於措詞，內有捐班一人，遽言翁媳二字，意將疏解其故。獨裏河同知于君曰：此無他，即新台故事耳。某公恍然，歸語幕友曰：居官常用讀書人，誠然若質實言之，殊不雅馴矣。後以他事黜于總。

稟辭

軍興以後，直省候補人多，缺少事稀，貧苦不堪言狀。一日有縣丞某求見方伯，稟辭號更曰：非期也，不爲通報。某曰：我有公事不見，則今日死於是矣。號更大驚，白諸閣者而見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稟辭將何往。某曰：將往陰司。方伯亦詫曰：何至於此。曰：某日到省，伺候大憲者十數年矣，無缺無差，父母凍餓，兒女啼號，除死更無善策，又慮身死而大憲終不見知也。取辭，方伯曰：勿爾，吾且贈君二十金，曹爲餬口，以待差事。越三日，委以優差而去。

小東方朔

近有方姓字小東者二人，一官山東知府，一以縣令需次於蘇州。馬丈湘艇與小東太守故相識，而不知有縣令之小東也。他日客有語及小東者，馬喜曰：小東來乎。客曰：然。今寓某處，君識乎。馬曰：舊交也。別數年矣，遂與同往，而一見茫然。客指而語之曰：此小東也。君乃不相識乎。馬唯唯，私訝數年之別，即面目改易，不致懸絕若此。久之，主人乃笑曰：東方朔祇有一人，小東方恰有兩個。或者先生所識，彼一小東耳。始各恍然。同時又有方姓名世忠者，字少韓，其作書題款，第云少韓世忠，可與小東方朔作對也。因憶國初于清端公名成龍，同時有同姓同名同官一省者，且官階同至節鉞，同以清直著。清端總督兩江時，成龍

方牧通州。公知其能。特疏保薦。可知當時不避長官名字。若在今日。避之恐不速矣。卽此亦見清端之賢也。

面具

友人洪某。短小精幹。善於周旋。廣衆之間。因人改色。里人謂其滿腰假面具。每見一人。隨取一具帶之。雖一日之內。一室之間。所遇貴賤貧富。或至數十人。而洪君面具。時時不同也。

天青緞

段廉訪初官浙中。知縣。累擢按察使。勤於爲治。深得民心。陳臬時。微行酒樓茶肆間。緝訪奸究。遠近稱神。民赴州縣訟者。或累數十日。不得一決。廉訪得狀。卽鞫問。判訖釋去。案無留牘。百姓感之。稱曰段青天。及杭州初陷。倉猝出城。將軍留之。不可。曰。同困城中。無益。不如出而圖之。猶可爲恢復計也。百姓不知其意。遽改其稱爲天青緞。以諱之。

陳東山

陳東山者。佚其名。世居金陵。蔣山之東。因以自號。性迂拘。不諧於俗。授室後。妻偶失。任憤然。自責曰。婦工不修。聖子之愧。遂棄家遠遊。初設教吳趨里。從之者多。紈袴習。恥教不行。去而之燕。授徒於都城西鄉。鄉俗來學。不具盟。不載贊。第日納青蚨筆海中。讀竟則去。多寡不校。去來無稽。蓋修金以日計也。歷二十年。不自知其列門牆者。凡幾何人。而積貲頗厚。鄰有某翁。勸營子母。合貨燭於京都正陽門。列肆甫畢。值林清亂。都城戒嚴。徹夜搜捕。燭爲軍士攫盡。及賊平。而肆亦閉矣。鄰翁故有力。願償所失。東山曰。命也。堅不

受蕭然一身。南旋吳會。舊從遊者。遽爲主人。並捐資供杖頭需。先生固無所用。得輒周急。不少吝。或傳其元日出賀。雪中遇無賴子。攫其冠而奔。先生手青蚨數百招之。其人欺先生老。趨起而至。則傾囊相贈。戒勿復爾。冠亦不責還。年八十。預治後事。尅期而逝。後二十載。客有過都門。西鄉者。居人猶道先生不置云。

讓妻

嘉興某甲妻美。而能生一女。方五六齡。口口之亂。甲被虜。而妻女逸出。至王店。敝衣垢面。雜乞丐中。適遇鄰人某乙者。憐而養之。居既久。甲婦不安。欲辭去。乙曰。毋。吾亦有妻子。陷城中。吾之留汝。亦冀吾妻幸而逸出。亦或有留養如我者耳。婦感且泣。爲之執烹飪。司鍼黹。而以甲之女爲乙女焉。又久之。婦終不自安。乘間言曰。君之妻子。既不見歸。吾以鄰人婦。贅居於此。雖曰無他人。言將不吾信。念因亂離。而得婦者多矣。不如以妾事君。妾旣可以報收養之惠。君又不必避瓜李之嫌。他日某甲若歸。令其別娶。若君妻竟返。妾願居婢媪之班也。乙曰。惡。是何言。與吾之留汝。救汝難也。若竟私汝。乘汝危也。執不可。婦遂不強。他日賊退。甲至王店。知其事。踵門見之。曰。君惠不可忘也。妻女非君。何以至今。今日之事。君自有之。我將別圖矣。乙大駭曰。是疑我也。我以故人妻女。曾無絲毫苟且。今若此。何以明我心。甲乙交讓久之。其妻乃曰。是何不合。兩家爲一乎。君無婦而有婦。妾失夫而得夫。計莫如公之使甲乙從之。自是同力合作。乙旣大有所獲。甲亦稍可自存。數年後。始別居焉。或曰。異哉。甲婦調停之說也。昔有父母爲女相攸者。西家富而子貌寢。東子美而家道貧。游移久之。決計於女。女曰。是不難。東家宿西家。餐耳。是卽甲婦之訣也。得此訣而天下無難事矣。

三元宮

東邑三里橋。爲妓船聚泊之所。臨河有僧寺。曰三元宮。僧某年少善歌。工絲竹。好着紅袖襖。時時與諸妓往來。邑士惡之。稟請驅逐。時有名妓朱有才者。與縣官有故。僧乃挽朱說項。竟將差票弔銷。錢詩所謂諸公何必遞公呈。議論三年總不成也。又云。喜穿襦襖惡袈裟。紅袖臨風艷似花。不誦法華歌小曲。禪床趺坐撥琵琶。不怕沉淪欲海波。庵門排列妓船多。僧家此福難消受。姊妹同聲喚阿哥。友人楊竹軒云。錢作此詩。大書張之庵門。不待驅逐而逃矣。

尾號

關中尾號。臭穢難堪。雖詛咒罵詈。有遺溺者不顧也。獨某君書紙粘壁上。又褰裳提袴。迫欲遺溺而往者。一見此紙。莫不避往廁中。衆皆異之。不知其所書何語。所畫何符。而人人遵照如是也。好事者試往窺之。則大書云。有人於此大使者。我必於其大使之處。而小使之。有人於此小使者。我必於其室中小使之處。而亦小使之。無不狂笑而去。

楚漢

頽鬢又言某富室。請兩西席。一老一少。異塾而同餐。供膳中遇有燉蛋。老者必舉箸分半。劃之曰。楚河漢界。示之不得侵越也。少年既食其半。又從碗底挖入十去七八。老者覺之。致相口角。少年曰。君自言楚河漢界。難道象棋盤。不許卒子渡河耶。

贈聯

贈妓聯語多以名字屬對。須自然生動爲佳。相傳周明府沐潤有贈如意一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長洲陶芭孫茂才贈十全云。十分窈窕花應妬。全是聰明月不知。又秀卿云。山來秀骨皆仙骨。或者卿心似我心。又某贈富金云。我富文章卿富艷。兼金聲價斷金情。均極秀倩。

蝴蝶會

友人小聚。各出酒一壺。肴一碟。謂之蝴蝶會。一日稚虹味蓀作此會。而馬君湘艇大醉。馬與少葵爲老友。時時相諠。是日幾奮老拳。稚虹戲作賀新涼詞嘲之云。酒綠燈紅夜。恰招來二三知己。傳盃夜話。吸盡西江斟北斗。狂興如潮而湧。更拇戰譁然。摸瓦獨有伏波豪湧。擲銀壺。飛舞從天下。驚孺子魂兒怕。壯懷壓倒甘興霸。猛然間朱顏改變。風雲叱咤。醉語糝糊。渾不辨。倒底是真是假。可是學灌夫謾罵。縱酒無非行樂事。又何須奮臂揮拳打蝴蝶會。從今罷。

木蛋

吾邑吳氏以雞鴨蛋行致富。行中積蛋不知其幾億萬也。而月終盤計。必少數百枚。旣而旬日計之。無不少者。主人疑爲司事竊取。司事者不甘。早暮伺之。見有蛇長數丈。身圍如盤。高踞梁上。而下垂其頭。以吸蛋。相距尺許。蛋即自升而上。旣吸十數枚。則環蟠柱間。力束其身。以破蛋。如是而一餐畢矣。旣而又至。亦如之。司事恍然曰。吾日受主人冤。賊乃在汝。吾必有以報汝矣。乃取堅木削爲卵狀。若干置之篋中。而以雞子覆其上。明日蛇至。如前吸取。雞子與木卵相間而入。吸畢。環柱蟠束亦如故。而愈束愈緊。尾左右揮掃。若有甚不適者。久之直竄庭中。旋滾不已。吳之宅畔有隙地。百草叢生。蛇又竄入草間。自起自落。踴躍

傾跌。上下以數尺許。而木卵不可化矣。如是者歷三晝夜乃死。司事者招主人至。割刃蛇腹。得木卵。乃言其始終。以自白云。或曰。蛇所躍處。必有化骨草焉。藏之可以濟人。其後鄰人有骨鯁者。乞而服之。果驗。惜乎化骨者不能化木。則蛇之愚也。天河生曰。老鴉能盜蛋。啣之而飛。啄之以哺子。傭媪徐氏親見之。鼠之竊蛋也。仰而抱之。別一鼠啣其尾。倒曳而歸。噫。奴婢遇此。何以自明哉。

教官曲

文章游戲載詞嘲。司慰二曲。嘉善謝君仿其調。爲廣文寫照。一抑一揚。描摩盡致。予爲點綴。二二節錄於此。想個中人讀之。必當愜然。慚噉然笑也。教官嘲云。只箇閒曹。埋沒英豪。壯懷都向此中消。枉才高氣高。想當年指望功名早。到而今低飛倦似投林鳥。要解得一甌清况。怎般熬。聽先生自表。北醉太平。燕子認新巢。講舍三間沒秋草。說衙門清淡。也要心操。最怕那刁學書。賣弄蹊蹺。那窮門斗橫。貪錢鈔。急公文細看多顛倒。免不得燈前改稿。南畫眉序。府城路不遙。謁太尊。同寅共約。趨公敢憚勞。迎學憲。排列跼着。受用些四更門外寒風峭。南邊檐下秋陽燥。直要等糊貼封條。挨查坐號。南歸朝歌。敲磬聲。發案忙飛報。新進的填冊喧囂。我只道來執雉。何須計較。他卻要算飛蚋。細與推敲。不是報瓊瑤。投木桃。無情物。不值鴻毛。竟似園圍場中書欠票。直至累月經年。票不銷。還與你爭論多少。北四門子空嗟悼。空嗟悼。儒冠誤。纔知道。徒縈擾。徒縈擾。囊金盡。歸休好。旁人請家人笑。說甚麼俸滿遷超。才優舉保。南雙聲子。半生張負。何時了。問少年同學。幾輩上雲霄。這便是老教官的行樂圖兒。細細瞧。尾聲。又教官慰云。科第傳家。不羨豪華。一官原是舊生涯。得安閒便佳。利名場那有些兒暇。從今做個悠游者。莫道是廣文官冷動嗟呀。再平

情細話。北醉太平。要算連途嘉。不羨鳴琴更高雅。想簿書錢穀。事亂如麻。可有那幹差員。火速行查。那嚴憲札星馳催下。從來宦海風波大。俺只裏心寬不怕。南畫眉序。撫臺的威嚴洞察。學臺的品望清華。只教你叉手三躬同坐下。好男兒一膝山來不屈他。北喜遷鶯。牛蒼紅塵。飛不到開門下。竹院裏翠蓋陰遮。誰與你排隊仗。左書右畫。誰給你伺傳呼。夜月朝花。正是豆含葩。笋吐芽。先生饌。品味清佳。儘好隨意留賓。同下榻。只要寒士歡顏願不吝。也算是萬間廣廈。北四門子。多休暇。多休暇。忙甚麼。朝和夜。誰傾軋。管甚麼。真和假。忘機詐。堪瀟灑。愛你個日暮年華。風流儒雅。南雙聲子。無榮無辱。無牽挂。看手栽桃李。樹樹盡開花。只又是老教官的安樂窩兒。晚境佳。尾聲。廣文爲外省清高之職。近則老病偃蹇。頽然自放者居之。英年志士不屑也。然而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之乎。宜乎食肉者之不以正眼視也。

未入流

官職卑高不足較。獨官卑而昂然自大者。甚可厭也。曩見一絕云。大艦峨峨擁上游。跟班豪僕亦輕裘。旁人細看燈旗字。分發杭州未入流。

撞車

有貴公子駕車出遊者。策馬馳驅。自矜便捷。適與五套大車相撞擊。公子顛踣於車前。因挾父兄勢控諸縣官。官廉得其情。謂之曰。大車果撞小車。公子當仆於後。今公子仆於前。是小車撞大車也。罰令出貲爲買人修車費。公子無以辨。慚忿而歸。

琵琶

人情各有所好。好之深者。壹志專精。雖亡身破家而不悔。所謂癖也。賀君少樓。謂松江何某好琵琶。少遇不如意事。無以解憂。惟聽琵琶聲。則志趣怡然。神采煥發。始而延訪名手。不遠數百里求之。或館於家。或往受教。如是者有年。藝既成。遇有同善此技者。約期高會。備酒筵。賭采幣。以校高下。如是者又有年。既而造詣益工。遠近稱善。乃集游手子弟。凡箏笛檀板胡琴羯鼓之屬。座上常滿。飲饌皆何供之。寢饋於管絃絲竹之間。未及數年。負郭田千畝。盡歸他人。中年窮病幾死。猶指琵琶屬其妻子曰。我死必以爲殉。

袁癡

袁癡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國初時文名家也。性好游戲。多惡作劇。一友相距十里許。遣傭送信與袁。袁立於門。傭不識。問是袁癡家否。袁應之。取信而入。卽以布包一巨石。令其返報。曰。此要物。途中切勿息肩。恐致觸損。其人忍重負歸。友人啓之。內有一紙云。來人無知。呼我袁癡。無法可施。以石治之。一日鄰廟演劇。眷屬欲往觀。又有親串女客。禁不能止。乃盛肴饌。重鹹味。各勸飽餐。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女眷欲旋。袁堅留之。不令去。曰。人衆氣雜。宜聞鼻烟。已而噴嚏一聲。泉流滿地矣。嗣是不敢復觀劇。其他隨時狡獪多類。此或曰吾郡吉君所爲也。

鼻壺

浙江某觀察。北人。一日上院。忘携鼻壺。命僕還取之。僕南人。誤爲便壺。良久取至。藏於身後。逡巡不敢。呈某作京語曰。鼻壺來未。僕曰。來矣。曰。何不將來。曰。衆中不雅。某怒吐之。僕乃雙手捧呈。曰。便壺在此。合

坐爲之大笑。

鴛鴦印傳奇始末

鴛鴦印傳奇三十六折。感蜀女秦碧憐作也。壬子秋月。同宗生客遊金陵。會飲妙香庵。偶題舊作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三日。寓主人蘭君過其地。見有女子和焉。生聞之。命駕往觀。果見雲牋一幅。墨跡娟秀。詞意蒼涼。署名曰碧憐。尾銜鴛鴦小印。諷詠至再。私念閨閣中無此清才。或者朋輩託名。姑屬蘭君訪之。生原作云。漏聲幾下。看月輪初上。雨絲纔歇。萬里山河同照影。總是一般清澈。歌舞樓臺。蕭條庭院。恩怨相生。滅是誰分與。一家一個明月。便道碧落因緣。紅塵福分。咫尺相殊絕。記得年時遊覽處。也是一般清澈。好夢烟沈。春華水逝。爭又悲歡別。是誰換卻。一時一個明月。蓋文闈見月。隨筆所成。碧憐讀之。淒感累日。和作云。滄江浩渺。問古今才人多少。華銷英歇。賸有臨川詞筆健。一點文心照澈。芍藥春濃。芙蓉秋老。莫漫悲興滅。一般花影。夕陽何似新月。回憶劍閣風光。巫山雲氣。鄉思徒淒絕。忽見新詞添舊恨。旅鴈數聲悲澈。彩筆雲飛。羅衫露冷。畫舫秋風別。青天難問。古人曾見。今月上。閣闕多二字。姑仍之。存其真也。他日蘭君至。笑謂生曰。何以飲我。我得其人矣。蓋女父秦翁者。蜀人而挈眷賈江南。女年十齡喪母。繼母袁愛女若己。命從舅氏學詞翰。出語卽工。舅某與蘭君故相識。語及妙香題句。互詢其人。喜爲文字。因緣殷然作合。既定議。客中不能備禮。秦翁慮其誑也。設盛饌。延諸文士爲詩會。以試之。生果居首選。因乞生詞卷以爲聘。而以玉鴛鴦印報之。期明年冰泮娶焉。及春。泮口圍攻金陵。居民數萬。一日。訛言城破。袁方窖藏珠玉。不見女。穴窗窺之。結纒將縊矣。急破窻入。奪其纒而止之。許以設法出城。覓安土。乃乘夜

賄守門卒。以破衾席藁裹女。僞爲死者。哭而送之。而先使鄉農贖舟月下以待。旣免。遂徙於溧陽。已而溧陽又警。兵勇乘勢劫掠。秦攜妻女鄉居。望見前途。戈矛洶洶。鄉民大呼曰。□至矣。女懼。自投於池。夫婦倉皇哭泣。比至。實富民練勇自衛者也。相與挽女起。救治未絕。以漁船載之蘇州。驚魂少定。而女已九死一生矣。先是。生得金陵警報。銳身渡江。絕城而入。而秦氏已遷。探諸鄰人口。渠當山居。不遠出也。生貌爲醫卜狀。出入兵燹中。風餐露宿。徧訪於句容溧水之間。卒不得秦氏耗。已乃募遊江南北。藉以蹤跡。秦氏秦翁旣抵蘇州。袁與碧憐皆大病。久而後安。屢寄生書。皆不達。庚申之亂。閭門火起。風雨交作。夜半馬鳴犬吠。男女雜沓。哭聲震天。翁歎曰。吾力竭矣。今復何處避耶。女持母袁哭曰。卽有避處。兒亦不願行矣。言未已。土寇入室。女遽出利刃自刎。仆。寇驚而去。袁與秦翁趨視之。血淚成汪。首面襟袖皆沾污。幸咽喉未斷。氣息僅存。急取創藥傅之。時避兵者皆趨上海。翁有中表親在滬。不得已亦往投焉。舟至崑山。忽遇潰兵虜翁去。母女益悲痛。及滬。資斧告匱。暫以紡織爲生。女病弱不能耐勞。頗連疾苦。非復昔日之綠窗刺繡。香閣吟春矣。辛酉春。生以他事至上海。聞有蜀女能詩。問其姓。曰秦。訪之。碧憐也。大喜。袁聞生至。亦喜。顧曩時未嘗相見。問鴛鴦卽猶存否。生卽從篋中出之。曰。前言在耳。固未嘗一息離身也。袁歎曰。卽則猶是。而詞卷亡矣。婢曰。吾見碧姑藏之篋中。當金陵蘇州之難。嘗以殉葬命我矣。袁私詢之。果然。女初聞生至。私念九年之別。如彼其才。或者登金馬蹕玉堂。爲文學清華之選。不則風雲際會。騰達飛黃。意中事耳。及聞生一領青衫。依然蠶屈。父又被虜不返。悲生不遇。轉而自悲。蓋掩泣私啼者。閱三晝夜。而病又作矣。生以袁命卜吉。前二日。女病益篤。袁泣曰。碧姑性烈。三自經而不絕。以爲前緣固未斷也。今好合有期。吾亦

得所倚。而疾不可爲矣。奈何薄命之至於斯耶。乃招生與女相見。示以頸創。時女已彌留。向壁臥。扶而面之。目直視。不能言。生對之哭。女搖手欲解兩當衣。又勉力探取牀頭翦。自指其髮。袁皆會意許之。事見生悼逝詩中。又一日。而眼枯淚盡。玉冷香銷矣。至是始知生所顯卷。猶置懷間也。予感其事。爲成鴛鴦印院本。以生與秦女爲綱緯。以近年兵事。始於陸建瀛。終於何桂清。而結以大兵肅清江南。示曲終奏雅之意。惜丙寅清水潭決。稿本付諸東流。故錄其梗概於此。女之初死也。生情傷氣促。哽不成聲。祇得卽事四語云。十年思憶苦長征。盼到相逢病已成。一縷青絲雙指甲。互藏懷袖畢今生。又除夜焚寄碧憐云。地遠天高兩不聞。沈沈鐘鼓月黃昏。眼枯見骨難通語。心死成灰不返魂。夢裏曇花誰得失。懷中詩稿自溫存。千尋海底尋乾土。密種珊瑚結恨根。重過碧憐寓樓云。知是蓬萊是翠微。小樓如故綠窗非。有生便合情爲累。垂死真無淚可揮。半臂貼膚親換與。雙釵分股密攜歸。青天碧海憑相證。化作輕塵也並飛。其他悼逝作甚多。不盡錄。女詩詞亦多焚去。祇存絕命一章云。鴨爐香盡了無溫。從此黃沙掩墓門。儂是僵蠶聊是繭。託憑絲絮裹春魂。

東鄰程生年四十餘。父母具慶。祖母戴八十在堂。一女二男。有田百畝。蔬園蔬圃。陶陶然於世無求也。生平知己三五人。評酒看花。隨意遊釣。以爲樂。出有定晷。歸有常期。一日歸稍晏。則母氏倚門待之。曰。歸安矣。得毋饑乎。天或陰晦。風雨驟至。則祖母望之。曰。天雨矣。得毋寒乎。生好爲人居間。解紛難。程翁必委曲指示。若深慮生之牽累受欺者。蓋半百之人。猶作襁褓看也。生怒二子不學。將責之。程翁戲孫曰。勿懼。第往讀書。若責汝。我先責伊。戴聞而笑。曰。我聞有祖父責孫者。其子遽抱頭自責不已。祖問何故。其子曰。翁

責吾子。吾亦責翁子。諸孫聞之。皆匿笑。戴因謂翁曰。今汝責汝子。孫責孫子。吾亦責吾子。何如。生與翁亦笑失聲。戴又曰。若祖若父。今皆道貌岸然。第不知螳螂蝴蝶。猶藏諸衣袖中耶。手招諸孫曰。來來。爲我羞汝父。於是滿堂闐笑。以助祖母歡。忻歡語間。忽聞隱隱號哭聲甚哀。遣人跡之。則西鄰有孤子。慕程氏天倫之樂。而悲泣不能已也。

好惡役於外物。喜怒起於後天。七情之中。以哀爲至。故嬰兒初生而哀。萬物將死而悲。視息人間。情態萬變。耳目所寓。靡不凄然。昔金聖歎與王甄山賂說快事。至今爽人心神。予嘗與瑤雪遞述哀情。祇覺增我結轡。節錄於左。不知孰爲瑤雪語。孰爲天河語也。其一通衢廣市。看來往人。擾擾紛紛。手忙足亂。豈不哀哉。一一生性不能懵懂。遂致無窮思緒。誤於聰明。觸色聞聲。皆成苦趣。豈不哀哉。一檐前蛛網。自在分明。蠅蚊昧投之。欲脫不得。豈不哀哉。一閨中刺繡。迫欲完成。窗影一昏。白日已下。豈不哀哉。一奔走權貴之家。入室蛇行。出門虎視。豈不哀哉。一焚香吸烟。逐風而出。明明見之。忽忽已沒。豈不哀哉。一觀履屐。豈不哀哉。一看螳螂。豈不哀哉。一盛暑絺綌。被體猶覺蒸鬱難堪。聽鼓轅門。衣冠整肅。豈不哀哉。一井已半枯。汲水者不顧。豈不哀哉。一寒士斷炊兩日。不得已走告親知。逡巡入門。欲言又止。主人已察其意。先訴艱難。豈不哀哉。一殘花依樹。繫屬甚微。飄風忽來。奄然而墮。豈不哀哉。一安樂時。設想痛苦。刻不可居。及已至前。俯首忽受。豈不哀哉。一別離時。夢見親知。歡然慰藉。迷離半醒。雨寂燈孤。豈不哀哉。一腥羶所在。羣蠅叢之。百沸之水。將澆。千萬聚而不走。豈不哀哉。一羊豕初生。卽墮殺劫。且不卽殺。而先養之。當其養時。飽食自得。豈不哀哉。一東臯望雨。南畝求晴。此怨彼恩。嘍嘍唧唧。

啣豈不哀哉。一庭前大樹衆鳥爭投枝葉凋枯掉頭不顧豈不哀哉。一青年作和尚豈不哀哉。一煮蟹聽釜中郭索聲豈不哀哉。一衆雀高飛飢鷹仰視豈不哀哉。一犬見衣冠不吠豈不哀哉。一滿面花團錦簇豈不哀哉。一春棄綿衣秋收紈扇豈不哀哉。一登山陟嶺邱壑當前更上一層仍非止境豈不哀哉。一旅館風月清宵聽鄰人歡笑豈不哀哉。一刑官受賂堂下呼冤夜靜風淒敲扑如故豈不哀哉。一狐兔蹲踞墟墓間冷面看人豈不哀哉。一胞胎中物襁褓中人不及百年同歸塵土豈不哀哉。一狐穴城社以居狐族愈盛穴城愈空城久而傾壓狐同死豈不哀哉。一無可如何時作解脫語豈不哀哉。後一執袴子見之曰那得許多苦境則應之曰聊自不知。

王子冬暮遊彭城生平困頓最甚時也除夕作書寄家兄叔丹云夜寂燈枯一念不起轉計身世悲來無端夫貧窶莫如乞丐之甚矣然其披髮夏爽暴背冬暄短杖朝攜一瓢暮挂愧恨絕少俯仰斯寬苟生固佳餓死亦可至若某之一身不德百事無成聚斂六州鑄成大錯今將壯歲蹙蹙然餬口於四方固知朽蠹之材不遜於大匠折翅之鳥無分乎層霄而且罔利無登壘之長求富少執鞭之術處差鄉里出愧風塵夢魂怒其不安形影憤而相對昨日桃宿北行而後適遇災民東下之時亂髮殘衣飛揚道路餘肢斷體零落溝渠吠吮血以相爭鳥啄睛而不去嗚呼傷已方今奸究竊發州郡流離如病在胸四體已瘠如薪遇火中央始燃一旦附骨疽成橫空餓起雖起扁鵲於九泉亦嗟束手策長鯨於東海莫救燎原矣夫猥瑣之思哲士所鄙一朝之患君子不言况抱杞人之憂尤愧莊生之達然而名業不立窮愁互攻初凝若冰續起如縷沈憂日積遠慮風馳腸如數轉之輪心有幾升之血頃者繙書靜夜翦燭寒窗駢駒僮僕

之呼。寂寞巡邏之柝。獨影在壁。聞無人來。陰風攪衣。疑有鬼至。關河歲暮。同心離居。展此良宵。供我遐想。嗚呼。傷已。叔丹得書。蓋爲之三日不快也。

聽因圖。宗子悼亡作也。宗常聞中絕命之日。正秦淮買醉之時。繼室會稽氏。初隨母兄。自豫章淨江而下。泊舟燕子磯。夢一女子。自道姓氏。告以因緣所在。會稽慚俯。不能答。臨行以鳳釵一枝。簪其髻。偏而去。既歸。述其狀。知爲前室。相與歎息久之。作圖以誌感。宗子有句云。羅裙舊夢飛蝴蝶。玉軫新聲倚鳳凰。謂此事也。會稽自題云。從古離蕪空有怨。託根芝蕙合相憐。甘泉玉竊珊女史。一絕最佳云。傳聞清夢託瑤琴。我亦華年百病侵。死爲故人求玉杵。世間癡是女郎心。初宗子年少氣盛。又力矯時人私暱。琴瑟之習。往往以箕帚細故。發怒於閨人。甚至夏楚從事。若嚴師之教弟子者。宗子患痺。食息需人。會婦翁亦病。婦以省父歸。稍晏。宗則大怒。數其罪而責之。婦即時鬱室而仆。口角流沫。昏不知人。宗悔之。時時以爲憾。予聞其說。根觸舊事。爲題一律云。情是浮雲夢是烟。畫屏風外綺窗前。豈知破鏡飛明月。猶爲清琴理舊絃。金盒庭中拜星斗。玉棺天上葬神仙。人生無奈成離恨。又種相思十萬年。

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於鴉片者也。少年流弊。日賭博。日狹斜。然皆多金者爲之。一日無金。則止而不爲。且人亦屏之。而不與爲矣。獨煙癮。旣成不死不已。甚矣其毒也。揚州顧君孟平。少聰穎。能文章。世以大器期之。獨見鴉片而喜。其從兄苦口勸戒。自誓以弊之。婦某亦以死諫。曰。君食熟者。吾必食生者。一日果下生烟三錢許。灌救始甦。和以二人故。爲止而不食者五年。他日遊幕渡江。復吸成癮。婦諫不聽。又吞輕粉撮許。願探知。急以藥物解之。而牙齦毒發。黑矣。閱數月。婦病胃氣。願以鴉片進。不食。願憐其痛。力勸之。姑

吸一二痛竟大減。已而時時悔恨。懼人譏諠。且恐自負其死諫之初心。至臨卒前一年。肝胃交病。任其絞痛徹骨。搥枕碎帷。而絕口不一吸。彌留之際。日飲白湯升許。欲以洗滌肺腑。及食不下咽。泣不成聲。猶勉力張目。謂顧曰。可以戒矣。遂卒。顧自是誠心痛改。而受毒已深。卒難立斷。終於落拓不振云。

王嫗。青林人。年五十餘。傭工蓮室。有年矣。辛酉春。鉢池生方客雲間。土寇犯城。積薪而火之。蓮自結束。袖利刃。聞宅外奔走聲。遽投於庭池。及奔者入。乃家丁探信之人。云是鄉民闖漕。專與縣官爲難。今已劫掠官署而去矣。嫗方守蓮哭。牽之挽之。至是不待詞畢。急與小婢救蓮起。幸先後頃刻間。嫗又年老更事多。如法調理。嘔吐泥水而安。嫗有二子一女。先已倉猝出城。日暮女復至。招嫗同出。且曰。縣官敗賊於西鄉。殺其頭目。賊營於今夜復讎。不留雞犬。今已鳴金齊入矣。時西北風壯聽之。果有鐃聲。嫗曰。我出則主母必死。奈何。女曰。盡請主母偕行。嫗以告蓮。不可曰。行將何往。今日之事。寧室死。不野生。無二說也。然汝女以愛母之心。至欲去則去。勿爲我所累。嫗曰。主母尚不惜死。我一老婦人命。值幾錢。遂不行。女泣而去。少頃。二子又至。如前言。嫗決計不出。時城中啼哭聲。連載篋司聲。犬吠聲。提男挈女。追呼聲。半夜始息。其安居不動者。四人而已。賊於某氏祠堂。果集數百人。以無先鋒。竟不至。鉢池生歸。而聞其事。曰。嫗可敬也。從子女之言。竟舍生母而去。不得議其非。投池之初。利主母之死而不救。席捲所有。誘之他人。又何暇治其罪哉。賞之二十金。獎義也。誌喜也。子猶以爲薄也。蓮卹之終其身云。

擒匪初起

初。四川廣東間盜賊。名曰緝匪。貴州曰苗匪。湖南曰會匪。皆不踰時而平。蓋自傅公重庵。創修礮堡。仿堅

壁清野之意。聯絡保衛。奸究無所憑恃。故西南數省。深食其福。惟安徽之廬鳳潁毫。河南之南汝光陳。嚮有白蓮遺黨。劫掠最橫。以朱染鬚。號曰紅鬚匪。每一股謂之一捻。小捻數人。數十人。大捻二三百人。是爲捻匪之始。自嘉慶甲戌年起。至今不絕。年豐則少靖。歲歉則橫行。大吏聞之。督兵入境。東禽西竄。一兩月不能獲盜。而州縣已精疲力盡。供給艱難。惟有隱忍不言。顛預了事。以圖目前之安便而已。

金箔作

蘇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祇許一人。蓋規例如此。不欲廣其傳也。有董司者。違衆獨收二徒。同行聞之。使去其一。不聽。衆忿甚。約期召董議事於公所。董既至。則同行先集者百數十人矣。首事四人令於衆曰。董司敗壞行規。宜寸磔以釋衆怒。即將董裸而縛諸柱。命衆人各咬其肉。必盡乃已。四人者率衆向前。頃刻周徧。自頂至足。血肉模糊。與潰腐朽爛者無異。而呼號猶未絕也。比邑侯至。破門而入。則百數十人木立如塑。乃盡數就擒。擬以爲首之四人抵焉。

漕弊

丙申丁酉間。侍先君讀書。聞開鹽漕河工諸事。隨筆存之。以識梗概。制軍陶公有言。漕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於旗丁之索加幫費。旗丁之索費。又由於沿途公用。及通倉胥役。催趲員弁。索費與旗丁故歷。屆兌漕。州縣有協濟之款。積久視爲應得。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停兌。爲挾制之端。以措勒通關。爲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則玩易官府。欺凌民船。竊道橫行。莫敢正視。旗丁之牙爪也。衛官在淮。奉法惟謹。不率則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兌斯。互爲狼狽。又旗丁

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取於州縣。州縣亦必藉口浮取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篩雨耗。盡書差保。賸削無藝。此在民之害也。州縣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攤捐在此。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等。合計已及數萬。此在官之累也。在顯慎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顯愚之百姓。亦無由悉州縣之難。下怨上尤。互相詬病。而皆不爲無因。其病民蠹官。大爲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也。或田無一畝。包漕至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索費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竟至二三萬兩。沿習已久。殊駭聽聞。豈州縣虛報爲支銷地耶。抑果若是之多耶。嘻。其甚矣。

河工

南河歲修銀四百五十兩。而決口漫溢不與焉。浙人王權齋。熟於外工。謂採買竹木薪石麻鐵之屬。與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費帑金十之三四。可以保安瀾。十用三四。足以書上考矣。其餘三四百萬。除各廳浮銷之外。則供給院道。應酬戚友。饋送京員過客。降至丞簿千把。胥吏兵丁。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歲修積弊。各有傳授。築隄則削浜增頂。挑河則墊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塚。卽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親發其藏。當局張皇補苴。沿爲積習。上下欺蔽。瘡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故清江上下十數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五方輻輳。肩摩轂擊。甚盛也。曲廊高廈。食客盈門。細穀豐毛。山腴海饌。揚揚然意氣自得也。青樓綺閣之中。鬢雲朝飛。眉月夜朗。悲管清瑟。華燭通宵。一日之內。不知其幾千百家也。梨園麗質。貢媚於後堂。琳宮緇流。抗顏爲上客。長袖利屣。颯沓如雲。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然而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胡越。未嘗有揮金於室。開礦於山者。菱蕪華身。而河流飽腹。自上下下。此物此志也。

陳關陣亡

英領事義律以廣東和議久不定。進攻沙角礮臺。伏兵二千。以竹梯登後山。副將陳公連昇預埋地雷。英人至而雷發。擊死百人。英人怒。知我兵少。應衆前進。連昇以數百兵當彼五倍。自辰及申。火藥告罄。英人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燒毀我兵腳船。與前所伏兵合力夾攻。連昇中銃仆。沙角大角並陷。英人恨之入骨。刀矛交下。身被數十創。又執其子斫之。刳破胸腹而死。守備張清齡外委瞿殿林從殉。三河營喪兵最多。是時提督關滋圃守鎮遠。李潤堂守威遠。馬辰多隆守定遠。皆不過數百兵。進不能戰。退不能守。門戶藩籬全不足恃。關公與諸提鎮請與某公力訴礮臺危急。坐以待斃。狀不得兵。慟哭不行。某怒曰。不到礮臺是畏死。卽以軍法從事。諸將曰。礮臺何敢不往。第兵則不發。徒往何益。是迫之死也。國家死數提鎮。殊不足惜。第恐大勢一壞。喪師失地。於國體有關耳。不聽。獵德以外各礮臺相繼失守。關公天培暨總兵祥福。遊擊麥廷章。都司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同時中礮陣亡。關公身受數十創。半體焦爛。廷章亦祇存半體。公僕孫長慶。既受公命。送卽大府所返。而求公屍。膝行入英營。鉞交於胸。歷舉他屍數十。審視乃得之。英人雖忌公。而心敬其人。獨某公靜鎮如故。由是英人進逼省垣矣。

鄉關章程

江南合兩省爲一。典試者多至萬六七千。嚮因點名擁擠。停止搜檢。竟一晝夜而不能蒞事。自林公少穆開藩江寧。分爲三路點名。先期核計各屬人數多寡。按照時刻分配均勻。又刊印章程。隨卷給發。某時某路點某學。一目瞭然。每屆一時。發礮懸旗。大書三路應點學分。由內而外。以及街衢巷渡。無不周知。蓋陰

以兵法部勒之事不繁而易舉。中西間即可局門場內則謄錄對讀。與夫粥飯水夫之類。無不躬自稽察。就號舍而親嘗之。故士林泠然感頌。

大錢

咸豐五年秋。道過清江。聞車聲麟麟然來。視之。乃錢也。問何爲。曰鑄錢。曰曷爲以錢鑄錢。曰幣金不金不足。官府費用無所出。今煨制錢爲當十大錢。計除工費。十可贏四五。則何爲而不鑄。是年冬。再過清江。聞車聲麟麟然來。視之。大錢也。問何爲。曰鑄錢。曰曷爲又以大錢鑄錢。曰大錢不行。報捐者買之。當十祇值一二。今煨大錢爲制錢。而又小之。和以鉛砂。計除工費。一可化三四。則何爲而不鑄。

鐵鑛

滇南銅廠既不旺。又以長江道阻。運載維艱。乃議於熱河。試行開採。得銅三萬餘觔。銀鑛升課銀萬兩。而已。扎拉芬太試煉鐵鑛。入火不溶。時戶部鼓鑄錢。待用孔急。於是設局採辦。計兩年買鐵一千三百萬觔。而鐵錢遂行於都中。較之當十以上者。民轉便之。同時皖北行用小錢。鵝眼。繩環。復見於世。百錢不過二寸許。第出省卽不行。馬蘭鎮並鑄銅鐵大錢。協濟兵餉。兵丁行使亦不便。小旣不行於遠。大又不適於時。可知錢帛自有定衡。不然。利之所在。孰不趨之哉。

鈔票

軍興之初。釐捐法尙未通行。饑糈時絀。軍士有脫巾之慮。司農則仰屋而嗟。乃議製鈔票以濟之。而南河先請數萬。其色以堅厚白楮。界爲兩方。飾以紅綠。上方具載通行條令。下方載銀數年月。以代河餉。河員

得之。與大錢之當百當五十者。分發各州縣富賈典商易制錢。商賈無所用。則賣諸報捐之人。十錢祇值二三。自捐局以下皆不收。非惟民不信官。卽屬員亦不信長吏。故曰難在上行也。而無本之券。不待言矣。

苗寨

川楚間苗寨。大者二三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貧苦甚於漢民。每歲青黃不接。向漢民借穀一石。一月之內。償至二石不等。甚至一酒一肉。重利賖削。積日既多。竟以百十金田產抵償。苗產既歸漢民。而采買差徭。仍出原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變價繳官者。良苗至食草實樹根。終歲無粟米入口。斯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由是愚無知者。敢怒不敢言。強有力者。怨憾日深。遂引羣盜以讎之。而漢民之財。卒亦同歸於盜。近年盜賊日衆。朝廷有協力兜拏。毋分畛域之諭。而苗民相勦。凌逼太甚。卒不可治。論者不察其源。概謂苗性好亂。嗚呼。豈其然哉。

軍機章京

國初沿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雍正間。設軍機於門中。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得挑四品京堂以下。及部院各屬。才敏筆捷者。爲章京。內外職掌官奏事。上炳燭批覽畢。而諭大臣。寄信原奏衙門。可否之。卽由章京擬呈稱旨。而後發。是爲廷寄。凡票擬稱旨。仰蒙天語褒嘉。則聲譽蜚騰。往往越次遷轉。否則隨班進退。旬月無一事交辦。則同列目笑存之。或戲爲句云。五更飛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此指得意者而言。其不得意者云。五更踱到軍機處。不識今朝有事無。閒況可想也。

象秩

相傳明以來。凡大朝會。駕轎載寶。役象甚多。受祿視武職爲等差。常朝日。或四或六。肅立午門左右。俟百官畢入。交其鼻。無敢越者。有疾不能立仗。則牽詣他象所求代。而後行。不然。他象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他象以鼻絞其足。伏地受杖。然後起立謝恩。貶秩後。立仗則居貶位。無少紊亂。蓋心知人意。而口不能言。傳載三代已有之。晉唐間教之舞蹈。服駕乘輿。不始明代。抑聞明季。運石至京。石大不能入午門。命杖四十。惜不如象之有知也。

乞丐報恩

鎮江英夷之變。有離商支翁者。家擁巨資。而循謹仁慈。絕無豪富氣習。平日以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厚。有求無弗應者。每月朔望。必大張酒飯。以款之。俾各盡歡而散。及亂。紳富遷避者。悉被莠民刦奪。甚至肩擔背負。十無一存。支翁檢及輜重。將攜婦孺輩。避往江西。有莠民數十爲羣。約於臨發時。要而刦之。支聞其事。欲止不可。欲請官彈壓。又苦弗及。突有乞丐三百餘人。攘臂登門。支益懼。不知所爲。伺之。則與莠民相聞。此衆彼寡。驅逐殆盡。乃俟支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支感之。欲謝以金。衆曰。領公重惠於平日。則可受公一錢。於今日則不可。卒不受。

孝丐

曩客彭城。行於城北之衢。見一丐。齒方壯。負一老嫗。年六十餘。乞食於市。觀其衣。藍縷綴結。不掩肢體。朔風凜冽。股栗不能勝。而嫗身絮襖甚完整。予旣心識之。從之過市。市人與之食。則置嫗簪下。奉食於前。嫗食已。以其餘強之。乃自食。如是者再。予益嗟異。嫗自下走。足微跛。丐左右扶掖之。惟恐傾跌。色藹然以和。

進而問曰。若汝母乎。曰然。曰得食奉母正也。然汝身寒甚。不已饑乎。曰得母飽煖以終天年。卽身死亦樂。凍餓安足憂。天河生曰。嗟乎。窮困而至於丐。竭其力猶足養親。獨壽命見阨於天。遂無可如何。丐有母。丐而福矣。問其姓。曰王。不知其名。沛邑人。子死妻去。有田三畝。去年河決。豐沛間家被淹沒而丐也。

伶人

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者出入妓館者。衆皆訕之。結納雖伶。微歌侑酒。則揚揚得意。自鳴於人。以爲某郎負盛名。乃獨厚我。伶恃嬌憨。飾風雅。聞有書畫名者。必索之。某公善書。工花卉。酬應日煩。厭苦特甚。一日有巧伶索畫。伶故以色藝噪一時。他人所欲結交而不可得者。某乃自出買絹。欣然搦管。聚精會神。惟恐不工且速也。旣成。冒雨攜贈。伶道謝曰。我戲言耳。乃竟煩公。某甚喜。謂自今納交。庶幾心藏不忘矣。越數日復往。一語不發。面冷於冰。久之乃請姓名。若不相識者。某恚而返。自是痛惡伶人。

帥石芝

石翁言其先人承瀛公。官京師時。遇有文酒之會。呼召優伶者。必不赴。不知而至。則入座輒遁。同列強之。卒不顧。此與上元董制軍教督赴江督宴。聞劇不入。金華戴司寇敦元赴浙撫宴。攜繖獨歸。同一清德。近有某公略相類。特時流不笑其迂。卽嗤爲怪。非人情不可近。一語蔽之矣。又自言官袁浦時。職位微薄。未敢峻拒。第耳不聽聲。目不視色。終席而散。不交一言。亦可謂和而不流。善處時俗者矣。時桃李再花。苜蓿冬實。節逾長至。蟲飛薨薨。石翁五十年未之見也。

犬

五月望日。河帥行香回署。文武員弁咸集。有犬啣物。搖尾而入。兵役嚇之不出。竟置諸大堂而去。衆往視之。則小兒首也。李春帆曰。犬畏人者。今其目中無人焉。袁浦其亂乎。感澤曰。是或有冤。惜乎犬之出也。不使人窮之於所往耳。

某孝廉

某孝廉家資鉅富。公車北上。廣謁諸名公。結爲師生。竟以關節成進士。欣欣然有更上一層獨步瀛洲之想。部署停妥。十得八九。而費已不貲。一日有小內監。年甫十餘齡。微聞某事。使人預致賀意。願得喜酒而醉焉。蓋意存挾制。欲索多金也。某念事有成議。彼何能爲。竟不允。閱日殿試進呈十卷。內侍乘間曰。外間傳言。今科一甲一名。爲某縣某人。若年幼而無心出之者。及閱卷果如其言。於是狀頭不成。並進士舉人皆革去。海屬人言之甚詳。第不識爲何時事耳。感澤曰。孔方先生廣大神通。由來久矣。然欲以銅臭之力。遽躡清華。且不作第二人想。毋乃太過乎哉。以人之幼稚而輕之。而已成之事。卽敗於所輕之人。誠非意料所及也。君子曰。過猶不及。

淮關

淮關額稅二十萬。而歲徵於商者。莫知其數。自監督左右。下至環關而居者。靡衣鮮食。咸取給焉。予歸自清江。早關未放。時方嚴寒。舟子商人股栗以待。久之。衆擁一少年盛服至。次第報驗訖。則官舫華僕持東討關。少年皆頷之。最後至一破舟。載貨浮於所報。少年怒。嚇從者詰之。鞭笞交下。豕牽其人而去。或問少年官乎。舟子曰。噫。嘻。遠哉。老於車者識輪軸。老於舟者知舵木。是人名曰老谷。關督司閹妻弟之僕也。

未及三年死於回祿。

王甲

道光二十四年夏歸自寶應。同舟彭武尹者。江西人。說新城王氏兄弟。甲乙同居。甲妻李。乙妻陳。陳美而賢。李妒而狠。而貌亦中人。乙爲土寇所掠。數年無音耗。甲與李謀曰。乙久不歸。其殆死矣。今有婦在。情而能食。不如嫁之。且姿美可得厚聘。他日示意於陳。不可強之。以死自誓。由是變易素服。深自謹飭。李言於夫曰。是不可以善處。若與媒氏議之。第求多金。強載而去。何患不從。甲曰。善。城有富人將納妾。以百金聘之。甲旣得金。私與媒氏約曰。陳善作僞。語以爲妾。必不願。若夜以火入。見白飾髻髮載之。及城而後改粧焉。事則諧矣。屆期。甲先出。若爲不知者。陳氏將臥。聞門外喧擾聲。旣又刺刺作私語。竊聽一二。知有變。急滅燈。火爲投。纒計。李遽闖入。曳陳出。陳不從。互相支柱。兩人假髻皆墮地。時迎娶之人。催促擾攘。李曰。勿亟行。卽出矣。匆遽間。足蹴地上有物。拾之髻也。戴之而出。衆見髻髮白飾。洵洵扶曳。輿李呼誤。衆人皆不聞。及城。粧易。李復自辯。非是。富人舉酒笑曰。是遁辭也。新人豈有誤者。卽誤不可反矣。代解衣扣。遂與成婚。明日甲歸。大恚。陳初不解其故。至是始知李之誤代己行也。甲欲反婦。詐索富人多金。不允。將訟諸官。衆人調停未定。而乙竟還家。陳訴知變服之由。相持大哭。甲聞乙返。棄婦於富室。而遁。終身不敢復歸。天河生曰。巧哉天也。

熙朝財賦

壯盛而憶童稚之年。羈旅而思鄉園之樂。亂離初定而追溯昇平。如夢如雲。愴恍不可復記。同治甲子冬。

籌議善後。百事易而集貲最難。軍興以來。行鈔票。鑄大錢。抽釐勸捐。按田科費。蓋理財之計周矣。因憶道光甲午春。里中諸前輩。過訪先君。各述熙朝盛事。與夫財用豐嗇之原。今猶約略識之。國家歲入帑金。四千五百萬。以地丁爲最鉅。關稅鹽茶雜課次之。歲出兵餉官俸。漕船河工。與夫太常光祿理藩官牧所需。恆在四千萬以內。故國初歲有贏餘。聖祖躬行節儉。與海內相休息。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蠲租減賦。史不絕書。而庫藏充裕。世宗繼祚。清釐天下糧賦。整齊而整作之。戶部實存銀六千萬兩。直省倉儲米稱是。仁育義正。治然太和。督撫奏報芝草生。慶雲見。河清麟出。麥秀雙歧。諸瑞駢至。由是鴻禧景福。民豐物阜之盛。萃集於乾隆六十年中。純皇帝天縱神武。式廓宏規。前二十年積累尤富。及平伊犁。定準部。又歲加文武養廉。輒以鉅萬計。方是時海宇安集。甫及百年。承勝朝廢弛之餘。朝野規模。未遑潤色。於是廣制作。興土木。內則宮室衙署。外而城郭隄堰之屬。莫不脩廢舉湮。增飾崇麗。凡此均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與。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西南兩苑。暢春清漪。靜宜諸園。熱河盤山各山莊。又因祝釐。而創普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建須彌福壽之庵。平準夷。興黃教。而築普樂安遠之寺。是則不用正帑。取諸內庫羨餘。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與。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偉乎盛哉。煥一朝之體制。壯萬國之觀瞻。煌煌乎定功保大之規也。泊乎嘉道之間。一平川楚。再定回疆。歲入之數如常。而經費告絀。遂開捐輸事例。有豫工。籌餉等名目。沿至於今。近年江南水災。捐賑至百數十萬。則優請獎敘。上年京畿荒旱。潘氏獨捐萬二千兩。則特賞舉人。廣招徠。示鼓勵也。蓋自宣廟踐極以後。承平又數十年。饑饉間至。官吏雍熙。晏然以無事爲福。先人有言。生乎今日者。祇知今日之樂。而不知疇昔之樂。更勝於今。宜乎諸老談之。而有餘慕也。

劫典

淮陽典鋪十數所。年來劫掠殆盡。然皆鬪力。非鬪智也。惟興化一典。被劫最奇。先有營弁四人至典中。告以途次遇賊。竊去十數箱。箱何狀何衣何物。今舟泊何所。倘來典。幸相關白。與汝無干。若隱諱受賊。必不汝費。店主許諾。越三日。果有十餘健兒。舁數箱至典中。竊竊疑之。及啟一箱。衣物大半符合。遂以婉言羈絆。而遣人密白營弁。營弁即率勇持械而至。遽令閉門。大呼捉賊。突有人從箱中出。塗面帕頭。各手兵器。與營勇及前舁箱者。合擒典衆而縛之。席捲所有。由後門負之而去。先是市人聞典中捉賊。各探消息。久而寂然。及暮而前門不啓。保正試從後門探之。則典中人羣繫於柱。辮髮纏口。瞠目相視。不能發一言。急解其縛。各吐胡桃一枚。述其所遇如此。

蝟之在林也。蟋蟀之在砌也。枝隱葉蔽。莫或見焉。然而持竿籠火者。跡而得之。聲爲之招也。虎嘯而谷風生。君子慮虎之病於嘯已。

山雞得水而舞。舞未已而籬者獲焉。故龍不辭雲。豹不釋霧。

春草茁而蛭蝻興。昆蟲出而百鳥哺。生於飴者嗜甘。生於藥者嗜苦。生於糞者卽嗜臭。異哉其所自生。卽其所以養生也。故世有餒人無殍物。

夏客見羊而笑曰。若不患暑何也。六月披裘。感澤曰。是羊之身。猶君之首。君知暑之不著其首。則知羊之不著其身矣。時人謂之夏客笑羊。

水族食其類。人食非類。故天地貴人。天地知魚鼈以類相食。故鱗甲其體。而人則柔之。若使水族。而人其

體也者則水無族矣。

同日異視同耳異聽不可強也。強天下之人而曰必與我同是之謂啓虜。

敬老同而事親加孝。恤幼同而愛子加慈。反目者無宿仇。鬪牆者禦外侮。人情之私也。王者卽以天下之私合而成一人之公。如是焉足矣。故曰私情者聖世之大公也。人欲者天理之極則也。非縱情逞私之謂也。

器之成於人者先敗之。琢玉雕木皆然也。麥之爲醬也。豆之爲豉也。秫之爲酒也。蒸而熟之又從而覆之。使之霉爛敗壞。敗之又敗而大美呈焉。故物有成而敗有敗而成而敗而終敗是棄材也。

人生以中年爲則。過此有子弟之奉。未至則待養於父兄。盡一人之力。勤入儉出。歲獲百金。數口之家。免於凍餒。數口者各勤所事。可以贍給。嫻親嫻親苟安。恤及焚獨。故一人力作而家道興。比戶敦睦而鄉俗厚。合省會郡縣無有閒民惰士而天下安矣。

犀貴角。麝貴臍。鸚貴尾。蠟貴珠。貂貴毛。蠶貴絲。蠟貴甲。孔雀貴翠。蚌貴膽。然而犀麝諸物死矣。尾累虎。鼻累象。耳累狐。項足累鶴。鷺刺累蝟。絲累蛛。身累蛇。涎累蝸。甲累龜。鉗螯累蝦蟹。然而虎象諸物生矣。是故生於累死於貴。

山林枯槁。猿鹿同羣。顧盼簪纓。希沾一命。於是有周彥倫。徐師川。盧藏用等。始終易轍之流。仕籍初通。隱慚樽散。俯首權要。乞引求援。於是有楊再思。趙師望。許及之等。廉恥盡喪之輩。迨夫職典樞密。位極人臣。覬覦宮廷。患得患失。於是有王莽。曹操。司馬懿等。肆行篡逆之徒。至於尊居九五。玉食萬方。壽命無權。宮

車自殆。於是。有秦皇漢武。希志神仙之主。故當身依魏闕。歷職清華。視夫嶺表崎嶇。不可暫處。然而鄒浩。范純仁。蘇氏軾。轍之謫。無異登仙矣。素性疏放。習處晏安。視夫困頓圜圜。殆將求死。然而楊漣。沈鍊。楊繼盛之獄。英聲正色。千載如生矣。故縱情則登諸雲霄。而不足。矢志則納諸鼎鑊。而皆甘。否泰固俄頃之事哉。

驅燕人以操舟。舫必折。強吳人以御車。輪必摧。不習故也。習於天者。寒暑狎。習於人者。氣質遷。天地之道。漸道也。善習者無不能。

人有恒言曰。古今人不相若。非通論也。孔傷借馬。孟慨攘雞。書載頑民。詩陳淫俗。故知上古不必無澆薄之行。後世不必無淳厚之期。蓬陌生麻。雞羣立鶴。其翹然特出者。麻與鶴也。今古一也。

毀我福我。譽我毒我。賄我辱我。忌我者服我。見爲美而大惡隱焉。見爲害而大利存焉。消息無端。損益對待。故曰天道如環。

